

列传第一百一十五

韦夏卿 王正雅 族孙凝
 柳公绰 子仲郢 孙璧玘 弟公权 伯父子华 子华子公度
 崔玄亮 温造 子璋
 郭承嘏 殷侑 孙盈孙
 徐晦

韦夏卿，字云客，杜陵人。父迢，检校都官郎中、岭南节度行军司马。夏卿苦学，大历中与弟正卿俱应制举，同时策入高等，授高陵主簿。累迁刑部员外郎。时久旱蝗，诏于郎官中选赤畿令，改奉天县令。以课最第一，转长安令。改吏部员外郎，转本司郎中，拜给事中。出为常州刺史。夏卿深于儒术，所至招礼通经之士。时处士窦群寓于郡界，夏卿以其所著史论，荐之于朝，遂为门人。改苏州刺史。贞元末，徐州张建封卒，初授夏卿徐州行军司马，寻授徐泗濠节度使。夏卿未至，建封子愔为军人立为留后，因授旄钺。征夏卿为吏部侍郎，转京兆尹、太子宾客，检校工部尚书、东都留守，迁太子少保。卒时年六十四，赠左仆射。

夏卿有风韵，善谈宴，与人同处，终年而喜愠不形于色。抚孤侄，恩逾己子，早有时称。其所与游辟之宾佐，皆一时名士。为政务通适，不喜改作。始在东都，倾心辟士，颇得才彦，其后多至卿相，世谓之知人。

王正雅，字光谦，其先太原尹东都留守翊之子。伯父翊，代宗朝御史大夫，以贞亮鯁直，名于当代，卒谥曰忠惠。正雅

少时，以孝行修谨闻。元和初，举进士，登甲科，礼部侍郎崔邠甚知之，累从职使府。元和十一年，拜监察御史，三迁为万年县令。

当穆宗时，京邑号为难理，正雅抑强扶弱，政甚有声。会柳公绰为京兆尹，上前褒称，穆宗命以绯衣银章，就县宣赐。迁户部郎中，寻加知台杂事，再迁太常少卿，出为汝州刺史，充本州防御使。有中人为监军，怙权干政，正雅不能堪，乃谢病免。

入为大理卿。会宋申锡事起，狱自内出，卒无证验。是时王守澄之威权，郑注之宠势，虽宰相重臣，无敢显言其事者。唯正雅与京兆尹崔绾上疏，请出造事者，付外考验其事，别具状闻。由是狱情稍缓，申锡止于贬官，中外翕然推重之。太和五年十一月卒，赠左散骑常侍。

正雅从弟重，翊之子也，位止河东令。重子众仲，登进士第，累官衡州刺史。众仲子凝。

凝，字致平，少孤，宰相郑肃之甥，少依舅氏。年十五，两经擢第。尝著《京城六岗铭》为文士所称。再登进士甲科。崔瓌领盐铁，辟为巡官。历佐梓潼、宣歙使幕。宰相崔龟从奏为鄆县尉、集贤校理，迁监察御史，转殿中。宰相崔铉出镇扬州，奏为节度副使。入为起居郎，历礼部、兵部、考功三员外。迁司封郎中、长安令。中丞郑处诲奏知台杂，换考功郎中，迁中书舍人。时政不协，出为同州刺史，赐金紫。暮年，移疾华州敷水别墅。逾年，以礼部侍郎征。

凝性坚正，贡闾取士，拔其寒俊，而权豪请托不行，为其所怒，出为商州刺史。明年，检校右散骑常侍、潭州刺史、湖南团练观察使。入为兵部侍郎，领盐铁转运使。又以不奉权幸，改秘书监。出为河南尹、检校礼部尚书、宣州刺史、宣歙观察

使。凝咸通中两佐宣城使幕，备究人之利病，涤除积弊，民俗阜康。

逾岁，黄巢自岭表北归，大掠淮南，攻围和州。凝令牙将樊侔率师据采石以援之。侔犯令，凝即斩之以徇，命别将乌颖代侔赴援，竟解历阳之围。贼怒，引众攻宣城。大将王涓请出军逆战，凝曰：“贼忿恚而来，宜持重待之。彼众我寡，万一不捷，则州城危矣！”涓锐意请行，凝即阅集丁壮，分守要害，登陴设备。涓果战死。贼乘胜而来，则守有备矣。贼为梯冲之具，急攻数月，御备力殫，吏民请曰：“贼之凶势不可当，愿尚书归款退之，惧覆尚书家族。”凝曰：“人皆有族，予岂独全？誓与此城同存亡也。”既而贼退去，时乾符五年也。其年夏，疾甚，有大星坠于正寝。八月卒于郡，时年五十八。无子，以弟子镡为嗣。镡兄钜，位终兵部侍郎。

柳公绰，字起之，京兆华原人也。祖正礼，邠州土曹参军。父子温，丹州刺史。公绰幼聪敏。年十八，应制举，登贤良方正、直言极谏科，授秘书省校书郎，贞元元年也。贞元四年，复应制举，再登贤良方正科，时年二十一。制出，授渭南尉。

公绰性谨重，动循礼法。属岁饥，其家虽给，而每饭不过一器。岁稔复初。家甚贫，有书千卷，不读非圣之书。为文不尚浮靡。慈隰观察使姚齐梧奏为判官，得殿中侍御史。冬，荐授开州刺史，入为侍御史，再迁吏部员外郎。武元衡罢相镇西蜀，与裴度俱为元衡判官，尤相善。先度入为吏部郎中，度以诗饯别，有“两人同日事征西，今日君先捧紫泥”之句。

元和初，宪宗颇出游畋，锐意用兵；公绰欲因事讽谏。五年十一月，献《太医箴》一篇，其辞曰：

天布寒暑，不私于人。品类既一，崇高以均。惟谨好爱，能保其身。清净无瑕，辉光以新。寒暑满天地之间，浹肌肤于

外；好爱溢耳目之前，诱心知于内。清洁为隄，奔射犹败，气行无章，隙不在大。睿圣之姿，清明绝俗；心正无邪，志高寡欲。谓天高矣，气蒙晦之；谓地厚矣，横流溃之。圣德超迈，万方赖之。饮食所以资身也，过则生患；衣服所以称德也，侈则生慢。唯过与侈，心必随之，气与心流，疾亦伺之。圣心不惑，孰能移之？畋游恣乐，流情荡志；驰骋劳形，咤叱伤气。惟天之重，从禽为累。不养其外，前修所忌。圣心非之，孰敢违之。人乘气生，嗜欲以萌，气离有患，气凝则成。巧必丧真，智必诱情，去彼烦虑，在此诚明。医之上者，理于未然，患居虑后，防处事先。心静乐行，体和道全，然后能德施万物，以享亿年。圣人在上，各有攸处。庶政有官，群艺有署。臣司太医，敢告诸御。

宪宗深嘉之。翌日，降中使奖劳之，曰：“卿所献之文云：‘气行无间，隙不在大。’何忧朕之深也？”逾月，拜御史中丞。

公绰素与裴垍厚，李吉甫出镇淮南，深怨垍。六年，吉甫复辅政，以公绰为潭州刺史、兼御史中丞，充湖南观察使。湖南地气卑湿，公绰以母在京师，不可迎侍，致书宰相，乞分司洛阳，以便奉养，久不许。八年，移为鄂州刺史、鄂岳观察使，乃迎母至江夏。

九年，吴元济据蔡州叛，王师讨伐。诏公绰以鄂岳兵五千隶安州刺史李昕，率赴行营。公绰曰：“朝廷以吾儒生不知兵耶？”即日上奏，愿自征行，许之。公绰自鄂济湘江，直抵安州；李昕以廉使之礼事之。公绰谓之曰：“公所以属鞬负弩者，岂非为兵事耶？若去戎容，被公服，两郡守耳，何所统摄乎？以公名家晓兵，若吾不足以指麾，则当赴阙；不然，吾且署职名，以兵法从事矣。”昕曰：“唯公所命。”即署昕为鄂岳都

知兵马使、中军先锋、行营兵马都虞候，三牒授之。乃选卒六千属听，戒其部校曰：“行营之事，一决都将。”听感恩畏威，如出麾下。其知权制变，甚为当时所称。鄂军既在行营，公绰时令左右省问其家。如疾病、养生、送死，必厚廩给之。军士之妻治容不谨者，沉之于江。行卒相感曰：“中丞为我辈知家事，何以报效？”故鄂人战每克捷。

十一年，入为给事中。李师道归朝，遣公绰往郢州宣谕。使还，拜京兆尹，以母忧免。

十四年，起为刑部侍郎，领盐铁转运使。转兵部侍郎、兼御史大夫，领使如故。长庆元年，罢使，复为京兆尹、兼御史大夫。

时河朔复叛，朝廷用兵，补授行营诸将，朝令夕改，驿骑相望。公绰奏曰：“自幽、镇用兵，使命繁并，馆递匮乏，鞍马多阙。又敕使行李人数，都无限约。其衣绯紫乘马者，二十、三十匹，衣黄绿者，不下十匹、五匹。驿吏不得视券牒，随口即供。驿马既尽，遂夺路人鞍马。衣冠士庶，惊扰怨嗟，远近喧腾，行李将绝。伏望圣慈，聊为定限。”乃下中书条疏人数。自是吏不告劳。以言直为北司所恶，寻转吏部侍郎。

二年九月，迁御史大夫。韩弘病，自河中入朝。以弘守司徒、中书令，诏百僚问疾。弘遣其子达情，言不能接见。公绰谓其子曰：“圣上以公官重，令百司省问，异礼也。如拜君赐，宜力疾公见。安有卧令子弟传言耶？”弘惧，挟扶而出，人皆耸然。

三年，改尚书左丞，又拜检校户部尚书、襄州刺史、山南东道节度使。行部至邓县，县二吏犯法，一赃贿，一舞文。县令以公绰守法，必杀赃吏。狱具，判之曰：“赃吏犯法，法在；奸吏坏法，法亡。诛舞文者。”公绰马害圉人，命斩之。宾客

进言曰：“可惜良马，圉人自防不至。”公绰曰：“安有良马害人乎？”亟命杀之。牛僧孺罢相镇江夏，公绰具戎容，于邮舍候之。军吏自以汉上地高于鄂，礼太过。公绰曰：“奇章才离台席，方镇重宰相，是尊朝廷也。”竟以戎容见。有道士献丹药，试之有验，问所从来，曰：“炼此丹于蓊门。”时硃克融方叛，公绰遽谓之曰：“惜哉，至药来于贼臣之境，虽验何益！”乃沉之于江，而逐道士。邓县人郑怀政病狂，妄称天子，公绰捕而杀之。

敬宗即位，加检校左仆射。宝历元年，入为刑部尚书。

二年，授邠州刺史、邠宁庆节度使。所部有神策诸镇，屯列要地，承前不受节度使制置，遂致北虏深入。公绰上疏论之，因诏诸镇皆禀邠宁节度使制置。

三年，入为刑部尚书，京兆人有姑鞭妇致死者，府断以偿死。公绰议曰：“尊殴卑非斗，且其子在，以妻而戮其母，非教也。”竟减死。

太和四年，复检校左仆射、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河东节度观察等使。是岁，北虏遣梅禄将军李暢以马万匹来市，托云入贡。所经州府，守帅假之礼分，严其兵备。留馆则戒卒于外，惧其袭夺。太原故事，出兵迎之。暢及界上，公绰使牙将祖考恭单马劳问，待以修好之意。暢感义出涕，徐驱道中，不妄驰猎。及至，辟牙门，令译引谒，宴以常礼。及市马而还，不敢侵犯。陜北有沙陁部落，自九姓、六州皆畏避之。公绰至镇，召其酋硃耶执宜，直抵云、朔塞下，治废栅十一所，募兵三千付之，留屯塞上，以御匈奴。其妻母来太原者，请梁国夫人对酒食问遗之。沙陁感之，深得其效。

六年，以病求代。三月，授兵部尚书，征还京师。四月卒，赠太子太保，谥曰成。

公绰天资仁孝，初丁母崔夫人之丧，三年不沐浴。事继亲薛氏三十年，姻戚不知公绰非薛氏所生。外兄薛官早卒，一女孤，配张毅夫，资遗甚于己子。性端介寡合，与钱徽、蒋乂、杜元颖、薛存诚文雅相知，交情款密。凡六开府幕，得人尤盛。钱徽掌贡之年，郑朗覆落，公绰将赴襄阳，首辟之，朗竟为名相。卢简辞、崔琦、夏侯孜、韦长、李续、李拭，皆至公卿。为吏部侍郎，与舅左丞崔从同省，人士荣之。子仲郢，弟公权、公谅。

仲郢，字谕蒙，元和十三年进士擢第，释褐秘书省校书郎。牛僧孺镇江夏，辟为从事。仲郢有父风，动修礼法，僧孺叹曰：“非积习名教，安能及此！”入为监察御史。

五年，迁侍御史。富平县人李秀才，籍在禁军，诬乡人斫父墓柏，射杀之。法司以专杀论。文宗以中官所庇，决杖配流。右补阙蒋系上疏论之，不省。仲郢执奏曰：“圣王作宪，杀人有必死之令；圣明在上，当官无坏法之臣。今秀才犯杀人之科，愚臣备监决之任，此贼不死，是乱典章。臣虽至微，岂敢旷职？其秀才未敢行决，望别降敕处分。”乃诏御史萧杰监之。杰又执奏。帝遂诏京兆府行决，不用监之。然朝廷嘉其守法。

会昌中，三迁吏部郎中，李德裕颇知之。武宗有诏减冗官，吏部条疏，欲牒天下州府取额外官员。仲郢曰：“诸州每冬申阙，何烦牒耶？”幸门顿塞。仲郢条理旬日，减一千二百员，时议为愜。迁谏议大夫。

五年，淮南奏吴湘狱，御史崔元藻覆按得罪。仲郢上疏理之，人皆危惧。德裕知其无私，益重之。武宗筑望仙台，仲郢累疏切谏。帝召谕之曰：“聊因旧趾增葺，愧卿忠言。”德裕奏为京兆尹，谢曰，言曰：“下官不期太尉恩奖及此，仰报厚德，敢不如奇章门馆。”德裕不以为嫌。时废浮图法，以铜像

铸钱。仲郢为京畿铸钱使，钱工欲于模加新字；仲郢止之，唯淮南加新字，后竟为僧人取之为像设钟磬。纥干皋诉表甥刘诩殴母，诩为禁军小校，仲郢不俟奏下，杖杀。为北司所譖，改右散骑常侍，权知吏部尚书铨事。

宣宗即位，德裕罢相，出仲郢为郑州刺史。周墀自江西移镇滑台。过郑，观其境内大理，甚奖之。俄而墀入辅政，迁为河南尹。莅事逾月，召拜户部侍郎。居无何，墀罢知政事。同列有疑仲郢与墀善，左授秘书监。数月，复出为河南尹。以宽惠为政，言事者以为不类京兆之政。仲郢曰：“鞶鞶之下，弹压为先；郡邑之治，惠养为本。何取类耶？”

大中二年，转梓州刺史、剑南东川节度使。孔目吏边章简者，以货交近幸，前后廉使无如之何。仲郢因事决杀，部内肃然，不俟行法而自理。在镇五年，美绩流闻，征为吏部侍郎。入朝未谢，改兵部侍郎，充诸道盐铁转运使。

大中十二年，罢使，守刑部尚书。咸通初，转兵部，加金紫光禄大夫、河东男、食邑三百户。俄出为兴元尹、山南西道节度使。凤州刺史卢方义以轻罪决部叫，数日而毙。其妻列诉，又旁引他吏，械系满狱。仲郢召其妻谓之曰：“刺史科小罪诚人，但本非死刑，虽未出辜，其实病死。”罚方义百直，系者皆释，郡人深感之。因决赃吏过当，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。逾年，为虢州刺史。数月，检校尚书左仆射、东都留守。盗发先人墓，弃官归华原。除华州刺史，不拜。数月，以本官为郢州刺史，天平军节度观察等使，授节钺于华原别墅，卒于镇。

初，仲郢自拜谏议后，每迁官，群乌大集于升平里第，廷树戟架皆满，凡五日而散。诏下，不复集，家人以为候，唯除天平，乌不集。

仲郢严礼法，重气义，尝感李德裕之知。大中朝，李氏无

禄仕者。仲郢领盐铁时，取德裕兄子从质为推官，知苏州院事，令以禄利贍南宅。令孤絢为宰相，颇不悦。仲郢与絢书自明，其要云：“任安不去，常自愧于昔人；吴咏自裁，亦何施于今日？李太尉受责既久，其家已空，遂绝蒸尝，诚增痛恻。”絢深感叹，寻与从质正员官。

仲郢以礼法自持，私居未尝不拱手，内斋未尝不束带。三为大镇，厩无名马，衣不薰香。退公布卷，不舍昼夜。《九经》、《三史》一钞；魏、晋已来南北史再钞；手钞分门三十卷，号《柳氏自备》。又精释典，《瑜伽》、《智度大论》皆再钞；自余佛书，多手记要义。小楷精谨，无一字肆笔。撰《尚书二十四司箴》韩愈、柳宗元深赏之。有文集二十卷。子珪、璧、玘。

珪，字镇方，大中五年登进士第，累辟使府，早卒。

璧，大中九年登进士第。文格高雅。尝为《马嵬诗》诗人韩琮、李商隐嘉之。马植镇陈许，辟为掌书记，又从植汴州。李瓚镇桂管，奏为观察判官。军政不愜，璧极言不纳，拂衣而去。桂府寻乱，入为右补阙。僖宗幸蜀，召充翰林学士，累迁谏议大夫，充职。

玘应两经举，释褐秘书正字。又书判拔萃，高湜辟为度支推官。逾年，拜右补阙。湜出镇泽潞，奏为节度副使。入为殿中侍御史。李蔚镇襄阳，辟为掌书记。湜再镇泽潞，复为副使。入为刑部员外。湜为乱将所逐，贬高要尉，玘三上疏申理。湜见疏本叹曰：“我自辨析，亦不及此。”寻出广州节度副使。明年，黄巢陷广州，郡人邓承勋以小舟载玘脱祸。召为起居郎。贼陷长安，为刃所伤，出奔行在，历谏议给事中，位至御史大夫。

玘尝著书诫其子弟曰：

夫门地高者，可畏不可恃。可畏者，立身行己，一事有坠

先训，则罪大于他人。虽生可以苟取名位，死何以见祖先于地下？不可恃者，门高则自骄，族盛则人之所嫉。实艺懿行，人未必信；纤瑕微累，十手争指矣。所以承世胄者，修己不得不恳，为学不得不坚。夫人生世，以无能望他人用，以无善望他人爱，用爱无状，则曰“我不遇时，时不急贤”。亦由农夫卤莽而种，而怨天泽之不润，虽欲弗馁，其可得乎！

予幼闻先训，讲论家法。立身以孝悌为基，以恭默为本，以畏怯为务，以勤俭为法，以交结为末事，以气义为凶人。肥家以忍顺，保交以简敬。百行备，疑身之未周；三缄密，虑言之或失。广记如不及，求名如傥来。去吝与骄，庶几减过。莅官则洁己省事，而后可以言守法；守法而后可以言养人。直不近祸，廉不沽名。廩禄虽微，不可易黎氓之膏血；榷楚虽用，不可恣褊狭之胸襟。忧与福不偕，洁与富不并。比见门家子孙，其先正直当官，耿介特立，不畏强御；及其衰也，唯好犯上，更无他能。如其先逊顺处己，和柔保身，以远悔尤；及其衰也，但有暗劣，莫知所宗。此际几微，非贤不达。

夫坏名灾己，辱先丧家。其失尤大者五，宜深志之。其一，自求安逸，靡甘澹泊，苟利于己，不恤人言。其二，不知儒术，不悦古道：懵前经而不耻，论当世而解颐；身既寡知，恶人有学。其三，胜己者厌之，佞己者悦之，唯乐戏谭，莫思古道。闻人之善嫉之，闻人之恶扬之。浸渍颇僻，销刻德义，簪裾徒在，厮养何殊。其四，崇好慢游，耽嗜曲蘖，以衔杯为高致，以勤事为俗流，习之易荒，觉已难悔。其五，急于名宦，昵近权要，一资半级，虽或得之；众怒群猜，鲜有存者。兹五不是，甚于痼疽。痼疽则砭石可瘳，五失则巫医莫及。前贤炯戒，方册具存，近代覆车，闻见相接。

夫中人已下，修辞力学者，则躁进患失，思展其用；审命

知退者，则业荒文芜，一不足采。唯上智则研其虑，博其闻，坚其习，精其业，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。苟异于斯，岂为君子？

初公绰理家甚严，子弟克禀诚训，言家法者，世称柳氏云。

公权，字诚恳。幼嗜学，十二能为辞赋。元和初，进士擢第，释褐秘书省校书郎。李听镇夏州，辟为掌书记。穆宗即位，入奏事，帝召见，谓公权曰：“我于佛寺见卿笔迹，思之久矣。”即日拜右拾遗，充翰林侍书学士。迁右补阙、司封员外郎。穆宗政僻，尝问公权笔何尽善，对曰：“用笔在心，心正则笔正。”上改容，知其笔谏也。历穆、敬、文三朝，侍书中禁。公绰在太原，致书于宰相李宗闵云：“家弟苦心辞艺，先朝以侍书见用，颇偕工祝，心实耻之，乞换一散秩。”乃迁右司郎中，累换司封、兵部二郎中、弘文馆学士。

文尝思之，复召侍书，迁谏议大夫。俄改中书舍人，充翰林书诏学士。每浴堂召对，继烛见跋，语犹未尽，不欲取烛，宫人以蜡泪揉纸继之。从幸未央宫，苑中驻辇谓公权曰：“我有一喜事，边上衣赐，久不及时，今年二月给春衣讫。”公权前奉贺，上曰：“单贺未了，卿可贺我以诗。”宫人迫其口进，公权应声曰：“去岁虽无战，今年未得归。皇恩何以报，春日得春衣。”上悦，激赏久之。便殿对六学士，上语及汉文恭俭，帝举袂曰：“此浣濯者三矣。”学士皆赞咏帝之俭德，唯公权无言。帝留而问之，对曰：“人主当进贤良，退不肖，纳谏诤，明赏罚。服浣濯之衣，乃小节耳。”时周墀同对，为之股栗，公权辞气不可夺。帝谓之曰：“极知舍人不合作谏议，以卿言事有谏臣风采，却授卿谏议大夫。”翌日降制，以谏议知制诰，学士如故。

开成三年，转工部侍郎，充职。尝入对，上谓曰：“近日外议如何？”公权对曰：“自郭旼除授邠宁，物议颇有臧否。

“帝曰：“旻是尚父之从子，太皇太后之季父，在官无过。自金吾大将授邠宁小镇，何事议论耶？”公权曰：“以旻勋德，除镇攸宜。人情论议者，言旻进二女入宫，致此除拜，此信乎？”帝曰：“二女入宫参太后，非献也。”公权曰：“瓜李之嫌，何以户晓？”因引王珪谏太宗出庐江王妃故事。帝即令南内使张日华送二女还旻。公权忠言匡益，皆此类也。累迁学士承旨。

武宗即位，罢内职，授右散骑常侍。宰相崔珙用为集贤学士、判院事。李德裕素待公权厚，及为珙奏荐，颇不悦。左授太子詹事，改宾客。累迁金紫光禄大夫、上柱国、河东郡开国公、食邑二千户。复为左常侍、国子祭酒。历工部尚书。咸通初，改太子少傅，改少师，居三品、二品班三十年。六年卒，赠太子太师，时年八十八。

公权初学王书，遍阅近代笔法，体势劲媚，自成一家。当时公卿大臣家碑板，不得公权手笔者，人以为不孝。外夷入贡，皆别署货贝，曰此购柳书。上都西明寺《金刚经碑》备有钟、王、欧、虞、褚、陆之体，尤为得意。文宗夏日与学士联句，帝曰：“人皆苦炎热，我爱夏日长。”公权续曰：“薰风自南来，殿阁生微凉。”时丁、袁五学士皆属继，帝独讽公权两句，曰：“辞清意足，不可多得。”乃令公权题于殿壁，字方圆五寸，帝视之，叹曰：“钟、王复生，无以加焉！”

大中初，转少师，中谢，宣宗召升殿，御前书三纸，军容使西门季玄捧砚，枢密使崔巨源过笔。一纸真书十字，曰“卫夫人传笔法于王右军”；一纸行书十一字，曰“永禅师真草《千字文》得家法”；一纸草书八字，曰“谓语助者焉哉乎也”。赐锦彩、瓶盘等银器，仍令自书谢状，勿拘真行，帝尤奇惜之。

公权志耽书学，不能治生；为勋戚家碑板，问遗岁时钜万，多为主藏豎海鸥、龙安所窃。别贮酒器杯盂一筭，緘滕如故，

其器皆亡。讯海鸥，乃曰：“不测其亡。”公权晒曰：“银杯羽化耳。”不复更言。所宝唯笔砚图画，自扃鐫之。常评砚，以青州石末为第一，言墨易冷，绛州黑砚次之。尤精《左氏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庄子》。每说一义，必诵数纸。性晓音律，不好奏乐。常云：“闻乐令人骄怠故也。”

公绰伯父子华，永泰初，为严武西蜀判官，奏为成都令。累迁池州刺史。入为昭应令，知府东十三县捕贼，寻检校金部郎中、修葺华清宫使。元载欲用为京兆尹，未拜而卒。自知死日，预为墓志。有知人之明。公绰生三日，视之，谓其弟子温曰：“保惜此儿，福祚吾兄弟不能及。兴吾门者，此儿也。”因以起之为公绰字。

子华二子：公器、公度。

公度善摄生，年八十有余，步履轻便。或祈其术，曰：“吾初无术，但未尝以元气佐喜怒，气海常温耳！”位止光禄少卿。

公器子遵。遵子璨。璨仕至宰相，自有传。

崔玄亮，字晦叔，山东磁州人也。玄亮贞元十一年登进士第，从事诸侯府。性雅淡，好道术，不乐趋竞，久游江湖。至元和初，因知己荐达入朝。再迁监察御史，转侍御史。出为密、湖、曹三郡刺史。每一迁秩，谦让辄形于色。

太和初，入为太常少卿。四年，拜谏议大夫，中谢日，面赐金紫。朝廷推其名望，迁右散骑常侍。

来年，宰相宋申锡为郑注所构，狱自内起，京师震惧。玄亮首率谏官十四人，诣延英请对，与文宗往复数百言。文宗初不省其谏，欲置申锡于法。玄亮泣奏曰：“孟轲有言：众人皆曰杀之，未可也；卿大夫皆曰杀之，未可也；天下皆曰杀之，然后察之，方置于法。今至圣之代，杀一凡庶，尚须合于典法，况无辜杀一宰相乎？臣为陛下惜天下法，实不为申锡也。”言

讫，俯伏呜咽，文宗为之感悟。玄亮由此名重于朝。

七年，以疾求为外任；宰相以弘农便其所请。乃授检校左散骑常侍、虢州刺史。是岁七月，卒于郡所，中外无不叹惜。

始玄亮登第，弟纯亮、寅亮相次升进士科。蕃府辟召，而玄亮最达。玄亮孙贻孙，位至侍郎。

温造，字简舆，河内人。祖景倩，南郑令。父辅国，太常丞。造幼嗜学，不喜试吏，自负节概，少所降志，隐居王屋，以渔钓逍遥为事。寿州刺史张建封闻风致书币招延，造欣然谓所亲曰：“此可人也。”徙家从之。建封动静咨询，而不敢縻以任职。及建封授节彭门，造归下邳，有高天下之心。建封恐一旦失造，乃以兄女妻之。

时李希烈方悖，侵寇藩邻，屡陷郡邑。天下城镇恃兵者，从而动摇，多逐主帅，自立留后，邀求节钺。德宗患之，以范阳刘济方输忠款，但未能尽达朝廷倚赖之意；与密诏建封选特达识略之士往喻之。建封乃强署造节度参谋，使于幽州。造与语未讫，济俯伏流涕曰：“济僻在遐裔，不知天子神圣，大臣忠荇。愿得率先诸侯，效以死节。”造还，建封以其名上闻。德宗爱其才，召至京师，谓之曰：“卿谁家子？年复几何？”造对曰：“臣五代祖大雅，外五代祖李勣。臣犬马之年三十有二。”德宗奇之，欲用为谏官，以语泄事寝。

长庆元年，授京兆府司录参军。奉使河朔称旨，迁殿中侍御史。既而幽州刘总请以所部九州听朝旨。穆宗选可使者，或荐造。帝召而谓之曰：“朕以刘总输忠，虽书诏便蕃，未尽朕之深意。以卿素能办事，为朕此行。”造对曰：“臣府县走吏，初受宪职，望轻事重，恐辱国命，无能谕旨。”帝曰：“我在东宫时，闻刘总请觐；及我即位，比年上书不绝，及约以行期，即暗默不报。卿识机知变，往喻我怀，无多让也。”乃拜起居

舍人，赐绯鱼袋，充太原、镇州、幽州宣谕使。造初至范阳，刘总具囊鞬郊迎；乃宣圣旨，示以祸福。总俯伏流汗，若兵加于颈矣。及造使还，总遂移家入觐，朝廷遂以张弘靖代之。及硃克融逐弘靖，镇州杀田弘正，朝廷用兵，乃先令造衔命河东、魏博、泽潞、横海、深冀、易定等道，喻以军期，事皆称旨。

俄而坐与谏议大夫李景俭史馆饮酒，景俭醉谒丞相，出造为朗州刺史。在任开后乡渠九十七里，溉田二千顷，郡人获利，乃名为右史渠。居四年，召拜侍御史，请复置弹事硃衣、豸冠于外廊，大臣阻而不行。李祐自夏州入拜金吾，违制进马一百五十匹。造正衙弹奏，祐股战汗流。祐私谓人曰：“吾夜逾蔡州城擒吴元济，未尝心动，今日胆落于温御史。吁，可畏哉！”迁左司郎中，再知杂事。寻拜御史中丞。

太和二年十一月，宫中昭德寺火。寺在宣政殿东隔垣，火势将及，宰臣、两省、京兆尹、中尉、枢密，皆环立于日华门外，令神策兵士救之，晡后稍息。是日，唯台官不到。造奏曰：“昨宫中遗火，缘台有系囚，恐缘为奸，追集人吏堤防，所以至朝堂在后，臣请自罚三十直。其两巡使崔蠡、姚合火灭方到，请别议责罚。”敕曰：“事出非常，台有囚系，官曹警备，亦为周虑，即合待罪朝堂，候取进止。量罚自许，事涉乖仪。温造、姚合、崔蠡各罚一月俸料。”

造性刚褊，人或激触，不顾贵势，以气凌藉。尝遇左补阙李虞于街，怒其不避，捕祇承人决脊十下。左拾遗舒元褒等上疏论之曰：“国朝故事，供奉官街中，除宰相外，无所回避。温造蔑朝廷典礼，凌陛下侍臣，恣行胸臆，曾无畏忌。凡事有小而关分理者，不可失也。分理一失，乱由之生。遗、补官秩虽卑，陛下侍臣也；中丞虽高，法吏也。侍臣见凌，是不广敬；法吏坏法，何以持绳？前时中书舍人李虞仲与造相逢，造乃曳

去引马。知制诰崔咸与造相逢，造又捉其从人。当时缘不上闻，所以暴犯益甚。臣闻元和、长庆中，中丞行李不过半坊，今乃远至两坊，谓之‘笼街喝道’。但以崇高自大，不思僭拟之嫌。若不纠绳，实亏彝典。”敕曰：“宪官之职，在指佞触邪，不在行李自大；侍臣之职，在献可替否，不在道路相高。并列通班，合知名分，如闻喧竞，亦已再三，既招人言，甚损朝体。其台官与供奉官同道，听先后而行，道途即祇揖而过，其参从人则各随本官之后，少相辟避，勿言冲突。又闻近日已来，应合导从官，事力多者，街衢之中，行李太过。自今后，传呼前后，不得过三百步。”然造之举奏，无所吐茹。朝廷有丧不以礼、配不以类者，悉劾之。获伪官王果等九十余人，杖杀南曹吏李竇等六人，刑于都市。迁尚书右丞，加大中大夫，封祁县开国子，赐金紫。

四年，兴元军乱，杀节度使李绛。文宗以造气豪嫉恶，乃授检校右散骑常侍、兴元尹、山南西道节度使。造辞赴镇，以兴元兆乱之状奏之，文宗尽悟其根本，许以便宜从事。帝虑用兵劳费，造奏曰：“臣计诸道征蛮之兵已回，俟臣行程至褒县，望赐臣密诏，使受约束。比臣及兴元，诸军相续而至，臣用此足矣。”乃授造手诏四通。神策行营将董重质、河中都将温德彝、郃阳都将刘士和等，咸令禀造之命。造行至褒城，会兴元都将卫志忠征蛮回，谒见。造即留以自卫，密与志忠谋。又召亚将张丕、李少直各谕其旨。暨发褒城，以八百人为衙队，五百人为前军，入府分守诸门。造下车置宴，所司供帐于事。造曰：“此隘狭，不足以飨士卒，移之牙门。”坐定，将卒罗拜，志忠兵周环之。造曰：“吾欲问新军去住之意。可悉前，旧军无得错杂。”劳问既毕，传言令坐，有未至者，因令异酒巡行。及酒匝，未至者皆至，牙兵围之亦合。坐卒未悟，席上

有先觉者，挥令起，造传言叱之，因帖息不敢动。即召坐卒，诘以杀绛之状。志忠、张丕夹阶立，拔剑呼曰“杀”。围兵齐奋，其贼首教练使丘铸等并官健千人，皆斩首于地，血流四注。监军杨叔元在座，遽起求哀，拥造靴以请命；遣兵卫出之，以俟朝旨。敕旨配流康州。其亲刃绛者斩一百断，号令者斩三断，余并斩首。内一百首祭李绛，三十首祭王景延、赵存约等，并投尸于江。以功就加检校礼部尚书。

五年四月，入为兵部侍郎，以耳疾求退。七月，检校户部尚书、东都留守，判东都尚书省事、东畿汝防御使。

造至洛中。九月，制改授河阳怀节度观察等使。造以河内膏腴，民户凋瘵，奏开浚怀州古秦渠枋口堰；役工四万，溉济源、河内、温、武陟四县田五千余顷。

七年十一月，入为御史大夫。造初赴镇汉中，遇大雨，平地水深尺余，乃祷鸡翁山祈晴，俄而疾风驱云，即时开齐。文宗尝闻其事，会造入对言之，乃诏封鸡翁山为侯。

九年五月，转礼部尚书。其年六月病卒，时年七十，赠右仆射。有文集八十卷。造于晚年积聚财货，一无散施，时颇讥之。子璋嗣。

璋以廕入仕，累佐使府，历三郡刺史。咸通末，为徐泗节度使，徐州牙卒曰银刀军，颇骄横。璋至，诛其恶者五百余人，自是军中畏法。入为京兆尹，持法太深，豪右一皆屏迹。会同昌公主薨，懿宗怒，杀医官，其家属宗枝下狱者三百人。璋上疏切谏，以为刑法太深。帝怒，贬璋振州司马。制出，璋叹曰：“生不逢时，死何足惜？”是夜自缢而卒。

郭承嘏，字复卿。曾祖尚父汾阳王。祖晞，诸卫将军。父钧。承嘏生而秀异，乳保之年，即好笔砚，比及成童，能通《五经》。元和四年，礼部侍郎张弘靖知其才，擢升进士第，累辟使

幕。历渭南尉。入朝为监察御史，迁起居舍人。丁内艰，以孝闻，终丧，为侍御史，职方、兵部二员外，兵部郎中。太和六年，拜谏议大夫。频上疏，言时政得失。文宗以郑注为太仆卿，承嘏论谏激切，注甚惧之。本官知匭院事。九年，转给事中。

开成元年，出为华州刺史、兼御史中丞。诏下，两省迭诣中书，求承嘏出麾之由。给事中卢载封还诏书，奏曰：“承嘏自居此官，继有封驳，能奉其职，宜在琐闼。牧守之才，易为推择。”文宗谓宰臣曰：“承嘏久在黄扉，欲优其禄俸，暂令廉问近关。而谏列拜章，惜其称职，甚美事也。”乃复为给事中。

文宗以淮南诸道累岁大旱，租赋不登，国用多阙。及是，以度支、户部分命宰臣镇之。承嘏论之曰：“宰相者，上调阴阳，下安黎庶，致君尧、舜，致时清平。俾之阅簿书，算缗帛，非所宜也。”帝深嘉之，迁刑部侍郎。时因朔望，以刑法官得对，文宗从容顾问，恩礼甚厚。未及大用，以二年二月卒。承嘏身歿之后，家无余财，丧祭所费，皆亲友共给而后具。搢绅之流，无不痛惜。赠吏部尚书。

殷侗，陈郡人。父怿。侗为儿童时，励志力学，不问家人资产。及长，通经，以讲习自娱。贞元末，以《五经》登第，精于历代沿革礼。元和中，累为太常博士。时回纥请和亲，朝廷计费五百万缗。朝廷方用兵伐叛，费用百端，欲缓其期。乃命宗正少卿李孝诚奉使宣谕，以侗为副。侗谨重有节概，临事俊辩。既至虏庭，可汗初待汉使，盛陈兵甲，欲臣汉使而不答拜。侗坚立不动，宣谕毕，可汗责其倨，宣言欲留而不遣。行者皆惧，侗谓虏使曰：“可汗是汉家子婿，欲坐受使臣拜，是可汗失礼，非使臣之倨也。”可汗惮其言，卒不敢逼。使还，拜虞部员外郎。王承宗拒命，遣侗衔命招谕之。承宗寻稟朝旨，

献德、棣二州，遣二子入朝。迁侑谏议大夫。凡朝廷之得失，悉以陈论。前后上八十四章，以言激切，出为桂管观察使。

宝历元年，检校右散骑常侍、洪州刺史，转江西观察使。所至以洁廉著称。入为卫尉卿。文宗初即位，沧州李同捷叛，而王廷凑助逆，欲加兵镇州，诏五品已上都省集议。时上锐于破贼，宰臣莫敢异议。独侑以廷凑再乱河朔，方徇招怀，虽附凶徒，未甚彰露，宜且含容，专讨同捷。其疏末云：“伏愿以宗社安危为大计，以善师攻心为神武，以含垢安人为远图，以网漏吞舟为至诚。”文宗虽不纳，深所嘉之。

沧景平，以侑尝为沧州行军司马。太和四年，加检校工部尚书、沧齐德观察使。时大兵之后，满目荆榛，遗骸蔽野，寂无人烟。侑不以妻子之官，始至，空城而已。侑攻苦食淡，与士卒同劳苦。周岁之后，流民襁负而归。侑上表请借耕牛三万，以给流民，乃诏度支赐绫绢五万匹，买牛以给之。数年之后，户口滋饶，仓禀盈积，人皆忘亡。初州兵三万，悉取给于度支。侑一岁而赋入自贍其半，二岁而给用悉周，请罢度支給赐。而劝课多方，民吏胥悦，上表请立德政碑。以功加检校吏部尚书。侑以郭下清池县在子城北，非便，奏移于南郭之内。

六年，入为刑部尚书，寻复检校吏部尚书、郢州刺史、兼御史大夫，充天平军节度、郢曹濮观察等使。自元和末，收复师道十二州为三镇。朝廷务安反侧，征赋所入，尽留贍军，贯缙尺帛，不入王府。侑以军赋有余，赋不上供，非法也，乃上表起太和七年，请岁供两税、榷酒等钱十五万贯、粟五万硕。诏曰：“郢、曹、濮等州，元和已来，地本殷实，自分三道，十余年，虽颁诏书，竟未入赋。殷侑承兵戈之后，当歉旱之余，勤力奉公，谨身守法。才及周岁，已致阜安。而又体国输忠，率先入贡，成三军奉上之志，陈一境乐输之心。寻有表章，

良用嘉叹！”寻就加检校右仆射。

九年，御史大夫温造劾侑不由制旨，增监军俸入，赋敛于人。上不问，以庾承宣代还。

其年，濮州录事参军崔元武，于五县人吏率敛，及县官料钱，以私马抬估纳官，计绢一百二十匹。大理寺断三犯俱发，以重者论。只以中私马为重，止令削三任官。而刑部覆奏，令决杖配流。狱未决。侑奏曰：“法官不习法律，三犯不同，即坐其所重。元武所犯，皆枉法取受，准律，枉法十五匹已上绞。《律疏》云：即以赃致罪，频犯者并累科。据元武所犯，令当入处绞刑。”疏奏，元武依刑部奏，决六十，流贺州。乃授侑刑部尚书。八月，检校右仆射，复为天平军节度使。上以温造所奏深文故也。

开成元年，复召为刑部尚书。时初经李训之乱，上问侑治安之术。侑极言委任责成，宜在朝之耆德，新进小生，无宜轻用。帝深嘉之，赐锦彩三百匹。及中谢，又令中使就第赐金十斤。其年七月，检校左仆射，出为襄州刺史、山南东道节度使。

二年三月，以病求代，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。十一月，复检校右仆射，出为忠武节度、陈许蔡观察等使。三年七月，卒于镇，时年七十二，赠司空。

侑以通经入仕，观风抚俗，所莅有声。而晚年急于大用，稍通权幸，物望减于往时。子羽。

羽太和五年登进士第，藩府辟召，不至通显。子盈孙。

盈孙，乾符末为成都掾。驾在西川，用为太常博士，礼学有祖风。光启二年冬，随驾自成都还。三年二月，驻蹕凤翔。时宗庙为贼所焚，车驾至京，告享无所。四月，盈孙谓宰执曰：“太庙十一室，并祧庙八室，及三太后三室，因光启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车驾出宫，其缘室法物神主，本司载行，至鄠县

并被盗剽夺。皇帝还宫，合先制造。”宰相郑延昌奏曰：“太庙大殿二十二间，功绩至大，计料支费不少；兼宗庙制度，损益重难，今未审依元料修奉，为复别有商量。”敕付礼院详议。

时博士四人，杜用励在利州，崔澄在河中，封舜卿在巴南。独盈孙献议曰：“太庙制度。历代参详，皆符典经，难议损益。谨按旧制，十一室，二十三间，十一架。垣墉广袤之度，堂室浅深之规，阶陛等级之差，栋宇崇低之则，前古所谓奢不能侈，俭不能逾者也。今以朝廷帑藏方虚，费用稍广，须资变礼，将务从宜，固不可易前圣之规模，狭大朝之制度，当凭典实，别有参详。谨按至德二年，以太庙方修，新作神主，于长安殿安置，便行飨告之礼，如同宗庙之仪，以俟庙成，方为迁祔。当时议论，无所是非。窃知今者京城除大内正衙外，别无殿宇。伏闻先有诏旨，且以少府监大 权充太庙。伏缘十一室于五间之中，陈设隘狭，伏请接续 之两头，成十一室，荐飨之。三太后庙，即于监内西南，别取屋宇三间，且充庙室。候太庙修奉毕日，别议迁祔。”敕旨依奏。其神主、法物、乐悬，皆盈孙奏重修制，知礼者称为博洽。

龙纪元年十一月，昭宗郊祀圆丘。两中尉杨复恭及两枢密，皆请朝服。盈孙上疏曰：“臣昨赴斋宫，见中尉、枢密内臣，皆具朝服。臣寻前代及国朝典令，无内官朝服制度。伏以皇帝陛下，承天御历，圣祚中兴，祇见宗祧，克陈大礼，皆禀高祖、太宗之成制，必循虞、夏、商、周之旧经。轩冕服章，式遵彝宪。若内官要衣朝服，令依所守官本品之服。事虽无据，粗可行之。臣忝礼司，合具陈奏。”时中贵皆如宰相大臣朝服，故盈孙论之。帝虽不从，嘉其所守。转秘书少监，卒。

徐晦，进士擢第，登直言极谏制科，授栎阳尉，皆自杨凭所荐。及凭得罪，贬临贺尉，交亲无敢祖送者；独晦送至蓝田，

与凭言别。时故相权德舆与凭交分最深，知晦之行，因谓晦曰：“今日送临贺，诚为厚矣，无乃为累乎！”晦曰：“晦自布衣受杨公之眷，方兹流播，争忍无言而别？如他日相公为奸邪所譖，失意于外，晦安得与相公轻别？”德舆嘉其真恳，大称之于朝。不数日，御史中丞李夷简请为监察，晦白夷简曰：“生平不践公门，公何取信而见奖拔？”夷简曰：“闻君送杨临贺，不顾犯难，肯负国乎？”由是知名。历殿中侍御史、尚书郎，出为晋州刺史。入拜中书舍人。宝历元年，出为福建观察使。二年，入为工部侍郎，出为同州刺史、兼御史中丞。太和四年，征拜兵部侍郎。五年，为太子宾客，分司东都。晦性强直，不随世态，当官守正。唯嗜酒太过，晚年丧明，乃至沉废。以礼部尚书致仕。开成三年三月卒，赠兵部尚书。

史臣曰：温、柳二公，以文行饰躬，砥砺名节，当官守法，侃侃有大臣之节，而竟不登三事，位止正卿。所以知公辅之量，以和为贵。汉武帝畏汲黯而相孙弘，太宗重魏徵而委玄龄，其旨远也。韦、崔名士，荐贤致主，绰有古风。殷司空治民，斯为循吏，而忠规壮节，至晚不衰。徐、郭说言，郁为佳士。如数君者，实为令人。

赞曰：柳氏礼法，公忠节概。搏击为优，弥纶则隘。夏卿奖拔，晦叔匡将。徐、郭之议，金玉锵锵。

列传第一百一十六

元稹 庞严附

白居易 弟行简 敏中附

元稹，字微之，河南人。后魏昭成皇帝，稹十代祖也。兵部尚书、昌平公岩，六代祖也。曾祖延景，岐州参军。祖悱，南顿丞。父宽，比部郎中、舒王府长史，以稹贵，赠左仆射。

稹八岁丧父。其母郑夫人，贤明妇人也；家贫，为稹自授书，教之书学。稹九岁能属文。十五两经擢第。二十四调判入第四等，授秘书省校书郎。二十八应制举才识兼茂、明于体用科，登第者十八人，稹为第一，元和元年四月也。制下，除右拾遗。

稹性锋锐，见事风生。既居谏垣，不欲碌碌自滞，事无不言，即日上疏论谏职。又以前时王叔文、王伾以猥褻待诏，蒙幸太子，永贞之际，大挠朝政。是以训导太子宫官，宜选正人。乃献《教本书》曰：

臣伏见陛下降明诏，修废学，增胄子，选司成。大哉，尧之为君，伯夷典礼，夔教胄子之深旨也！然而事有万万于此者，臣敢冒昧殊死而言之。臣闻诸贾生曰：“三代之君，仁且久者，教之然也。”诚哉是言！且夫周成王，人之中才也，近管、蔡则逸入，有周、召则义闻，岂可谓天聪明哉？然而克终于道者，得不谓教之然耶？俾伯禽、唐叔与之游，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为之习，目不得阅淫艳妖诱之色，耳不得闻优笑凌乱之音，口不得习操断击博之书，居不得近容顺阴邪之党，游不得

纵追禽逐兽之乐，玩不得有遐异僻绝之珍。凡此数者，非谓备之于前而不为也，亦将不得见之矣。及其长而为君也，血气既定，游习既成，虽有放心快己之事日陈于前，固不能夺已成之习、已定之心矣。则彼忠直道德之言，固吾之所习闻也，陈之者有以谕焉；彼庸佞违道之说，固吾之所积惧也，谄之者有以辨焉。人之情，莫不欲耀其所能而党其所近；苟将得志，则必快其所蕴矣。物之性亦然。是以鱼得水而游，马逸驾而走，鸟得风而翔，火得薪而炽。此皆物之快其所蕴也。今夫成王所蕴道德也，所近圣贤也。是以举其近，则周公左而召公右，伯禽鲁而太公齐。快其蕴，则兴礼乐而朝诸侯，措刑罚而美教化。教之至也，可不谓信然哉！

及夫秦则不然。灭先王之学，曰将以愚天下；黜师保之位，曰将以明君臣。胡亥之生也，《诗》、《书》不得闻，圣贤不得近。彼赵高者，诈宦之戮人也；而傅之以残忍戕贼之术，且曰恣睢天下以为贵，莫见其面以为尊。是以天下之人人未尽愚，而胡亥固已不能分兽畜矣。赵高之威慑天下，而胡亥固已自幽于深宫矣。彼李斯，秦之宠丞相也。因谗冤死，无所自明，而况于疏远之臣庶乎！若然，则秦之亡有以致之也。

汉高承之以兵革，汉文守之以廉谨，卒不能苏复大训。是以景、武、昭、宣，天资甚美，才可以免祸乱；哀、平之间，则不能虞篡弑矣。然而惠帝废易之际，犹赖羽翼以胜邪心。是后有国之君，议教化者，莫不以兴廉举孝、设学崇儒为意，曾不知教化之不行，自贵始。略其贵者，教其贱者，无乃邻于倒置乎？

洎我太宗文皇帝之在藩邸，以至于为太子也，选知道德者十八人与之游习。即位之后，虽游宴饮食之间，若十八人者，实在其中。上失无不言，下情无不达。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，

岂一日二日而致是乎？游习之渐也！贞观已还，师傅皆宰相兼领，其余宫僚，亦甚重焉。马周以位高恨不得为司议郎，此其验也。文皇之后，渐疏贱之。用至母后临朝，翦弃王室。当中、睿二圣勤劳之际，虽有骨鯁敢言之士，既不得在调护保安之职，终不能吐扶卫之一辞。而令医匠安金藏剖腹以明之，岂不大哀也耶？

兵兴已来，兹弊尤甚。师资保傅之官，非疾废眊聩不任事者为之，即休戎罢帅不知书者处之。至于友谕赞议之徒，疏冗散贱之甚者，缙绅耻由之。夫以匹士之爱其子者，犹求明哲慈惠之师以教之，直谅多闻之友以成之。岂天下之元良，而可以疾废眊聩不知书者为之师乎？疏冗散贱不适用者为之友乎？此何不及上古之甚也！近制，宫僚之外，往往以沉滞僻老之儒，充侍直、侍读之选，而又疏弃斥逐之，越月逾时，不得召见，彼又安能傅成道德而保养其身躬哉？臣以为积此弊者，岂不以皇天眷佑，祚我唐德，以舜继尧，传陛下十一圣矣，莫不生而神明，长而仁圣，以是为屑屑习仪者故不之省耳。臣独以为于列圣之谋则可也，计传后嗣则不可。脱或万代之后，若有周成之中才，而又生于深宫优笑之间，无周、召保助之教，则将不能知喜怒哀乐之所自矣，况稼穡艰难乎？

今陛下以上圣之资，肇临海内，是天下之人倾耳注心之日。特愿陛下思成王训导之功，念文皇游习之渐，选重师保，慎择宫僚，皆用博厚弘深之儒，而又明达机务者为之。更相进见，日就月将。因令皇太子聚诸生，定齿胄讲业之仪，行严师问道之礼。至德要道以成之，彻膳记过以警之。血气未定，则去禽色之娱以就学；圣质已备，则资游习之善以弘德。此所谓“一人元良，万方以贞”之化也。岂直修废学，选司成，而足伦匹其盛哉？而又俾则百王，莫不幼同师，长同术，识君道之素定，

知天伦之自然，然后选用贤良，树为藩屏。出则有晋、郑、鲁、卫之盛，入则有东牟、硃虚之强，盖所谓宗子维城、犬牙盘石之势也，又岂与夫魏、晋以降，囚贱其兄弟而自翦其本枝者，同年而语哉？

宪宗览之甚悦。

又论西北边事，皆朝政之大者。宪宗召对，问方略。为执政所忌，出为河南县尉。丁母忧，服除，拜监察御史。

四年，奉使东蜀，劾奏故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违制擅赋，又籍没涂山甫等吏民八十八户田宅一百一十一、奴婢二十七人、草千五百束、钱七千贯。时砺已死，七州刺史皆责罚。稹虽举职，而执政有与砺厚者恶之。使还，令分务东台。浙西观察使韩皋封杖决湖州安吉令孙泚，四日内死。徐州监军使孟升卒，节度使王绍传送升丧柩还京，给券乘驿，仍于邮舍安丧柩。稹并劾奏以法。河南尹房式为不法事，稹欲追摄，擅自停务。既飞表闻奏，罚式一月俸，仍召稹还京。宿敷水驿，内官刘士元后至，争。士元怒，排其户，稹袜而走。后。士元追之，后以捶击稹伤面。执政以稹少年后辈，务作威福，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。

稹聪警绝人，年少有才名，与太原白居易友善。工为诗，善状咏风态物色，当时言诗者，称元、白焉。自衣冠士子，至闾阎下俚，悉传讽之，号为“元和体”。既以俊爽不容于朝，流放荆蛮者仅十年。俄而白居易亦贬江州司马，稹量移通州司马。虽通、江悬邈，而二人来往赠答。凡所为诗，有自三十、五十韵乃至百韵者。江南人士，传道讽诵，流闻阙下，里巷相传，为之纸贵。观其流离放逐之意，靡不凄惋。

十四年，自虢州长史征还，为膳部员外郎。宰相令狐楚一代文宗，雅知稹之辞学，谓稹曰：“尝览足下制作，所恨不多，

迟之久矣。请出其所有，以豁予情。”稹因献其文，自叙曰：

稹初不好文，徒以仕无他歧，强由科试。及有罪谴弃之后，自以为废滞潦倒，不复为文字有闻于人矣。曾不知好事者抉摭刍芜，尘读尊重。窃承相公特于廊庙间道稹诗句，昨又面奉教约，令献旧文。战汗悚踊，惭靦无地。

稹自御史府谪官，于今十余年矣。闲诞无事，遂专力于诗章。日益月滋，有诗句千余首。其间感物寓意，可备矇瞽之风者有之。辞直气粗，罪尤是惧，固不敢陈露于人。唯杯酒光景间，屡为小碎篇章，以自吟畅。然以为律体卑痹，格力不扬，苟无姿态，则陷流俗。常欲得思深语近，韵律调新，属对无差，而风情宛然，而病未能也。江湖间多新进小生，不知天下文有宗主，妄相放效，而又从而失之，遂至于支离褊浅之辞，皆目为元和诗体。

稹与同门生白居易友善。居易雅能诗，就中爱驱驾文字，穷极声韵，或为千言，或五百言律诗，以相投寄。小生自审不能过之，往往戏排旧韵，别创新辞，名为次韵相酬，盖欲以难相排。自尔江湖间为诗者，复相放效，力或不足，则至于颠倒语言，重复首尾，韵同意等，不异前篇，亦目为元和诗体。而司文者考变雅之由，往往归咎于稹。尝以为雕虫小事，不足以自明。始闻相公记忆，累旬已来，实虑粪土之墙，庇之以大厦，使不复破坏，永为板筑者之误。辄写古体歌诗一百首，百韵至两韵律诗一百首，为五卷，奉启跪陈。或希构厦之余，一赐观览，知小生于章句中栌桷榑桷之材，尽曾量度，则十余年之遭回，不为无用矣。

楚深称赏，以为今代之鲍、谢也。

穆宗皇帝在东宫，有妃嫔左右尝诵稹歌诗以为乐曲者，知稹所为，尝称其善，宫中呼为元才子。荆南监军崔潭峻甚礼接

稹，不以掾吏遇之，常征其诗什讽诵之。长庆初，潭峻归朝，出稹《连昌宫辞》等百余篇奏御。穆宗大悦，问稹安在。对曰：“今为南宫散郎。”即日转祠部郎中、知制诰。朝廷以书命不由相府，甚鄙之。然辞诰所出，竟然与古为侔，遂盛传于代，由是极承恩顾。尝为《长庆宫辞》数十百篇，京师竞相传唱。居无何，召入翰林，为中书舍人、承旨学士。中人以潭峻之故，争与稹交，而知枢密魏弘简尤与稹相善，穆宗愈深知重。河东节度使裴度三上疏，言稹与弘简为刎颈之交，谋乱朝政，言甚激讦。穆宗顾中外人情，乃罢稹内职，授工部侍郎。上恩顾未衰。长庆二年，拜平章事。诏下之日，朝野无不轻笑之。

时王廷凑、硃克融连兵围牛元翼于深州，朝廷俱赦其罪，赐节钺，令罢兵，俱不奉诏。稹以天子非次拔擢，欲有所立以报上。有和王傅于方者，故司空頔之子，干进于稹。言有奇士王昭、王友明二人，尝客于燕、赵间，颇与贼党通熟，可以反间而出元翼。仍自以家财资其行，仍赂兵吏部令史为出告身二十通，以便宜给赐，稹皆然之。有李赏者，知于方之谋，以稹与裴度有隙，乃告度云：“于方为稹所使，欲结客王昭等刺度。”度隐而不发。及神策军中尉奏于方之事，乃诏三司使韩皋等讯鞠，而害裴事无验，而前事尽露。遂俱罢稹、度平章事，乃出稹为同州刺史，度守仆射。谏官上疏，言责度太重，稹太轻。上心怜稹，止削长春宫使。

稹初罢相，三司狱未奏，京兆尹刘遵古遣坊所由潜逻稹居第，稹奏诉之。上怒，罚遵古，遣中人抚谕稹。稹至同州，因表谢上，自叙曰：

臣稹辜负圣明，辱累恩奖，便合自求死所，岂谓尚忝官荣？臣稹死罪。

臣八岁丧父，家贫无业。母兄乞丐以供资养。衣不布体，

食不充肠。幼学之年，不蒙师训。因感邻里兒稚有父兄为开学校，涕咽发愤，愿知《诗》《书》慈母哀臣，亲为教授。年十有五，得明经出身，由是苦心为文，夙夜强学。年二十四，登吏部乙科，授校书郎。年二十八，蒙制举首选，授左拾遗。始自为学，至于升朝，无朋友为臣吹嘘，无亲戚为臣援庇。莫非苦己，实不因人，独立性成，遂无交结。任拾遗日，屡陈时政，蒙先皇帝召问于延英。旋为宰相所憎，出臣河南县尉。及为监察御史，又不规避，专心纠绳，复为宰相怒臣下庇亲党，因以他事贬臣江陵判司。废弃十年，分死沟渎。

元和十四年，宪宗皇帝开释有罪，始授臣膳部员外郎。与臣同省署者，多是臣登朝时举人；任卿相者，半是臣同谏院时拾遗、补阙。愚臣既不料陛下天听过卑，知臣薄艺，硃书授臣制诰，延英召臣赐绯。宰相恶臣不出其门，由是百万侵毁。陛下察臣无罪，宠奖逾深，召臣固授舍人，遣充承旨翰林学士，金章紫服，光饰陋躯，人生之荣，臣亦至矣。然臣益遭诽谤，日夜忧危。唯陛下圣鉴昭临，弥加保任，竟排群议，擢授台司。臣忝有肺肝，岂并寻常宰相？况当行营退散之后，牛元翼未出之间，每闻陛下轸念之言，愚臣恨不身先士卒。所问于方计策，遣王友明等救解深州，盖欲上副圣情，岂是别怀他意？不料奸人疑臣杀害裴度，妄有告论，尘渎圣聪，愧羞天地。臣本待辨明一了，便拟杀身谢责，岂料圣慈尚加，薄贬同州。虽违咫尺之间，不远郊圻之境，伏料必是宸衷独断，乞臣此官。若遣他人商量，乍可与臣远处方镇，岂肯遣臣俯近阙廷？

所恨今月三日，尚蒙召对延英。此时不解泣血，仰辞天颜，乃至今日窜逐。臣自离京国，目断魂销。每至五更朝谒之时，实制泪不已。臣若余生未死，他时万一归还，不敢更望得见天颜，但得再闻京城钟鼓之音，臣虽黄土覆面，无恨九泉。臣无

任自恨自惭，攀恋圣慈之至。

在郡二年，改授越州刺史、兼御史大夫、浙东观察使。会稽山水奇秀，稹所辟幕职，皆当时文士，而镜湖、秦望之游，月三四焉。而讽咏诗什，动盈卷帙。副使窦巩，海内诗名，与稹酬唱最多，至今称兰亭绝唱。稹既放意娱游，稍不修边幅，以渎货闻于时。凡在越八年。

太和初，就加检校礼部尚书。三年九月，入为尚书左丞。振举纪纲，出郎官颇乖公议者七人。然以稹素无检操，人情不厌服。会宰相王播仓卒而卒，稹大为路歧，经营相位。四年正月，检校户部尚书，兼鄂州刺史、御史大夫、武昌军节度使。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暴疾，一日而卒于镇，时年五十三，赠尚书右仆射。有子曰道护，时年三岁。稹仲兄司农少卿积，营护丧事。所著诗赋、诏册、铭诔、论议等杂文一百卷，号曰《元氏长庆集》。又著古今刑政书三百卷，号《类集》，并行于代。

稹长庆末因编删其文稿，《自叙》曰：

刘歆云：制不可削。予以为有可得而削之者，贡谋猷，持嗜欲，君有之则誉归于上，臣专之则誉归于下。苟而存之，其攘也，非道也。经制度，明利害，区邪正，辨嫌疑，存之则事分著，去之则是非混。苟而削之，其过也，非道也。

元和初，章武皇帝新即位，臣下未有以言刮视听者。予时始以对诏在拾遗中供奉，由是献《教本书》、《谏职》、《论事》等表十数通，仍为裴度、李正辞、韦熏讼所言当，而宰相曲道上语。上颇悟，召见问状。宰相大恶之，不一月，出为河南尉。后累岁，补御史，使东川。谨以元和赦书，劾节度使严砺籍涂山甫等八十八家，过赋梓、遂之民数百万。朝廷异之，夺七刺史料，悉以所籍归于人。会潘孟阳代砺为节度使，贪过砺，且有所承迎，虽不敢尽废诏，因命当得所籍者皆入资。资过其称，

榷薪盗赋无不为，仍为砺密状不当得丑谥。予自东川还，朋砺者潜切齿矣。

无何，分莅东都台。天子久不在都，都下多不法者。百司皆牢狱，有裁接吏械人逾岁而台府不得而知之者，予因飞奏绝百司专禁锢。河南尉判官，予劾之，忤宰相旨。监徐使死于军，徐帅邮传其柩，柩至洛，其下欧诟主邮吏，予命吏徙柩于外，不得复乘传。浙西观察使封杖决安吉令至死；河南尹诬奏书生尹太阶请死之；飞龙使诱赵寔家逃奴为养子；田季安盗娶洛阳衣冠女；汴州没入死商钱且千万；滑州赋于民以千，授于人以八百；朝廷馈东师，主计者误命牛车四千三百乘飞刍越太行。类是数十事，或移或奏，皆主之。贞元已来，不惯用文法，内外宠臣皆暗鸣。会河南尹房式诈谖事发，奏摄之。前所暗鸣者叫噪。宰相素以劾叛官事相衔，乘是黜予江陵掾。后十年，始为膳部员外郎。

穆宗初，宰相更相用事，丞相段公一日独得对，因请亟用兵部郎中薛存庆、考功员外郎牛僧孺，予亦在请中，上然之。不十数日次用为给、舍，他忿恨者日夜构飞语，予惧罪，比上书自明。上怜之，三召与语。语及兵赋洎西北边事，因命经纪之。是后书奏及进见，皆言天下事，外间不知，多臆度。陛下益怜其不漏禁中语，召入禁林，且欲亟用为宰相。是时裴度在太原，亦有宰相望，巧者谋欲俱废之，乃以予所无构于裴。裴奏至，验之皆失实。上以裴方握兵，不欲校曲直，出予为工部侍郎，而相裴之期亦衰矣。不累月，上尽得所构者，虽不能暴扬之，遂果初意，卒用予与裴俱为宰相。复有购狂民告予借客刺裴者，鞠之复无状，而裴与予以故俱罢免。

始元和十五年八月得见上，至是未二岁，僭忝恩宠，无是之速者；遭罹谤咎，亦无是之甚者。是以心腹肾肠，糜费于扶

卫危亡之不暇，又恶暇经纪陛下之所付哉！然而造次颠沛之中，前后列上兵赋边防之状，可得而存者一百一十五。苟而削之，是伤先帝之器使也。至于陈暢辨谤之章，去之则无以自明于朋友矣。其余郡县之奏请，贺庆之礼，因亦附于件目。始《教本书》，至于为人杂奏，二十有七轴，凡二百二十有七奏。终歿吾世，貽之子孙式，所以明经制之难行，而销毁之易至也。

其自叙如此，欲知其作者之意，备于此篇。

稹文友与白居易最善。后进之士，最重庞严，言其文体类己，保荐之。

庞严者，寿春人。父景昭。严元和中登进士第，长庆元年应制举贤良方正、能直言极谏科，策入三等，冠制科之首。是月，拜左拾遗。聪敏绝人，文章峭丽。翰林学士元稹、李绅颇知之。明年二月，召入翰林为学士。转左补阙，再迁驾部郎中、知制诰。严与右拾遗蒋防俱为稹、绅保荐，至谏官内职。

四年，昭愍即位，李绅为宰相李逢吉所排，贬端州司马。严坐累，出为江州刺史。给事中于敖素与严善，制既下，敖封还，时人凛然相顾曰：“于给事犯宰相怒而为知己，不亦危乎！”及覆制出，乃知敖驳制书贬严太轻，中外无不嗤诮，以为口实。初李绅谪官，朝官皆贺逢吉，唯右拾遗吴思不贺。逢吉怒，改为殿中侍御史，充入蕃告哀使。严复入为库部郎中。

太和二年二月，上试制举人，命严与左散骑常侍冯宿、太常少卿贾餗为试官，以裴休为甲等制科之首。有应直言极谏举人刘蕡，条对激切，凡数千言。不中选，人咸以为屈。其所对策，大行于时，登科者有请以身名授蕡者。严再迁太常少卿。

五年，权知京兆尹，以强干不避权豪称，然无士君子之检操，贪势嗜利。因醉而卒。

白居易，字乐天，太原人。北齐五兵尚书建之仍孙。建生

士通，皇朝利州都督。士通生志善，尚衣奉御。志善生温，检校都官郎中。温生隍，历酸枣、巩二县令。隍生季庚，建中初为彭城令。时李正己据河南十余州叛。正己宗人洧为徐州刺史，季庚说洧以彭门归国，因授朝散大夫、大理少卿、徐州别驾，赐绯鱼袋，兼徐泗观察判官。历衢州、襄州别驾。自隍至季庚，世敦儒业，皆以明经出身。季庚生居易。初，建立功于高齐，赐田于韩城，子孙家焉，遂移籍同州。至温徙于下邳，今为下邳人焉。

居易幼聪慧绝人，襟怀宏放。年十五六时，袖文一编，投著作郎吴人顾况。况能文，而性浮薄，后进文章无可意者。览居易文，不觉迎门礼遇，曰：“吾谓斯文遂绝，复得吾子矣。”

贞元十四年，始以进士就试，礼部侍郎高郢擢升甲科，吏部判入等，授秘书省校书郎。元和元年四月，宪宗策试制举人，应才识兼茂、明于体用科，策入第四等，授盩厔县尉、集贤校理。

居易文辞富艳，尤精于诗笔。自雠校至结绶畿甸，所著歌诗数十百篇，皆意存讽赋，箴时之病，补政之缺。而士君子多之，而往往流闻禁中。章武皇帝纳谏思理，渴闻说言，二年十一月，召入翰林为学士。三年五月，拜左拾遗。居易自以逢好文之主，非次拔擢，欲以生平所贮，仰酬恩造。拜命之日，献疏言事曰：

蒙恩授臣左拾遗，依前翰林学士，已与崔群同状陈谢。但言忝冒，未吐衷诚。今再读宸严，伏惟重赐详览。臣谨按《六典》，左右拾遗，掌供奉讽谏，凡发令举事，有不便于时、不合于道者，小则上封，大则廷诤。其选甚重，其秩甚卑，所以然者，抑有由也。大凡人之情，位高则惜其位，身贵则爱其身；惜位则偷合而不言，爱身则苟容而不谏，此必然之理也。故拾

遗之置，所以卑其秩者，使位未足惜，身未足爱也。所以重其选者，使下不忍负心，上不忍负恩也。夫位不足惜，恩不忍负，然后能有阙必规，有违必谏。朝廷得失无不察，天下利病无不言。此国朝置拾遗之本意也。由是而言，岂小臣愚劣暗懦所宜居之哉？

况臣本乡校竖儒，府县走吏，委心泥滓，绝望烟霄。岂意圣慈，擢居近职，每宴饮无不先预，每庆赐无不先沾，中厩之马代其劳，内厨之膳给其食。朝惭夕惕，已逾半年，尘旷渐深，忧愧弥剧。未申微效，又擢清班。臣所以授官已来仅经十日，食不知味，寝不遑安。唯思粉身以答殊宠，但未获粉身之所耳。

今陛下肇临皇极，初受鸿名，夙夜忧勤，以求致理。每施一政、举一事，无不合于道、便于时者。万一事有不便于时者，陛下岂不欲闻之乎？万一政有不合于道者，陛下岂不欲知之乎？倘陛下言动之际，诏令之间，小有阙遗，稍关损益，臣必密陈所见，潜献所闻，但在圣心裁断而已。臣又职在禁中，不同外司，欲竭愚诚，合先陈露。伏希天鉴，深察赤诚。

居易与河南元稹相善，同年登制举，交情隆厚。稹自监察御史谪为江陵府士曹掾，翰林学士李绛、崔群上前面论稹无罪，居易累疏切谏曰：

臣昨缘元稹左降，频已奏闻。臣内察事情，外听众议，元稹左降有不可者三。何者？元稹守官正直，人所共知。自授御史已来，举奏不避权势，只如奏李佐公等事，多是朝廷亲情。人谁无私，因以挟恨，或假公议，将报私嫌，遂使诬谤之声，上闻天听。臣恐元稹左降已后，凡在位者，每欲举职，必先以稹为诫，无人肯为陛下当官守法，无人肯为陛下嫉恶绳愆。内外权贵亲党，纵有大过大罪者，必相容隐而已，陛下从此无由得知。此其不可者一也。

昨元稹所追勘房式之事，心虽徇公，事稍过当。既从重罚，足以惩违，况经谢恩，旋又左降。虽引前事以为责辞，然外议喧喧，皆以为稹与中使刘士元争，因此获罪。至于争事理，已具前状奏陈。况闻士元踢破驿门，夺将鞍马，仍索弓箭，吓辱朝官，承前已来，未有此事。今中官有罪，未闻处置；御史无过，却先贬官。远近闻知，实损圣德。臣恐从今已后，中官出使，纵暴益甚；朝官受辱，必不敢言。纵有被凌辱殴打者，亦以元稹为戒，但吞声而已。陛下从此无由得闻。此其不可二也。

臣又访闻元稹自去年已来，举奏严砺在东川日枉法，没入平人资产八十余家；又奏王沼违法给券，令监军押枢及家口入驿；又奏裴玢违敕征百姓草；又奏韩皋使军将封杖打杀县令。如此之事，前后甚多，属朝廷法行，悉有惩罚。计天下方镇，皆怒元稹守官。今贬为江陵判司，即是送与方镇，从此方便报怨，朝廷何由得知？臣伏闻德宗时有崔善贞者，告李锜必反，德宗不信，送与李锜，锜掘坑炽火，烧杀善贞。曾未数年，李锜果反，至今天下为之痛心。臣恐元稹贬官，方镇有过，无人敢言，陛下无由得知不法之事。此其不可者三也。

若无此三不可，假如朝廷误左降一御史，盖是小事，臣安敢烦渎圣听，至于再三！诚以所损者深，所关者大，以此思虑，敢不极言！

疏入不报。

又淄青节度使李师道进绢，为魏徵子孙赎宅。居易谏曰：“徵是陛下先朝宰相，太宗尝赐殿材成其正室，尤与诸家第宅不同。子孙典贴，其钱不多，自可官中为之收赎，而令师道掠美，事实非宜。”宪宗深然之。

上又欲加河东王锴平章事，居易谏曰：“宰相是陛下辅臣，

非贤良不可当此位。锷诛剥民财，以市恩泽，不可使四方之人谓陛下得王锷进奉，而与之宰相，深无益于圣朝。”乃止。

王承宗拒命，上令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招讨使，谏官上章者十七八。居易面论，辞情切至。既而又请罢河北用兵，凡数千百言，皆人之难言者，上多听纳。唯谏承璀事切，上颇不悦，谓李绛曰：“白居易小子，是朕拔擢致名位，而无礼于朕，朕实难奈。”绛对曰：“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诛，事无巨细必言者，盖酬陛下特力拔擢耳，非轻言也。陛下欲开谏诤之路，不宜阻居易言。”上曰：“卿言是也。”由是多见听纳。

五年，当改官，上谓崔群曰：“居易官卑俸薄，拘于资地，不能超等，其官可听自便奏来。”居易奏曰：“臣闻姜公辅为内职，求为京府判司，为奉亲也。臣有老母，家贫养薄，乞如公辅例。”于是，除京兆府户曹参军。六年四月，丁母陈夫人之丧，退居下邳。九年冬，入朝，授太子左赞善大夫。

十年七月，盗杀宰相武元衡，居易首上疏论其冤，急请捕贼以雪国耻。宰相以官官非谏职，不当先谏官言事。会有素恶居易者，掎摭居易，言浮华无行，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，而居易作《赏花》及《新井》诗，甚伤名教，不宜置彼周行。执政方恶其言事，奏贬为江表刺史。诏出，中书舍人王涯上疏论之，言居易所犯状迹，不宜治郡，追诏授江州司马。

居易儒学之外，尤通释典，常以忘怀处顺为事，都不以迁谪介意。在湓城，立隐舍于庐山遗爱寺，尝与人书言之曰：“予去年秋始游庐山，到东西二林间香炉峰下，见云木泉石，胜绝第一。爱不能舍，因立草堂。前有乔松十数株，修竹千余竿，青罗为墙援，白石为桥道，流水周于舍下，飞泉落于檐间，红榴白莲，罗生池砌。”居易与湊、满、朗、晦四禅师，追永、远、宗、雷之迹，为人外之交。每相摧游咏，跻危登险，极林

泉之幽邃。至于翛然顺适之际，几欲忘其形骸。或经时不归，或逾月而返，郡守以朝贵遇之，不之责。

时元稹在通州，篇咏赠答往来，不以数千里为远。尝与稹书，因论作文之大旨曰：

夫文，尚矣，三才各有文。天之文三光首之；地之文五材首之；人之文《六经》道之，就《六经》言，《诗》又首之。何者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。感人心者，莫先乎情，莫始乎言，莫切乎声，莫深乎义。诗者，根情，苗言，华声，实义。上自贤圣，下至愚騃，微及豚鱼，幽及鬼神。群分而气同，形异而情一。未有声入而不应、情交而不感者。圣人知其然，因其言，经之以六义；缘其声，纬之以五音。音有韵，义有类。韵协则言顺，言顺则声易入；类举则情见，情见则感易交。于是乎孕大含深，贯微洞密，上下通而二气泰，忧乐合而百志熙。二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、垂拱而理者，揭此以为大柄，决此以为大窦也。故闻“元首明，股肱良”之歌，则知虞道昌矣。闻五子洛汭之歌，则知夏政荒矣。言者无罪，闻者作诫，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焉。

洎周衰秦兴，采诗官废，上不以诗补察时政，下不以歌泄导人情。用至于谄成之风动，救失之道缺。于时六义始割矣。

《国风》变为《骚辞》五言始于苏、李。《诗》《骚》皆不遇者，各系其志，发而为文。故河梁之句，止于伤别；泽畔之吟，归于怨思。彷徨抑郁，不暇及他耳。然去《诗》未远，梗概尚存。故兴离别则引双凫一雁为喻，讽君子小人则引香草恶鸟为比。虽义类不具，犹得风人之什二三焉。于时六义始缺矣。晋、宋已还，得者盖寡。以康乐之奥博，多溺于山水；以渊明之高古，偏放于田园。江、鲍之流，又狭于此。如梁鸿《五噫》之例者，百无一二。于时六义浸微矣！陵夷至于梁、陈间，率不过嘲风

雪、弄花草而已。噫！风雪花草之物，三百篇中岂舍之乎？顾所用何如耳。设如“北风其凉”，假风以刺威虐；“雨雪霏霏”，因雪以愍征役；“棠棣之华”，感华以讽兄弟；“采采芣苢”，美草以乐有子也。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。反是者，可乎哉！然则“余霞散成绮，澄江净如练”，“归花先委露，别叶乍辞风”之什，丽则丽矣，吾不知其所讽焉。故仆所谓嘲风雪、弄花草而已。于时六义尽去矣。

唐兴二百年，其间诗人不可胜数。所可举者，陈子昂有《感遇诗》二十首，鲍防《感兴诗》十五篇。又诗之豪者，世称李、杜。李之作，才矣！奇矣！人不迨矣！索其风雅比兴，十无一焉。杜诗最多，可传者千余首。至于贯穿古今，覩缕格律，尽工尽善，又过于李焉。然撮其《新安》、《石壕》、《潼关吏》、《芦子关》、《花门》之章，“硃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之句，亦不过十三四。杜尚如此，况不迨杜者乎？仆常痛诗道崩坏，忽忽愤发，或废食辍寝，不量才力，欲扶起之。嗟乎！事有大谬者，又不可一二而言，然亦不能不粗陈于左右。

仆始生六七月时，乳母抱弄于书屏下，有指“之”字、“无”字示仆者，仆口未能言，心已默识。后有问此二字者，虽百十其试，而指之不差。则知仆宿习之缘，已在文字中矣。及五六岁，便学为诗。九岁谙识声韵。十五六，始知有进士，苦节读书。二十已来，书课赋，夜课书，间又课诗，不遑寢息矣。以至于口舌成疮，手肘成胝。既壮而肤革不丰盈，未老而齿发早衰白；瞽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者，动以万数，盖以苦学力文之所致！

又自悲家贫多故，年二十七，方从乡赋。既第之后，虽专于科试，亦不废诗。及授校书郎时，已盈三四百首。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辈，见皆谓之工，其实未窥作者之域耳。自登朝来，

年齿渐长，阅事渐多。每与人言，多询时务；每读书史，多求理道。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。是时皇帝初即位，宰府有正人，屡降玺书，访人急病。

仆当此日，擢在翰林，身是谏官，月请谏纸。启奏之间，有可以救济人病，裨补时阙，而难于指言者，辄咏歌之，欲稍稍进闻于上。上以广宸听，副忧勤；次以酬恩奖，塞言责；下以复吾平生之志。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，言未闻而谤已成矣！

又请为左右终言之。凡闻仆《贺雨诗》众口籍籍，以为非宜矣；闻仆《哭孔戡诗》，众面脉脉，尽不悦矣；闻《秦中吟》，则权豪贵近者，相目而变色矣；闻《登乐游园》寄足下诗，则执政柄者扼腕矣；闻《宿紫阁村》诗，则握军要者切齿矣！大率如此，不可遍举。不相与者，号为沽誉，号为诋讦，号为讪谤。苟相与者，则如牛僧孺之诫焉。乃至骨肉妻孥，皆以我为非也。其不我非者，举世不过三两人。有邓鲂者，见仆诗而喜，无何鲂死。有唐衢者，见仆诗而泣，未几而衢死。其余即足下。足下又十年来困蹶若此。呜呼！岂六义四始之风，天将破坏，不可支持耶？抑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闻于上耶？不然，何有志于诗者，不利若此之甚也！

然仆又自思关东一男子耳，除读书属文外，其他懵然无知，乃至书画棋博，可以接群居之欢者，一无通晓，即其愚拙可知矣！初应进士时，中朝无缙麻之亲，达官无半面之旧；策蹇步于利足之途，张空拳于战文之场。十年之间，三登科第，名落众耳，迹升清贯，出交贤俊，入侍冕旒。始得名于文章，终得罪于文章，亦其宜也。

日者闻亲友间说，礼、吏部举选人，多以仆私试赋判为淮的。其余诗句，亦往往在人口中。仆怵然自愧，不之信也。及再来长安，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，欲聘倡妓，妓大夸曰：“我

诵得白学士《长恨歌》，岂同他哉？”由是增价，又足下书云：到通州日，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。何人哉？又昨过汉南日，适遇主人集众娱乐，他宾诸妓见仆来，指而相顾曰：此是《秦中吟》、《长恨歌》主耳。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，凡乡校、佛寺、逆旅、行舟之中，往往有题仆诗者；士庶、僧徒、孀妇、处女之口，每有咏仆诗者。此诚雕篆之戏，不足为多，然今时俗所重，正在此耳。虽前贤如渊、云者，前辈如李、杜者，亦未能忘情于其间。

古人云：“名者公器，不可多取。”仆是何者，窃时之名已多。既窃时名，又欲窃时之富贵，使己为造物者，肯兼与之乎？今之屯穷，理固然也。况诗人多蹇，如陈子昂、杜甫，各授一拾遗，而屯剥至死。孟浩然辈不及一命，穷悴终身。近日孟郊六十，终试协律；张籍五十，未离一太祝。彼何人哉！况仆之才又不迨彼。今虽谪佐远郡，而官品至第五，月俸四五万，寒有衣，饥有食，给身之外，施及家人。亦可谓不负白氏子矣。微之，微之！勿念我哉！

仆数月来，检讨囊帙中，得新旧诗，各以类分，分为卷目。自拾遗来，凡所遇所感，关于美刺兴比者；又自武德至元和，因事立题，题为《新乐府》者，共一百五十首，谓之讽谕诗。又或退公，或卧病闲居，知足保和，吟玩性情者一百首，谓之闲适诗。又有事物牵于外，情理动于内，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，谓之感伤诗。又有五言、七言、长句、绝句，自百韵至两韵者，四百余首，谓之杂律诗。凡为十五卷，约八百首。异时相见，当尽致于执事。

微之，古人云：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。”仆虽不肖，常师此语。大丈夫所守者道，所待者时。时之来也，为云龙，为风鹏，勃然突然，陈力以出；时之不来也，为雾豹，

为冥鸿，寂兮寥兮，奉身而退。进退出处，何往而不自得哉！故仆志在兼济，行在独善，奉而始终之则为道，言而发明之则为诗。谓之讽谕诗，兼济之志也；谓之闲适诗，独善之义也。故览仆诗者，知仆之道焉。其余杂律诗，或诱于一时一物，发于一笑一吟，率然成章，非平生所尚者，但以亲朋合散之际，取其释恨佐欢，今铨次之间，未能删去。他时有为我编集斯文者，略之可也。

微之，夫贵耳贱目，荣古陋今，人之大情也。仆不能远征古旧，如近岁韦苏州歌行，才丽之外，颇近兴讽；其五言诗，又高雅闲淡，自成一家之体，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？然当苏州在时，人亦未甚爱重，必待身后，人始贵之。今仆之诗，人所爱者，悉不过杂律诗与《长恨歌》已下耳。时之所重，仆之所轻。至于讽谕者，意激而言质；闲适者，思澹而辞迂。以质合迂，宜人之不爱也。今所爱者，并世而生，独足下耳。然百千年后，安知复无如足下者出，而知爱我诗哉？故自八九年来，与足下小通则以诗相戒，小穷则以诗相勉，索居则以诗相慰，同处则以诗相娱。知吾罪吾，率以诗也。

如今年春游城南时，与足下马上相戏，因各诵新艳小律，不杂他篇，自皇子陂归昭国里，迭吟递唱，不绝声者二十里余。攀、李在傍，无所措口。知我者以为诗仙，不知我者以为诗魔。何则？劳心灵，役声气，连朝接夕，不自知其苦，非魔而何？偶同人当美景，或花时宴罢，或月夜酒酣，一咏一吟，不觉老之将至。虽骖鸾鹤、游蓬瀛者之适，无以加于此焉，又非仙而何？微之，微之！此吾所以与足下外形骸、脱踪迹、傲轩鼎、轻人寰者，又以此也。

当此之时，足下兴有余力，且欲与仆悉索还往中诗，取其尤长者，如张十八古乐府，李二十新歌行，卢、杨二秘书律诗，

窈七、元八绝句，博搜精掇，编而次之，号为《元白往还集》。众君子得拟议于此者，莫不踊跃欣喜，以为盛事。嗟乎！言未终而足下左转，不数月而仆又继行，心期索然，何日成就？又可为之太息矣！

仆常语足下，凡人为文，私于自是，不忍于割截，或失于繁多。其间妍媸，益又自惑。必待交友有公鉴无姑息者，讨论而削夺之，然后繁简当否，得其中矣。况仆与足下，为文尤患其多。己尚病，况他人乎？今且各纂诗笔，粗为卷第，待与足下相见日，各出所有，终前志焉。又不知相遇是何年，相见是何地，溘然而至，则如之何？微之知我心哉！

浔阳腊月，江风苦寒，岁暮鲜欢，夜长少睡。引笔铺纸，悄然灯前，有念则书，言无铨次。勿以繁杂为倦，且以代一夕之话言也。

居易自叙如此，文士以为信然。

十三年冬，量移忠州刺史。自浔阳浮江上峡。十四年三月，元稹会居易于峡口，停舟夷陵三日。时季弟行简从行，三人于峡州西二十里黄牛峡口石洞中，置酒赋诗，恋恋不能诀。南宾郡当峡路之深险处也，花木多奇。居易在郡，为《木莲荔枝图》，寄朝中亲友，各记其状曰：“荔枝生巴、峡间，形圆如帷盖。叶如桂，冬青；华如橘，春荣；实如丹，夏熟。朵如蒲萄，核如枇杷，壳如红缯，膜如紫绡，瓤肉莹白如雪，浆液甘酸如醴酪。大略如此，其实过之。若离本枝，一日而色变，二日而香变，三日而味变，四五日外，色香味尽去矣。”“木莲大者高四五丈，巴民呼为黄心树，经冬不凋。身如青杨，有白文。叶如桂，厚大无脊。花如莲，香色艳腻皆同，房独蕊有异。四月初始开，自开迨谢，仅二十日。元和十四年夏，命道士毋丘元志写之。惜其遐僻，因以三绝赋之。”有“天教抛掷在深山”

之句，咸传于都下，好事者喧然模写。

其年冬，召还京师，拜司门员外郎。明年，转主客郎中、知制诰，加朝散大夫，始著绯。时元稹亦征还为尚书郎、知制诰，同在纶阁。长庆元年三月，受诏与中书舍人王起覆，试礼部侍郎钱徽下及第人郑朗等一十四人。十月，转中书舍人。十一月，穆宗亲试制举人，又与贾餗、陈祐为考策官。凡朝廷文字之职，无不首居其选，然多为排摈，不得用其才。

时天子荒纵不法，执政非其人，制御乖方，河朔复乱。居易累上疏论其事，天子不能用，乃求外任。七月，除杭州刺史。俄而元稹罢相，自冯翊转浙东观察使。交契素深，杭、越邻境，篇咏往来，不间旬浹。尝会于境上，数日而别。秩满，除太子左庶子，分司东都。宝历中，复出为苏州刺史。文宗即位，征拜秘书监，赐金紫。九月上诞节，召居易与僧惟澄、道士赵常盈对御讲论于麟德殿。居易论难锋起，辞辨泉注，上疑宿构，深嗟挹之。太和二年正月，转刑部侍郎，封晋阳县男，食邑三百户。三年，称病东归，求为分司官，寻除太子宾客。

居易初对策高第，擢入翰林，蒙英主特达顾遇，颇欲奋厉效报，苟致身于訏谟之地，则兼济生灵，蓄意未果，望风为当路者所挤，流徙江湖。四五年间，几沦蛮瘴。自是宦情衰落，无意于出处，唯以逍遥自得，吟咏情性为事。太和已后，李宗闵、李德裕朋党事起，是非排陷，朝升暮黜，天子亦无如之何。杨颖士、杨虞卿与宗闵善，居易妻，颖士从父妹也。居易愈不自安，惧以党人见斥，乃求致身散地，冀于远害。凡所居官，未尝终秩，率以病免，固求分务，识者多之。五年，除河南尹。七年，复授太子宾客分司。

初，居易罢杭州，归洛阳。于履道里得故散骑常侍杨凭宅，竹木池馆，有林泉之致。家妓樊素、蛮子者，能歌善舞。居易

既以尹正罢归，每独酌赋咏于舟中，因为《池上篇》曰：

东都风土水木之胜在东南偏，东南之胜在履道里，里之胜在西北隅，西阨北垣第一第，即白氏叟乐天退老之地。地方十七亩，屋室三之一，水五之一，竹九之一，而岛树桥道间之。初乐天既为主，喜且曰：“虽有池台，无粟不能守也”，乃作池东粟廩。又曰：“虽有子弟，无书不能训也。”乃作池北书库。又曰：“虽有宾朋，无琴酒不能娱也”，乃作池西琴亭，加石樽焉。

乐天罢杭州刺史，得天竺石一、华亭鹤二以归。始作西平桥，开环池路。罢苏州刺史时，得太湖石五、白莲、折腰菱、青板舫以归，又作中高桥，通三岛迳。罢刑部侍郎时，有粟千斛，书一车，泊臧获之习管罄弦歌者指百以归。先是颍川陈孝仙与酿酒法，味甚佳；博陵崔晦叔与琴，韵甚清；蜀客姜发授《秋思》，声甚淡；弘农杨贞一与青石三，方长平滑，可以坐卧。

太和三年夏，乐天始得请为太子宾客，分秩于洛下，息躬于池上。凡三任所得，四人所与，泊吾不才身，今率为池中物。每至池风春，池月秋，水香莲开之旦，露清鹤唳之夕，拂杨石，举陈酒，援崔琴，弹《秋思》颓然自适，不知其他。酒酣琴罢，又命乐童登中岛亭，含奏《霓裳散序》，声随风飘，或凝或散，悠扬于竹烟波月之际者久之。曲未竟，而乐天陶然石上矣。睡起偶咏，非诗非赋，阿龟握笔，因题石间。视其粗成韵章，命为《池上篇》云：

十亩之宅，五亩之园，有水一池，有竹千竿。勿谓土狭，勿谓地偏，足以容膝，足以息肩。有堂有亭，有桥有船，有书有酒，有歌有弦。有叟在中，白须飒然，识分知足，外无求焉。如鸟择木，姑务巢安；如蛙作坎，不知海宽。灵鹊怪石，紫菱白莲，皆吾所好，尽在我前。时引一杯，或吟一篇。妻孥熙熙，

鸡犬闲闲。优哉游哉，吾将老乎其间。

又效陶潜《五柳先生传》作《醉吟先生传》以自况。文章旷达，皆此类也。

太和末，李训构祸，衣冠涂地，士林伤感，居易愈无宦情。开成元年，除同州刺史，辞疾不拜。寻授太子少傅，进封冯翊县开国侯。四年冬，得风病，伏枕者累月，乃放诸妓女樊、蛮等，仍自为墓志，病中吟咏不辍。自言曰：“予年六十有八，始患风痺之疾，体郤首眩，左足不支。盖老病相乘，有时而至耳。予栖心释梵，浪迹老、庄，因疾观身，果有所得。何则？外形骸而内忘忧患，先禅观而后顺医治。旬月以还，厥疾少间，杜门高枕，淡然安闲。吟咏兴来，亦不能遏，遂为《病中诗》十五篇以自谕。”

会昌中，请罢太子少傅，以刑部尚书致仕。与香山僧如满结香火社，每肩舆往来，白衣鸠杖，自称香山居士。

大中元年卒，时年七十六，赠尚书右仆射。有文集七十五卷，《经史事类》三十卷，并行于世。长庆末，浙东观察使元稹，为居易集序曰：

乐天始未言，试指“之”、“无”字，能不误。始既言，读书勤敏，与他儿异。五六岁识声韵，十五志辞赋，二十七举进士。贞元末，进士尚驰竞，不尚文，就中六籍尤摈落。礼部侍郎高郢始用经艺为进退，乐天一举擢上第。明年，中拔萃甲科，由是《性习相近远》、《玄珠》、《斩白蛇剑》等赋泊百节判，新进士竞相传于京师。会宪宗皇帝策召天下士，对诏称旨，又登甲科。未几，选入翰林，掌制诰。比比上书言得失，因为《贺雨诗》、《秦中吟》等数十章，指言天下事，时人比之《风》、《骚》焉。

予始与乐天同秘书，前后多以诗章相赠答。予谴掾江陵，

乐天犹在翰林，寄予百韵律体及杂体，前后数十诗。是后各佐江、通，复相酬寄。巴、蜀、江、楚间泊长安中少年，递相仿效，竞作新辞，自谓为元和诗。而乐天《秦中吟》、《贺雨》讽谕闲适等篇，时人罕能知者。然而二十年间，禁省观寺、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；王公妾妇、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。其缮写模勒，炫卖于市井，或因之以交酒茗者，处处皆是。其甚有至盗窃名姓，苟求自售，杂乱间厕，无可奈何。予尝于平水市中，见村校诸童，竞习歌咏，召而问之，皆对曰：“先生教我乐天、微之诗。”固亦不知予为微之也。又鸡林贾人求市颇切，自云：“本国宰相，每以一金换一篇，甚伪者，宰相辄能辨别之。”“自篇章已来，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。”

长庆四年，乐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召还，予时刺会稽，因得尽征其文，手自排缙，成五十卷，凡二千二百五十一首。前辈多以前集、中集为名，予以为陛下明年当改元，长庆讫于是矣，因号《白氏长庆集》。

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长，乐天长可以为多矣。夫讽谕之诗长于激，闲适之时长于遣，感伤之诗长于切，五字律诗百言而上长于瞻，五字、七字百言而下长于情，赋赞箴诫之类长于当，碑记叙事制诰长于实，启奏表状长于直，书檄辞册剖判长于尽。总而言之，不亦多乎哉！

人以为稊序尽其能事。

居易尝写其文集，送江州东西二林寺、洛城香山圣善等寺，如佛书杂传例流行之。无子，以其侄孙嗣。遗命不归下邳，可葬于香山如满师塔之侧，家人从命而葬焉。

行简，字知退。贞元末，登进士第，授秘书省校书郎。元和中，卢坦镇东蜀，辟为掌书记。府罢，归浔阳。居易授江州司马，从兄之郡。十五年，居易入朝为尚书郎，行简亦授左拾

遗。累迁司门员外郎、主客郎中。长庆末，振武奏水运营田使贺拔志言营田数过实，诏令行简按覆之。不实，志弘，自刺死。行简宝历二年冬病卒，有文集一十卷。行简文笔有兄风，辞赋尤称精密，文士皆师法之。居易友爱过人，兄弟相待如宾客。行简子龟儿，多自教习，以至成名。当时友悌，无以比焉。

敏中，字用晦，居易从父弟也。祖鱗，位终扬府录事参军。父季康，溧阳令。敏中少孤，为诸兄之所训厉。长庆初，登进士第，佐李听，历河东、郑滑、邠宁三府节度掌书记，试大理评事。大和七年，丁母忧，退居下邳。会昌初，为殿中侍御史，分司东都。寻除户部员外郎，还京。

武宗皇帝素闻居易之名，及即位，欲征用之。宰相李德裕言居易衰病，不任朝谒，因言从弟敏中辞艺类居易，即日知制诰，召入翰林充学士，迁中书舍人。累至兵部侍郎、学士承旨。会昌末，同平章事，兼刑部尚书、集贤史馆大学士。宣宗即位，加右仆射、金紫光禄大夫、太清宫使、太原郡开国公、食邑二千户。及李德裕再贬岭南，敏中居四辅之首，雷同毁誉，无一言伸理，特论罪之。五年，罢相，检校司空，出为邠州刺史、邠宁节度、招抚党项都制置等使。七年，进位特进、成都尹、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、知节度等事。十一年二月，检校司徒、平章事、江陵尹、荆南节度使。懿宗即位，征拜司徒、门下侍郎、平章事，复辅政。寻加侍中。三年罢相，为河中尹、河中晋绛节度使。累迁中书令。太子太师致仕，卒。

史臣曰：举才选士之法，尚矣！自汉策贤良，隋加诗赋，罢中正之法，委铨举之司。由是争务雕虫，罕趋函丈，矫首皆希于屈、宋，驾肩并拟于《风》《骚》。或侔箴阙之篇，或敦补亡之句。咸欲锱铢《采葛》，糠秕《怀沙》，较丽藻于碧鸡，斗新奇于白凤。暨编之简牍，播在管弦，未逃季绪之诋诃，孰望

《子虚》之称赏？迨今千载，不乏辞人，统论六义之源，较其三变之体，如二班者盖寡，类七子者几何？至潘、陆情致之文，鲍、谢清便之作，迨于徐、庾，踵丽增华，纂组成而耀以珠玑，瑶台构而间之金碧。国初开文馆，高宗礼茂才，虞、许擅价于前，苏、李驰声于后。或位升台鼎，学际天人，润色之文，咸布編集。然而向古者伤于太僻，徇华者或至不经，齷齪者局于宫商，放纵者流于郑、卫。若品调律度，扬摧古今，贤不肖皆赏其文，未如元、白之盛也。昔建安才子，始定霸于曹、刘；永明辞宗，先让功于沈、谢。元和主盟，微之、乐天而已。臣观元之制策，白之奏议，极文章之壶奥，尽治乱之根荄。非徒谣颂之片言，盘盂之小说。就文观行，居易为优，放心于自得之场，置器于必安之地，优游卒岁，不亦贤乎。

赞曰：文章新体，建安、永明。沈、谢既往，元、白挺生。但留金石，长有《荃英》。不习孙、吴，焉知用兵？

列传第一百一十七

赵宗儒 龔易直 李逢吉 段文昌 子成式
宋申锡 李程

赵宗儒，字秉文。八代祖彤，仕后魏为征南将军。父骅，为秘书少监。宗儒举进士，初授弘文馆校书郎。满岁，又以书判入高等，补陆浑主簿。数月，征拜右拾遗，充翰林学士。时父骅秘书少监，与父并命，出于一日，当时荣之。建中四年，转屯田员外郎，内职如故。居父忧，免丧，授司门、司勋二员外郎。

贞元六年，领考功事，定百吏考绩，黜陟公当，无所畏避。右司郎中独孤良器、殿中侍御史杜伦，各以过黜之。尚书左丞裴郁、御名中丞卢绍，比皆考中上，宗儒贬之中中。又秘书少监郑云逵考其同官孙昌裔入上下，宗儒复入中上。凡考之中上者，不过五十人，余多减入中中。德宗闻而善之，迁考功郎中。

丁夏忧，终丧，授吏部郎中。十一年，迁给事中。十二年，与谏议大夫崔损同日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俱赐紫金鱼袋。十四年，罢相，为右庶子。

宗儒端居守道，勤奉朝请而已，德宗闻而嘉之。二十年，迁吏部侍郎，召见，劳之曰：“知卿闭关六年，故有此拜。曩者与先臣并命，尚念之耶？”宗儒因俯伏流涕。德宗崩，顺宗命为德宗哀册文，辞颇凄惋。

元和初，检校礼部尚书，判东都尚书省事、兼御史大夫，充东都留守、畿汝都防御使。入为礼部、户部二尚书，寻检校

吏部尚书，守江陵尹、兼御史大夫、荆南节度营田观察等使。散冗食之戍二千人。六年，又入为刑部尚书。八年，转检校吏部尚书、兴元尹、兼御史大夫，充山南西道节度观察等使。九年，召拜御史大夫，俄迁检校右仆射、河中尹、兼御史大夫、晋绛慈隰节度观察等使。赴镇后，擅用供军钱八千余贯，坐罚一月俸。十一年七月，入为兵部尚书。九月，改太子少傅，权知吏部尚书铨事。十四年九月，拜吏部尚书。

穆宗即位，以初释服，令尚书省官试先朝所征集应制举人。宗儒奏曰：“准今月十五日敕：比者先朝征集应制人等，已及时限，恐皆来自远方，难于久住，酌宜审事，遂委有司定日就试。如闻所集之人多已分散，须知审的，然后裁定，宜令所司商量闻奏者。伏以制科所设，本在亲临，南省试人，亦非旧典。今覃恩既毕，庶政惟新。况山陵日近，公务繁迫，待问之士，就试非多。臣等商量，恐须权罢。”从之。复拜太子少傅，判太常卿事。

长庆元年二月，检校右仆射，守太常卿。太常有《师子乐》，备五方之色，非会朝聘享不作，幼君荒诞，伶官纵肆，中人掌教坊者移牒取之。宗儒不敢违，以状白宰相。宰相以为事在有司执守，不合关白。以宗儒怯不任事，改太子少师。

宝历元年，迁太子太保。昭肃晏驾，为大明宫留守。太和四年，拜检校司空、兼太子太傅。文宗召见，谕以理道。对曰：“尧、舜之化，慈俭而已。愿陛下守而勿失。”文宗嘉纳之。五年，宋申锡被诬，上召师保已下议其刑。上以宗儒高年，宣令不拜。寻拜疏请老。六年，诏以司空致仕。是岁九月卒，年八十七，废朝，册赠司徒。

宗儒以文学进，前后三镇方任，八领选部，略于仪矩，切于治生，时论以此少之。

窦易直，字宗玄，京兆人。祖元昌，彭州九泆县令。父彘，庐州刺史。易直举明经，为秘书省校书郎，再以判入等，授蓝田尉。累历右司、兵部、吏部三郎中。元和六年，迁御史中丞。谢日，赐绯鱼袋。八年，改给事中。九月，出为陕虢都防御观察使，仍赐紫。入为京兆尹。万年尉韩晤奸赃事发，易直令曹官韦正晤讯之，得赃三十万。上意其未尽，诏重鞫，坐赃三百万，贬易直金州刺史，正晤长流昭州。十三年六月，迁宣州刺史、宣歙池都团练观察等使。

长庆二年七月，汴州将李絳逐其帅李愿，易直闻之，欲出官物以赏军。或谓易直曰：“赏给无名，却恐生患。”乃已。军士已闻之。时江、淮旱，水浅，转运司钱帛委积不能漕，州将王国清指以为赏，激讽州兵谋乱。先事有告者，乃收国清下狱。其党数千，大呼入狱中，篡取国清而出之，因欲大剽。易直登楼谓将吏曰：“能诛为乱者，每获一人，赏十万。”众喜，倒戈击乱党，并擒之。国清等三百余人，皆斩之。九月，以李德裕代还，为吏部侍郎。十一月，改户部，兼御史大夫，判度支。四年五月，以本官同平章事，判使如故。改门下侍郎，封晋阳郡公。

宝历元年七月，罢判度支。大和二年十月罢相，检校左仆射、平章事、襄州刺史、山南东道节度使。五年，入为左仆射，判太常卿事。十一月，检校司空、凤翔尹、凤翔陇节度使。六年，以疾求还京师。七年四月卒，赠司徒，谥曰恭惠。

易直自入仕十年余，常居散秩，不应请辟；及居方任，亦以公廉闻。在相位，未尝论用亲党，凡于公举，即无所避。然元和中，吏部尚书郑余庆议仆射上日仪制，不与隔品官亢礼。易直时为御史中丞，奏驳余庆所议。及易直为左仆射，却行隔品致敬之礼，时论非之。

李逢吉，字虚舟，陇西人。贞观中学士李玄道曾孙。祖颜，父归期。逢吉登进士第，释褐授振武节度掌书记。入朝为左拾遗、左补阙，改侍御史，充入吐蕃册命副使、工部员外郎，又充入南诏副使。元和四年，使还，拜祠部郎中，转右司。六年，迁给事中。七年，与司勋员外郎李巨并为太子诸王侍读。九年，改中书舍人。十一年二月，权知礼部贡举、骑都尉，赐绯。四月，加朝议大夫、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，赐金紫。其贡院事，仍委礼部尚书王播署榜。

逢吉天与奸回，妒贤伤善。时用兵讨淮、蔡，宪宗以兵机委裴度，逢吉虑其成功，密沮之，由是相恶。及度亲征，学士令狐楚为度制辞，言不合旨，楚与逢吉相善，帝皆黜之；罢楚学士，罢逢吉政事，出为剑南东川节度使、检校兵部尚书。

穆宗即位，移襄州刺史、山南东道节度使。逢吉于帝有侍读之恩，遣人密结幸臣，求还京师。长庆二年三月，召为兵部尚书。时裴度亦自太原入朝。以度招怀河朔功，复留度，与工部侍郎元稹相次拜平章事。度在太原时，尝上表论稹奸邪。及同居相位，逢吉以为势必相倾，乃遣人告和王傅于方结客，欲为元稹刺裴度。及捕于方，鞫之无状，稹、度俱罢相位，逢吉代度为门下侍郎平章事。自是浸以恩泽结朝臣之不逞者，造作谤言，百端中伤裴度。赖学士李绅、韦处厚等显于上前，言度为逢吉排斥，而度于国有功，不宜摈弃，故得以仆射在朝。时已失河朔，而王智兴擅据徐州，李絳+据汴州。国威不振，天下延颈俟度再秉国钧，以攘暴乱。及为逢吉嫁祸，夺其权，四海为之侧目，朝士上疏论列者十余人。属时君荒淫，政出群小，而度竟逐外藩。

学士李绅有宠，逢吉恶之，乃除为中丞，又欲出于外。乃以吏部侍郎韩愈为京兆尹，兼御史大夫，放台参。以绅褊直，

必与愈争。及制出，绅果移牒往来。愈性木强，遂至语辞不逊，喧论于朝。逢吉乃罢愈为兵部侍郎，绅为江西观察使。绅中谢日，帝留而不遣。

翼城人郑注以医药得幸于中尉王守澄，逢吉令其从子仲言赂注，求结于守澄。仲言辩谄多端，守澄见之甚悦。自是，逢吉有助，事无违者。

敬宗初即位，年方童卯，守澄从容奏曰：“陛下得为太子，逢吉之力也。是时，杜元颖、李绅坚请立深王为太子。”乃贬绅端州司马。朝士代逢吉鸣吠者，张又新、李续之、张权舆、刘栖楚、李虞、程昔范、姜洽、李仲言，时号“八关十六子”。又新等八人居要剧，而胥附者又八人，有求于逢吉者，必先经此八人纳赂，无不如意者。逢吉寻封凉国公，邑千户，兼右仆射。

昭愍即位，左右屡言裴度之贤，曾立大勋，帝甚嘉之。因中使往兴元，即令问讯。

宝历初，度连上章请入觐。逢吉之党坐不安席，如矢攒身，乃相与为谋，欲沮其来。张权舆撰“非衣小兒”之谣，传于闾巷。言度相有天分，应谣讖。而韦处厚于上前解析，言权舆所撰之言。既不能沮，又令卫尉卿刘遵古从人安再荣告武昭谋害逢吉。武昭者，有才力，裴度破淮、蔡时奖用之，累奏为刺史。及度被斥，昭以门吏久不见用，客于京师，途穷颇有怨言。逢吉冀法司鞠昭行止，则显裴度任用，以沮入朝之行。逢吉又与同列李程不协。太学博士李涉、金吾兵曹茅汇者，于京师贵游间以气侠相许，二人出入程及逢吉之门。水部郎中李仍叔，程之族，知武昭郁郁恨不得官，仍叔谓昭曰：“程欲与公官，但逢吉阻之。”昭愈愤怒，因酒与京师人刘审、张少腾说刺逢吉之言。审以昭言告张权舆，乃闻于逢吉，即令茅汇召昭相见，

逢吉厚相结托，自是疑怨之言稍息。逢吉待茅汇尤厚，尝与汇书云：“足下当字仆为‘自求’，仆当字足下为‘利见’”。文字往来，其间甚密。及裴度求覲，无计沮之，即令讪武昭事，以暴扬其迹。再荣既告，李仲言诫汇曰：“言武昭与李程同谋则活，否则尔死。”汇曰：“冤死甘心。诬人以自免，予不为也。”及昭下狱，逢吉之丑迹皆彰。昭死，仲言流象州，茅汇流嵩州，李涉流康州，李虞自拾遗为河南士曹。敬宗待裴度益厚，乃自汉中召还，复知政事。

逢吉检校司空、平章事、襄州刺史、山南东道节度使，仍请张又新、李续之为参佐。太和二年，改汴州刺史、宣武军节度使。五年八月，入为太子太师、东都留守、东畿汝防御使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。八年，李训用事。三月，征拜左仆射，兼守司徒。时逢吉已老，病足，不任朝谒，即以司徒致仕。九年正月卒，时年七十八。赠太尉，谥曰成。

段文昌，字墨卿，西河人。高祖志玄，陪葬昭陵，图形凌烟阁。祖德皎，赠给事中。父谔，循州刺史，赠左仆射。文昌家于荆州，倜傥有气义，节度使裴胄知之而不能用。韦皋在蜀，表授校书郎。李吉甫刺忠州，文昌尝以文干之。及吉甫居相位，与裴埴同加奖擢，授登封尉、集贤校理。俄拜监察御史，迁补阙，改祠部员外郎。元和十一年，守本官，充翰林学士。

文昌，武元衡之子婿也。元衡与宰相韦贯之不协，宪宗欲召文昌为学士，贯之奏曰：“文昌志尚不修，不可擢居近密。”至是贯之罢相，李逢吉乃用文昌为学士，转祠部郎中，赐绯，依前充职。十四年，加知制诰。十五年，穆宗即位，正拜中书舍人，寻拜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。

长庆元年，拜章请退。朝廷以文昌少在西蜀，诏授西川节度使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文昌素洽蜀人之情，至是以宽政为

治，严静有断，蛮夷畏服。二年，云南入寇，黔中观察使崔元略上言，朝廷忧之，乃诏文昌御备。文昌走一介之使以喻之，蛮寇即退。

敬宗即位，征拜邢部尚书，转兵部，兼判左丞事。

文宗即位，迁御史大夫，寻检校尚书右仆射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、同平章事、淮南节度使。太和四年，移镇荆南。

文昌于荆、蜀皆有先祖故第，至是赎为浮图祠。又以先人坟墓在荆州，别营居第，以置祖祢影堂，岁时伏腊，良辰美景享荐之。彻祭，即以音声歌舞继之，如事生者，搢绅非焉。

六年，复为剑南西川节度。九年三月，赐春衣中使至，受宣毕，无疾而卒，年六十三，赠太尉。有文集三十卷。

文昌布素之时，所向不偶。及其达也，扬历显重，出入将相，洎二十年。其服饰玩好、歌童妓女，苟悦于心，无所爱惜，乃至奢侈过度，物议贬之。子成式。

成式，字柯古，以廕入官，为秘书省校书郎。研精苦学，秘阁书籍，披阅皆遍。累迁尚书郎。咸通初，出为江州刺史。解印，寓居襄阳，以闲放自适。家多书史，用以自娱，尤深于佛书。所著《酉阳杂俎》传于时。

宋申锡，字庆臣。祖素，父叔夜。申锡少孤贫，有文学。登进士第，释褐秘书省校书郎。韦贯之罢相，出湖南，辟为从事。其后累佐使府。长庆初，拜监察御史。二年，迁起居舍人。宝历二年，转礼部员外郎，寻充翰林侍讲学士。

申锡始自策名，及在朝行，清慎介洁，不趋党与。当长庆、宝历之间，时风器薄，朋比大扇。及申锡被用，时论以为激劝。

文宗即位，拜户部郎中、知制诰。太和二年，正拜中书舍人，复为翰林学士。

初，文宗常患中人权柄太盛，自元和、宝历，比致宫禁之

祸。及王守澄之领禁兵，恃其宿旧，跋扈尤甚。有郑注者，依恃守澄为奸利，出入禁军，卖官贩权，中外咸扼腕视之。文宗雅知之，不能堪。申锡时居内廷，文宗察其忠厚，可任以事。尝因召对，与申锡从容言及守澄，无可奈何，令与外廷朝臣谋去之，且约命为宰相。申锡顿首谢之。未几，拜左丞。逾月，加平章事。申锡素能谨直，宠遇超辈，时情大为属望。及到中书，剖断循常，望实颇不相副。

太和五年，忽降中人召宰相入赴延英。路随、李宗闵、牛僧孺等既至中书东门，中人云：“所召无宋申锡。”申锡始知被罪，望延英以笏叩头而退。随等至，文宗以神策军中尉王守澄所奏，得本军虞候豆卢著状，告宋申锡与漳王谋反，随等相顾愕然。初，守澄于浴堂以郑注所构告于文宗，守澄即时于市肆追捕，又将以二百骑就靖恭里屠申锡之家。会内官马存亮同入，诤于文宗曰：“谋反者适宋申锡耳，何不召南司会议。今卒然如此，京师企足自为乱矣。”守澄不能难，乃止。乃召三相告之。又遣右军差人于申锡宅捕孔目官张全真、家人买子缘信等。又于十六宅及市肆追捕胥吏，以成其狱。文宗又召师保、仆射、尚书丞郎、常侍、给事、谏议、舍人、御史中丞、京兆尹、大理卿，同于中书及集贤院参验其事。

翌日，开延英，召宰臣及议事官，帝自询问。左常侍崔玄亮，给事中李固言，谏议大夫王质，补阙卢钧、舒元褒、罗泰、蒋系、裴休、窦宗直、韦温，拾遗李群、韦端符、丁居晦、袁都等一十四人，皆伏玉阶下奏以申锡狱付外，请不于禁中讯鞫。文宗曰：“吾已谋于公卿大僚，卿等且出。”玄亮固言，援引今古，辞理恳切。玄亮泣涕久之，文宗意稍解，贬申锡为右庶子，漳王为巢县公。再贬申锡为开州司马。

初，申锡既得密旨，乃除王璠为京兆尹，以密旨喻之。璠

不能谋，而注与守澄知之，潜为其备。漳王湊，文宗之爱弟也，贤而有人望。豆卢著者，职属禁军，与注亲表。文宗不省其诈，乃罢申锡为庶子。时京城恟々，众庶哗言，以为宰相真连十宅谋反，百僚震骇。居一二日，方审其诈。谏官伏阁恳论，文宗震怒，叱谏官令出者数四。时中外属望大僚三数人廷辩其事。仆射窦易直曰：“人臣无将，将而必诛。”闻者愕然。唯京兆尹崔瑄、大理卿王正雅连上疏请出内狱，且曰：“王师文未获，即狱未具，请出豆卢著与申锡同付外廷勘。”当时人情翕然推重。初议申锡抵死，顾物论不可，又将投于岭表。文宗终悟外廷之言，乃有开州之命。

初，申锡既被罪，怡然不以为意，自中书归私第，止于外，素服以俟命。其妻出谓之曰：“公为宰相，人臣位极于此，何负天子反乎？”申锡曰：“吾生被厚恩，擢相位，不能锄去奸乱，反为所罗织，夫人察申锡，岂反者乎？”因相与泣下。

申锡自居内廷，及为宰相，以时风侈靡，居要位者尤纳贿赂，遂成风俗，不暇更方远害，且与贞元时甚相背矣。申锡至此，约身谨洁，尤以公廉为己任，四方问遗，悉无所受。既被罪，为有司验劾，多获其四方受领所还问遗之状，朝野为之叹息。

七年七月，卒于开州。诏曰：“申锡虽不能周慎，自抵宪章，闻其亡歿遐荒，良用悲恻。宜许其归葬乡里，以示宽恩。

“开成元年九月，诏复申锡正议大夫、尚书左丞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上柱国，赐紫，兼赠兵部尚书。仍以其子慎微为城固县尉。

李程，字表臣，陇西人。父鹞伯。程，贞元十二年进士擢第，又登宏辞科，累辟使府。二十年，入朝为监察御史。其年秋，召充翰林学士。

顺宗即位，为王叔文所排，罢学士。三迁为员外郎。元和中，出为剑南西川节度行军司马。十年，入为兵部郎中，寻知制造。韩弘为淮西都统，诏程衔命宣谕。明年，拜中书舍人，权知京兆尹事。十二年，权知礼部贡举。十三年四月，拜礼部侍郎。六月，出为鄂州刺史、鄂岳观察使。入为吏部侍郎，封渭源男，食邑三百户。敬宗即位之五月，以本官同平章事。

敬宗冲幼，好治宫室，畋游无度，欲于宫中营新殿。程谏曰：“自古圣帝明王，以恭俭化天下。陛下在谅闇之中，不宜兴作，愿以瓦木回奉园陵。”上欣然从之。程又奏请置侍讲学士，数陈经义。程辩给多智算，能移人主之意。寻加中书侍郎，进封彭原郡公。宝历二年，罢相，检校兵部尚书、同平章事、太原尹、北京留守、河东节度使。太和四年三月，检校尚书左仆射、平章事、河中尹、河中晋绛节度使。

六年，就加检校司空。七月，征为左仆射。中谢日奏曰：“臣所忝官上礼，前后仪注不同。在元和、长庆中，仆射数人上日，不受四品已下官拜。近日再定仪注，四品已下官悉许受拜，王涯、窦易直已行之于前。今御史台云：‘已闻奏，太常侍定取十五日上’。臣进退未知所据。”时中丞李汉以为受四品已下拜太重。敕曰：“仆射上仪，近已详定。所缘拜礼，皆约令文，已经施行，不合更改。宜准太和四年十一月六日敕处分。”

程艺学优深，然性放荡，不修仪检，滑稽好戏，而居师长之地，物议轻之。七年六月，检校司空、汴州刺史、宣武军节度使。九年，复为河中晋绛节度使，就加检校司徒。开成元年五月，复入为右仆射，兼判太常卿事。十一月，兼判吏部尚书铨事。二年三月，检校司徒，出为襄州刺史、山南东道节度使。卒，有司谥曰繆。子廓。

廓进士登第，以诗名闻于时。大中末，累官至颍州刺史，再为观察使。廓子昼，亦登进士第。

史臣曰：宗儒、易直，以宽柔养望，坐致公台；与时沉浮，寿考终吉，可谓能奉身矣。逢吉起徒步而至鼎司，欺蔽幼君，依凭内竖，蛇虺其腹，毒害正人，而不与李训同诛，天道福淫明矣。申锡小器大谋，贬死为幸。程不持士范，歿获丑名。君子操修，岂宜容易！

赞曰：赵、窦优柔，坐享公侯。蝮蛇野葛，逢吉之流。岂无令人？主辅谏猷。程、锡弼谐，于道难周。

列传第一百一十八

韦温 萧祐附
独孤 郁弟朗
钱徽 子可复
高鉞 弟铕 冯宿 弟定审
封敖

韦温，字弘育，京兆人。祖肇，吏部侍郎。父绶，德宗朝翰林学士，以散骑常侍致仕。绶弟贯之，宪宗朝宰相，自有传。温七岁时，日念《毛诗》一卷。年十一岁，应两经举登第。释褐太常寺奉礼郎。以书判拔萃，调补秘书省校书郎。时绶致仕田园，闻温登第，愕然曰：“判入高等，在群士之上，得非交结权幸而致耶？”令设席于廷，自出判目试两节。温命笔即成，绶喜曰：“此无愧也！”调授咸阳尉。入为监察御史，以父在田里，宪府礼拘，难于省谒，不拜。换著作郎，一谢即还。侍省父疾，温侍医药，衣不解带，垂二十年。父忧，毁瘠逾制。免丧，久之为右补阙，忠鯁救时。宋申锡被诬，温倡言曰：“宋公履行有素，身居台辅，不当有此，是奸人陷害也。吾辈谏官，岂避一时之雷电，而致圣君贤相蒙蔽惑之咎耶？”因率同列伏阁切争之，由是知名。

太和五年，太庙第四、第六室缺漏，上怒，罚宗正卿李锐、将作王堪，乃诏中使鸬工补葺之。温上疏曰：“臣闻吏举其职，国家所以治；事归于正，朝廷所以尊。夫设制度，立官司，事存典故，国有经费，而最重者，奉宗庙也。伏以太庙当修，诏

下逾月，有司弛堕，曾不加诫。宜黜慢官，以惩不恪之罪；择可任者，责以缮完之功。此则事归于正，吏举其职也。而圣思不劳，百职无旷。今慢官不恪，止于罚俸，宗庙所切，便委内臣，是许百司之官，公然废职，以宗庙之重，为陛下所私，群官有司，便同委弃。此臣窃为圣朝惜此事也。事关宗庙，皆书史策，苟非旧典，不可率然。伏乞更下诏书，得委所司营缮，则制度不紊，官业交修。”上乃止内使。

群臣上尊号，温上疏曰：“德如三皇止称皇，功如五帝止称帝。徽号之来，乃圣王之末事。今岁三川水灾，江淮旱歉，恐非崇饰徽称之时。”帝深嘉之，乃止。改侍御史。

李德裕作相，迁礼部员外郎。或以温厚于牛僧孺，言于德裕。德裕曰：“此人坚正中立，君子也。”郑注镇凤翔，自知不为所齿，求德门弟子为参佐，请温为副使。或以为理不可拒，拒则生患。温曰：“择祸莫若轻。拒之止于远贬，从之有不测之祸。”郑注诛，转考功员外郎。寻知制诰，召入翰林为学士。以父职禁廷，忧畏成病，遗诫不令居禁职，恳辞不拜。

俄兼太子侍读，每晨至少阳院，午见庄恪太子。温曰：“殿下盛年，宜早起，学周文王为太子，鸡鸣时问安西宫。”太子幼，不能行其言。称疾。上不悦，改太常少卿。未几，拜给事中。王晏平为灵武，刻削军士，赃罪发，帝以智兴之故，减死，贬官。温三封诏书，文宗深奖之。庄恪得罪，召百僚谕之。温曰：“太子年幼，陛下训之不早，到此非独太子之过。”迁尚书右丞。

吏部员外郎张文规父弘靖，长庆初在幽州为硃克融所囚；文规不时省赴，人士喧然罪之。温居纲辖，首纠其事，出文规为安州刺史。盐铁判官姚勣知河阴院，尝雪冤狱。盐铁使崔珙奏加酬奖，乃令权知职方员外郎。制出，令勣上省。温执奏曰：

“国朝已来，郎官最为清选，不可以赏能吏。”上令中使宣谕，言勳能官，且放入省。温坚执不奉诏，乃改勳检校礼部郎中。翌日，帝谓杨嗣复曰：“韦温不放姚勳入省，有故事否？”嗣复对曰：“韦温志在铨择清流。然姚勳士行无玷，梁公元崇之孙，自殿中判盐铁案，陛下奖之，宜也。若人有吏能，不入清流，孰为陛下当烦剧者？此衰晋之风也。”上素重温，亦不夺其操，出为陕虢观察使。

武宗即位，李德裕用事，召拜吏部侍郎，欲引以为相。时李汉以家行不谨，贬汾州司马。温从容白德裕曰：“李汉不为相公所知，昨以不孝之罪继免，乞加按问。”德裕曰：“亲情耶？”温曰：“虽非亲昵，久相知耳。”德裕不悦。居无何，出温为宣歙观察使，辟郑处诲为观察判官，德裕愈不悦。池州人讼郡守，温按之无状，杖杀之。

明年，瘠生于首，谓爱婿张复鲁曰：“予任校书郎时，梦二黄衣人赍符来追，及浚，将渡，一人续至曰：‘彼坟至大，功须万日。’遂不涉而寤。计今万日矣，与公诀矣。”明日卒，赠工部尚书，谥曰孝。

温在朝时，与李珣、杨嗣复周旋。及杨、李祸作，叹曰：“杨三、李七若取我语，岂至是耶！”初温以杨、李与德裕交怨，及居位，温劝杨、李征用德裕，释憾解愠。二人不能用，故及祸。温无子，女适薛蒙，善著文，续曹大家《女训》十二章，士族传写，行于时。温刚肠寡合，人多疏简，唯与常侍萧祐善。

萧祐者，兰陵人。少孤贫。耿介苦学，事亲以孝闻。自处士征拜左拾遗，累迁至考功郎中。祐博雅好古，尤喜图画。前代钟、王遗法，萧、张笔势，编序真伪，为二十卷，元和末进御，优诏嘉之，授兵部郎中。出为虢州刺史，入为太常少卿，

转谏议大夫。逾月为桂州刺史、御史中丞、桂管防御观察使。太和二年八月，卒于官，赠右散骑常侍。

祐闲淡贞退，善鼓琴赋诗，书画尽妙。游心林壑，啸咏终日，而名人高士，多与之游。给事中韦温尤重之，结为林泉之友。

独孤郁，河南人。父及，天宝末与李华、萧颖士等齐名。善为文，所著《仙掌铭》，大为时流所赏，位终常州刺史。郁，贞元十四年登进士第，文学有父风，尤为舍人权德舆所称，以子妻之。贞元末，为监察御史。

元和初，应制举才识兼茂、明于体用，策入第四等，拜左拾遗。太子司议郎杜从郁拜左补阙，郁与同列，论之曰：“从郁是宰臣佑之子，父居宰执，从郁不宜居谏列。”乃改为左拾遗，又论曰：“补阙之与拾遗，资品虽殊，同是谏官，若时政或有得失，不可令子论父。”从郁竟改他官。

四年，转右补阙，又与同列拜章论中官吐突承璀不宜为河北招讨使，乃改招抚宣慰使。

五年，兼史馆修撰。寻召充翰林学士，迁起居郎。权德舆作相，郁以妇公辞内职。宪宗曰：“德舆乃有此佳婿。”因诏宰相于士族之家，选尚公主者。迁郁考功员外郎，充史馆修撰、判馆事，预修《德宗实录》。

七年，以本官复知制诰。八年，转驾部郎中。其年十月，复召为翰林学士。九年，以疾辞内职。十一月，改秘书少监，卒。

郁弟朗，尝居谏官，请罢淮西用兵，不协旨，贬兴元户曹。入为监察御史，转殿中。十五年，兼充史馆修撰，迁都官员外郎。

长庆初，谏议大夫李景俭于史馆饮酒，凭醉谒宰相，语辞

侵侮；朗坐同饮，出为漳州刺史。入为左司员外郎，迁谏议大夫。扬州节度使王播罢兼盐铁使，行赂于中人，求复领铜盐。朗上章论之。

宝历元年十一月，拜御史中丞。二年六月，赐金紫之服。侍御史李道枢乘醉谒朗；朗劾之，左授司议郎。宪府故事，三院御史由大夫、中丞自辟，请命于朝。时崔晃、郑居中不由宪长而除，皆丞相之僚旧也，敕命虽行，朗拒而不纳，晃竟改太常博士，居中分司东台。其年十月，高少逸入阁失仪，朗不弹奏，宰相衔阻崔晃事，左授少逸赞善大夫，朗亦罚俸。朗称执法不称，乞罢中丞，敬宗令中使谕之，不允其让。文宗即位，改工部侍郎。太和元年八月，出为福州刺史、御史中丞、福建观察使。是月赴官，暴卒于路，赠右散骑常侍。

郁子庠，亦登进士第。大中后官达，亦至侍郎。

钱徽，字蔚章，吴郡人。父起，天宝十年登进士第。起能五言诗。初从乡荐，寄家江湖，尝于客舍月夜独吟，遽闻人吟于庭曰：“曲终人不见，江上数峰青。”起愕然，摄衣视之，无所见矣，以为鬼怪，而志其一十字。起就试之年，李暉所试《湘灵鼓瑟诗》题中有“青”字，起即以鬼谣十字为落句，暉深嘉之，称为绝唱。是岁登第，释褐秘书省校书郎。大历中，与韩翃、李端辈十人，俱以能诗，出入贵游之门，时号“十才子”，形于图画。起位终尚书郎。

徽，贞元初进士擢第，从事戎幕。元和初入朝，三迁祠部员外郎，召充翰林学士。六年，转祠部郎中、知制诰。八年，改司封郎中、赐绯鱼袋，职如故。九年，拜中书舍人。十一年，王师讨淮西，诏朝臣议兵，徽上疏言用兵累岁，供馈力殫，宜罢淮西之征。宪宗不悦，罢徽学士之职，守本官。

长庆元年，为礼部侍郎。时宰相段文昌出镇蜀川。文昌好

学，尤喜图书古画。故刑部侍郎杨凭兄弟，以文学知名，家多书画，钟、王、张、郑之迹在《书断》、《画吕》者，兼而有之。凭子浑之求进，尽以家藏书画献文昌，求致进士第。文昌将发，面托钱徽，继以私书保荐。翰林学士李绅亦托举子周汉宾于徽。及榜出，浑之、汉宾皆不中选。李宗闵与元稹素相厚善。初稹以直道谴逐久之，及得还朝，大改前志。由是钱徽进达，宗闵亦急于进取，二人遂有嫌隙。杨汝士与徽有旧。是岁，宗闵子婿苏巢及汝士季弟殷士俱及第。故文昌、李绅大怒。文昌赴镇。辞日，内殿面奏，言徽所放进士郑朗等十四人，皆子弟艺薄，不当在选中。穆宗以其事访于学士元稹、李绅，二人对与文昌同。遂命中书舍人王起、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，于子亭重试，内出题目《孤竹管赋》、《鸟散余花落》诗，而十人不中选。诏曰：

国家设文学之科，本求才实，苟容侥幸，则异至公。访闻近日浮薄之徒，扇为朋党，谓之关节，干挠主司。每岁策名，无不先定，永言败俗，深用兴怀。郑朗等昨令重试，意在精核艺能，不于异书之中，固求深僻题目，责令所试成就，以观学艺浅深。孤竹管是祭天之乐，出于《周礼》正经；阅其呈试之文，都不知其本事，辞律鄙浅，芜累亦多。比令宣示钱徽，庶其深自怀愧，诚宜尽弃，以警将来。但以四海无虞，人心方泰，用弘宁抚，式示殊恩，特掩尔瑕，庶明予志。孔温业、赵存约、窦洵直所试粗通，与及第；裴撰特赐及第；郑朗等十人并落下。自今后礼部举人，宜准开元二十五年敕，及第讫，所试杂文并策，送中书门下详覆。

寻贬徽为江州刺史，中书舍人李宗闵剑州刺史，右补阙杨汝士开江令。初议贬徽，宗闵、汝士令徽以文昌、李绅私书进呈，上必开悟。徽曰：“不然。苟无愧心，得丧一致，修身慎

行，安可以私书相证耶？”令子弟焚之，人士称徽长者。

既而穆宗知其朋比之端，乃下诏曰：

昔者，卿大夫相与让于朝，士庶人相与让于列；周成王刑措不用，汉文帝耻言人过，真理古也，朕甚慕焉。中代已还，争端斯起，掩抑其言则专蔽，诱掖其说则侵诬。自非责实循名，不能彰善瘅恶，故孝宣必有告讦及下，光武不以单辞遽行。《语》称讷上之非，律有匿名之禁，皆以防三至之毁，重两造之明。是以爵人于朝则皆劝，刑人于市则皆惧，罪有归而赏当事也。

末代偷巧，内荏外刚。卿大夫无进思尽忠之诚，多退有后言之谤；士庶人无切磋琢磨之益，多铄浸润之谗。进则谀言谄笑以相求，退则群居州处以相议。留中不出之请，盖发其隐私；公论不容之诛，是生于朋党。擢一官，则曰恩皆自我；黜一职，则曰事出他门。比周之迹已彰，尚矜介特；由径之踪尽露，自谓贞方。居省寺者不以勤恪莅官，而曰务从简易；提纪纲者不以准绳检下，而曰密奏风闻。献章疏者更相是非，备顾问者互有憎爱。苟非秦镜照胆，尧羊触邪，时君听之，安可不惑？参断一谬，俗化益讹。祸发齿牙，言生枝叶，率是道也，朕甚悯焉。

我国家贞观、开元，同符三代，风俗归厚，礼让皆行。兵兴已来，人散久矣。始欲导之以德，不欲驱之以刑。然而信有未孚，理有未至，曾无耻格，益用雕元。小则综核之权，见侵于下辈；大则枢机之重，旁挠于薄徒。尚念因而化之，亦冀去其尤者。而宰臣惧其浸染，未克澄清。备引祖宗之书，愿垂劝诫之诏，遂伸告谕，颇用殷勤。各当自省厥躬，与我同底于道。

元稹之辞也。制出，朋比之徒，如捩于市，咸睚眦于绅、稹。

徽明年迁华州刺史、潼关防御、镇国军等使。文宗即位，征拜尚书左丞。太和元年十二月，复授华州刺史。二年秋，以疾辞位，授吏部尚书致仕。三年三月卒，时年七十五。子可复、可及，皆登进士第。

可复累官至礼部郎中。太和九年，郑注出镇凤翔，李训选名家子以为宾佐，授可复检校兵部郎中、兼御史中丞，充凤翔节度副使。其年十一月，李训败，郑注诛，可复为凤翔监军使所害。

高鉞，字翘之。祖郑宾，宋州宁陵令。父去疾，摄监察御史。鉞，元和初进士及第，判入等，补秘书省校书郎，累迁至右补阙，充史馆修撰。十四年，上疏请不以内官为京西北和余使。十五年，转起居郎，依前充职。

鉞孤贞无党，而能累陈时政得失。长庆元年，穆宗怜之，面赐绯于思政殿，仍命以本官充翰林学士。二年，迁兵部员外郎，依前充职。四年四月，禁中有张韶之变，敬宗幸左军。是夜，鉞从帝宿于左军。翌日贼平，赏从臣，赐鉞锦彩七十匹，转户部郎中、知制诰。十二月，正拜中书舍人，充职如故。谢恩于思政殿，因谏敬宗，以求理莫若躬亲，用示忧勤之旨也。帝深纳其言，又赐锦彩五十匹。

宝历二年三月，罢学士，守本官。太和三年七月，授刑部侍郎。四年冬，迁吏部侍郎。铨综之司，官业振举。七年，出为同州刺史、兼御史中丞。八年六月卒，赠兵部尚书，遗命薄葬。鉞少时孤贫，洁己力行，与弟铢、锴皆以检静自立，致位崇显，居家友睦，为搢绅所重。

铢，元和六年登进士第。穆宗即位，入朝为监察御史，累迁员外郎、吏部郎中。太和五年，拜给事中。七年，为外官监考使。八年十月，文宗用国子助教李仲言为侍讲，铢率谏官伏

阁论曰：“仲言素行纤邪，若听用，必乱国经。”上令中使宣谕曰：“朕要仲言讲书，非有听用也。”是岁，先旱后水，京师谷价腾踊；彗星为变，举选皆停，人情杂然流议。郑注奸谋，日闻于外。铢等犯难论谏，冀上省悟。既奉宣传，相顾失色，以其危亡可翘足而待也。明年，训、注窃权，恶铢不附己，五月，出为越州刺史、御史中丞、浙东观察使。开成三年，就加检校左散骑常侍，寻入为刑部侍郎。四年七月，出为河南尹。会昌末，为吏部侍郎。

锴，元和九年登进士第，升宏辞科，累迁吏部员外。太和三年，准敕试别头进士明经郑齐之等十八人。榜出之后，语辞纷竞。监察御史姚中立以闻，诏锴审定。乃升李景、王淑等，人以为公。六年二月，自司勋郎中迁谏议大夫。七年，迁中书舍人。九年十月，以本官权知礼部贡举。开成元年春，试毕，进呈及第人名，文宗谓侍臣曰：“从前文格非佳，昨出进士题目，是朕出之，所试似胜去年。”郑覃曰：“陛下改诗赋格调，以正颓俗，然高锴亦能励精选士，仰副圣旨。”帝又曰：“近日诸侯章奏，语太浮华，有乖典实。宜罚掌书记，以诫其流。”李石曰：“古人因事为文，今人以文害事，惩弊抑末，实在盛时。”乃以锴为礼部侍郎。凡掌贡部三年，每岁登第者四十人。三年，榜出后，敕曰：“进士每岁四十人，其数过多，则乖精选。官途填委，要窒其源，宜改每年限放三十人，如不登其数，亦听。”然锴选擢虽多，颇得实才，抑豪华，擢孤进，至今称之。寻转吏部侍郎。其年九月，出为鄂州刺史、御史大夫、鄂岳观察使，卒。

钊子湜，锴子湘，偕登进士第。湜，咸通十二年为礼部侍郎。湘自员外郎知制诰，正拜中书舍人。咸通年，改谏议大夫。坐宰相刘瞻亲厚，贬高州司马。乾符初，复为中书舍人。三年，

迁礼部侍郎，选士得人。出为潞州大都督府长史、昭义节度、泽潞观察等使，卒。

冯宿，东阳人。卅岁随父子华庐祖墓，有灵芝、白兔之祥。宿昆弟二人，皆幼有文学。宿登进士第，徐州节度张建封辟为掌书记。后建封卒，其子愔为军士所立，李师古欲乘丧袭取。时王武俊且观其衅，愔恐惧，计无所出。宿乃以檄书招师古，而说武俊曰：“张公与君为兄弟，欲同力驱两河归天子，众所知也。今张公歿，幼子为乱兵所胁，内则诚款隔绝于朝廷，外则境土侵逼于强寇。孤危若此，公安得坐视哉！诚能奏天子，念先仆射之忠勋，舍其子之迫胁，使得束身自归，则公于朝廷有靖乱之功，于张氏有继绝之德矣！”武俊大悦，即以表闻。由是朝廷赐愔节钺，仍赠建封司徒。

宿以尝从建封，不乐与其子处，乃从浙东观察使贾全府辟。愔恨其去己，奏贬泉州司户。征为太常博士。王士真死，以其子承宗不顺，不加谥。宿以为怀柔之义，不可遗其忠劳，乃加之美谥。转虞部、都官二员外郎。

元和十二年，从裴度东征，为彰义军节度判官。淮西平，拜比部郎中。会韩愈论佛骨，时宰疑宿草疏，出为歙州刺史。入为刑部郎中。十五年，权判考功。宿以宰臣及三品已下官，故事内校考，别封以进；翰林学士，职居内署，事莫能知，请依前书上考；谏官御史亦请仍旧，并书中上考。

长庆元年，以本官知制诰。二年，转兵部郎中，依前充职。牛元翼以深州不从王庭凑，诏授襄州节度使。元翼未出，深州为庭凑所围。二年，以宿检校右庶子、兼御史中丞，赐紫金鱼袋，往总留务。监军使周进荣不遵诏命，宿以状闻。元翼既至，宿归朝，拜中书舍人，转太常少卿。

敬宗即位，宿常导引乘舆，出为华州刺史。以父名拜章乞

罢，改左散骑常侍，兼集贤殿学士，充考制策官。

太和二年，拜河南尹。时洛苑使姚文寿纵部下侵欺百姓，吏不敢捕。一日，遇大会，尝所捕者傲睨于文寿之侧，宿知而掩之，杖死。

太和四年，入为工部侍郎。六年，迁刑部侍郎，修《格后敕》三十卷，迁兵部侍郎。九年，出为剑南东川节度使，检校礼部尚书。

开成元年十二月卒，废朝，赠吏部尚书，谥曰懿。有文集四十卷。子图、陶、韬，三人皆登进士，扬历清显。

宿弟定，字介夫。仪貌壮伟，与宿俱有文学，而定过之。贞元中皆举进士，时人比之汉朝二冯君。于頔牧姑苏也，定寓焉，頔友于布衣间。后頔帅襄阳，定乘驴诣军门；吏不时白，定不留而去。頔惭，笞军吏，驰载钱五十万，及境谢之。定饭逆旅，复书责以贵傲而返其遗，頔深以为恨。权德舆掌贡士，擢居上第，后于润州佐薛苹幕，得校书郎，寻为鄆县尉，充集贤校理。定先时居父忧，因号毁得肺病，趋府或不及时，大学士疑其恃才简怠，乃夺其职，俾为大理评事。登朝为大常博士，转祠部员外郎。

宝历二年，出为郢州刺史。长寿县尉马洪诏告定强夺人妻，及将阙官职田禄粟入己费用，诏监察御史李顾行鞠之。狱具上闻，制曰：“冯定经使臣推问，无入己赃私，所告罚钱，又皆公用。然长吏之体，颇涉无仪，刑赏或乖，宴游不节。缘经恩赦，难更科书，犹持郡符，公议不可，宜停见任。”寻除国子司业、河南少尹。

太和九年八月，为太常少卿。文宗每听乐，鄙郑、卫声，诏奉常习开元中《霓裳羽衣舞》，以《云韶乐》和之。舞曲成，定总乐工阅于庭，定立于其间。文宗以其端凝若植，问其姓氏。

翰林学士李珣对曰：“此冯定也。”文宗喜，问曰：“岂非能为古章句者耶？”乃召升阶。文宗自吟定《送客西江诗》吟罢益喜，因锡禁中瑞锦，仍令大录所著古体诗以献。寻迁谏议大夫、知匭事。

是岁，李训事败伏诛，衣冠横罹其祸，中外危疑。及改元御殿，中尉仇士良请用神策仗卫在殿门；定抗疏论罢，人情危之。又请许左右史随宰臣入延英记事，宰臣不乐。二年，改太子詹事。三年，宰臣郑覃拜太子太师，欲于尚书省上事。定奏曰：“据《六典》，太师居詹事府，不合于都省礼上。”乃诏于本司上事，人推美之。四年，迁卫尉卿。是岁，上章请老，诏以左散骑常侍致仕。会昌六年，改工部尚书而卒。

先长庆中，源寂使新罗国，见其国人传写讽念定所为《黑水碑》、《画鹤记》韦休符之使西番也，见其国人写定《商山记》于屏障。其文名驰于戎夷如此。

子衮、颢、轩、岩四人，皆进士登第。咸通中，历任台省。宿从弟审、宽。

审父子郁。审，贞元十二年登进士第，累辟使府。入为监察御史，累迁至兵部郎中。开成三年，迁谏议大夫。四年九月，出为桂州刺史、桂管观察使。入为国子祭酒。国子监有《孔子碑》睿宗篆额，加“大周”两字，盖武后时篆也。审请琢去伪号，复“大唐”字，从之。咸通中，卒于秘书监。

审弟宽，子緘，皆进士擢第，知名于时。

封敖，字硕夫，其先渤海蓀人。祖希爽。父谅，官卑。敖，元和十年登进士第，累辟诸侯府。太和中，入朝为右拾遗。会昌初，以员外郎知制诰，召入翰林为学士，拜中书舍人。

敖构思敏速，语近而理胜，不务奇涩，武宗深重之。尝草《赐阵伤边将诏》，警句云：“伤居尔体，痛在朕躬。”帝览而

善之，赐之宫锦。李德裕在相位，定策破回鹘，诛刘稹。议兵之际，同列或有不可之言，唯德裕筹计指画，竟立奇功。武宗赏之，封卫国公，守太尉。其制语有：“遏横议于风波，定奇谋于掌握。逆稹盗兵，壶关昼锁，造膝嘉话，开怀静思，意皆我同，言不他惑。”制出，赦往庆之，德裕口诵此数句，抚赦曰：“陆生有言，所恨文不迨意。如卿此语，秉笔者不易措言。”座中解其所赐玉带以遗赦，深礼重之。

然赦不持士范，人重其才而轻其所为，德裕不能大用之。德裕罢相，赦亦罢内职。宣宗即位，迁礼部侍郎。大中二年，典贡部，多擢文士。转吏部侍郎、渤海男、食邑七百户。四年，出为兴元尹、御史大夫、山南西道节度使，历左散骑常侍。十一年，拜太常卿，出为淄青节度使，入为户部尚书，卒。

子彦卿、望卿，从子特卿，皆进士及第，咸通后，历位清显。

史臣曰：韦公鯁亮守官，犯而得礼。萧子恬于吏隐，抑亦名贤。蔚章操韵非高，而从容长者。郁、朗襟概，郁有世风。三高并秀于一时，二冯争驱于千里，威以摘英揆藻，华国扬名。润色之能，封无与让，寿考垂庆，儒何负哉！

赞曰：伏蒲进谏，染翰为文。独孤、韦氏，志在匡君。冯、高诸子，绮绣缤纷。禁垣擅美，渤海凌云。

列传第一百一十九

李训 郑注 王涯 王璠 贾餗 舒元舆
郭行余 罗立言 李孝本

李训，肃宗时宰相揆之族孙也。始名仲言。进士擢第。形貌魁梧，神情洒落；辞敏智捷，善揣人意。宝历中，从父逢吉为宰相，以训阴险善计事，愈亲厚之。初与茅汇等欲中伤李程，及武昭事发，训坐长流岭表，会赦得还。丁母忧，居洛中。

时逢吉为留守，思复为宰相，且深怨裴度，居常愤郁不乐。训揣知其意，即以奇计动之。自言与郑注善，逢吉以为然，遗训金帛珍宝数百万，令持入长安，以赂注。注得赂甚悦，乘间荐于中尉王守澄，乃以注之药术，训之《易》道，合荐于文宗。守澄以训纒粗，难入禁中。帝令训戎服，号王山人，与注入内。帝见其指趣，甚奇之。及训释服，在京师。太和八年，自流人补四门助教，召入内殿，面赐绯鱼。其年十月，迁国子《周易》博士，充翰林侍讲学士。入院日，赐宴，宣法曲弟子二十人就院奏法曲以宠之。两省谏官伏阁切谏，言训奸邪，海内闻知，不宜令侍宸宸，终不听。

文宗性守正嫉恶，以宦者权宠太过，继为祸胎，元和末弑逆之徒尚在左右，虽外示优假，心不堪之。思欲芟落本根，以雪雠耻，九重深处，难与将相明言。前与侍讲宋申锡谋。谋之不臧，几成反噬，自是巷伯尤横。因郑注得幸守澄，俾之援训，冀黄门之不疑也。训既在翰林，解《易》之际，或语及巷伯事，则再三愤激，以动上心。以其言论纵横，谓其必能成事，遂以真诚谋于训、注。自是二人宠幸，言无不从；而深秘之谋，往

往流闻于外。上虑中人猜虑，乃疏《易》义六条，示于百辟，有能出训之意者赏之，盖欲知上以师友宠之。九年七月，改兵部郎中、知制诰，充翰林学士。九月，迁礼部侍郎、同平章事，仍赐金紫之服。诏以平章之暇，三五日一入翰林。

训既秉权衡，即谋诛内竖。中官陈弘庆者，自元和末负弑逆之名，忠义之士无不扼腕。时为襄阳监军，乃召自汉南，至青泥驿，遣人封杖决杀。王守澄自长庆已来知枢密，典禁军，作威作福。训既作相，以守澄为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，罢其禁旅之权，寻赐鸩杀之。训愈承恩顾，每别殿奏对，他宰相莫不顺成其言，黄门禁军迎拜戢敛。训本以纤达，门庭趋附之士，率皆狂怪险异之流。时亦能取正人伟望，以镇人心。天下之人，有冀训以致太平者，不独人主惑其言。

训虽为郑注引用，及禄位俱大，势不两立；托以中外应赴之谋，出注为凤翔节度使。俟诛内竖，即兼图注。约以其年十一月诛中官，须假兵力，乃以大理卿郭行余为邠宁节度使，户部尚书王璠为太原节度使，京兆少尹罗立言权知大尹事，太府卿韩约为金吾街使，刑部郎中知杂李孝本权知中丞事，皆训之亲厚者。冀王璠、郭行余未赴镇间，广令召募豪侠及金吾台府之从者，俾集其事。

是月二十一日，帝御紫宸。班定，韩约不报平安，奏曰：“金吾左仗院石榴树，夜来有甘露，臣已进状讫。”乃蹈舞再拜。宰相百官相次称贺。李训奏曰：“甘露降祥，俯在宫禁。陛下宜亲幸左仗观之。”班退，上乘软舁出紫宸门，由含元殿东阶升殿，宰相侍臣分立于副阶，文武两班，列于殿前。上令宰相两省官先往视之。既还，曰：“臣等恐非真甘露，不敢轻言。言出，四方必称贺也。”上曰：“韩约妄耶？”乃令左右军中尉、枢密内臣往视之。

既去，训召王璠、郭行余曰：“来受敕旨！”璠恐悚不能前，行余独拜殿下。时两镇官健，皆执兵在丹凤门外，训已令召之，唯璠从兵入，邠宁兵竟不至。中尉、枢密至左仗，闻幕下有兵声，惊恐走出。阖者欲扃锁之，为中人所叱，执关而不能下。内官回奏，韩约气慑汗流，不能举首。中官谓之曰：“将军何及此耶？”又奏曰：“事急矣，请陛下入内。”即举软舆迎帝。训殿上呼曰：“金吾卫士上殿来，护乘舆者，人赏百千。”内官决殿后果，举舆疾趋。训攀呼曰：“陛下不得入内。”金吾卫士数十人，随训而入。罗立言率府中从人自东来，李孝本率台中从人自西来，共四百余人，上殿纵击内官，死伤者数十人。训时愈急，迺迤入宣政门。帝瞋目叱训，内官郝志荣奋拳击其胸，训即僵仆于地。帝入东上阁门，门即阖，内官呼万岁者数四。须臾，内官率禁兵五百人，露刃出阁门，遇人即杀。宰相王涯、贾餗、舒元舆、方中书会食，闻难出走，诸司从吏死者六七百人。

是日，训中拳而仆，知事不济，乃单骑走入终南山，投寺僧宗密。训与宗密素善，欲剃其发匿之。从者止之，乃趋凤翔，欲依郑注。出山，为盩厔镇将宗楚所得，械送京师。至昆明池，训恐入军别受拷掠，乃谓兵士曰：“所在有兵，得我者即富贵，不如持我首行，免被夺取。”乃斩训，持首而行。

训弟仲景、再从弟户部员外郎元皋，皆伏法。

仇士良以宗密容李训，遣人缚入左军，责以不告之罪。将杀之，宗密怡然曰：“贫僧识训年深，亦知反叛。然本师教法，遇苦即救，不爱身命，死固甘心。”中尉鱼弘志嘉之，奏释其罪。

郑注，绛州翼城人，始以药术游长安权豪之门。本姓鱼，冒姓郑氏，故时号鱼郑。注用事时，人目之为“水族”。

元和十三年，李愬为襄阳节度使，注往依之。愬得其药力，因厚遇之，署为节度衙推。从愬移镇徐州，又为职事，军政可否，醞与之参决。注诡辩阴狡，善探人意旨，与愬筹谋，未尝不中其意。然挟邪任数，专作威福，军府患之。时王守澄监徐军，深怒注。一日，以军情患注白于愬。愬曰：“彼虽如此，实奇才也。将军试与之语；苟不如旨，去未为晚。”愬即令谒监军。守澄初有难色，及延坐与语，机辩纵横，尽中其意，遂延于内室，促膝投分，恨相见之晚。翌日，守澄谓愬曰：“诚如公言，实奇士也。”自是出入守澄之门，都无限隔。愬署为巡官，齿于宾席。

及守澄入知枢密，当长庆、宝历之际，国政多专于守澄。注昼伏夜动，交通赂遗。初则谗邪奸巧之徒附之以图进取；数年之后，达僚权臣，争凑其门。累从山东、京西诸军，历卫佐、评事、御史，又检校库部郎中，为昭义节度副使。既以阴事诬陷宋申锡，守道正人，始侧目焉。

太和七年，罢邠宁行军司马，入京师。御史李款阁内弹之曰：“郑注内通敕使，外结朝官，两地往来，卜射财货，昼伏夜动，干窃化权。人不敢言，道路以目。请付法司。”旬日内，谏章十数，文宗不纳。寻授注通王府司马，充右神策判官，中外骇叹。八年九月，注进药方一卷，令守澄召注对浴堂门，赐锦彩。召对之夕，彗出东方，长三尺，光耀甚紧。其年十二月，拜太仆卿、兼御史大夫。

注起第善和里，通于永巷，长廊复壁。日聚京师轻薄子弟、方镇将吏，以招权利。间日入禁军，与守澄款密，语必移时，或通夕不寐。李训既附注以进，承间入谒；而轻浮躁进者，盈于注门。九年八月，迁工部尚书，充翰林侍讲学士。召自九仙门，帝面赐告身。时李训已在禁庭，二人相洽，日侍君侧，讲

贯太平之术，以为朝夕可致升平。两奸合从，天子益惑其说。是时，训、注之权，赫于天下。既得行其志，生平恩仇，丝毫不报。因杨虞卿之狱，挟忌李宗闵、李德裕，心所恶者，目为二人之党。朝士相继斥逐，班列为之空，人人惴栗，若崩厥角。帝微知之，下诏慰谕，人情稍安。

训、注天资狂妄，偷合苟容，至于经略谋猷，无可称者。初浴堂召对，上访以富人之术，乃以榷茶为对。其法，欲以江湖百姓茶园，官自造作，量给直分，命使者主之。帝惑其言，乃命王涯兼榷茶使。又言秦中有灾，宜兴工役以禳之。文宗能诗，尝吟杜甫《江头篇》云：“江头宫殿锁千门，细柳新蒲为谁绿？”始知天宝已前，环曲江四岸，有楼台行宫廨署，心切慕之。既得注言，即命左右神策军差人淘曲江、昆明二池，仍许公卿士大夫之家于江头立亭馆，以时追赏。时两军造紫云楼、彩霞亭，内出楼额以赐之。注言无不从，皆此类也。

九月，检校尚书左仆射、凤翔尹、凤翔节度使。盖与李训谋事有期，欲中外协势。十一月，注闻训事发，自凤翔率亲兵五百余人赴阙。至扶风，闻训败，乃还。监军使张仲清已得密诏，迎而劳之，召至监军府议事。注倚兵卫即赴之，仲清已伏兵幕下。注方坐，伏兵发，斩注，传首京师，部下溃散。注家属屠灭，靡有子遗。初未获注，京师忧恐。至是，人人相庆。

注两目不能远视，自言有金丹之术，可去痿弱重腿之疾。始李愬自云得效，乃移之守澄，亦神其事。由是中官视注皆怜之，卒以是售其狂谋。而守澄自贻其患，复致衣冠涂地，岂一时之沍气欤？既籍没其家财，得绢一百万匹，他货称是。

王涯，字广津，太原人。父晃。涯，贞元八年进士擢第，登宏辞科。释褐蓝田尉。贞元二年十一月，召充翰林学士，拜右拾遗、左补阙、起居舍人，皆充内职。元和三年，为宰相李

吉甫所怒，罢学士，守都官员外郎，再贬虢州司马。五年，入为吏部员外。七年，改兵部员外郎、知制诰。九年八月，正拜舍人。十年，转工部侍郎、知制诰，加通议大夫、清源县开国男，学士如故。十一年十二月，加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。十三年八月，罢相，守兵部侍郎，寻迁吏部。

穆宗即位，以检校礼部尚书、梓州刺名、剑南东川节度使。其年十一月，吐蕃南北倚角入寇，西北边骚动，诏两川兵拒之。时蕃军逼雅州，涯上疏曰：“臣当道出军，径入贼腹有两路：一路从龙州清川镇入蕃界，径抵故松州城，是吐蕃旧置节度之所；一路从绵州威蕃栅入蕃界，径抵栖鸡城，皆吐蕃险要之地。“又曰：“臣伏见方今天下无犬吠之警，海内同覆盂之安。每蕃戎一警，则中外咸震，致陛下有旰食轸怀之忧，斯乃臣等居大官、受重寄者之深责也。虽承诏发卒，心驰寇廷，期于为国讨除，使戎人芟剪。昼夜思忖，何补涓毫？所以凄凄愚心，愿陈万一。臣观自古长策，昭然可征。在于实边兵，选良将，明斥候，广资储，杜其奸谋，险其走集，此立朝士大夫皆知，不独微臣知之也，只在举行之耳。然臣愚见所及，犹欲布露者，诚愿陛下不爱金帛之费，以钓北虏之心。临遣信臣，与之定约曰：犬戎悖乱负恩，为边鄙患者数矣，能制而服之者，唯在北蕃。如能发兵深入，杀若干人，取若干地，则受若干之赏。开怀以示之，厚利以陷之，所以劝耸要约者异于他日，则匈奴之锐，可得出矣。一战之后，西戎之力衰矣。”穆宗不能用其谋。

长庆元年，幽、镇复乱，王师征之，未闻克捷。涯在镇上书论用兵曰：

伏以幽、镇两州，悖乱天纪，迷亭育之厚德，肆豺虎之非心。囚系鼎臣，戕贼戎帅，毒流列郡，衅及宾僚。凡在有情，孰不扼腕？咸欲横戈荷戟，问罪贼廷。伏以国家文德诞敷，武

功继立，远无不服，迩无不安。矧兹二方，敢逆天理？臣窃料诏书朝下，诸镇夕驱，以貔貅问罪之师，当猖狂失节之寇，倾山压卵，决海灌茆，势之相悬，不是过也。

但以常山、燕郡，虞、虢相依，一时兴师，恐费财力。且夫罪有轻重，事有后先，攻坚宜从易者。如闻范阳肇乱，出自一时，事非宿谋，情亦可验。镇州构祸，殊匪偶然，扇动属城，以兵拒境。如此则幽、蓟之众，可示宽刑；镇、冀之戎，必资先讨。况廷湊夔茸，不席父祖之恩；成德分离，人多迫胁之势。今以魏博思复讎之众，昭义愿尽敌之师，参之晋阳，辅以沧、易，犄角而进，易若建瓴，尽屠其城，然后北首燕路。在朝廷不为失信，于军势实得机宜。臣之愚忠，辄在于此。

臣又闻用兵若斗，先扼其喉。今瀛、莫、易、定，两贼之咽喉也，诚宜假之威柄，戍以重兵。俾其死生不相知，间谍无所入，而以大军先迫冀、赵，次下井陘，此百举百全之势也。臣受恩深至，无以上酬，轻冒陈闻，不胜战越。

洎涯疏至，卢士玫已为贼劫，陷瀛、莫州，凶势不可遏。俄而二凶俱宥之。

三年，入为御史大夫。敬宗即位，改户部侍郎、兼御史大夫，充盐铁转运使，俄迁礼部尚书，充职。宝历二年，检校尚书左仆射、兴元尹、山南西道节度使，就加检校司空。

太和三年正月，入为太常卿。文宗以乐府之音，郑卫太甚，欲闻古乐，命涯询于旧工，取开元时雅乐，选乐童按之，名曰《云韶乐》乐曲成，涯与太常丞李廓、少府监庾承宪、押乐工献于黎园亭，帝按之于会昌殿。上悦，赐涯等锦彩。

四年正月，守吏部尚书、检校司空，复领盐铁转运使。其年九月，守左仆射，领使。奏李师道前据河南十二州，其兖、郓、淄、青、濮州界，旧有铜铁冶，每年额利百余万，自收复，

未定税额，请复系盐铁司，依建中元年九月敕例制置，从之。

七年七月，以本官同平章事，进封代国公，食邑二千户。八年正月，加检校司空、门下侍郎、弘文馆大学士、太清宫使。九年五月，正拜司空，仍令所司册命，加开府仪同三司，仍兼领江南榷茶使。

十一月二十一日，李训事败，文宗入内。涯与同列归中书会食，未下箸，吏报有兵自阁门出，逢人即杀。涯等苍惶步出，至永昌里茶肆，为禁兵所擒，并其家属奴婢，皆系于狱。仇士良鞫涯反状，涯实不知其故。械缚既急，拷笞不胜其酷，乃令手书反状，自诬与训同谋。狱具，左军兵马三百人领涯与王璠、罗立言，右军兵马三百人领贾餗、舒元舆、李孝本，先赴郊庙，徇两市，乃腰斩于子城西南隅独柳树下。涯以榷茶事，百姓怨恨诟骂之，投瓦砾以击之。中书房吏焦寓、焦璇、台吏李楚等十余人，吏卒争取杀之，籍没其家。涯子工部郎中、集贤殿学士孟贤，太堂博士仲翔，其余稚小妻女，连襟系颈，送入两军，无少长尽诛之。自涯已下十家，资货悉为军卒所分。涯积家财钜万计，两军士卒及市人乱取之，竟日不尽。

涯博学好古，能为文，以辞艺登科。践扬清峻，而贪权固宠，不远邪佞之流，以至赤族。涯家书数万卷，侔于秘府。前代法书名画，人所保惜者，以厚货致之；不受货者，即以官爵致之。厚为垣窍，而藏之复壁。至是，人破其垣取之，或剔取函奁金宝之饰与其玉轴而弃之。

涯之死也，人以为冤。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三上章，求示涯等三相罪名，仇士良颇怀忧恐。初宦官纵毒，凌藉南司。及从谏奏论，凶焰稍息，人士赖之。

王璠，字鲁玉。父础，进士，文辞知名。元和五年，擢进士第，登宏辞科。风仪修饰，操履甚坚，累辟诸侯府。元和中，

入朝为监察御史，再迁起居舍人，副郑覃宣慰于镇州。长庆中，累历员外郎。十四年，以职方郎中知制诰。宝历元年二月，转御史中丞。

时李逢吉为宰相，与璠亲厚，故自郎官掌诰，便拜中丞。恃逢吉之势，稍横。尝与左仆射李绛相遇于街，交车而不避。绛上疏论之曰：“左、右仆射，师长庶僚，开元中名之丞相。其后虽去三事机务，犹总百司之权。表状之中，不署其姓。尚书已下，每月合衙。上日百僚列班，宰相居上，中丞御史列位于廷。礼仪之崇，中外特异。所以自武德、贞观以来，圣君贤臣，布政除弊，不革此礼，谓为合宜。苟有不安，寻亦合废。近年缘有才不当位，恩加特拜者，遂从权便，不用旧仪。酌于群情，事实未当。今或有仆射初除，就中丞院门相看，即与欲参何殊。或中丞新授，亦未见仆射处。及参贺处，或仆射先至，中丞后来，宪度乖宜，尊卑倒置。倘人才忝位，自合别授贤良；若朝命守官，岂得有亏法制？伏望下百僚详定事体，使永可遵行。”敕旨令两省详议。两省奏曰：“元和中，伊慎忝居师长之位，太常博士韦谦削去旧仪。今李绛所论，于礼甚当。”逢吉素恶绛之直，天子虽许行旧仪，中书竟无处分，乃罢璠中丞，迁工部侍郎。寻罢绛仆射，以太子少师分司东都。其弄权怙宠如此。

璠二年七月出为河南尹。太和二年，以本官权知东都选。十月，转尚书右丞，敕选毕入朝。三年，改吏部侍郎。四年七月，拜京兆尹、兼御史大夫。十二月，迁左丞，判太常卿事。六年八月，检校礼部尚书、润州刺史、浙西观察使。

八年，李训得幸，累荐于上。召还，复拜右丞。璠以逢吉故吏，自是倾心于训，权幸倾朝。九年五月，迁户部尚书、判度支。谢日，召对浴堂，锡之锦彩。其年十一月，李训将诛内

官，令璠召募豪侠，乃授太原节度使，托以募爪牙为名。训败之日，璠归长兴里第。是夜为禁军所捕，举家下狱；斩璠于独柳树，家无少长皆死。

璠子遐休，直弘文馆。李训举事之日，遐休于馆中礼上，同职驾部郎中令狐定等五六人送之，是日悉为乱兵所执。定以兄楚为仆射，军士释之，独执遐休诛之。

初璠在浙西，缮城壕。役人掘得方石，上有十二字，云：“山有石，石有玉，玉有瑕，瑕即休。”璠视莫知其旨，京口老人讲之曰：“此石非尚书之吉兆也。尚书祖名峯，峯生础，是山有石也。础生尚书，是石有玉也。尚书之子名遐休，休，绝也。此非吉征。”果赤族。

贾餗，字子美，河南人。祖渭。大父宁。餗进士擢第，又登制策甲科，文史兼美，四迁至考功员外郎。长庆初，策召贤良，选当时名士考策，餗与白居易俱为考策官，选文人以为公。寻以本官知制诰，迁库部郎中，充职。四年，为张又新所构，出为常州刺史。太和初，入为太常少卿。二年，以本官知制诰。三年七月，拜中书舍人。四年九月，权知礼部贡举。五年，榜出后，正拜礼部侍郎。凡典礼闱三岁，所选士七十五人，得其名人多至公卿者。七年五月，转兵部侍郎。八年十一月，迁京兆尹、兼御史大夫。九年四月，检校礼部尚书、润州刺史、浙西观察使。制出未行，拜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，进金紫阶，封姑臧男，食邑三百户。未几，加集贤殿学士，监修国史。

其年十一月，李训事发，兵交殿廷，禁军肆掠。餗易服步行出内，潜身人间。翌日，自投神策军，与王涯等皆族诛。餗虽中立自持，然不能以身犯难，排斥奸纤，脂韦其间，遂至覆族。逢时多僻，死非其罪，世多冤之。

舒元舆者，江州人。元和八年登进士第，释褐诸府从事。

太和初，入朝为监察，转侍御史。

初，天宝中，玄宗祀九宫坛，次郊坛行事，御署祝板。元舆为监察，监祭事，以为太重，奏曰：“臣伏见祀九宫贵神祝板九片，陛下亲署御名，及称臣于九宫之神。臣伏以天子之尊，除祭天地宗庙之外，无合称臣者。王者父天母地，兄日姊月。而贵神以九宫为目，是宜分方而守其位。臣数其名号，太一、天一、招摇、轩辕、咸池、青龙、太阴、天符、摄提也。此九神，于天地犹子男也，于日月犹侯伯也。陛下为天子，岂可反臣于天之子男耶？臣窃以为过。纵阴阳者流言其合祀，则陛下当合称‘皇帝遣某官致祭于九宫之神’，不宜称臣与名。臣虽愚瞽；未知其可。乞下礼官详议。”从之。寻转刑部员外郎。

元舆自负奇才，锐于进取，乃进所业文章，乞试效用，宰执谓其躁竞。五年八月，改授著作郎，分司东都。时李训丁母忧在洛，与元舆性俱诡激，乘险蹈利，相得甚欢。及训为文宗宠遇，复召为尚书郎。九年，以右司郎中知台杂。七月，权知中丞事。九年，拜御史中丞，兼判刑部侍郎。是月，以本官同平章事，与训同知政事。而深谋诡算，荧惑主听，皆生于二凶也。训窃发之日，兵自内出。元舆易服单马出安化门，为追骑所擒，送左军族诛之。

郭行余者，亦登进士第。太和初，累官至楚州刺史。五年，移刺汝州，兼御史中丞。九月，入为大理卿。李训在东都时，与行余亲善，行余数相饷遗，至是用为九列，十一月，训欲窃发，令其募兵，乃授邠宁节度使。训败，族诛。

罗立言者，父名欢。贞元末，登进士第。宝历初，检校主客员外郎，为盐铁河阴院官。二年，坐余米不实，计赃一万九千贯，盐铁使惜其吏能，定罪止削所兼侍御史。太和中，为司农少卿，主太仓出纳物，以货厚赂郑注，李训亦重之。训将窃

发，须兵集事，以京兆府多吏卒，用立言为京兆少尹，知府事。训败日，族诛。

长安县令孟瑄贬硤州长史，万年县令姚中立朗州长史。以两县捕贼官受立言指使故也。初立言集两县吏卒，万年捕贼官郑洪惧祸托疾，既而诈死，令家人丧服聚哭。姚中立阴知其故，恐以诈闻，不免其累，乃以状告洪之诈。仇士良拘洪入军，洪衍中立之告，谓士良曰：“追集所由，皆因县令处分，予何罪也。”故中立坐贬，洪免死。

李孝本者，宗室之子也。累官至刑部郎中，而依于训、注以求进。舒元舆作相，训用孝本知台杂，权知中丞事，最预训谋。窃发之日，孝本从人杀内官十余人于殿廷。知事不济，单骑走投郑注。至咸阳西原，为追骑所捕，族诛之。坐训、注而族者，凡十一家，人以为冤。

史臣曰：王者之政以德，霸者之政以权。古先后王，率由兹道，而遂能息人靖乱，垂统作则者。如梓人共柯而殊工，良奕同枰而独胜，盖在得其术，则事无后艰。昭献皇帝端冕深帷，愤其厮养，欲铲宫居之弊，载澄刑政之源。当宣礼一代正人，访先朝耆德，修文教而厚风俗，设武备以服要荒。俾西被东渐，皆陶于景化；柔祗苍昊，必降于阙祥，自然怀德以宁，无思不服。况区区宦者，独能悖化哉？故竖刁、易牙，不废齐桓之霸；韩嫣、籍孺，何妨汉帝之明。盖有管仲、亚夫之贤，属之以大政故也。此二君者，制御阉寺，得其道也。而昭献忽君人之大体，惑纤狡之庸儒。虽终日横经，连篇属思，但得好文之誉，庸非致治之先。且李训者，狙诈百端，阴险万状，背守澄而劝鸩，出郑注以擅权。只如尽陨四星，兼权八校，小人方寸，即又难知。但虑为蚤虱而采溪菘，翻获螾蜒之患也。呜呼明主！

夫何不思，遽致血溅黄门，兵交青琐。苟无藩后之势，黄屋危哉！涯、餗绰有士风，晚为利丧，致身鬼蜮之伍，何逃瞰室之灾。非天不仁，子失道也！

赞曰：奭、旦兴周，斯、高亡秦。祸福非天，治乱由人。训、注奸伪，血赭象魏。非时乏贤，君迷倒置。

列传第一百二十

裴度

裴度，字中立，河东闻喜人。祖有邻，濮州濮阳令。父淑，河南府浍池丞。度，贞元五年进士擢第，登宏辞科。应制举贤良方正、能直言极谏科，对策高等，授河阳县尉。迁监察御史，密疏论权幸，语切忤旨，出为河南府功曹。迁起居舍人。元和六年，以司封员外郎知制诰，寻转本司郎中。

七年，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卒。其子怀谏幼年不任军政，牙军立小将田兴为留后。兴布心腹于朝廷，请守国法，除吏输常赋，宪宗遣度使魏州宣谕。兴承僭侈之后，车服垣屋，有逾制度，视事斋阁，尤加宏敞。兴恶之，不于其间视事，乃除旧采访使，居之，请度为壁记，述兴谦降奉法，魏人深德之。兴又请度遍至属郡，宣述诏旨，魏人郊迎感悦。使还，拜中书舍人。

九年十月，改御史中丞。宣徽院五坊小使，每岁秋按鹰犬于畿甸，所至官吏必厚邀供饷，小不如意，即恣其须索，百姓畏之如寇盗。先是，贞元末，此辈暴横尤甚，乃至张网罗于民家门及井，不令出入汲水，曰：“惊我供奉鸟雀。”又群聚于卖酒食家，肆情饮啖。将去，留蛇一筐，诫之曰：“吾以此蛇致供奉鸟雀，可善饲之，无使饥渴。”主人赂而谢之，方肯携蛇筐而去。至元和初，虽数治其弊，故态未绝。小使尝至下邳县，县令裴寰性严刻，嫉其凶暴，公馆之外，一无曲奉。小使怒，构寰出慢言。及上闻，宪宗怒，促令摄寰下狱，欲以大不敬论。宰相武元衡等以理开悟，帝怒不解。度入延英奏事，因

极言论列，言寰无罪。上愈怒曰：“如卿之言，寰无罪即决五坊小使；如小使无罪，即决裴寰。”度对曰：“按罪诚如圣旨，但以裴寰为令长，忧惜陛下百姓如此，岂可加罪？”上怒色遽霁。翌日，令释寰。寻以度兼刑部侍郎，奉使蔡州行营，宣谕诸军。既还，帝问诸将之才，度曰：“臣观李光颜见义能勇，终有所成。”不数日，光颜奏大破贼军于时曲，帝尤叹度之知人。

十年六月，王承宗、李师道俱遣刺客刺宰相武元衡，亦令刺度。是日，度出通化里，盗三以剑击度，初断靴带，次中背，才绝单衣，后微伤其首，度堕马。会度带氈帽，故创不至深。贼又挥刃追度，度从人王义乃持贼连呼甚急，贼反刃断义手，乃得去。度已堕沟中，贼谓度已死，乃舍去。居三日，诏以度为门下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

度劲正而言辩，尤长于政体，凡所陈谕，感动物情。自魏博使还，宣达称旨，帝深嘉属。又自蔡州劳军还，益听其言。尚以元衡秉政，大用未果，自盗发都邑，便以大计属之。

初，元衡遇害，献计者或请罢度官以安二镇之心，宪宗大怒曰：“若罢度官，是奸计得行，朝纲何以振举？吾用度一人，足以破此二贼矣。”度亦以平贼为己任。度以所伤请告二十余日，诏以卫兵宿度私第，中使问讯不绝。未拜前一日，宣旨谓度曰：“不用宣政参假，即延英对来。”及度入对，抚谕周至。时群盗干纪，变起都城，朝野恐骇。及度命相制下，人情始安，以为必能殄寇。自是诛贼之计，日闻献替，用军愈急。

十一年，庄宪皇后崩，度为礼仪使。上不听政，欲准故事置冢宰，以总百司。度献议曰：“冢宰是殷、周六官之首，既掌邦理，实统百司。故王者谅闇，百官有权听之制。后代设官，既无此号，不可虚设。且国朝故事，或置或否，古今异制，不

必因循。”敕旨曰：“诸司公事，宜权取中书门下处分。”识者是之。

六月，蔡州行营唐邓节度使高霞寓兵败于铁城，中外恟骇。先是，诏群臣各献诛吴元济可否之状。朝臣多言罢兵赦罪为便，翰林学士钱徽、萧俛语尤切，唯度言贼不可赦。及霞寓败，宰相以上必厌兵，欲以罢兵为对。延英方奏，宪宗曰：“夫一胜一负，兵家常势。若帝王之兵不合败，则自古何难于用兵，累圣不应留此凶贼。今但论此兵合用与否，及朝廷制置当否，卿等唯须要害处置。将帅有不可者，去之勿疑；兵力有不足者，速与应接。何可以一将不利，便沮成计？”于是宰臣不得措言，朝廷无敢言罢兵者，故度计得行。

王稷家二奴告稷换父遗表，隐没进奉物。留其奴于仗内，遣中使往东都检责稷之家财。度奏曰：“王锬身歿之后，其家进奉已多。今因其奴告检责其家事，臣恐天下将帅闻之，必有以家为计者。”宪宗即日遣中使还，二奴付京兆府决杀。

十二年，李醞、李光颜屡奏破贼，然国家聚兵淮右四年，度支供饷，不胜其弊，诸将玩寇相视，未有成功，上亦病之。宰相李逢吉、王涯等三人，以劳师弊赋，意欲罢兵，见上互陈利害。度独无言。帝问之，对曰：“臣请身自督战。”明日延英重议，逢吉等出，独留度，谓之曰：“卿必能为朕行乎？”度俯伏流涕曰：“臣誓不与此贼偕全。”上亦为之改容。度复奏曰：“臣昨见吴元济乞降表，料此逆贼势实窘蹙。但诸将不一，未能迫之，故未降耳。若臣自赴行营，则诸将各欲立功以固恩宠，破贼必矣！”上然之。翌日，诏曰：

辅弼之臣，军国是赖。兴化致理，秉钧以居。取威定功，则分阃而出。所以同君臣之体，一中外之任焉。属者问罪汝南，致诛淮右，盖欲刷其污俗，吊彼顽人。虽挈地求生者实繁有徒，

而婴城执迷者未翦其类，何兽困而犹斗，岂鸟穷之无归欤？由是遥听鼓鼙，更张琴瑟，烦我台席，董兹戎旃。朝议大夫、守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、飞骑尉、赐紫金鱼袋裴度，为时降生，协朕梦卜，精辨宣力，坚明纳忠。当轴而才谋老成，运筹而智略有定。司其枢务，备知四方之事；付以兵要，必得万人之心。是用禱于上玄，拣此吉日，带丞相之印绶，所以尊其名；赐诸侯之斧钺，所以重其命。尔宜宣布清问，恢壮皇猷，感励连营，荡平多垒，招怀孤疾，字抚夷伤。况淮西一军，素效忠节，过海赴难，史册书勋。建中初，攻破襄阳，擒灭崇义。比者胁于凶逆，归命无由。每念前劳，常思安抚。所以内辍辅臣，俾为师率，实欲保全慰谕，各使得宜。汝往钦哉！无越我不训。可门下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蔡州刺史，充彰义军节度、申光蔡观察等使，仍充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。

诏出，度以韩弘为淮西行营都统，不欲更为招讨，请只称宣慰处置使。又以此行既兼招抚，请改“翦其类”为“革其志”。又以弘已为都统，请改“更张琴瑟”为“近辍枢衡”，请改“烦我台席”为“授以成算”，皆从之。仍奏刑部侍郎马总为宣慰副使，太子右庶子韩愈为彰义行军司马，司勋员外郎李正封、都官员外郎冯宿、礼部员外郎李宗闵等为两使判官书记，皆从之。

初，德宗朝政多僻，朝官或相过从，多令金吾伺察密奏，宰相不敢于私第见宾客。及度辅政，以群贼未诛，宜延接奇士，共为筹画，乃请于私居接延宾客，宪宗许之。自是天下贤俊，得以效计议于丞相，接士于私第，由度之请也。

自讨淮西，王师屡败。论者以杀伤滋甚，转输不逮，拟议密疏，纷纭交进。度以腹心之疾，不时去之，终为大患，不然，两河之盗，亦将视此为高下。遂坚请讨伐，上深委信，故听之。

3061 不疑。

度既受命，召对于延英，奏曰：“主忧臣辱，义在必死。贼灭，则朝天有日；贼在，则归阙无期。”上为之恻然流涕。

十二年八月三日，度赴淮西，诏以神策军三百骑卫从，上御通化门慰勉之。度楼下衔涕而辞，赐之犀带。度名虽宣慰，其实行元帅事，仍以郾城为治所。上以李逢吉与度不协，乃罢知政事，出为剑南东川节度。

既离京，淮西行营大将李光颜、乌重胤谓监军梁守谦曰：“若俟度至而有功，即非我利。可疾战，先事立功。”是月六日，将出兵，与贼战于贾店，为贼所败。度二十七日至郾城，巡抚诸军，宣达上旨，士皆贾勇。时诸道兵皆有中使监阵，进退不由主将，战胜则先使献捷，偶衄则凌挫百端。度至行营，并奏去之，兵柄专制之于将，众皆喜悦。军法严肃，号令画一，以是出战皆捷。度遣使入蔡州，元济与度书曰：“比密有降款，而索日进隔河大呼，遂令三军防元济，故归首无路。”

十月十一日，唐邓节度使李勣，袭破悬瓠城，擒吴元济。度先遣宣慰副使马总入城安抚。明日，度建彰义军节，领洄曲降卒万人继进。李勣具囊鞬以军礼迎度，拜之路左。度既视事，蔡人大悦。旧令：途无偶语，夜不燃烛，人或以酒食相过从者，以军法论。度乃约法，唯盗贼、斗杀外，余尽除之，其往来者，不复以昼夜为限。于是蔡之遗黎，始知有生人之乐。

初，度以蔡卒为牙兵。或以为反侧之子，其心未安，不可自去其备。度笑而答曰：“吾受命为彰义军节度使，元恶就擒，蔡人即吾人也。”蔡之父老，无不感泣。申、光之民，即时平定。

十一月二十八日，度自蔡州入朝，留副使马总为彰义军留后。初，度入蔡州，或谮度没入元济妇女珍宝。闻，上颇疑之。

上欲尽诛元济旧将，封二剑以授梁守谦，使往蔡州。度回至鄆城遇之，乃复与守谦入蔡州，量罪加刑，不尽如诏。守谦固以诏止，度先以疏陈，乃径赴阙下。二月，诏加度金紫光禄大夫、弘文馆大学士，赐勋上柱国，封晋国公，食邑三千户，复知政事。

宪宗以淮西贼平，因功臣李光颜等来朝，欲开内宴，诏六军使修麟德殿之东廊。军使张奉国以公费不足，出私财以助用，诉于执政。度从容启曰：“陛下营造，有将作监等司局，岂可使功臣破产营缮？”上怒奉国泄漏，乃令致仕。其浚龙首渠，起凝晖殿，雕饰绮焕，徙佛寺花木以植于庭。有程异、皇甫镈者，奸纤用事，二人领度支盐铁，数贡羨余钱，助帝营造。帝又以异、镈平蔡时供馈不乏，二人并命拜同平章事。度延英面论曰：“程异、皇甫镈，钱谷吏耳，非代天理物之器也。陛下徇耳目之欲，拔置相位，天下人腾口掉舌，以为不可，于陛下无益。愿徐思其宜。”帝不省纳。度三上疏论之，请罢己相位，上都不省。事见《镈传》。

又贾人张陟负五坊使杨朝汶息利钱潜匿，朝汶于陟家得私簿记，有负钱人卢载初，云是故西川节度使卢坦大夫书迹，朝汶即捕坦家人拘之。坦男不敢申理，即以私钱偿之。及征验书迹，乃故郑滑节度卢群手书也。坦男理其事，朝汶曰：“钱已进过，不可复得。”御史中丞萧俛及谏官上疏陈其暴横之状，度与崔群因延英对，极言之。宪宗曰：“且欲与卿商量东军，此小事我自处置。”度奏曰：“用兵，小事也；五坊追捕平人，大事也。兵事不理，只忧山东；五坊使暴横，恐乱鞞鞞。”上不悦。帝久方省悟，召杨朝汶数之曰：“向者为尔使我羞见宰相。”遽命诛之。

初，淮、蔡既平，镇、冀王承宗甚惧。度遣辩士游说，客

于赵、魏间。使说承宗，令割地入质以效顺。故承宗求援于田弘正，由度使客讽动之，故兵不血刃，而承宗鼠伏。

十三年，李师道翻覆违命，诏宣武、义成、武宁、横海四节度之师与田弘正会军讨之。弘正奏请取黎阳渡河，会李光颜等军齐进。帝召宰臣于延英议可否，皆曰：“阃外之事，大将制之，既有奏陈，宜遂其请。”度独以为不可，奏曰：“魏博一军，不同诸道。过河之后，却退不得，便须进击，方见成功。若取黎阳渡河，既才离本界，便至滑州，徒有供饷之劳，又生顾望之势。况弘正、光颜并少威断，更相疑惑，必恐迁延。然兵事不从中制一定处分。或虑不可。若欲于河南持重，则不如河北养威。不然，则且秣马厉兵，候霜降水落，于杨刘渡河，直抵郟州。但得至阳谷已来下营，则兵势自盛，贼形自挠。”上曰：“卿言是矣。”乃诏弘正取杨刘渡河。及弘正军既济河而南，距郟州四十里筑垒，贼势果蹙。顷之，诛师道。

度执性不回，忠于事上，时政或有所阙，靡不极言之，故为奸臣皇甫镈所构，宪宗不悦。十四年，检校左仆射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河东节度使。

穆宗即位，长庆元年秋，张弘靖为幽州军所囚，田弘正于镇州遇害，硃克融、王廷凑复乱河朔，诏度以本官充镇州四面行营招讨使。时骄主荒僻，辅相庸才，制置非宜，致其复乱。虽李光颜、乌重胤等称为名将，以十数万兵击贼，无尺寸之功。盖以势既横流，无能复振。然度受命之日，搜兵补卒，不遑寢息。自董西师，临于贼境，屠城斩将，屡以捷闻。穆宗深嘉其忠款，中使抚谕无虚月，进位检校司空，兼充押北山诸蕃使。

时翰林学士元稹，交结内官，求为宰相，与知枢密魏弘简为刎颈之交。稹虽与度无憾，然颇忌前达加于己上。度方用兵山东，每处置军事，有所论奏，多为稹辈所持。天下皆言稹恃

宠荧惑上听，度在军上疏论之曰：

臣闻主圣臣直。今既遇圣主，辄为直臣，上答殊私，下塞群谤，誓除国蠹，无以家为。苟献替之可行，何性命之足惜？伏惟皇帝陛下恭承丕业，光启雄图，方殄顽人之风，以立太平之事。而逆竖构乱，震惊山东；奸臣作朋，挠败国政。陛下欲扫荡幽、镇，宜肃清朝廷。何者？为患有大小，议事有先后。河朔逆贼，只乱山东；禁闾奸臣，必乱天下。是则河朔患小，禁闾患大。小者，臣等与诸戎臣必能翦灭；大者，非陛下制断，非陛下觉悟，无计驱除。今文武百僚，中外万品，有心者无不愤忿，有口者无不咨嗟。直以威权方重，奖用方深，无所畏避，不敢抵触，恐事未行祸已及，不为国计，且为身谋。

臣比者犹思隐忍，不愿发明。一则以罪恶如山，怨谤如雷，伏料圣明，必自诛殛；一则以四方无事，万枢且过，虽纪纲潜坏，贿赂公行，俟其贯盈，必自颠覆。今属凶徒扰攘，宸衷忧轸，凡有制命，计于安危。痛此奸邪，恣行欺罔，干乱圣略，非止一途。又翰苑旧臣，结为朋党，陛下听其所说，更访于近臣，私相计会，更唱迭和，蔽惑聪明。所以臣自兵兴以来，所陈章疏，事皆要切，所奉书诏，多有参差。惜陛下委付之意不轻，被奸臣抑损之事不少。

臣素知佞幸，亦无讎嫌，只是昨者，臣请乘传诣阙，面陈戎事，奸臣之徒，最所畏惧。知臣若到御坐之前，必能悉数其过，以此百计止臣此行。臣又请领兵齐进，逐便攻讨，奸臣之党，曲加阻碍。恐臣统率诸道，或有成功，进退皆受羁牵，意见悉遭蔽塞。复共一二儇狡，同辞合力。或两道招抚，逗留旬时；或遣蔚州行营，拖曳日月。但欲令臣失所，使臣无成，则天下理乱，山东胜负，悉不顾矣。为臣事君，一至于此。且陛下左右前后，忠良至多，亦有熟会典章，亦有饱谙师旅，足得

任使，何独斯人？以臣愚见，若朝中奸臣尽去，则河朔逆贼，不讨而自平；若朝中奸臣尚在，则逆贼纵平无益。

臣读国史，知代宗朝蕃戎侵轶，直犯都城。代宗不知，盖被程元振蒙蔽，几危社稷。当时柳伉，乃太常一博士耳，犹能抗表归罪，为国除害。今臣年处，兼总将相，岂肯坐观凶邪，有瞶日月。不胜感愤嫉恶之至！谨附中使赵奉国以闻。倘陛下未信忠言，犹惑奸党，伏乞出臣此表，令三事大夫与百僚集议。彼不受责，臣合伏辜，天鉴孔明，照臣肝血。但得天下之人，知臣不负陛下，则虽死之日，犹生之年。

继上三章，辞情激切。穆宗虽不悦，虽惧大臣正议，乃以魏弘简为弓箭库使，罢元稹内职。然宠稹之意未衰。俄拜稹平章事，寻罢度兵权，守司徒、同平章事，充东都留守。谏官相率伏阁诣延英门者日二三。帝知其谏，不即被召，皆上疏言：时未偃兵，度有将相全才，不宜置之散地。帝以章疏旁午，无如之何，知人情在度，遂诏度自太原由京师赴洛。及元稹为相，请上罢兵，洗雪廷奏、克融，解深州之围，盖欲罢度兵柄故也。

二年三月，度至京师。既见，先叙克融、廷奏暴乱河朔，受命讨贼无功；次陈除职东都，许令入觐。辞和气劲，感动左右。度伏奏龙墀，涕泗呜咽，帝为之动容，口自谕之曰：“所谢知，朕于延英待卿。”

初，人以度无左右之助，为奸邪排摈，虽度勋德，恐不能感动人主。及度奏河北事，慷慨激切，扬于殿廷，在位者无不耸动。虽武夫贵介，亦有咨嗟出涕者。翌日，以度守司徒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充淮南节度使，进阶光禄大夫。

时殊克融、王廷凑虽受朝廷节钺，未解深州之围。度初发太原，与二镇书，谕以大义。克融解围而去，廷凑亦退舍。有中使自深州来之，穆宗甚喜。即日又遣中使往深州取牛元翼，

更命度致书与廷凑。度沿路奉诏，中使得度书云：“朝谢后，即归留务。恐廷凑知度无兵权，即背前约，请度易之。”中使乃进度书草，具奏其事。及度至京师，进退明辩，帝方忧深州之围，遂授度淮南节度使。

先是，监军使刘承偕恃宠凌节度使刘悟，三军愤发大噪，擒承偕，欲杀之。已杀其二僂，悟救之获免，而囚承偕。诏遣归京，悟托以军情，不时奉诏。至是，宰臣延英奏事，度亦在列。上顾谓度曰：“刘悟拘承偕而不遣，如何处置？”度辞以蕃臣不合议军国事。上固问之，且曰：“刘悟负我，我以仆射宠之，近又赐绢五百万疋，不思报功，翻纵军众凌辱监军，我实难奈此事。”度对曰：“承偕在昭义不法，臣尽知之，昨刘悟在行营与臣书，数论其事。是时有中使赵弘亮在臣军，仍持悟书将去，欲自奏，不知奏否？”上曰：“我都不知，悟何不密奏其事，我岂不能处置？”度曰：“刘悟武臣，不知大臣体例。虽然，臣窃以悟纵有密奏，陛下必不能处置。今日事状如此，臣等面论，陛下犹未能决，悟单辞岂能动圣听哉？”上曰：“前事勿论，直言此时如何处置？”度曰：“陛下必欲收忠义之心，使天下戎臣为陛下死节，唯有下半纸诏书，言任使不明，致承偕乱法如此，令悟集三军斩之。如此，则万方毕命，群盗破胆，天下无事矣。苟不能如此，虽与刘悟改官赐绢，臣亦恐于事无益。”上俛首良久，曰：“朕不惜承偕。缘是太后养子，今被囚繫，太后未知，如卿处置未得，可更议其宜。”度与王播等复奏曰：“但配流远恶处，承偕必得出。”上以为然，承偕果得归。

度方受册司徒，徐州奏节度副使王智兴自河北行营率师还，逐节度使崔群，自称留后。朝廷骇惧，即日宣制，以度守司徒、同平章事，复知政事。乃以宰相王播代度镇淮南。度与李逢吉

素不协。度自太原入朝，而恶度者以逢吉善于阴谋，足能构度，乃自襄阳召逢吉入朝，为兵部尚书。度既复知政事，而魏弘简、刘承偕之党在禁中。逢吉用族子仲言之谋，因医人郑注与中尉王守澄交结，内官皆为之助。五月，左神策军奏告事人李赏称和王府司马于方受元稹所使，结客欲刺裴度。诏左仆射韩皋、给事中郑覃与李逢吉三人鞫于方之狱。未竟，罢元稹为同州刺史，罢度为左仆射，李逢吉代度为宰相。自是，逢吉之党李仲言、张又新、李续等，内结中官，外扇朝士，立朋党以沮度，时号“八关十六子”，皆交结相关之人数也。而度之丑誉日闻，俄出度为山南西道节度使，不带平章事。

长庆四年，襄阳节度使牛元翼卒。其家先在镇州，朝廷累遣中使取之，王廷凑迁延不遣。至是，闻元翼卒，乃尽屠其家。昭愍皇帝闻之，嗟惋累日，因叹宰辅非才，致奸臣悖逆如此。翰林学士韦处厚上言曰：

臣闻汲黯在朝，淮南不敢谋叛；干木处魏，诸侯不敢加兵。王霸之理，皆以一士而止百万之师，以一贤而制千里之难。臣伏以裴度勋高中夏，声播外夷，廷凑、克融皆惮其用，吐蕃、回鹘悉服其名。今若置之岩廊，委其参决，西夷北虏，未测中华；河北山东，必禀庙算。况幽、镇未静，尤资重臣。管仲曰：“人离而听之则愚，合而听之则圣。”理乱之本，非有他术，顺人则理，违人则乱。伏承陛下当食叹息，恨无萧、曹。今有一裴度尚不留驱使，此冯生所以感悟汉文，云虽有廉颇、李牧不能用也。

夫御宰相，当委之信之，亲之礼之。如于事不效，于国无劳，则置之散僚，黜之远郡。如此，则在位者不敢不励，将进者不敢苟求。陛下存终始之分，但不永弃，则君臣之厚也。今进皆负四海责望，退不失六部尚书，不肖者无因而劝。臣与李

逢吉素无讎嫌，臣尝被裴度因事贬黜。今之所陈，上答圣明，下达君议，披肝感激，伏地涕流。伏望鉴臣爱君，矜臣体国，则天下幸甚。

昭愍愕然省悟，见度奏状不带平章事，谓处厚曰：“度曾为宰相，何无平章事？”处厚因奏：“为逢吉所挤，度自仆射出镇兴元，遂于旧使衙中减落。”帝曰：“何至是也。”翌日下制，复兼同平章事。

然逢吉之党，巧为毁沮，恐度复用。有陈留人武昭者，性果敢而辩舌。度之讨淮西也，昭求进于军门，乃令入蔡州说吴元济。元济临之以兵，昭气色自若，善待而还。度以为可用，署之军职，随度镇太原，奏授石州刺史。罢郡，除袁王府长史。昭既在散位，心微悒郁，而有怨逢吉之言。而奸邪之党，使卫尉卿刘遵古从人安再荣告事，言武昭欲谋害李逢吉。狱具，而武昭死，盖欲讞度旧事以污之也。然士君子公论，皆佑度而罪逢吉。天子渐明其端，每中使过兴元，必传密旨抚谕，且有征还之约。

宝历元年十一月，度疏请入覲京师。明年正月，度至，帝礼遇隆厚，数日，宣制复知政事。而逢吉党有左拾遗张权舆者，尤出死力。度自兴元请入朝也，权舆上疏曰：“度名应图讖，宅据冈原，不召自来，其心可见。”先是奸党忌度，作谣辞云：“非衣小兒坦其腹，天上有口被驱逐。”“天口”言度尝平吴元济也。又帝城东西，横亘六岗，合《易象乾》卦之数。度平乐里第，偶当第五岗，故权舆取为语辞。昭愍虽少年，深明其诬谤，奖度之意不衰，奸邪无能措言。

时昭愍欲行幸洛阳，宰相李逢吉及两省谏官，累疏论列，帝正色曰：“朕去意已定。其从官宫人，悉令自备糗粮，不劳百姓供馈。”逢吉顿首言曰：“东都千里而近，宫阙具存，以

时巡游，固亦常典。但以法驾一动，事须备仪，千乘万骑，不可减省。纵不费用绝广，亦须丰俭得宜，岂可自备糗粮，顿失大体？今干戈未甚戢，边鄙未甚宁，恐人心动摇，伏乞稍回宸虑。”帝不听，令度支员外郎卢贞往东都已来，检计行宫及洛阳大内。朝廷方怀忧恐，会度自兴元来，因延英奏事，帝语及巡幸。度曰：“国家营创两都，盖备巡幸。然自艰难已来，此事遂绝。东都宫阙及六军营垒、百司廨署，悉多荒废。陛下必欲行幸，亦须稍稍修葺。一年半岁后，方可议行。”帝曰：“群臣意不及此，但云不合去。若如卿奏，不行亦得止后期。”旋又硃克融、史宪诚各请以丁匠五千，助修东都，帝遂停东幸。

幽州硃克融执留赐春衣使杨文端，奏称衣段疏薄；又奏今岁三军春衣不足，拟于度支请给一季春衣，约三十万端匹；又请助丁匠五千修东都。上忧其不逊，问宰臣曰：“克融所奏，如何处分？我欲遣一重臣往宣慰，便索春衣使，可乎？”度对曰：“克融家本凶族，无故又行凌悖，必将灭亡，陛下不足为虑。譬如一豺虎，于山林间自吼自跃，但不以为事，则自无能为力。此贼只敢于巢穴中无礼，动即不得。今亦不须遣使宣慰，亦不要索所留敕使，但更缓旬日已来，与一诏云：‘闻中官到彼稍失去就，待到，我当有处分。所赐卿春衣，有司制造不谨，我甚要知之，已令科处。’所请丁匠五千人及兵马赴东都，固是虚语。臣料贼中，必出不得，今欲直挫其奸意，即报云：‘卿所请丁匠修宫阙，可速遣来，已敕魏博等道，令所在排比供拟。’料得此诏，必章惶失计。若未能如此，犹示含容，则报云：‘东都宫阙，所要修葺，事在有司，不假卿遣丁匠远来。又所言三军春衣，自是本道常事。比来朝廷或有事赐与，皆缘征发，须是优恩，若寻常则无此例。我固不惜三二十万端足，只是事体不可独与范阳。卿宜知悉。’只如此处分即得，陛下

更不要介意。”上从之，遂进诏章，至皆如度所料。不旬日，幽州杀克融并其二子。

时帝童年骄纵，倦接群臣。度从容奏曰：“比者，陛下每月约六七度坐朝。天下人心，无不知陛下躬亲庶政，乃至河北贼臣远闻，亦皆耸听。自两月已来，入阁开延英稍稀，或恐大段公事须禀睿谋者，有所拥滞。伏冀陛下乘凉数坐，以广延问。伏以颐养圣躬，在于顺适时候。若饮食有节，寝兴有常，四体唯和，万寿可保。道书云：‘春夏早起，取鸡鸣时；秋冬晏起，取日出时。’盖在阳则欲及阴凉，在阴则欲及温暖。今陛下忧勤庶政，亲览万机，每御延英，召臣等奏对，方属盛夏，宜在清晨。如至巳午之间，即当炎赫之际，虽日昃忘食，不惮其劳，仰瞻宸旒，亦似烦热。臣等已曾陈论，切望听纳。”自后，视事稍频。

未几，兼领度支。属盗起禁闾，宫车晏驾，度与中贵人密谋，诛刘克明等，迎江王立为天子。以功加门下侍郎、集贤殿大学士、太清宫使，余如故。以赞导之勋，进阶特进。

时沧景节度使李全略死，其子同捷窃弄兵柄，以求继袭。度请行诛伐，逾年而同捷诛。因拜疏上陈调兵食非宰相事，请归诸有司。诏从之。赐实封三百户。

度年高多病，上疏恳辞机务，恩礼弥厚。文宗遣御医诊视，日令中使抚问。四年六月，诏曰：

昔汉以孔光降置几之诏，晋以郑冲申奉册之命。虽优隆耆德，显重元臣，而议政不及于咨询，用礼止在于安逸。朕勤求至理，所宝唯贤，顾諟旧劳，敢不加敬。由是委宰制于大政，释参决于繁务。时因听断，诚望弼谐，迁秩上公，式是殊宠。特进、守司徒、兼门下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充集贤殿大学士、上柱国、晋国公、食邑三千户、食实封三百户裴度，稟

河岳之英灵，受乾坤之间气；珪璋特达，城府洞开。外茂九功，内苞一德。器为社稷之镇，才实邦国之桢。故能祗事累朝，宣融景化。

在宪宗时，扫涤区宇，尔则有出车殄寇之勋；在穆宗时，混同文轨，尔则有参戎入辅之绩；在敬宗时，阜康兆庶，尔则有活国庇人之勤。迨弼朕躬，总齐方夏，尔则有吊伐底宁之力。皆不遗庙算，布在简编，功利及人，不可悉数。而朝论益重，我心实知。方用皋陶之谏，适值留侯之疾，沥恳牢让，备列奏章，塞诏上言，动形颜色。果闻勿药之喜，更俟调鼎之功，而体力未和，音容尚阻。不有优崇之命，孰彰宠待之恩？宜其协赞机衡，弘敷教典；论道而仪刑卿士，宣德而镇抚华夷。嗇养精神，保绥福履，为国元老，毗予一人。可司徒、平章军国重事，待疾损日，每三日、五日一度入中书。散官勋封实封如故。仍备礼册命。

度表辞曰：“伏以公台崇礼，典册盛仪，庸臣当之，实谓忝越。况累承宠命，亦为便蕃，前后三度，已行此礼。令臣犹参枢近，窃惧无以弼谐，重此劳烦，有靦面目。伏乞天恩且课臣效官，责臣实事，册命之仪，特赐停罢。则素餐高位，空负耻于中心；弁冕轻车，免讥诮于众口。”优诏从之。九月，加守司徒、兼侍中、襄州刺史，充山南东道节度观察、临汉监牧等使。

度素称坚正，事上不回，故累为奸邪所排，几至颠沛。及晚节，稍浮沉以避祸。初，度支盐铁使王播，广事进奉以希宠，度亦掇拾羨余以效播，士君子少之。复引韦厚叔、南卓为补阙拾遗，俾弥缝结纳，为目安之计。而后进宰相李宗闵、牛僧孺等不悦其所为，故因度谢病罢相位，复出为襄阳节度。

初，元和十四年，于襄阳置临汉监牧。废百姓田四百顷，

其牧马三千二百余匹。度以牧马数少，虚废民田，奏罢之，除其使名。八年三月，以本官判东都尚书省事，充东都留守。九年十月，进位中书令。十一月，诛李训、王涯、贾餗、舒元舆等四宰相，其亲属门人从坐者数十百人；下狱讯劾，欲加流窜。度上疏理之，全活者数十家。

自是，中官用事，衣冠道丧。度以年及悬舆，王纲版荡，不复以出处为意。东都立第于集贤里，筑山穿池，竹木丛萃，有风亭水榭，梯桥架阁，岛屿回环，极都城之胜概。又于午桥创别墅，花木万株；中起凉台暑馆，名曰“绿野堂”。引甘水贯其中，酺引脉分，映带左右。度视事之隙，与诗人白居易、刘禹锡酣宴终日，高歌放言，以诗酒琴书自乐，当时名士，皆从之游。每有人士自都还京，文宗必先问之曰：“卿见裴度否？”

上以其足疾，不便朝谒，而年未甚衰，开成二年五月，复以本官兼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河东节度使。诏出，度累表固辞老疾，不愿更典兵权。优诏不允。文宗遣吏部郎中卢弘往东都宣旨曰：“卿虽多病，年未甚老，为朕卧镇北门可也。”促令上路，度不获已，之任。三年冬，病甚，乞还东都养病。四年正月，诏许还京，拜中书令。以疾未任朝谢。诏曰：“司徒、中书令度，绰有大勋，累居台鼎。今以疾恙，未任谢上，其本官俸料，宜自计日支給。”又遣国医就第诊视。

属上巳曲江赐宴，群臣赋诗，度以疾不能赴。文宗遣中使赐度诗曰：“注想待元老，识君恨不早。我家柱石衰，忧来学丘祷。”仍赐御札曰：“朕诗集中欲得见卿唱和诗，故令示此。卿疾恙未痊，固无心力，但异日进来。春时俗说难于将摄，勉加调护，速就和平。千百胸怀，不具一二。药物所须，无惮奏请之烦也。”御札及门，而度已薨，四年三月四日也。上闻之，震悼久之，重令缮写，置之灵座。时年七十五，册赠太傅，辍

朝四日，赠赙加等。诏京兆尹郑复监护丧事，所须皆官给。

上怪度无遗表。中使问之，家人进其草稿。其旨以未定储贰为忧，言不及家事。

度始自书生以辞策中科选，数年之间，翔泳清切。逢时艰否，而能奋命决策，横身讨贼，为中兴宗臣。当元和、长庆间，乱臣贼子，蓄锐丧气，惮度之威稜。度状貌不逾中人，而风采俊爽，占对雄辩，观听者为之耸然。时有奉使绝域者，四夷君长必问度之年龄几何，状貌孰似，天子用否？其威名播于憬俗，为华夷畏服也如此。时威望德业，侔于郭子仪，出入中外，以身系国之安危、时之轻重者二十年。凡命将相，无贤不肖，皆推度为首，其为士君子爱重也如此。虽江左王导、谢安坐镇雅俗，而訏谟方略，度又过之。

有子五人：识、譔、让、谏、议。

识以廕授官，累迁至通议大夫、检校右散骑常侍、寿州刺史、本州团练使、上柱国、袭晋国公、食邑三千户、实封一百五十户，赐紫金鱼袋。大中初，改潭州刺史、御史中丞，充河南都团练观察使。八年，加检校户部尚书、凤翔尹、凤翔陇右节度使。十一年，本官移许州刺史、忠武军节度、陈许观察等使。

譔，长庆元年登进士第。

让初任京光府参军，太和中度镇襄阳，奏乞让从行。

谏，大中五年，自大中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、御史大夫、宣州刺史、宣歙观察使、上柱国、河东男、食邑三百户，赐紫金鱼袋，入朝权知刑部侍郎。兄弟并列方镇，时人荣之。

史臣曰：德宗惩建中之难，姑息藩臣，贞元季年，威令衰削。章武皇帝志据宿愤，廷访嘉猷。始得杜邠公，用高崇文诛刘辟。中得武丞相，运筹训戎，赞成睿断。终得裴晋公，耀武

伸威，竟殄两河宿盗。雄哉，章武之果断也！晋公以书生素业，致位台衡，逢进遘屯，扼腕凶丑，誓以身徇，不亦壮乎！夫人臣事君，唯忠与义。大则以訏谟排祸难，小则以说正匡过失，内不虑身计，外不恤人言，古人所难也。晋公能之，诚社稷之良臣，股肱之贤相；元和中兴之力，公胡让焉！昔仲尼叹周室陵迟，齐桓霸翼，而有微管之论。尝承宗、师道之济恶也，奸人遍四海，刺客满京师。乃至关吏禁兵，附贼阴谋，议臣言未出口，刃已堪胸。苟非死义之臣，孰肯横身冒难，以辅天子者？苟裴令不用，元和之世则时运未可知也。臣所以明左衽之叹，宣圣奖贤之深。

赞曰：晋公伐叛，以身犯难。用之则治，舍之则乱。公去岩廊，复失冀方。颖、植之谋，信为不臧。

列传第一百二十一

李渤 张仲方 裴潏 张皋附
李中敏 李甘 高元裕 兄少逸
李汉 李景俭

李渤，字浚之，后魏横野将军申国公发之后。祖玄珪，卫尉寺主簿。父钧，殿中侍御史，以母丧不时举，流于施州。渤耻其家污，坚苦不仕；励志于文学，不从科举，隐于嵩山，以读书业文为事。

元和初，户部侍郎盐铁转运使李巽、谏议大夫韦况更荐之，以山人征为左拾遗。渤托疾不赴，遂家东都。朝廷政有得失，附章疏陈论。又撰《御戎新录》二十卷，表献之。九年，以著作郎征之。诏曰：“特降新恩，用清旧议。”渤于是赴官。岁余，迁右补阙。连上章疏忤旨，改丹王府谏议参军，分司东都。十二年，迁赞善大夫，依前分司。

十三年，遣人上疏论时政，凡五事：一礼乐，二食货，三刑政，四议都，五辩讎。渤以散秩在东都，以上章疏为己任，前后四十五封。再迁为库部员外郎。

时皇甫镈作相，剥下希旨。会泽路节度使郗士美卒，渤充吊祭使，路次陕西。渤上疏曰：“臣出使经行，历求利病。窃知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，今才一百余户；阆乡县本有三千户；今才有一千户，其他州县大约相似。访寻积弊，始自均摊逃户。凡十家之内，大半逃亡，亦须五家摊税。似投石井中，非到底不止。摊逃之弊，苛虐如斯，此皆聚敛之臣剥下媚上，

唯思竭泽，不虑无鱼。乞降诏书，绝摊逃之弊。其逃亡户以其家产钱数为定，征有所欠，乞降特恩免之。计不数年，人必归于农矣。夫农者，国之本，本立然后可以议太平。若不由兹，而云太平者，谬矣。”又言道途不修，驿马多死。宪宗览疏惊异，即以飞龙马数百匹，付畿内诸驿。渤既以草疏切直，大忤宰相，乃谢病东归。

穆宗即位，召为考功员外郎。十一月，定京官考，不避权幸，皆行升黜。奏曰：

宰臣萧俛、段文昌、崔植，是陛下君临之初，用为辅弼，安危理乱，决在此时。况陛下思天下和平，敬大臣礼切，固未有昵比左右、侈满自贤之心。而宰相之权，宰相之事，陛下一以付之，实君义臣行，千载一遇之时也。此时若失，他更无时。而俛等上不能推至公，申炯诫，陈先王道德，以沃君心；又不能正色匪躬，振举旧法，复百司之本，俾教化大立。臣闻政之兴废，在于赏罚。俛等作相已来，未闻奖一人德义，举守官奉公者，使天下在官之徒有所激劝；又不闻黜一人职事不理、持禄养骄者，使尸禄之徒有所惧。如此，则刑法不立矣！邪正莫辩，混然无章，教化不行，赏罚之设，天下之事，复何望哉！

一昨陛下游幸骊山，宰相、翰林学士是陛下股肱心腹，宜皆知之。萧俛等不能先事未形，忘躯恳谏，而使陛下有忽谏之名流于史册，是陷君于过也。孔子曰：“所谓大臣者，以道事君，不可则止。”若俛等言行计从，不当如是。若言不行，计不从，须奉身速退，不宜尸素于化源。进退戾也，何所避辞？其萧俛免、段文昌、崔植三人并翰林学士杜元颖等，并请考中下。

御史大夫李绛、左散骑常侍张惟素、右散骑常侍李益等谏幸骊山，郑覃等谏畋游，是皆恐陛下行幸不息，恣情无度；又

恐马有衔蹶不测之变，风寒生疾之忧，急奏无所诣，国玺委于妇人中幸之手。绛等能率御史谏官论列于朝，有恳激事君之体。其李绛、张惟素、李益三人，伏请赐上下考外，特与迁官，以彰陛下优忠赏谏之美。

其崔元略冠供奉之首，合考上下；缘与于翬上下考，于翬以犯赃处死，准令须降，请赐考中中。大理卿许季同，任使于翬、韦道冲、韦正牧，皆以犯赃，或左降，或处死，合考中下；然顷者陷刘辟之乱，弃家归朝，忠节明著，今宜以功补过，请赐考中中。少府监裴通，职事修举，合考中上；以其请追封所生母而舍嫡母，是明罔于君，幽欺其先，请考中下。伏以昔在宰夫入寝，擅饮师旷、李调。今愚臣守官，请书宰相学士中下考。上爱圣运，下振颓纲，故臣惧不言之为罪，不惧言之为罪也。其三品官考，伏缘限在今月内进，辄先具如前。其四品以下官，续具条疏闻奏。

状入，留中不下。议者以宰辅旷官，自宜上疏论列，而渤越职钓名，非尽事君之道。未几，渤以坠马伤足，请告，会魏博节度使田弘正表渤为副使。杜元颖奏曰：“渤卖直沽名，动多狂躁。圣恩矜贷，且使居官。而干进多端，外交方镇，远求奏请，不能自安。久留在朝，转恐生事。”乃出为虔州刺史。

渤至州，奏还邻境信州所移两税钱二百万，免税米二万斛，减所由一千六百人。观察使以其事上闻。未岁，迁江州刺史。张平叔判度支，奏征久远逋悬，渤在州上疏曰：“伏奉诏敕，云度支使所奏，令臣设计征填当州贞元二年逃户所欠钱四千四百一十贯。臣当州管田二千一百九十七顷，今已旱死一千九百顷有余，若更勒徇度支使所为，必惧史官书陛下于大旱中征三十六年前逋悬。臣任刺史，罪无所逃。臣既上不副圣情，下不忍鞭笞黎庶，不敢轻持符印，特乞放臣归田。”乃下诏曰：

“江州所奏，实为恳诚。若不蠲容，必难存济。所诉逋欠并放。

“长庆二年，入为职方郎中。三年，迁谏议大夫。

敬宗冲年即位，坐朝常晚。一日入阁，久不坐，群臣候立紫宸门外，有耆年衰病者，几将顿仆。渤出次白宰相曰：“昨日拜疏陈论，今坐益晚，是谏官不能回人主之意，渤之罪也。请先出阁，待罪于金吾仗。”语次唤仗，乃止。渤又以左右常侍，职参观讽，而循默无言，论之曰：“若设官不责其事，不如罢之，以省经费。苟未能罢，则请责职业。”渤充理匭使，奏曰：“事之大者闻奏，次申中书门下，次移诸司。诸司处理不当，再来投匭，即具事奏闻。如妄诉无理，本罪外加一等。准敕告密人付金吾留身待进止。今欲留身后牒台府，冀止绝凶人。”从之。

长庆、宝历中，政出多门，事归邪幸。渤不顾忠难，章疏论列，曾无虚日。帝虽昏纵，亦为之感悟。转给事中，面赐金紫。

宝历元年，改元大赦。先是，郾县令崔发闻门外喧斗，县吏言五坊使下殴击百姓。发怒，命吏捕之。曳挟既至，时已曛黑，不问色目。良久与语，乃知是一内官。天子闻之怒，收发系御史台。御楼之日，放系囚，发亦在鸡竿下。时有品官五十余人，持仗殴发，纵横乱击，发破面折齿。台吏以席蔽之，方免。是日系囚皆释，发独不免。渤疏论之曰：“县令不合曳中人，中人不合殴御囚，其罪一也。然县令所犯在恩前，中人所犯在恩后。中人横暴，一至于此，是朝廷驯致使然。若不早正刑书，臣恐四夷之人及藩镇奏事传道此语，则慢易之心萌矣。

“渤又宣言于朝云：“郊礼前一日，两神策军于青城内夺京兆府进食牙盘，不时处置，致有殴击崔发之事。”上闻之，按问左右，皆言无夺食事。以渤党发，出为桂州刺史、兼御史中丞，

充桂管都防御观察使。

渤虽被斥，正论不已，而谏官继论其屈。后宰相李逢吉、窦易直、李程因延英上语及崔发，逢吉等奏曰：“崔发凌轹中人，诚大不敬。然发母是故相韦贯之姊，年仅八十。自发下狱，积忧成疾。伏以陛下孝治天下，稍垂恩宥。”帝愍然良久，曰：“比谏官论奏，但言发屈，未尝言不敬之罪，亦不言有老母。如卿等言，宁无愍恻！”即遣中使送发至其家，兼抚问发母。韦夫人号哭，对中使杖发四十，拜章谢恩。帝又遣中使慰安之。

渤在桂管二年，风恙求代，罢归洛阳。太和五年，以太子宾客征至京师。月余卒，时年五十九，赠礼部尚书。渤孤贞，力行操尚，不苟合，而鬬茸之流，非其洁激。至于以言宾退，终不息言，以救时病，服名节者重之。

子祝，会昌中登进士第，辟诸侯府。

张仲方，韶州始兴人。祖九皋，广州刺史、殿中监、岭南节度使。父抗，赠右仆射。仲方伯祖始兴文献公九龄，开元朝名相。仲方，贞元中进士擢第，宏辞登科，释褐集贤校理，丁母忧免。服阕，补秘书省正字，调授咸阳尉。出为邠州从事，入朝历侍御史、仓部员外郎。

会吕温、羊士谔诬告宰相李吉甫阴事，二人俱贬。仲方坐吕温贡举门生，出为金州刺史。吉甫卒，入为度支郎中。时太常定吉甫谥为“恭懿”，博士尉迟汾请为“敬宪”，仲方驳议曰：

古者，易名请谥，礼之典也。处大位者，取其巨节，蔑诸细行，垂范当代，昭示后人，然后书之，垂于不朽。善善恶恶，不可以诬，故称一字，则至明矣；定褒贬是非之宜，混同异纷纭之论。

赠司徒吉甫，禀气生材，乘时佐治，博涉多艺，含章炳文。

變贊阴阳，经纬邦国。惜乎通敏资性，便媚取容。故载践枢衡，叠致台衮，大权在己，沈谋罕成，好恶徇情，轻诺寡信。谄泪在脸，遇便则流；巧言如簧，应机必发。

夫人臣之翼戴元后者，端恪致治，孜孜夙夜，绢熙庶绩，平章百揆。兵者凶器，不可从我始；及乎伐罪，则料敌以成功。至使内有害辅臣之盗，外有怀毒螫之孽。师徒暴野，戎马生郊。皇上旰食宵衣，公卿大夫且惭且耻。农人不得在亩，缙妇不得在桑。耗敛赋之常货，散帑廩之中积；征边徼之备，竭运挽之劳。僵尸血流，髑髅成岳，酷毒之痛，号诉无辜，剿绝群生，逮今四载。祸胎之兆，实始其谋；遗君父之忧，而岂谓之先觉者乎？

夫论大功者，不可以妄取，不可以枉致。为资画者体理，不显不竞，而岂妨令美？当削平西蜀，乃言语侍从之臣；擒翦东吴，则訏谟廊庙之辅。较其功则有异，言其力则不伦。何舍其所重而录其所轻，收其所小而略其所大？且奢靡是嗜，而曰爱人以俭；受授无守，而曰慎才以补。斥谏诤之士于外，岂不近之蔽聪乎？举忠烈之庙于内，岂不近之昵爱也？焉有蔽聪昵爱，家范无制，而能垂法作程，宪章百度乎？

谨按谥法，敬以直内，内而不肃，何以刑于外？宪者，法也。《戴记》曰：“宪章文武。”又曰：“发虑宪。”义以为敬恪终始，载考历位，未尝效一法官，议一小狱。及居重位，以安和平易宽柔自处。考其名，与其行不类；研其事，与其道不侔。一定之辞，惟精惟审，异日详制，贻诸史官。请俟蔡寇将平，天下无事，然后都堂聚议，谥亦未迟。

宪宗方用兵，恶仲方深言其事，怒甚，贬为遂州司马，量移复州司马。迁河东少尹。未几，拜郑州刺史。

荥阳大海佛寺，有高祖为隋郑州刺史日，为太宗疾祈福，

于此寺造石像一躯，凡刊勒十六字以志之。岁久剝缺，荥阳令李光庆重加修饰，仲方再刊石记之以闻。

及敬宗即位，李程作相，与仲方同年登进士第，召仲方为右谏议大夫。敬宗童年戏慢，诏淮南王播造上巳竞渡船三十只。播将船材于京师造作，计用半年转运之费方得成。仲方诣延英面论，言甚恳激。帝只令造十只以进。帝又欲幸华清宫，仲方谏曰：“万乘所幸，出须备仪。无宜轻行，以失威重。”帝虽不从，慰劳之。

太和初，出为福州刺史、兼御史中丞、福建观察使。三年，入为太子宾客。五年四月，转右散骑常侍。七年，李德裕辅政，出为太子宾客分司。八年，德裕罢相，李守阆复召仲方为常侍。

九年十一月，李训之乱，四宰相、中丞、京兆尹皆死。翌日，两省官入朝。宣政衙门未开，百官错立于朝堂，无人吏引接。逡巡，阁门使马元贽斜开宣政衙门传宣曰：“有敕召左散骑常侍张仲方。”仲方出班。元贽宣曰：“仲方可京兆尹。”然后衙门大开，唤仗。月余，郑覃作相，用薛元赏为京兆尹，出仲方为华州刺史。开成元年五月，入为秘书监。外议以郑覃党李德裕，排摈仲方。覃恐涉朋党，因紫宸奏事，覃启曰：“丞郎阙人，臣欲用张仲方。”文宗曰：“中台侍郎，朝廷华选。仲方作牧守无政，安可以丞郎处之？”累加银青光禄大夫、上柱国、曲江县开国伯，食邑七百户。二年四月卒。

仲方贞确自立，绰有祖风。自驳谥之后，为德裕之党摈斥，坎坷而歿，人士辈之。有文集三十卷。

兄仲端，位终都昌令。弟仲孚，登进士第，为监察御史。

裴潏，河东人也。少笃学，善隶书。以门廕入仕。元和初，累迁右拾遗，转左补阙。元和中，两河用兵。初，宪宗宠任内官，有至专兵柄者，又以内官充馆驿使。有曹进玉者，恃恩暴

戾，遇四方使多倨，有至捽辱者，宰相李吉甫奏罢之。十二年，淮西用兵，复以内官为使。潞上疏曰：“馆驿之务，每驿皆有专知官。畿内有京兆尹，外道有观察使、刺史迭相监临；台中又有御史充馆驿使，专察过阙。伏知近有败事，上闻圣聪。但明示科条，督责官吏，据其所犯，重加贬黜，敢不惕惧，日夜厉精。若令宫闈之臣，出参馆驿之务，则内臣外事，职分各殊，切在塞侵官之源，绝出位之渐。事有不便，必诚以初；令或有妨，不必在大。当扫静妖氛之日，开太平至理之风。澄本正名，实在今日。”言虽不用，帝意嘉之，迁起居舍人。

宪宗季年锐于服饵，诏天下搜访奇士。宰相皇甫铸与金吾将军李道古挟邪固宠，荐山人柳泌及僧大通、凤翔人田佐元，皆待诏翰林。宪宗服泌药，日增躁渴，流闻于外。潞上疏谏曰：

臣闻除天下之害者，受天下之利；共天下之乐者，飡天下之福。故上自黄帝、颡顛、尧、舜、禹、汤，下及周文王、武王，咸以功济生灵，德配天地，故天皆报之以上寿，垂祚于无疆。伏见陛下以大孝安宗庙，以至仁牧黎元。自践祚已来，剗积代之妖凶，开削平之洪业。而礼敬宰辅，待以终始；内能大断，外宽小故。夫此神功圣化，皆自古圣主明君所不及，陛下躬亲行之，实光映千古矣。是则天地神祇，必报陛下以山岳之寿；宗庙圣灵，必福陛下以亿万之龄；四海苍生，咸祈陛下以覆载之永。自然万灵保祐，圣寿无疆。

伏见自去年已来，诸处频荐药术之士，有韦山甫、柳泌等，或更相称引，迄今狂谬，荐送渐多。臣伏以真仙有道之士，皆匿其名姓，无求于代，潜遁山林，灭影云壑，唯恐人见，唯惧人闻。岂肯干谒公卿，自鬻其术？今者所有夸炫药术者，必非知道之士。咸为求利而来，自言飞炼为神，以诱权贵贿赂。大言怪论，惊听惑时，及其假伪败露，曾不耻于逃遁。如此情状，

岂可保信其术，亲饵其药哉？《礼》曰：“夫人，食味别声，被色而生者也。”《春秋左氏传》曰：“味以行气，气以实志。”又曰：“水火醯醢盐梅，以烹鱼肉。宰夫和之，齐之以味；君子食之，以平其心。”夫三牲五谷，禀自五行，发为五味，盖天地生之所以奉人也，是以圣人节而食之，以致康强逢吉之福。若夫药石者，前圣以之疗疾，盖非常食之物。况金石皆含酷烈热毒之性，加以烧冶，动经岁月，既兼烈火之气，必恐难为防制。若乃远征前史，则秦、汉之君，皆信方士，如卢生、徐福、栾大、李少君，其后皆奸伪事发，其药竟无所成。事著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，皆可验视。《礼》曰：“君之药，臣先尝之；亲之药，子先尝之。”臣子一也，臣愿所有金石，炼药人及所荐之人，皆先服一年，以考其真伪，则自然明验矣。

伏惟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陛下，合日月照临之明，禀乾元利贞之德，崇正若指南，受谏如转规，是必发精金之刃，断可疑之网。所有药术虚诞之徒，伏乞特赐罢遣，禁其幻惑。使浮云尽彻，朗日增辉；道化侔羲、农，悠久配天地，实在此矣。伏以贞观已来，左右起居有褚遂良、杜正伦、吕向、韦述等，咸能竭其忠诚，悉心规谏。小臣谬参侍从，职奉起居，侍从之中，最近左右。传曰：“近臣尽规。”则近侍之臣，上达忠款，实其本职也。

疏奏忤旨，贬为江陵令。

穆宗即位，柳泌等诛，征潞为兵部员外郎，迁刑部郎中。有前率府仓曹曲元衡者，杖杀百姓柏公成母。法官以公成母死在辜外，元衡父任军使，使以父廕征铜。柏公成私受元衡资货，母死不闻公府，法寺以经恩免罪。潞议曰：“典刑者，公柄也。在官者得施于部属之内；若非在官，又非部属，虽有私罪，必告于官。官为之理，以明不得擅行鞭捶于齐人也。且元衡身非

在官，公成母非部属，而擅凭威力，横此残虐，岂合拘于常典？柏公成取货于讎，利母之死，悖逆天性，犯则必诛。”奏下，元衡杖六十配流，公成以法论至死，公议称之。转考功、吏部二郎中。

宝历初，拜给事中。太和四年，出为汝州刺史、兼御史中丞，赐紫。坐违法杖杀人，贬左庶子，分司东都。

七年，迁左散骑常侍，充集贤殿学士。集历代文章续梁昭明太子《文选》，成三十卷，目曰《大和通选》，并音义、目录一卷，上之。当时文士，非素与潞游者，其文章少在其选，时论咸薄之。

八年，转刑部侍郎，寻改华州刺史。九年，复拜刑部侍郎。开成元年，转兵部侍郎。二年，加集贤院学士，判院事。寻出为河南尹，入为兵部侍郎。三年四月卒，赠户部尚书，谥曰敬。

潞以道义自处，事上尽心，尤嫉朋党，故不为权幸所知。宪宗竟以药误不寿，君子以潞为知言。穆宗虽诛柳泌，既而自惑，左右近习，稍稍复进方士。时有处士张皋上疏曰：

神虑淡则血气和，嗜欲胜则疾疹作。和则必臻于寿考，作则必致于伤残。是以古之圣贤，务自颐养，不以外物挠耳目，不徇声色败性情。由是和平自臻，福庆斯集。故《易》曰：“无妄之疾，勿药有喜。”《诗》曰：“自天降康，降福穰穰。”此皆理合天人，著在经训。然则药以攻疾，无疾固不可饵之也。高宗朝，处士孙思邈者，精识高道，深达摄生，所著《千金方》三十卷，行之于代。其《序论》云：“凡人无故不宜服药，药气偏有所助，令人脏气不平。”思邈此言，可谓洞于事理也。或寒暑为寇，节宣有乖，事资医方，尚须重慎。故《礼》云：“医不三代，不服其药。”施于凡庶，犹且如此，况在天子，岂得自轻？先朝暮年，颇好方士，征集非一，尝试亦多；

果致危疾，闻于中外，足为殷鉴。皆陛下素所详知，必不可更踵前车，自贻后悔。今朝野之人，纷纭窃议，直畏忤旨，莫敢献言。臣蓬艾微生，麋鹿同处，既非邀宠，亦又何求？但泛览古今，粗知忠义，有闻而默，于理不安。愿陛下无怒乌莛，庶裨万一。

穆宗叹奖其言，寻令访擢，不获。

李中敏，陇西人。父婴。中敏元和末登进士第，性刚褊敢言。与进士杜牧、李甘相善，文章趣向，大率相类。中敏累从府辟，入为监察，历侍御史。太和中，为司门员外郎。

六年夏旱，时王守澄方宠郑注，及诬构宋申锡后，人侧目畏之。上以久旱，诏求致雨之方。中敏上言曰：“仍岁大旱，非圣德不至，直以宋申锡之冤滥，郑注之奸弊。今致雨之方，莫若斩郑注而雪申锡。”士大夫皆危之，疏留中不下。明年，中敏谢病归洛阳。及训、注诛，竟雪申锡，召中敏为司勋员外郎。寻迁刑部郎中，知台杂。

其年，拜谏议大夫，充理匭使。上言曰：“据旧例，投匭进状人先以副本呈匭使，或诡异难行者，不令进入。臣检寻文按，不见本敕，所由但云贞元奉宣，恐是一时之事。臣以为本置匭函，每日从内将出，日暮进入，意在使冤滥无告，有司不为申理者，或论时政，或陈利害；宜开其必达之路，所以广聪明而虑幽枉也。若令有司先见，裁其可否，即非重密其事，俾壅塞自伸于九重之意。臣伏请今后所有进状及封事，臣但为引进，取舍可否，断自中旨。庶使名实在兹，以明置匭之本。”从之。寻拜给事中。

李甘，字和鼎。长庆末，进士擢第，又制策登科。太和中，累官至侍御史。郑注入翰林侍讲，舒元舆既作相，注亦求入中书。甘唱于朝曰：“宰相者，代天理物，先德望而后文艺。注

乃何人，敢兹叨窃？白麻若出，吾必坏之。”会李训亦恶注之所求，相注之事竟寢。训不获已，贬甘封州司马。

又有李款者，与中敏同时为侍御史。郑注邠宁入朝，款伏阁弹注云：“内通敕使，外结朝官，两地往来，卜射财货。”文宗不之省。及注用事，款亦被逐。开成中，累官至谏议大夫，出为苏州刺史，迁洪州刺史、江西观察使。杜牧自有传。

高元裕，字景圭，渤海人。祖魁。父集，官卑。元裕登进士第，本名允中，太和初，为侍御史，奏改元裕。累迁左司郎中。李宗闵作相，用为谏议大夫，寻改中书舍人。九年，宗闵得罪南迁，元裕出城餞送，为李训所怒，出为阆州刺史。时郑注入翰林，元裕草注制辞，言注以医药奉召亲，注怒。会送宗闵，乃贬之。训、注既诛，复征为谏议大夫。

开成三年，充翰林侍讲学士。文宗宠庄恪太子，欲正人为师友。乃兼太子宾客。四年，改御史中丞，风望峻整。上言曰：“御史府纪纲之地，官属选用，宜得实才。其不称者，臣请出之。”监察御史杜宣猷、柳坏、崔郢、侍御史魏中庸、高弘简，并以不称，出为府县之职。寻而蓝田县人贺兰，进与里内五十余人相聚念佛，神策镇将皆捕之，以为谋逆，当大辟。元裕疑其冤，上疏请出贺兰进等付台覆问，然后行刑，从之。

会昌中，为京兆尹。大中初，为刑部尚书。二年，检校吏部尚书、襄州刺史，加银青光禄大夫、渤海郡公、山南东道节度使。入为吏部尚书，卒。元裕兄少逸、元恭。

少逸，长庆末为侍御史，坐弟元裕贬官，左授赞善大夫，累迁左司郎中。元裕为中丞，少逸迁谏议大夫，代元裕为侍讲学士。兄弟迭处禁密，时人荣之。会昌中，为给事中，多所封奏。大中初，检校礼部尚书、华州刺史、潼关防御、镇国军使。入为左散骑常侍、工部尚书，卒。

元裕子璩，登进士第。大中朝，由内外制历丞郎，判度支。咸通中，守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。

李汉，字南纪，宗室淮阳王道明之后。道明生景融，景融生务该，务该生思，思生岌。岌已上无名位，及岌为蜀州晋原尉。岌生荆，荆为陕州司马。荆生汉。

汉，元和七年登进士第，累辟使府。长庆末，为左拾遗。敬宗好治宫室，波斯贾人李苏沙献沉香亭子材。汉上疏论之曰：“若以沉香为亭子，即与瑶台琼室事同。”宝历中，王政日僻，汉与同列薛廷老，因入阁，廷奏曰：“近日除授不由中书，拟议多是宣出施行。臣恐自此纪纲大坏，奸邪恣行。愿陛下各敕有司，稍存典故。”坐言忤旨，出为兴元从事。

文宗即位，召为屯田员外郎、史馆修撰。汉，韩愈子婿，少师愈为文，长于古学，刚讦亦类愈。预修《宪宗实录》尤为李德裕所憎。太和四年，转兵部员外郎。李宗闵作相，用为知制诰，寻迁驾部郎中。

八年，代宇文鼎为御史中丞。时李程为左仆射，以仪注不定，奏请定制。先是，太和三年，两省官同定左右仆射仪注：御史中丞已下，与仆射相遇，依令致敬，敛马侧立待。仆射谢官日，大夫中丞、三院御史，就幕次参见，其观象门外立班，既以后至为重。大夫中丞到班后，朝堂所由引仆射就位，传呼赞导，始大夫就列之仪。班退，赞导亦如之。御史大夫与仆射道途相遇，则分道而行。旧事，左右仆射初上，御史中丞、吏部侍郎已下罗拜。四年，中书奏曰：“仆射受中丞侍郎拜，则似太重；答郎官已下拜，则太轻。起今后，诸司四品已下官，及御史台六品已下并郎官，并望准故事，余依元和七年敕处分。”可之。至是，因李程奏，汉议曰：“左右仆射初上，受左右丞、诸曹侍郎、诸司四品及御史中丞已下拜。谨按《开元礼》

及《六典》并无此仪注，不知所起之由。或以为仆射师长百僚，此语亦无证据，唯有曹魏时贾诩《让官表》中一句语耳。且尚书令是正长，尚无受拜之文。故事，与御史中丞、司隶校尉，号三独坐。伏以朝廷比肩，同事圣主，南面受拜，臣下何安？纵有明文，尚须厘革。故《礼记》曰：‘君子于士不答拜，非其臣则答之。’况御史中丞、殿中御史是供奉官，尤为不可。仪制令虽有隔品之文，不知便是受拜否？及御史大夫，亦曾受御史已下拜，今并不行。盖以礼数僭逼，非人臣所安。元和六年七月，诏崔郾、段平仲与当时礼官王泾、韦公肃等同议其事，理甚精详。今请举而行之，庶为折衷。”时程入省，竟依旧仪，议者以汉奏为是。

七年，转礼部侍郎。八年，改户部侍郎。九年四月，转吏部侍郎。六月，李宗闵得罪罢相，汉坐其党，出为汾州刺史。宗闵再贬，汉亦改汾州司马，仍三二十年不得录用。会昌中，李德裕用事，汉竟沦蹶而卒。

汉弟浚、洗、潘，皆登进士第。潘，大中初为礼部侍郎。汉子贶，亦登进士第。

李景俭，字宽中，汉中王瑀之孙。父褚，太子中舍。景俭，贞元十五年登进士第。性俊朗，博闻强记，颇阅前史，详其成败。自负王霸之略，于士大夫间无所屈降。

贞元末，韦执谊、王叔文东宫用事，尤重之，待以管、葛之才。叔文窃政，属景俭居母丧，故不及从坐。韦夏卿留守东都，辟为从事。窦君为御史中丞，引为监察御史。群以罪左迁，景俭坐贬江陵户曹。累转忠州刺史。

元和末入朝。执政恶之，出为澧州刺史。与元稹、李绅相善。时绅、稹在翰林，屡言于上前。及延英辞日，景俭自陈己屈，穆宗怜之，追诏拜仓部员外郎。月余，骤迁谏议大夫。

性既矜诞，宠擢之后，凌蔑公卿大臣，使酒尤甚。中丞萧俛、学士段文昌相交辅政，景俭轻之，形于谈谑。二人俱诉之，穆宗不获已，贬之。制曰：“谏议大夫李景俭，擢自宗枝，尝探儒术，荐历台阁，亦分郡符。动或违仁，行不由义。附权幸以亏节，通奸党之阴谋。众情皆疑，群议难息。据因缘之状，当置严科；顺长养之时，特从宽典。勉宜省过，无或徇非。可建州刺史。”未几元稹用事，自郡召还，复为谏议大夫。

其年十二月，景俭朝退，与兵部郎中知制诰冯宿、库部郎中知制诰杨嗣复、起居舍人温造、司勋员外郎李肇、刑部员外郎王镒等同谒史官独孤朗，乃于史馆饮酒。景俭乘醉诣中书谒宰相，呼王播、崔植、杜元颖名，面疏其失，辞颇悖慢。宰相逊言止之，旋奏贬漳州刺史。是日同饮于史馆者皆贬逐。

景俭未至漳州而元稹作相，改授楚州刺史。议者以景俭使酒，凌忽宰臣，诏令才行，遽迁大郡。稹惧其物议，追还，授少府少监。从坐者皆召还。而景俭竟以忤物不得志而卒。景俭疏财尚议，虽不厉名节，死之日，知名之士咸惜之。

景俭弟景儒、景信、景仁，皆有艺学，知名于时。景信、景仁，皆登进士第。

史臣曰：仲尼有言：“不得中行而与之，必也狂狷乎！”若渤论考第，仲方驳谥，诚知后悔，不能息言，可谓狷欤？当贼注挟邪之辰，群公结舌而寝默，而中敏、李甘、元裕，或肆其言，或奋其笔，暴扬丑迹，不惮撩须。谓之为狂，即有遗恨，比夫请剑断佞，亦可同年而语也。南纪有良史才，足以自立，而协比权幸，颠沛终身。君子慎独，庸可忽诸。景俭自负太过，荡而无检，良骥中年蹶弛之患也。

赞曰：张、李切言，利刃决云。裴谏方士，深诚爱君。言排贼注，高、李不群。汉、俭朋比，夫何足云。

列传第一百二十二

令狐楚 弟定 子绪 綯 綯抃 子湫 涣
 牛僧孺 子蔚 蔚子徽 萧俛 弟杰 俛 从弟倓 倓子廩
 李石 弟福

令狐楚，字壳士，自言国初十八学士德棻之裔。祖崇亮，绵州昌明县令。父承简，太原府功曹。家世儒素。楚儿童时已学属文，弱冠应进士，贞元七年登第。桂管观察使王拱爱其才，欲以礼辟召，惧楚不从，乃先闻奏而后致聘。楚以父掾太原，有庭闱之恋，又感拱厚意，登第后径往桂林谢拱。不预宴游，乞归奉养，即还太原，人皆义之。李说、严绶、郑詹相继镇太原，高其行义，皆辟为从事。自掌书记至节度判官，历殿中侍御史。

楚才思俊丽。德宗好文，每太原奏至，能辨楚之所为，颇称之。郑詹在镇暴卒，不及处分后事，军中喧哗，将有急变。中夜十数骑持刃迫楚至军门，诸将环之，令草遗表。楚在白刃之中，搦管即成，读示三军，无不感泣，军情乃安。自是声名益重。丁父忧，以孝闻。免丧，征拜右拾遗，改太常博士、礼部员外郎。母忧去官。服阕，以刑部员外郎征，转职方员外郎、知制诰。

楚与皇甫铸、萧俛同年登进士第。元和九年，铸初以财赋得幸，荐俛、楚俱入翰林，充学士，迁职方郎中、中书舍人，皆居内职。时用兵淮西，言事者以师久无功，宜宥贼罢兵，唯裴度与宪宗志在殄寇。十二年夏，度自宰相兼彰义军节度、淮

西招抚宣慰处置使。宰相李逢吉与度不协，与楚相善。楚草度淮西招抚使制，不合度旨，度请改制内三数句语。宪宗方责度用兵，乃罢逢吉相任，亦罢楚内职，守中书舍人。

元和十三年四月，出为华州刺史。其年十月，皇甫镈作相，其月以楚为河阳怀节度使。十四年四月，裴度出镇太原。七月，皇甫镈荐楚入朝，自朝议郎授朝议大夫、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，与镈同处台衡，深承顾待。

十五年正月，宪宗崩，诏楚为山陵使，仍撰哀册文。时天下怒皇甫镈之奸邪。穆宗即位之四日，群臣素服，班于月华门外，宣诏贬镈，将杀之。会萧俛作相，托中官救解，方贬崖州。物议以楚因镈作相而逐裴度，群情共怒。以萧俛之故，无敢措言。

其年六月，山陵毕，会有告楚亲吏脏污事发，出为宣歙观察使。楚充奉山陵时，亲吏韦正牧、奉天令于翬、翰林阴阳官等同隐官钱，不给工徒价钱，移为羨余十五万贯上献。怨诉盈路，正牧等下狱伏罪，皆诛。楚再贬衡州刺史。

时元稹初得幸，为学士，素恶楚与镈胶固希宠，稹草楚衡州制，略曰：“楚早以文艺，得践班资，宪宗念才，擢居禁近。异端斯害，独见不明，密隲讨伐之谋，潜附奸邪之党。因缘得地，进取多门，遂忝台阶，实妨贤路。”楚深恨稹。

长庆元年四月，量移鄂州刺史，迁太子宾客，分司东都。二年十一月，授陕州大都督府长史、兼御史大夫、陕虢观察使。制下旬日，谏官论奏，言楚所犯非轻，未合居廉察之任。上知之，遽令追制。时楚已至陕州，视事一日矣。复授宾客，归东都。时年逢吉作相，极力援楚，以李绅在禁密沮之，未能擅柄。敬宗即位，逢吉逐李绅，寻用楚为河南尹、兼御史大夫。

其年九月，检校礼部尚书、汴州刺史、宣武军节度、汴宋

毫观察等使。汴军素骄，累逐主帅；前后韩弘兄弟，率以峻法绳之，人皆偷生，未能革志。楚长于抚理，前镇河阳，代乌重胤移镇沧州，以河阳军三千人为牙卒，卒咸不愿从，中路叛归，又不敢归州，聚于境上。楚初赴任，闻之，乃疾驱赴怀州，溃卒亦至，楚单骑喻之，咸令囊弓解甲，用为前驱，卒不敢乱。及莅汴州，解其酷法，以仁惠为治，去其太甚，军民咸悦，翕然从化，后竟为善地。汴帅前例，始至率以钱二百万实其私藏，楚独不取，以其羨财治廨舍数百间。

太和二年九月，征为户部尚书。三年三月，检校兵部尚书、东都留守、东畿汝都防御使。其年十一月，进位检校右仆射、郢州刺史、天平军节度、郢曹濮观察等使。奏故东平县为天平县。属岁旱俭，人至相食，楚均富贍贫，而无流亡者。六年二月，改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河东节度等使。楚久在并州，练其风俗，因人所利而利之，虽属岁旱，人无转徙。楚始自书生，随计成名，皆在太原，实如故里。及是垂旄作镇，邑老欢迎。楚绥抚有方，军民胥悦。七年六月，入为吏部尚书，仍检校右仆射。故事，检校高官者，便从其班。楚以正官三品不宜从二品之列，请从本班，优诏嘉之。九年六月，转太常卿。十月，守尚书左仆射，进封彭阳郡开国公。十一月，李训兆乱，京师大扰。训乱之夜，文宗召右仆射郑覃与楚宿于禁中，商量制敕，上皆欲用为宰相。楚以王涯、贾餗冤死，叙其罪状浮泛，仇士良等不悦，故辅弼之命移于李石。乃以本官领盐铁转运等使。

先是，郑注上封置榷茶使额，盐铁使兼领之，楚奏罢之，曰：

伏以江、淮数年已来，水旱疾疫，凋伤颇甚，愁叹未平。今夏及秋，稍校丰稔，方须惠恤，各使安存。昨者忽奏榷茶，实为蠹政。盖是王涯破灭将至，怨怒合归，岂有令百姓移茶树

于官场中栽植，摘茶叶于官场中造作，有同儿戏，不近人情。方在恩权，孰敢沮议？朝班相顾而失色，道路以目而吞声。今宗社降灵，奸凶尽戮，圣明垂祐，黎庶合安。微臣蒙恩，兼领使务，官衔之内，犹带此名。俯仰若惊，夙宵知惧。伏乞特回圣听，下鉴愚诚，速委宰臣，除此使额。缘军国之用或阙，山泽之利有遗，许臣条疏，续具闻奏。采造将及，妨废为虞。

前月二十一日，内殿奏对之次，郑覃与臣同陈论议。伏望圣慈早赐处分，一依旧法，不用新条。唯纳榷之时，须节级加价，商人转卖，必校稍贵，即是钱出万国，利归有司。既不害茶商，又不扰茶户，上以彰陛下爱人之德，下以竭微臣忧国之心。远近传闻，必当感悦。

从之。

先是，元和十年，出内库弓箭陌刀赐左右街使，充宰相入朝以为翼卫，及建福门而止。至是，因训、注之乱，悉罢之。楚又奏：“诸道新授方镇节度使等，具帑抹，带器仗，就尚书省兵部参辞。伏以军国异容，古今定制，若不由旧，斯为改常。未闻省阁之门，忽内弓刀之器。郑注外蒙恩宠，内蓄凶狂，首创奸谋，将兴乱兆。致王璠、郭行余之辈，敢驱将吏，直诣阙庭。震惊乘舆，骚动京国，血溅朝路，尸僵禁街。史册所书，人神共愤，既往不咎，其源尚开。前件事宜，伏乞速令停罢，如须参谢，即具公服。”从之。又奏请罢修曲江亭绢一万三千七百匹，回修尚书省，从之。

开成元年上巳，赐百僚曲江亭宴。楚以新诛大臣，不宜赏宴，独称疾不赴，论者美之。以权在内官，累上疏乞解使务。其年四月，检校左仆射、兴元尹，充山南西道节度使。二年十一月，卒于镇，年七十二，册赠司空，谥曰文。

楚风仪严重，若不可犯；然宽厚有礼，门无杂宾。尝与从

事宴语方酣，有非类偶至，立命彻席，毅然色变。累居重任，贞操如初。未终前三日，犹吟咏自若。疾甚，诸子进药，未赏入口，曰：“修短之期，分以定矣，何须此物？”前一日，召从事李商隐曰：“吾气魄已殫，情思俱尽，然所怀未已，强欲自写闻天，恐辞语乖舛，子当助我成之。”即秉笔自书曰：

臣永惟际会，受国深恩。以祖以父，皆蒙褒赠；有弟有子，并列班行。全腰领以从先人，委体魄而事先帝，此不自达，诚为甚愚。但以永去泉扃，长辞云陛，更陈尸谏，犹进瞽言。虽号叫而不能，岂诚明之敢忘？今陛下春秋鼎盛，寰海镜清，是修教化之初，当复理平之始。然自前年夏秋已来，贬谴者至多，诛戮者不少，望普加鸿造，稍霁皇威。歿者昭洗以云雷，存者沾濡以雨露，使五谷嘉熟，兆人安康。纳臣将尽之苦言，慰臣永蛰之幽魄。

书讫，谓其子绪、綯曰：“吾生无益于人，勿请谥号。葬日，勿请鼓吹，唯以布车一乘，余勿加饰。铭志但志宗门，秉笔者无择高位。”当歿之夕，有大星陨于寝室之上，其光烛廷。楚端坐与家人告诀，言已而终。嗣子奉行遗旨。诏曰：“生为名臣，歿有理命。终始之分，可谓两全。卤簿哀荣之末节，难违往意；谥国家之大典，须守彝章。卤簿宜停，易名须准旧例。”后綯贵，累赠至太尉。有文集一百卷，行于时。所撰《宪宗哀册文》，辞情典郁，为文士所重。

楚弟定，字履常。元和十一年进士及第，累辟使府。太和九年，累迁至职方员外郎、弘文馆直学士、检校右散骑常侍、桂州刺史、桂管都防御观察等使。卒，赠礼部尚书。

绪以廕授官，历随、寿、汝三郡刺史。在汝州日，有能政，郡人请立碑颂德。绪以弟褱在辅弼，上言曰：“臣先父元和中特承恩顾，弟綯官不因人，出自宸衷。臣伏睹诏书，以臣刺汝

州日，粗立政劳，吏民求立碑颂，寻乞追罢。臣任随州日，郡人乞留，得上下考。及转河南少尹，加金紫。此名已闻于日下，不必更立碑颂，乞赐寝停。”宣宗嘉其意，从之。

絢字子直。太和四年登进士第，释褐弘文馆校书郎。开成初为左拾遗。二年，丁父丧。服阕，授本官，寻改左补阙、史馆修撰，累迁库部、户部员外郎。会昌五年，出为湖州刺史。大中二年，召拜考功郎中，寻知制诰。其年，召入充翰林学士。三年，拜中书舍人，袭封彭阳男，食邑三百户，寻拜御史中丞。四年，转户部侍郎，判本司事。其年，改兵部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絢以旧事带尚书省官，合先省上。上日同列集于少府监。时白敏中、崔龟从曾为太常博士，至相位，欲荣其旧署，乃改集于太常礼院，龟从手笔志其事于壁。

絢辅政十年，累官至吏部尚书、右仆射、凉国公，食邑二千户。十三年，罢相，检校司空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河中尹、河中晋绛等节度使。

咸通二年，改汴州刺史、宣武军节度使。三年冬，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、淮南节度副大使、知节度事。累加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司徒，进食邑至三千户。

九年，徐州戍兵庞勋自桂州擅还。七月至浙西，沿江自白沙入浊河，剽夺舟船而进。絢闻勋至，遣使慰抚，供给刍米。都押衙李湘白絢曰：“徐兵擅还，必无好意。虽无诏命除讨，权变制在藩方。昨其党来投，言其数不逾二千，而虚张舟航旗帜，恐人见其实。涉境已来，心颇忧惴。计其水路，须出高邮县界，河岸斗峻而水深狭。若出奇兵邀之，俾荻船纵火于前，劲兵奋击于后，败走必矣。若不于此诛锄，俟济淮、泗，合徐人负怨之徒，不下十万，则祸乱非细也。”絢性懦缓，又以不奉诏命，谓湘曰：“长淮已南，他不为暴。从他过去，余非吾

事也。”

其年冬，庞勋杀崔彦曾，据徐州，聚众六七万。徐无兵食，乃分遣贼帅攻剽淮南诸郡，滁、和、楚、寿继陷。谷食既尽，淮南之民多为贼所啖。时两淮郡县多陷，唯杜慆守泗州，贼攻之经年，不能下。初，诏絢为徐州南面招讨使。贼攻泗州急，絢令李湘将兵五千人援之。贼闻湘来援，遣人致书于絢，辞情逊顺，言：“朝廷累有诏赦宥，但抗拒者三两人耳，旦夕图去之，即束身请命，愿相公保任之。”絢即奏闻，请赐勋节钺，仍诫李湘但戍淮口，贼已招降，不得立异。由是湘军解甲安寝，去警彻备，日与贼军相对，欢笑交言。一日，贼军乘间，步骑径入湘垒，淮卒五千人皆被生縶送徐州，为贼蒸而食之。湘与监军郭厚本为庞勋断手足，以徇于康承训军。时浙西杜审权发军千人，与李湘约会兵，大将翟行约勇敢知名。浙军未至而湘军败。贼乃分兵，立淮南旗帜，为交斗之状。行约军望见，急趋之，千人并为贼所缚。送徐州。

絢既丧师，朝廷以左卫大将军、徐州西南面招讨使马举代絢为淮南节度使。十二年八月，授检校司徒、太子太保，分司东都。十三年，以本官为凤翔尹、凤翔陇节度使，进封赵国公，食邑三千户，卒。子濇、涣、汾。

濇，少举进士，以父在内职而止。及絢辅政十年，濇以郑颢之亲，骄纵不法，日事游宴，货贿盈门，中外为之侧目。以絢党援方盛，无敢措言。及懿宗即位，讼者不一，故絢罢权轴。既至河中，上言曰：“臣男濇，爱自孩提，便从师训，至于词艺，颇及辈流。会昌二年，臣任户部员外郎时，已令应举，至大中二年犹未成名。臣自湖州刺史蒙先帝擢授考功郎中、知制诰，寻充学士。继叨渥泽，遂忝枢衡，事体有妨，因令罢举，自当废绝，一十九年。每遣退藏，更令勤励。臣以禄位逾分，

齿发已衰。男瀹年过长成，未沾一第，犬马私爱，实切悯伤。臣二三年来，频乞罢免，每年取得文解，意待才离中书，便令赴举。昨蒙恩制，宠以近藩。伏缘已逼礼部试期，便令就试。至于与夺，出自主司，臣固不敢挠其衡柄。臣初离机务，合具上闻。昨延英奉辞，本拟面奏，伏以恋恩方切，陈诚至难。伏冀宸慈，察臣丹恳。”诏令就试。

是岁，中书舍人裴坦权知贡举，登第者三十人。有郑羲者，故户部尚书浣之孙，裴弘余，故相休之子，魏絢故相扶之子，及瀹，皆名臣子弟，言无实才。谏议大夫崔瑄上疏论之曰：“令狐瀹昨以父居相位，权在一门。求请者诡党风趋，妄动者群邪云集。每岁贡闈登第，在朝清列除官，事望虽出于絢，取舍全由于瀹。喧然如市，旁若无人，权动寰中，势倾天下。及絢罢相作镇之日，便令瀹纳卷贡闈。岂可以父在枢衡，独挠文柄？请下御史台按问文解日月者。”奏疏不下。

瀹既及第，释褐长安尉、集贤校理。咸通二年，迁右拾遗、史馆修撰。制出，左拾遗刘蛻、起居郎张云，各上疏极论瀹云：“恃父秉权，恣受货赂。取李琢钱，除琢安南都护，遂致蛮陷交州。”张云言：“大中十年，檐以谏议大夫豆卢籍、刑部郎中李鄴为夔王已下侍读，欲立夔王为东宫，欲乱先朝子弟之序。瀹内倚郑顥，人谁敢言？”时檐在淮南，累表自雪。懿宗重伤大臣意，贬云为兴元少尹，蛻为华阴令，改瀹詹事府司直。瀹为众所非，宦名不达。

涣、泐俱登进士第。涣位至中书舍人。定子緘，緘子澄、湘。澄亦以进士登第，累辟使府。

牛僧孺，字思黯，隋仆射奇章公弘之后。祖绍。父幼简，官卑。僧孺进士擢第，登贤良方正制科，释褐伊阙尉，迁监察御史，转殿中，历礼部员外郎。元和中，改都官，知台杂，寻

换考功员外郎，充集贤直学士。

穆宗即位，以库部郎中知制诰。其年十一月，改御史中丞。以州府刑狱淹滞，人多冤抑，僧孺条疏奏请，按劾相继，中外肃然。

长庆元年，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赃当死，直臣赂中贵人为之申理，僧孺坚执不回。穆宗面喻之曰：“直臣事虽僭失，然此人有经度才，可委之边任，朕欲贷其法。”僧孺对曰：“凡人不能，止于持禄取容耳。帝王立法，束缚奸雄，正为才多者。禄山、诛泚以才过人，浊乱天下，况直臣小才，又何屈法哉？”上嘉其守法，面赐金紫。二年正月，拜户部侍郎。三年三月，以本官同平章事。

初，韩弘入朝，以宣武旧事，人多流言，其子公武以家财厚赂权幸及多言者，班列之中，悉受其遗。俄而父子俱卒，孤孙幼小，穆宗恐为厮养窃盗，乃命中使至其家，阅其宅簿，以付家老。而簿上具有纳赂之所，唯于僧孺官侧硃书曰：“某月日，送牛侍郎物若干，不受，却付讫。”穆宗按簿甚悦。居无何，议命相，帝首可僧孺之名。

敬宗即位，加中书侍郎、银青光禄大夫，封奇章子，邑五百户。十二月，加金紫阶，进封郡公、集贤殿大学士、监修国史。

宝历中，朝廷政事出于邪幸，大臣朋比。僧孺不奈群小，拜章求罢者数四。帝曰：“俟予郊礼毕放卿。”及穆宗祔庙郊报后，又拜章陈退，乃于鄂州置武昌军额，以僧孺检校礼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鄂州刺史、武昌军节度、鄂岳蕲黄观察等使。江夏城风土散恶，难立垣墉，每年加板筑，赋青茆以覆之。吏缘为奸，蠹弊绵岁。僧孺至，计茆苦板筑之费，岁十余万，即赋之以专，以当苦筑之价。凡五年，墉皆瓷葺，蠹

弊永除。属郡沔州与鄂隔江相对，虚张吏员，乃奏废之，以其所管汉阳、汶川两县隶鄂州。文宗即位，就加检校吏部尚书，凡镇江夏五年。

太和三年，李宗闵辅政，屡荐僧孺有才，不宜居外。四年正月，召还，守兵部尚书、同平章事。

五年正月，幽州军乱，逐其帅李载义。文宗以载义输忠于国，遽闻失帅，骇然，急召宰臣谓之曰：“范阳之变奈何？”僧孺对曰：“此不足烦圣虑。且范阳得失，不系国家休戚，自安、史已来，翻覆如此。前时刘总以土地归国，朝廷耗费百万，终不得范阳尺帛斗粟入于天府，寻复为梗。至今忠诚，亦由前载义也，但因而抚之，俾扞奚、契丹不令入寇，朝廷所赖也。假以节旄，必自陈力，不足以逆顺治之。”帝曰：“吾初不祥，思卿言是也。”即日命中使宣慰。寻加门下侍郎、弘文馆大学士。

六年，吐蕃遣使论董勃义入朝修好。俄而西川节度李德裕奏，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以城降。德裕又上利害云：“若以生羌三千，出戎不意，烧十三桥，捣戎之腹心，可以得志矣。”上惑其事，下尚书省议，众状请如德裕之策。僧孺奏曰：“此议非也。吐蕃疆土，四面万里，失一维州，无损其势。况论董勃义才还，刘元鼎未到，比来修好，约罢戍兵。中国御戎，守信为上，应敌次之，今一朝失信，戎丑得以为词。闻赞普牧马茹川，俯于秦、陇。若东袭陇坂，径走回中，不三日抵咸阳桥，而发兵枝梧，骇动京国。事或及此，虽得百维州，亦何补也。”上曰：“然。”遂诏西川不内维州降将。僧孺素与德裕仇怨，虽议边公体，而怙德裕者以僧孺害其功，谤论沸然，帝亦以为不直。其年十二月，检校左仆射、兼平章事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、淮南节度副大使、知节度事。

时中尉王守澄用事，多纳纤人，窃议时政，禁中事密，莫知其说。一日，延英对宰相，文宗曰：“天下何由太平，卿等有意于此乎？”僧孺奏曰：“臣等待罪辅弼，无能康济，然臣思太平亦无象。今四夷不至交侵，百姓不至流散；上无淫虐，下无怨讟；私室无强家，公议无壅滞。虽未及至理，亦谓小康。陛下若别求太平，非臣等所及。”既退至中书，谓同列曰：“吾辈为宰相，天子责成如是，安可久处兹地耶？”旬日间，三上章请退，不许。

会德裕党盛，垂将入朝，僧孺故得请。上既受左右邪说，急于太平，奸人伺其锐意，故训、注见用。数年之间，几危宗社，而僧孺进退以道，议者称之。

开成初，搢绅道丧，阉寺弄权，僧孺嫌处重藩，求归散地，累拜章不允，凡在淮甸六年。

开成二年五月，加检校司空，食邑二千户，判东都尚书省事、东都留守、东畿汝都防御使。

僧孺识量弘远，心居事外，不以细故介怀。洛都筑第于归仁里。任淮南时，嘉木怪石，置之阶庭，馆宇清华，竹木幽邃。常与诗人白居易吟咏其间，无复进取之怀。

三年九月，征拜左仆射，仍令左军副使王元直赍告身宣赐。旧例，留守入朝，无中使赐诏例，恐僧孺退让，促令赴阙。僧孺不获已入朝。属庄恪太子初薨，延英中谢曰，语及太子，乃恳陈父子君臣之义，人伦大经，不可轻移国本。上为之流涕。是时宰辅皆僧孺僚旧，未尝造其门。上频宣召，托以足疾。久之，上谓杨嗣复曰：“僧孺称疾，不任趋朝，未可即令自便。”

“四年八月，复检校司空、兼平章事、襄州刺史、山南东道节度使，加食邑至三千户。辞曰，赐觚、散、樽、杓等金银古器，令中使喻之曰：“以卿正人，赐此古器，卿且少留。”僧孺奏

曰：“汉南水旱之后，流民待理，不宜淹留。”再三请行，方允。

武宗即位，就加检校司徒。会昌二年，李德裕用事，罢僧孺兵权，征为太子少保，累加太子少师。大中初卒，赠太子太师，谥曰文贞。

僧孺少与李宗闵同门生，尤为德裕所恶。会昌中，宗闵弃斥，不为生还。僧孺数为德裕掎摭，欲加之罪，但以僧孺贞方有素，人望式瞻，无以伺其隙。德裕南迁，所著《穷愁志》引里俗犊子之讖以斥僧孺。又目为“太牢公”，其相憎恨如此。僧孺二子：蔚、徽。

蔚，字大章，十五应两经举。太和九年，复登进士第。三府辟署为从事，入朝为监察御史。大中初，为右补阙，屡陈章疏，指斥时病。宣宗嘉之，曰：“牛氏子有父风，差慰人意。”寻改司门员外郎，出为金州刺史，入拜礼、吏二郎中。以祀事准礼，天官司所掌班列，有特权越职者，蔚奏正之，为时权所忌，左授国子博士，分司东都。逾月，权臣罢免，复征为吏部郎中，兼史馆修撰，迁左谏议大夫。咸通中，为给事中，延英谢日，面赐金紫。蔚封驳无避，帝嘉之。逾岁，迁户部侍郎，袭封奇章侯，以公事免。岁中复本官，历工、礼、刑三尚书。咸通末，检校兵部尚书、兴元尹、山南西道节度使。在镇三年。时中官用事，急于贿赂。属徐方用兵，两中尉讽诸藩贡奉助军，蔚尽索军府之有三万端匹，随表进纳。中官怒，即以神策将吴行鲁代还。及黄巢犯阙，乃自京师奔遁，避地山南，拜章请老，以尚书左仆射致仕。卒，累赠太尉。子循、徽。

徽，咸通八年登进士第，三佐诸侯府，得殿中侍御史，赐绯鱼。入朝为右补阙，再迁吏部员外郎。乾符中，选曹猥滥，吏为奸弊，每岁选人四千余员。徽性贞刚，特为奏请。由是铨

叙稍正，能否旌别，物议称之。

巢贼犯京师，父蔚方病，徽与其子自扶篮舆，投窜山南。阁路险狭，盗贼纵横，谷中遇盗，击徽破首，流血被体，而捉舆不辍。盗苦迫之，徽拜之曰：“父年高疾甚，不欲骇动。人皆有父，幸相垂恤。”盗感之而止。及前谷，又逢前盗，相告语曰：“此孝子也。”即同举舆，延于其家，以帛封创，饘饮奉蔚。留之信宿，得达梁州。故吏感恩，争来奔问。时僖宗已幸成都，徽至行朝拜章，乞归侍疾。已除谏议大夫，不拜。谓宰相杜让能曰：“愿留兄循在朝，以当门户，乞侍医药。”时循为给事中，丞相许之。

其年钟家艰，执丧梁、汉。既除，以中书舍人征，未赴，疾作。以舍人纶制之地，不可旷官，请授散秩，改给事中。从驾还京，至陈仓，疾甚，经年方间。

宰相张浚为招讨使，奏徽为判官，检校左散骑常侍。诏下凤翔，促令赴阙。徽谓所亲曰：“国步方艰，皇居初复，帑廩皆虚，正赖群臣协力，同心王室。而于破败之余，图雄霸之举，俾诸侯离心，必貽后悔也。以吾衰疾之年，安能为之扞难。”辞疾不起。明年，浚败，召徽为给事中。

杨复恭叛归山南，李茂贞上表，请自出兵粮问罪，但授臣诏讨使。奏不待报，茂贞与王行瑜军已出疆。上怒其专，不时可之，茂贞恃强，章疏不已。昭宗延英召谏官宰相议可否。以邠、凤皆有中人内应，不敢极言，相顾辞逊，上情不悦。徽奏曰：“两朝多艰，茂贞实有翼卫之功，恶诸杨阻兵，意在嫉恶。所造次者，不俟命而出师也。近闻两镇兵入界，多有杀伤，陛下若不处分，梁、汉之民尽矣。须授以使名，明行约束，则军中争不畏法。”帝曰：“此言极是。”乃以招讨之命授之。及茂贞平贼，自恃浸骄，多挠国政，命杜让能料兵讨之。徽谏曰：

“岐是国门，茂贞倔强，不顾祸患。万一蹉跌，挫国威也，不若渐以制之。”及师出，复召徽谓之曰：“卿能斟酌时事，岐军乌合，朕料必平，卿以为捷在何日？”徽对曰：“臣忝侍从谏诤之列，所言军国，据理陈闻。如破贼之期，在陛下考蓍龟，责将帅，非臣之职也。”而王师果衄，大臣被害。

徽寻改中书舍人。岁中，迁刑部侍郎，封奇章男。崔胤连结汴州，恶徽言事，改散骑常侍。不拜，换太子宾客。天复初，贼臣用事，朝政不纲，拜章请罢。诏以刑部尚书致仕，乃归樊川别墅。病卒，赠吏部尚书。

，字表龄，开成二年登进士第，出佐使府，历践台省。乾符中，位至剑南西川节度使。黄巢之乱，从幸西川，拜太常卿。以病求为巴州刺史，不许。驾还，拜吏部尚书。襄王之乱，避地太原，卒。子嶠，位至尚书郎。

萧俛，字思谦。曾祖太师徐国公嵩，开元中宰相。祖华，袭徐国公，肃宗朝宰相。父恆，赠吏部尚书。皆自有传。俛，贞元七年进士擢第。元和初，复登贤良方正制科，拜右拾遗，迁右补阙。元和六年，召充翰林学士。七年，转司封员外郎。九年，改驾部郎中、知制诰，内职如故。坐与张仲方善，仲方驳李吉甫谥议，言用兵征发之弊，由吉甫而生。宪宗怒，贬仲方。俛亦罢学士，左授太仆少卿。

十三年，皇甫镈用事，言于宪宗，拜俛御史中丞。俛与镈及令狐楚，同年登进士第。明年，镈援楚作相，二人双荐俛于上。自是，顾眄日隆，进阶朝议郎、飞骑尉，袭徐国公，赐绯鱼袋。穆宗即位之月，议命宰相，令狐楚援之，拜中书侍郎、平章事，仍赐金紫之服。八月，转门下侍郎。

十月，吐蕃寇泾原，命中使以禁军援之。穆宗谓宰臣曰：“用兵有必胜之法乎？”俛对曰：“兵者凶器，战者危事，圣

主不得已而用之。以仁讨不仁，以义讨不义，先务招怀，不为掩袭。古之用兵，不斩祀，不杀厉，不擒二毛，不犯田稼。安人禁暴，师之上也。如救之甚于水火。故王者之师，有征无战，此必胜之道也。如或纵肆小忿，轻动干戈，使敌人怨结，师出无名，非惟不胜，乃自危之道也。固宜深慎！”帝然之。

时令狐楚左迁西川节度使，王播广以货币赂中人权幸，求为宰相。而宰相段文昌复左右之。俛性嫉恶，延英面言播之纤邪纳贿，喧于中外，不可以污台司。事已垂成，帝不之省，俛三上章求罢相任。长庆元年正月，守左仆射，进封徐国公，罢知政事。俛居相位，孜孜正道，重慎名器。每除一官，常虑乖当，故鲜有简拔而涉克深，然志嫉奸邪，脱履重位，时论称之。

穆宗乘章武恢复之余，即位之始，两河廓定，四鄙无虞。而俛与段文昌屡献太平之策，以为兵以静乱，时已治矣，不宜黷武，劝穆宗休兵偃武。又以兵不可顿去，请密语天下军镇有兵处，每年百人之中，限八人逃死，谓之“消兵”。帝既荒纵，不能深料，遂诏天下，如其策而行之。而藩籍之卒，合而为盗，伏于山林。明年，硃克融、王廷凑复乱河朔，一呼而遗卒皆至。朝廷方征兵诸藩，籍既不充，寻行招募。乌合之徒，动为贼败，由是复失河朔，盖“消兵”之失也。

俛性介独，持法守正。以己辅政日浅，超擢太骤，三上章恳辞仆射，不拜。诏曰：“萧俛以勤事国，以疾退身，本末始终，不失其道，既罢枢务，俾居端揆。朕欲加恩超等，复吾前言。而继有让章，至于三四，敦谕颇切，陈乞弥坚。成尔谦光，移之选部，可吏部尚书。”俛又以选曹簿书烦杂，非摄生之道，乞换散秩。其年十月，改兵部尚书。二年，以疾表求分司，不许。三月，改太子少保，寻授同州刺史。宝历二年，复以少保分司东都。

文宗即位，授检校左仆射、守太子少师。俛称疾笃，不任赴阙，乞罢所授官。诏曰：“新除太子少师萧俛，代炳台耀，躬茂天爵。文可以经纬邦俗，行可以感动神祇。夷澹粹和，精深敏直，进退由道，周旋令名。近以师傅之崇，畴于旧德，俾从优逸，冀保养颐。而抗疏恳辞，勇退知止，尝亦敦谕，确乎难拔。遂兹牢让，以厚时风，可银青光禄大夫、守尚书左仆射致仕。”

俛趣尚简洁，不以声利自污。在相位时，穆宗诏撰《故成德军节度使王士真神道碑》，对曰：“臣器褊狭，此不能强。王承宗先朝阻命，事无可观，如臣秉笔，不能溢美。或撰进之后，例行祝遗。臣若公然阻绝，则违陛下抚纳之宜；僭俛受之，则非微臣平生之志。臣不愿为之秉笔。”帝嘉而免之。

俛家行尤孝。母韦氏，贤明有礼，理家甚严。俛虽为宰相，侍母左右，不异褐衣时。丁母丧，毁瘠逾制。免丧，文宗征诏，恳以疾辞。既致仕于家，以洛都官属宾友，避岁时请谒之烦，乃归济源别墅，逍遥山野，啸咏穷年。

八年，以庄恪太子在东宫，上欲以耆德辅导，复以少师征之。俛令弟杰奉表京师，复纳制书，坚辞痼疾。诏曰：“不待年而求谢，于理身之道则至矣，其如朝廷之望何？朕以肇建元良，精求师傅，遐想汉朝故事，玄成、石庆，当时重德，咸历此官。吾以元子幼冲，切于师训，欲以敕汝发明古今，冀忠孝之规，日闻于耳。特遣左右，至于林园。而卿高蹈翛然，屏绝趋进，复遣令弟还召诏书。天爵自优，冥鸿方远，不转之志，其坚若山。循省来章，致烦为愧。终以吕尚之秩，遂其疏旷之心。励俗激贪，所补多矣。有益于政，寄声以闻，亦有望于旧臣矣。可太子太傅致仕。”

开成二年，俛弟俛授楚州刺史。辞日，文宗谓俛曰：“萧

俛先朝名相，勩力未衰，可一来京国。朕赐俛诏书匹帛，卿便赍至济源，道吾此意。”诏曰：“卿道冠时髦，业高儒行。著作砺济川之效，弘致君匡国之规，留芳岩廊，逸老林壑。累降褒诏，亟加崇秩，而志不可夺，情见乎辞。鸿飞入冥，吟想增叹。今赐绢三百匹，便令萧倣宣示。”俛竟不起，卒。

杰，字豪士。元和十二年登进士第。累官侍御史，迁主客员外郎。太和九年十月，郑注为凤翔节度使，慎选参佐。李训以杰检校工部郎中，充凤翔陇观察判官。其年十一月，郑注诛，杰为凤翔监军使所害。

倣以廕授官。太和中，累迁至河南少尹。九年五月，拜谏议大夫。开成二年，出为楚州刺史。四年三月，迁越州刺史、御史中丞、浙东都团练观察使。会昌中，入为左散骑常侍，迁检校刑部尚书、华州刺史、潼关防御等使。大中初，坐在华州时断狱不法，授太子宾客分司。四年，检校户部尚书、兖州刺史、兖沂海节度使。复入为太子宾客。大中十二年，以太子少保分司东都，卒。俛从父弟仿。

亻放，父悟，恆之弟也。悟，仕至大理司直。亻放，太和元年登进士第。大中朝，历谏议大夫、给事中。咸通初，迁左散骑常侍。

懿宗怠临朝政，僻于奉佛，内结道场，聚僧念诵。又数幸诸寺，施与过当。亻放上疏论之曰：

臣闻玄祖之道，由慈俭为先；而素王之风，以仁义为首。相沿百代，作则千年，至圣至明，不可易也。如佛者，生于天竺，去彼王宫，割爱中之至难，取灭后之殊胜，名归象外，理绝尘中，非为帝王之所能慕也。昔贞观中，高宗在东宫，以长孙皇后疾亟，尝上言曰：“欲请度僧，以资福事。”后曰：“为善有征，吾未为恶，善或无报，求福非宜。且佛者，异方之

教，所可存而勿论。岂以一女子而紊王道乎？”故谥为文德。且母后之论，尚能如斯，哲王之谏，安可反是？

伏睹陛下留神天竺，属意桑门，内设道场，中开讲会，或手录梵策，或口扬佛音。虽时启于延英，从容四辅；虑稍稀于听政，废失万机。居安思危，不可忽也。夫从容者，君也，必畴咨于臣，尽忠匡救，外逆其耳，内沃其心；陈皋陶之谏，述仲虺之诤；发挥王道，恢益帝图，非赐对之间，徒侍坐而已。夫废失者，上拒其谏，下希其旨，言则狎玩，意在顺从。汉重神仙，东方朔著《十洲》之记；梁崇佛法，刘孝仪咏《七觉》之诗。致祠祷无休，讲诵不已，以至大空海内，中辍江东。以此言之，是废失也。然佛者，当可以悟取，不可以相求。汉、晋已来，互兴宝刹；姚、石之际，亦有高僧。或问以苦空，究其不灭，止闻有性，多曰忘言。执著贪缘，非其旨也。必乞陛下力求民瘼，虔奉宗祧。思繆赏与滥刑，其殃立至；俟胜残而去杀，得福甚多。幸罢讲筵，频亲政事。昔年韩愈已得罪于宪宗，今日微臣固甘心于遐徼。

疏奏，帝甚嘉之。

四年，本官权知贡举，迁礼部侍郎，转户部。以检校工部尚书，出为滑州刺史，充义成军节度、郑滑颖观察处置等使。在镇四年，滑临黄河，频年水潦，河流泛滥，坏西北堤。放奏移河四里，两月毕功，画图以进。懿宗嘉之，就加刑部尚书，入为兵部尚书、判度支，转吏部尚书，选序平允。咸通末，复为兵部尚书、判度支。寻以本官同平章事，累迁中书、门下二侍郎，兼户部、兵部尚书。迁左右仆射，改司空、弘文馆大学士、兰陵郡开国侯。

俄而盗起河南，内官握兵，王室浊乱。放气劲论直，同列忌之；罢知政事，出为广州刺史、岭南节度使。

亻放性公廉，南海虽富珍奇，月俸之外，不入其门。家人疾病，医工治药，须乌梅，左右于公厨取之；亻放知而命还，促买于市。遇乱，不至京师而卒。

子廩，咸通三年进士擢第，累迁尚书郎。乾符中，以父出镇南海，免官侍行。中和中，征为中书舍人，再迁京兆尹。僖宗再幸山南，廩以疾不能从。襄王僭窃，廩宗人遭受伪署；廩惧，自洛避地河朔，镇冀节度使王镕馆之于深州。光化三年卒。

廩贞退寡合，绰有家法。初从父南海，地多谷纸，亻放敕子弟缮写缺落文史。廩白曰：“家书缺者，诚宜补葺。然此去京师，水际万里，不可露赍，当须篋笥。人观兼乘，谓是货财，古人薏苡之嫌，得为深诚。”亻放曰：“吾不之思也。”故浊乱之际，克保令名。

子頔，亦登进士第，后官位显达。

李石，字中玉，陇西人。祖坚，父明。石，元和十三年进士擢第，从凉国公李听历四镇从事。石机辩有方略，尤精吏术，藩府称之。自听征伐，常司留使务，事无不办。太和三年，为郑滑行军司马。时听握兵河北，令石入朝奏事，占对明辩，文宗目而嘉之。府罢，入为工部郎中，判盐铁案。五年，改刑部郎中。由兵部郎中令狐楚请为太原节度副使。七年，拜给事中。九年七月，权知京兆尹事。十月，迁户部侍郎，判度支事。

文宗自德裕、宗闵朋党相倾。太和七年以后，宿素大臣，颖而不用。意在擢用新进孤立，庶几无党，以革前弊，故贾餗、舒元舆骤阶大用。及训、注伏诛，欲用令狐楚，寻而中辍。石自朝议郎加朝议大夫，以本官同平章事，判使如故。石器度豁如，当官不挠。自京师变乱之后，宦者气盛，凌轹南司，延英议事，中贵语必引训以折文臣。石与郑覃尝谓之曰：“京师之乱，始自训、注；而训、注之起，始自何人？”仇士良等不能

对。其势稍抑，缙绅赖之。是时，逾月，人情不安。帝谓侍臣曰：“如闻人心尚未安帖，比日何如？”石对曰：“比日苦寒，盖刑杀太过，致此阴沴。昨闻郑注到凤翔，招募士卒不至，捕索诛夷不已，臣恐边上闻之，乘此生事。宜降诏安喻其心。”从之。

江西、湖南两道观察使以新经训、注之乱，吏卒多死，进官健衣粮一百二十分，充宰相募召从人。石奏曰：“宰相上弼圣政，下理群司。若忠正无私，宗社所祐，纵逢盗贼，兵不能伤；若事涉隐欺，心怀矫妄，虽有防卫，鬼得而诛。臣等愿推赤心以答圣奖。孟轲知非臧氏，孔子不畏匡人。其两道所进衣粮，并望停寝，依从前制置，只以金吾手力引从。”可之。帝又曰：“宰相之任，在选贤任能。”石曰：“臣与郑覃常以此事为切，但以人各有求，苟遂所欲则美誉至，稍不如意则谤议生。只宜各委所司荐用，臣等择可授之，则物议息矣。”

其年十二月，中使田全操、刘行深巡边回，走马入金光门。从者讹言兵至，百官朝退，仓惶骇散。有不及束带、袜而乘者。市人叫噪，尘坌四起。二相在中书，人吏稍散。郑覃曰：“耳目颇异，且宜出去。”石曰：“事势不可知，但宜坚坐镇之，冀将宁息。若宰相亦走，则中外乱矣。必若继乱，走亦何逃？任重官崇，人心所属，不可忽也。”石视簿书，沛然自若。京城无赖之徒，皆戎服兵仗，北望阙门以俟变。内使连催闭皇城门，金吾大将军陈君赏率其徒立望仙门下，谓中使曰：“假如有贼，闭门不晚。请徐观其变，无宜自弱。”晡晚方定。是日，苟非石之镇静，君赏之御侮，几将乱矣。

开成元年，改元，大赦。石等商量节文，放京一年租税。及正、至、端午进奉，并停三年，其钱代充百姓纽配钱。诸道除药物、口味、茶果外，不得进献。诸司宣索制造，并停三年。

赦后，紫宸宣对。郑覃曰：“陛下改元御殿，全放京畿一年租税，又停天下节镇进奉。恩泽所该，实当要切。近年赦令，皆不及此。”上曰：“朕务行其实，不欲崇长空文。”石对曰：“赦书须内置一本，陛下时省览之。十道黜陟使发日，付与公事根本，令与长吏详择施行，方尽利害之要。”石以从前德音虽降，人君不能守，奸吏从而违之，故有内置之奏以讽之。

寻加中书侍郎、集贤殿大学士，领盐铁转运使。上御紫宸论政曰：“为国之道，致治甚难。”石对曰：“朝廷法令行则易。臣闻文王陟降在上，陛下推赤诚，上达于天，何忧不治？”上又曰：“治乱由人邪正，由时运耶？”郑覃对曰：“由圣帝，由忠臣，是由人也。”石曰：“亦由时运。九庙圣灵，钟德于陛下，时也；陛下行之道，则是由人。而前代帝王甚有德者，当乱离无奈何之际，又安得不推运耶？”帝曰：“卿言是也。”石又奏：“咸阳令韩辽请开兴成渠。旧漕在咸阳县西十八里，东达永丰仓，自秦、汉已来疏凿，其后堙废。昨辽计度，用功不多。此漕若成，自咸阳抵潼关，三百里内无车挽之勤，则辕下牛尽得归耕，永利秦中矣。”李固言曰：“王涯已前已曾陈奏，实秦中之利，但恐征役今非其时。”上曰：“莫有阴阳拘忌否？苟利于人，朕无所虑也。”石辞领使务。八月，罢盐铁转运使。石用金部员外郎韩益判度支案，益坐赃系台。石奏曰：“臣以韩益晓钱谷录用之，不谓贪猥如此！”帝曰：“宰相但知人则用，有过则惩。卿所用人，且不掩其恶，可谓至公。从前宰相用人，有过曲为蔽之，不欲人弹劾，此大谬也。但知能则举，举不失职则奖之，自然易得其人，何必容隐。”

三年正月五日，石自亲仁里将曙入朝，盗发于故郭尚父宅；引弓追及，矢才破肤，马逸而回。盗已伏坊门，挥刀斫石，断马尾，竟以马逸得还私第。上闻之骇愕，遣中使抚问，赐金疮

药，因差六军兵士三十人卫从宰相。是日，京师大恐，常参官入朝者，九人而已，旬日方安。石拜章辞位者三。乃加金紫光禄大夫、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、江陵尹、荆南节度使。

李训之乱，人情危迫，天子起石于常僚之中，付以衡柄。石以身徇国，不顾患难，振举朝纲，国威再复。而中官仇士良切齿恶之，而伏戎加害。天子深知其故，畏逼而不能理，乃至罢免。及石赴镇，赐宴之仪并阙，人士伤之，耻君子之道消也。石至镇，表让中书侍郎，乃加检校兵部尚书、兼平章事。

武宗即位，就加检校尚书右仆射。会昌三年十月，加检校司空、平章事、陇西郡开国伯、食邑七百户、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河东节度观察等使。时泽潞刘稹阻兵，以石尝为太原副使，谙练北门军政，故代刘沔镇之。

初，沔以兵三千人戍横水。王师之讨泽潞也，王逢军于榆社，诉兵少，请益之，诏石以太原之卒赴榆社。石乃割横水戍卒一千五百人，令别将杨弁率之，以赴王逢。旧例发军，人给二缣。石以支计不足，量减一匹，军人聚怨。又将及岁除，促令上路，众愈不悦。杨弁乘其衅谋乱，出言激动军人。

四年正月，军乱逐石，朝廷乃以晋绛观察使崔元式代还。五年，检校司徒、东都留守、判东都尚书省事、畿汝都防御使。以太子少保分司卒。

石弟福，字能之。太和七年登进士第，累辟使府。石为宰相，自荐弟于延英，言福才堪理人，授监察御史。累迁尚书郎，出为商、郑、汝、颍四州刺史。大中时，检校工部尚书、滑州刺史、兼御史大夫，充义成军节度、郑滑颖观察使。入为刑部侍郎，累迁刑部、户部尚书。乾符初，以检校右仆射、襄州刺史、兼御史大夫充山南东道节度。

四年，草贼王仙芝徒党数万寇掠山南。福团练乡兵，屯集

要路，贼不敢犯。其秋，贼陷岳、鄂、饶、信等州。十二月，逼江陵，节度使杨知温求援于福；福即自率州兵及沙陀五百骑赴援。时贼已陷江陵之郛，闻福兵至，乃退去。僖宗嘉之，就加检校司空、同平章事。归朝，终于太子太傅。

史臣曰：彭阳奇章，起徒步而升台鼎。观其人文彪炳，润色邦典，射策命中，横绝一时，诚俊贤也。而峨冠曳组，论道于皋、夔之伍，孰曰不然？如能蹈道匪躬，中立无党，则其善尽矣。萧太师贞独嫉恶，不为利回，不以夷、惠儼之，俾之经纶，则其道至矣。开成之始，帝道方沦，石于此时欲振颓绪，几婴戕贼，可为咄嗟。多僻之时，止堪太息。

赞曰：乔松孤立，萝葛夤缘。柔附凌云，岂曰能贤？呜呼楚、孺，道丧曲全！萧、李相才，致之外篇。

列传第一百二十三

郑覃 弟朗

陈夷行 李绅

吴汝纳

李回 李珣 李固言

郑覃，故相珣瑜之子。以父廕补弘文校理，历拾遗、补阙、考功员外郎、刑部郎中。元和十四年二月，迁谏议大夫。宪宗用内官五人为京西北和籩使，覃上疏论罢。穆宗不恤政事，喜游宴；即位之始，吐蕃寇边，覃与同职崔玄亮等廷奏曰：“陛下即位已来，宴乐过多，畋游无度。今蕃寇在境，缓急奏报，不知乘輿所在。臣等忝备谏官，不胜忧惕，伏愿稍减游纵，留心政道。伏闻陛下晨夜昵狎倡优；近习之徒，赏赐太厚。凡金银货币，皆出自生灵膏血，不可使无功之人，滥沾赐与。纵内藏有余，亦乞用之有节，如边上警急，即支用无阙。免令有司重敛百姓，实天下幸甚。”帝初不悦其言，顾宰相萧俛曰：“此辈何人？”俛对曰：“谏官也。”帝意稍解，乃曰：“朕之过失，臣下尽规，忠也。”乃谓覃曰：“阁中奏事，殊不从容。今后有事面陈，朕与卿延英相见。”时久无阁中奏事，覃等抗论，人皆相贺。

镇冀节度使王承宗死，其弟承元听朝旨，移授郑滑节度。镇之三军留承元，以难不能赴镇；承元乞重臣宣谕，乃以覃为宣谕使，起居舍人王璠副之。

初，镇卒辞语不逊，覃至宣谕，谕以大义，军人释然听命。

长庆元年十一月，转给事中。四年，迁御史中丞，十一月，权知工部侍郎。宝历元年，拜京兆尹。文宗即位，改左散骑常侍。三年，以本官充翰林侍讲学士。四年四月，拜工部侍郎。

覃长于经学，稽古守正，帝尤重之。覃从容奏曰：“经籍讹谬，博士相沿，难为改正。请召宿儒奥学，校定六籍；准后汉故事，勒石于太学，永代作则，以正其阙。”从之。

五年，李宗闵、牛僧孺辅政。宗闵以覃与李德裕相善，薄之。时德裕自浙西入朝，复为闵、孺所排，出镇蜀川。宗闵恶覃禁中言事，奏为工部尚书，罢侍讲学士。文宗好经义，心颇思之。六年二月，复召为侍讲学士。七年春，德裕作相。五月，以覃为御史大夫。文宗尝于延英谓宰相曰：“殷侑通经学，为人颇似郑覃。”宗闵曰：“覃、侑诚有经学，于议论不足听览。”李德裕对曰：“殷、郑之言，他人不欲闻，唯陛下切欲闻之。”覃尝嫉人朋党，为宗闵所薄故也。八年，迁户部尚书。其年，德裕罢相，宗闵复知政，与李训、郑注同排斥李德裕、李绅。二人贬黜，覃亦左授秘书监。九年六月，杨虞卿、李宗闵得罪长流，复以覃为刑部尚书。十月，迁尚书右仆射，兼判国子祭酒。训、注伏诛，召覃入禁中草制敕，明日以本官同平章事，封荥阳郡公，食邑二千户。

覃虽精经义，不能为文。嫉进士浮华。开成初，奏礼部贡院宜罢进士科。初，紫宸对，上语及选士，覃曰：“南北朝多用文华，所以不治。士以才堪即用，何必文辞？”帝曰：“进士及第人已曾为州县官者，方镇奏署即可之，余即否。”覃曰：“此科率多轻薄，不必尽用。”帝曰：“轻薄敦厚，色色有之，未必独在进士。此科置已二百年，亦不可遽改。”覃曰：“亦不可过有崇树。”帝尝谓宰臣曰：“百司弛慢，要重条举。”因指香炉曰：“此炉始亦华好，用之既久，乃无光彩。若不

加饰，何由复初？”覃对曰：“丕变风俗，当考实效。自三十年已来，多不务实，取于颜情。如嵇、阮之流，不摄职事。”李石云：“此本因治平，人人无事，安逸所致。今之人俗亦慕王夷甫，耻不能及之。”上曰：“卿等辅朕，在振举法度而已。”

时太学勒石经，覃奏起居郎周墀、水部员外郎崔球、监察御史张次宗、礼部员外郎温业等，校定《九经》文字，旋令上石。加门下侍郎、弘文馆大学士、监修国史。上尝于延英论古今诗句工拙，覃曰：“孔子所删，三百篇是也。降此五言七言，辞非雅正，不足帝王赏咏。夫《诗》之《雅》、《颂》皆下刺上所，非上化下而作。王者采诗，以考风俗得失。仲尼删定，以为世规。近代陈后主、隋炀帝皆能章句，不知王者大端，终有季年之失。章句小道，愿陛下不取也。”覃以宰相兼判国子祭酒，奏太学置五经博士各一人，缘无职田，请依王府官例，赐禄粟。从之。又进《石壁九经》一百六十卷。

其年，李固言复为宰相。固言与李宗闵、杨嗣复善，覃憎之。因起居郎闕，固言奏曰：“周敬复、崔球、张次宗等三人，皆堪此任。”覃曰：“崔球游宗闵之门，且赤墀下秉笔，为千古法，不可朋党。如裴中孺、李让夷，臣不敢有纤芥异论。”乃止。三年，杨嗣复自西川入拜平章事，与覃尤相矛盾；加之以固言、李珣，入对之际，是非蜂起。二月，覃进位太子太师。

文宗以旱放系囚，出宫人刘好奴等五百余人，送两街寺观，任归亲戚。紫宸对，李珣曰：“陛下放宫女数多，德迈千古。汉制，八月选人，晋武平吴，亦多采择。仲尼所谓‘未见好德如好色’。今陛下以为无益放之，微臣敢贺。”覃曰：“晋武帝以采择之失，中原化为左衽；陛下以为殷鉴，放去攸宜。”其年十二月，三上章求罢，诏落太子太师，余如故。仍三五日一入中书，商量政事。四年五月，罢相，守左仆射。

武宗即位，李德裕用事，欲援为宰相。固以足疾不任朝谒。会昌二年，守司徒致仕，卒。

子裔绰，以廕授渭南尉，直弘文馆。

覃少清苦贞退，不造次与人款狎。位至相国，所居未尝增饰，才庇风雨。家无媵妾，人皆仰其素风。然嫉恶太过，多所不容，众惮而恶之。

覃弟朗、潜。

朗，字有融。长庆元年，登进士甲科，再迁右拾遗。开成中，为起居郎。初，太和末风俗稍奢，文宗恭勤节俭，冀革其风。宰臣等言曰：“陛下节俭省用，风俗已移，长裾大袂，渐以减损。若更令戚属绝其侈靡，不虑下不从教。”帝曰：“此事亦难户晓，但去其泰甚，自以俭德化之。朕闻前时内库唯二锦袍，饰以金鸟，一袍玄宗幸温汤御之，一即与贵妃。当时贵重如此，如今奢靡，岂复贵之？料今富家往往皆有。左卫副使张元昌便用金唾壶，昨因李训，已诛之矣。”时朗执笔螭头下，宰臣退，上谓朗曰：“适所议论，卿记录未？吾试观之。”朗对曰：“臣执笔所记，便名为史。伏准故事，帝王不可取观。昔太宗欲览国史，谏议大夫硃子奢云：‘史官所述，不隐善恶。或主非上智，饰非护失，见之则致怨，所以义不可观。’又褚遂良曰：‘今之起居郎，古之左右史也；记人君言行，善恶必书，庶几不为非法，不闻帝王躬自观史。’”帝曰：“适来所记，无可否臧，见亦何爽？”乃宣谓宰臣曰：“郑朗引故事，不欲脱见起居注。夫人君之言，善恶必书。朕恐平常闲话，不关理体，垂诸将来，窃以为耻。异日临朝，庶几稍改，何妨一见，以诫丑言。”朗遂进之。朗转考功郎中。四年，迁谏议大夫。

会昌初，为给事中。出为华州刺史，入为御史中丞、户部

侍郎，判本司事。大中朝，出为定州刺史、义武军节度、易定观察、北平军等使。寻迁检校户部尚书、汴州刺史、宣武军节度、宋毫汴颖观察等使。入为工部尚书，判度支。迁御史大夫，改礼部尚书。以本官同平章事，加中书侍郎、集贤殿大学士，修国史。

大中十年，以疾辞位。进加检校右仆射、守太子少师。十一年十月卒。诏曰：

故通议大夫、检校尚书右仆射、兼太子少师、上柱国、赐紫金鱼袋郑朗，植操端方，稟气庄重；藹若瑞玉，淡如澄川。智略合乎蓍龟，诚信服于僚友。自膺宠寄，颇负全才，竭匪躬于谏垣，彰尽瘁于琐闼。载践方岳，亟登师坛。观风推惠爱之心，训士得抚循之术。政溢闻听，念兹征还，位冠冬卿，职重邦计。经费有节，财用不亏。繁彼休功，明我推择。爰嘉峭峻，俾总纪纲。公望益隆，典彝具举；式谐注意，且沃深衷。俄参化源，以提政柄。三事仰清廉之节，百度见损益之能。近煦和风，远浹膏雨。方俟坐镇雅俗，表率庶官，颐养或乖，腠理生疾，屡陈章疏，乞遂退闲。既坚乃诚，式允其请。每图懿绩，唯冀有瘳。何竟至于弥留，而遽闻于捐代。阅奏兴悼，临轩载怀。将辍视朝之仪，兼列上公之秩。慰兹幽坏，期尔有知，可赠司空。

潜，字无闷，亦登进士第。

陈夷行，字周道，颍川人。祖忠，父邑。夷行，元和七年登进士第，累辟使府。宝历末，由侍御史改虞部员外郎，皆分务东都。太和三年，入为起居郎、史馆修撰，预修《宪宗实录》。四年献上，转司封员外郎。五年，迁吏部郎中。四月，召充翰林学士。八年，兼充皇太子侍读，诏五日一度入长生院侍太子讲经。上召对，面赐绯衣牙笏，迁谏议大夫、知制诰，余职如

故。九年八月，改太常少卿，知制诰、学士侍讲如故。

开成二年四月，以本官同平章事。三年，杨嗣复、李珣继入辅政。夷行介特，素恶其所为，每上前议政，语侵嗣复，遂至往复。性不能堪，上表称足疾辞位；不许，诏中使就第宣劳。七月，以王彦威为忠武节度使，史孝章为邠宁节度使，皆嗣复拟议。因延英对，上问夷行曰：“昨除二镇，当否？”夷行对曰：“但出自圣心即当。”杨嗣复曰：“若出自圣心当，即人情皆惬。如事或过当，臣下安得无言？”帝曰：“诚如此，朕固无私也。”夷行曰：“自三数年来，奸臣窃权，陛下不可倒持太阿，授人尊柄。”嗣复曰：“齐桓用管仲于雝虢，岂有太阿之虑乎？”上不悦。

仙韶院乐官尉迟璋授王府率，右拾遗窦洵直当衙论曰：“伶人自有本色官，不合授之清秩。”郑覃曰：“此小事，何足当衙论列！王府率是六品杂官，谓之清秩，与洵直得否？此近名也。”嗣复曰：“尝闻洵直幽，今当衙论一乐官，幽则有之，亦不足怪。”夷行曰：“谏官当衙，只合论宰相得失，不合论乐官。然业已陈论，须与处置。今后乐人每七八年与转一官，不然，则加手力课三数人。”帝曰：“别与一官。”乃授光州长史，赐洵直绢百疋。夷行寻转门下侍郎。

上紫宸议政，因曰：“天宝中政事，实不甚佳。当时姚、宋在否？”李珣曰：“姚亡而宋罢。”珣因言：“人君明哲，终始尤难。玄宗尝云：‘自即位以来，未尝杀一不辜。’而任林甫陷害破人家族，不亦惑乎？”夷行曰：“陛下不可移权与人。”嗣复曰：“夷行之言容易，且太宗用房玄龄十六年、魏徵十五年，何尝失道？臣以为用房、魏多时不为不理，用邪佞一日便足。”夷行之言，皆指嗣复专权。

文宗用郭蘧为坊州刺史，右拾遗，宋祁论列，以为不可。

既而遽坐赃。帝谓宰相曰：“宋祁论事可嘉，祁授官来几时？”嗣复曰：“去年。”因曰：“谏官论事，陛下但记其姓名，稍加优奖。如不当，亦须令知。”夷行曰：“谏官论事，是其本职。若论一事即加一官，则官何由得，不免有情。”帝曰：“情固不免，理平之时，亦不可免。”上竟以夷行议论太过，恩礼渐薄。寻罢知政事，守吏部尚书。

四年九月，检校礼部尚书，出为华州刺史。五年，武宗即位，李德裕秉政。七月自华召入，复为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。

会昌三年十一月，检校司空、平章事、河中尹、河中晋绛节度使。卒，赠司徒。

弟玄锡、夷实，皆进士擢第。玄锡又制策登科。

李绅，字公垂，润州无锡人。本山东著姓。高祖敬玄，则天朝中书令，封赵国文宪公，自有传。祖守一，成都郫县令。父晤，历金坛、乌程、晋陵三县令，因家无锡。

绅六岁而孤，母卢氏教以经义。绅形状眇小而精悍，能为歌诗。乡赋之年，讽诵多在人口。元和初，登进士第，释褐国子助教，非其好也。东归金陵，观察使李锜爱其才，辟为从事。绅以锜所为专恣，不受其书币；锜怒，将杀绅，遁而获免。锜诛，朝廷嘉之，召拜右拾遗。

岁余，穆宗召为翰林学士，与李德裕、元稹同在禁署，时称“三俊”，情意相善。寻转右补阙。长庆元年三月，改司勋员外郎、知制诰。二年二月，超拜中书舍人，内职如故。

俄而稹作相，寻为李逢吉教人告稹阴事；稹罢相，出为同州刺史。时德裕与牛僧孺俱有相望，德裕恩顾稍深。逢吉欲用僧孺，惧绅与德裕沮于禁中。二年九月，出德裕为浙西观察使，乃用僧孺为平章事，以绅为御史中丞，冀离内职，易掎搯而逐之。乃以吏部侍郎韩愈为京兆尹，兼御史大夫，放台参。知绅

刚褊，必与韩愈忿争。制出，绅果移牒往来，论台府事体。而愈复性讦，言辞不逊，大喧物议，由是两罢之。愈改兵部侍郎，绅为江西观察使。天子待绅素厚，不悟逢吉之嫁祸，为其心希外任，乃令中使就第宣劳，赐之玉带。绅对中使泣诉其事，言为逢吉所排，恋阙之情无已。及中谢日，面自陈诉，帝方省悟，乃改授户部侍郎。

中尉王守澄用事，逢吉令门生故吏结托守澄为援以倾绅，昼夜计画。会绅族子虞，文学知名，隐居华阳，自言不乐仕进，时来京师省绅。虞与从伯耆、进士程昔范，皆依绅。及耆拜左拾遗，虞在华阳寓书与耆求荐，书误达于绅。绅以其进退二三，以书诮之。虞大怨望。及来京师，尽以绅尝所密话言逢吉奸邪附会之语告逢吉。逢吉大怒，问计于门人张又新、李续之，咸曰：“搢绅皆自惜毛羽，孰肯为相公搏击！须得非常奇士出死力者。有前邓州司仓刘栖楚者，尝为吏。镇州王承宗以事绳之。栖楚以首触地固争，而承宗竟不能夺，其果锐如此。若相公取之为谏官，令伺绅之失，一旦于上前暴扬其过，恩宠必替。事苟不行，过在栖楚，亦不足惜也。”逢吉乃用李虞、程昔范、刘栖楚，皆擢为拾遗，以伺绅隙。

俄而穆宗晏驾。敬宗初即位，逢吉快绅失势，虑嗣君复用之。张又新等谋逐绅。会荆州刺史苏遇入朝，遇能决阴事，众问计于遇。遇曰：“上听政后，当开延英，必有次对，官欲拔本塞源，先以次对为虑，余不足恃。”群党深然之。逢吉乃以遇为左常侍。王守澄每从容谓敬宗曰：“陛下登九五，逢吉之助也。先朝初定储贰，唯臣备知。时翰林学士杜元颖、李绅劝立深王，而逢吉固请立陛下，而李续之、李虞继献章疏。”帝虽冲年，亦疑其事。会逢吉进拟，进李绅在内署时，尝不利于陛下，请行贬逐。帝初即位，方倚大臣，不能自执，乃贬绅端

州司马。贬制既行，百僚中书贺宰相，唯右拾遗吴思不贺。逢吉怒，改为殿中侍御史，充入吐蕃告哀使。

绅之贬也，正人腹诽，无敢有言。唯翰林学士韦处厚上疏，极言逢吉奸邪，诬摭绅罪，语在《处厚传》。天子亦稍开悟。会禁中检寻旧书，得穆宗时封书一篋。发之，得裴度、杜元颖与绅三人所献疏，请立敬宗为太子。帝感悟兴叹，悉命焚逢吉党所上谤书，由是谗言稍息，绅党得保全。

及宝历改元大赦，逢吉定赦书节文，不欲绅量移，但云左降官已经量移者与量移，不言左降官与量移。韦处厚复上疏论之，语在《处厚传》。帝特追赦书，添节文云“左降官与量移”，绅方移为江州长史。再迁太子宾客，分司东都。

太和七年，李德裕作相。七月，检校左常侍、越州刺史、浙东观察使。九年，李训用事，李宗闵复相，与李训、郑注连衡排摈德裕罢相，绅与德裕俱以太子宾客分司。

开成元年，郑覃辅政，起德裕为浙西观察使，绅为河南尹。六月，检校户部尚书、汴州刺史、宣武节度、宋毫汴颖观察等使。二年，夏秋旱，大蝗，独不入汴、宋之境，诏书褒美。又于州置利润楼店。四年，就加检校兵部尚书。

武宗即位，加检校尚书右仆射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，知淮南节度大使事。会昌元年，入为兵部侍郎、同平章事，改中书侍郎，累迁守右仆射、门下侍郎、监修国史、上柱国、赵国公，食邑二千户。四年，暴中风恙，足缓不任朝谒，拜章求罢。十一月，守仆射、平章事，出为淮南节度使。六年，卒。

绅始以文艺节操进用，受顾禁中。后为朋党所挤，滨于祸患。赖正人匡救，得以功名始终。歿后，宣宗即位，李德裕失势罢相，归洛阳；而宗闵、嗣复之党崔铉、白敏中、令狐綯欲置德裕深罪。大中初，教人发绅镇扬州时旧事，以倾德裕。

初，会昌五年，扬州江都县尉吴湘坐赃下狱，准法当死，具事上闻。谏官疑其冤，论之。遣御史崔元藻覆推，与扬州所奏多同，湘竟伏法。及德裕罢相，群怨方构，湘兄进士汝纳，诣阙诉冤，言绅在淮南恃德裕之势，枉杀臣弟。德裕既贬，绅亦追削三任官告。

吴汝纳者，澧州人，故韶州刺史武陵兄之子。武陵进士登第，有史学，与刘轲并以史才直史馆。武陵撰《十三代史驳议》二十卷。自尚书员外郎出为忠州刺史，改韶州。坐赃贬潘州司户卒。

汝纳亦进士擢第，以季父赃罪，久之不调。会昌中，为河南府永宁县尉。初，武陵坐赃时，李德裕作相，贬之。故汝纳以不调挟怨，而附宗闵、嗣复之党，同作谤言。会汝纳弟湘为江都尉，为部人所讼赃罪，兼娶百姓颜悦女为妻，有逾格律。李绅令观察判官魏翎鞫之，赃状明白，伏法。湘妻颜，颜继母焦，皆笞而释之。仍令江都令张弘思以船监送湘妻颜及儿女送澧州。

及扬州上具狱，物议以德裕素憎吴氏，疑李绅织成其罪。谏官论之，乃差御史崔元藻为制使，覆吴湘狱，据款伏妄破程粮钱，计赃准法。其恃官娶百姓颜悦女为妻，则称悦是前青州衙推。悦先娶王氏，是衣冠女，非继室焦所生，与扬州案小有不同。德裕以元藻无定夺，奏贬崖州司户。及汝纳进状，追元藻覆问。元藻既恨德裕，阴为崔铉、白敏中、令狐綯所利诱，即言湘虽坐赃，罪不至死。又云，颜悦实非百姓，此狱是郑亚首唱，元寿协李恪锻成，李回便奏。遂下三司详鞫。故德裕再贬，李回、郑亚等皆窜逐。吴汝纳、崔元藻为崔、白、令狐所奖，数年并至显官。

李回，字昭度，宗室郇王祜之后。父如仙。回本名躔，以

避武宗庙讳。长庆初，进士擢第，又登贤良方正制科。释褐滑台从事，扬州掌书记，得监察御史。入为京兆府户曹，转司录参军。合朝为正补阙、起居郎，尤为宰相李德裕所知。回强干有吏才，遇事通敏，官曹无不理。授职方员外郎，判户部案，历史部员外郎，判南曹。以刑部员外郎知台杂，赐绯。开成初，以库部郎中知制诰，拜中书舍人，赐金紫服。武宗即位，拜工部侍郎，转户部侍郎，判本司事。三年，兼御史中丞。

会昌三年，刘稹据潞州，邀求旄钺，朝议不允，加兵问罪。武宗惧稹阴附河朔三镇，以沮王师，乃命回奉使河朔。魏博何弘敬、镇冀王元逵皆具囊鞬郊迎。回喻以朝旨，言泽潞密迩王畿，不同河北，自艰难已来，唯魏、镇两藩，列圣皆许袭，而稹无功，欲效河朔故事，理即太悖。圣上但以山东三郡，境连魏、镇，用军便近，王师不欲轻出山东，请魏、镇两藩只收山东三郡。弘敬、元逵俯偻从命。幽州张仲武与太原刘沔攻回鹘。时两人不协，朝廷方用兵，不欲藩帅不和。回至幽州，喻以和协之旨，仲武欣然释憾。乃移刘沔镇滑台，命仲武领太原军攻潞。贼平，以本官同平章事，累加中书侍郎，转门下，历户、吏二尚书。

武宗崩，回充山陵使，祔庙竟，出为成都尹、剑南西川节度。大中元年冬，坐与李德裕亲善，改潭州刺史、湖南观察使，再贬抚州刺史。白敏中、令狐綯罢相，入朝为兵部尚书，复出为成都尹、剑南西川节度使。卒，赠司徒，谥曰文懿。

李珣，字待价，赵郡人。父仲朝。珣进士擢第，又登书判拔萃科，累官至右拾遗。穆宗荒于酒色，才终易月之制，即与勋臣饮宴。珣与同列上疏论之曰：

臣闻人臣之节，本于忠尽，苟有所见，即宜上陈。况为陛下谏官，食陛下厚禄，岂敢腹诽巷议，辜负恩荣？臣等闻诸道

路，不知信否，皆云有诏追李光颜、李勣，欲于重阳节日，合宴群臣。倘诚有之，乃陛下念群臣，敷惠泽之慈旨也。然元朔未改，园陵尚新。虽陛下执易月之期，俯从人欲；而礼经著三年之制，犹服心丧。今遵同轨之会，适去于中邦；告远夷之使，未复其来命。遏密弛禁，盖为齐人，合宴内廷，事将未可。夫明王之举动，为天下法；王言既降，其出如纶。苟玷皇猷，徒章直谏，臣等是以昧死上闻。且光颜、李勣，久立忠劳，今方盛秋，务拓边境。如或召见，诏以谋猷，褒其宿勋，付以疆事，则与歌钟合宴，酒食邀欢，不得同年而语也。陛下自纘嗣以来，发号施令，无非孝理因心，形于诏敕，固以感动于人伦。更在敬慎威仪，保持圣德而已。

上虽不用其言，慰劳遣之。

长庆元年，盐铁使王播增茶税，初税一百，增之五十，珣上疏论之曰：

榷率救弊，起自干戈，天下无事，即宜蠲省。况税茶之事，尤出近年，在贞元元年中，不得不尔。今四海镜清，八方砥平，厚敛于人，殊伤国体。其不可一也。

茶为食物，无异米盐，于人所资，远近同俗。既祛竭乏，难舍斯须，田间之间，嗜好尤切。今增税既重，时估必增，流弊于民，先及贫弱。其不可二也。

且山泽之饶，出无定数，量斤论税，所冀售多。价高则市者稀，价贱则市者广，岁终上计，其利几何？未见阜财，徒闻敛怨。其不可三也。

臣不敢远征故事，直以目前所见陈之。伏望暂留聪明，稍垂念虑，特追成命，更赐商量。陛下即位之初，已惩聚敛，外官押贯，旋有诏停，洋洋德音，千古不朽。今若榷茶加税，颇失人情。臣忝谏司，不敢缄默。

时禁中造百尺楼，国计不充。王播希恩增税，奉帝嗜欲，疏奏不省。迁吏部员外郎，转司勋员外郎、知制诰。

太和五年，李宗闵、牛僧孺在相，与珏亲厚，改度支郎中、知制诰，遂入翰林充学士。七年三月，正拜中书舍人。九年五月，转户部侍郎充职。七月，宗闵得罪，珏坐累，出为江州刺史。开成元年四月，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，迁河南尹。二年五月，李固言入相，召珏复为户部侍郎，判本司事。三年，杨嗣复辅政，荐珏以本官同平章事。珏与固言、嗣复相善，自固言得位，相继援引；居大政，以倾郑覃、陈夷行、李德裕三人。凡有奏议，必以朋党为谋，屡为覃所廷折之。珏自朝议郎进阶正义大夫，其年十二月，上疏求罢，不许。

四年三月，文宗谓宰臣曰：“朕在位十四年，属天下无事，虽未至理，亦少有如今日之无事也。”珏对曰：“邦国安危，亦知人之身。当四体和平之时，长宜调适，以顺寒暄之节。如恃安自忽，则疾患旋生。朝廷当无事之时，思省阙失而补之，则祸难不作矣。”

文宗以杜惊领度支称职，欲加户部尚书，因紫宸言之。陈夷行曰：“一切恩权，合归君上。陛下自看可否？”珏对曰：“太宗用宰臣，天下事皆先平章，谓之平章事。代天理物，上下无疑，所以致太平者也。若拜一官，命一职，事事皆决于君上，即焉用彼相？昔隋文帝一切自劳心力，臣下发论则疑，凡臣下用之则宰相，不用是常僚，岂可自保？陛下常语臣云：‘窦易直劝我，宰相进拟，但五人留三人、两人，勾一人。渠即合劝我择宰相，不合劝我疑宰相。’”帝曰：“易直此言甚鄙。”又曰：“韦处厚作相，三日荐六度师，亦大可怪。”珏曰：“处厚淫于奉佛，不悟其是非也。”

其年五月，上谓宰臣曰：“贞元政事，初年至好。”珏曰：

“德宗中年好货，方镇进奉，即加恩泽。租赋出自百姓，更令贪吏剥削，聚货以希恩，理道故不可也。”上曰：“人君聚敛，犹自不可。但轻赋节用可也。”珣又曰：“贞观中，房、杜、王、魏启告文皇，意只在此，请不易初心。自古好事，克终实难。”上曰：“朕心终不改也。”寻封赞皇男，食邑三百户。

武宗即位之年九月，与杨嗣复俱罢相，出为桂州刺史、桂管观察使。三年，长流驩州。大中二年，崔铉、白敏中逐李德裕，征入朝为户部尚书。出为河阳节度使。入为吏部尚书，累迁金紫光禄大夫、检校尚书右仆射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、淮南节度使、上柱国、赞皇郡开国公、食邑一千五百户。大中七年卒，赠司空。

李固言，赵郡人。祖并，父现。固言，元和七年登进士甲科。太和初，累官至贺部郎中、知台杂。四年，李宗闵作相，用为给事中。五年，宋申锡为王守澄诬陷，固言与同列伏阁论之。将作监王堪修奉太庙弛慢，罚俸，仍改官为太子宾客。制出，固言封还曰：“东宫调护之地，不可令弛慢被罚之人处之。”改为均王傅。六年，迁工部侍郎。七年四月，转尚书左丞，奉诏定左右仆射上事仪注。八年，李德裕辅政，出为华州刺史。

其年十月，宗闵复入，召拜吏部侍郎。九年五月，迁御史大夫。六月，宗闵得罪，固言代为门下侍郎、平章事，寻加崇文馆大学士。时李训、郑注用事，自欲窃辅相之权。宗闵既逐，外示公体，爰立固言，其实恶与宗闵朋党。九月，以兵部尚书出为兴元节度使。李训自代固言为平章事。训、注诛，文宗思其说正，开成元年四月，复召为平章事，判户部事。

二年，君臣上徽号，上紫宸言曰：“中外上章，请加徽号。朕思理道犹郁，实愧岳牧之请。如闻州郡甚有无政处？”固言

曰：“人言邓州王堪衰老，隋州郑襄无政。”帝曰：“堪是贞元时御史，只有此一人。”郑覃曰：“臣以王堪旧人，举为刺史。郑襄比来守官，亦无败事。若言外郡不理，何止二人？”帝曰：“济济多士，文王以宁。德宗时，班行多闲员，岂时乏才耶？”李石对曰：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。安有大国无人？盖贞元中仕进路塞，所以有才之人或托迹他所，此乃不叙进人才之过也。”固言曰：“求才之道，有人保任，便宜奖用。随其称职与否升黜之。”上曰：“宰相荐人，莫计亲疏。羹易直作相，未尝论用亲情。若己非相才，自宜引退。若是公举，亲亦何嫌？人鲜全才，但用其所长尔。”

寻进阶金紫，判户部事。其年十月，以门下侍郎平章事出为成都尹、剑南西川节度使，代杨嗣复。上表让门下侍郎，乃检校左仆射。会昌初入朝，历兵、户二部尚书。宣宗即位，累授检校司徒、东都留守、东畿汝都防御使。大中末，以太常卿孙简代之，拜太子太傅，分司东都，卒。

史臣曰：陈、郑诸公，章疏议论，绰有端士之风。天子待以贤能，付之以鼎职。延英献纳，罕闻康济之谏；文陛敷扬，莫副具瞻之望。加以互生倾夺，竞起爱憎。惟回奉使命而喻籓臣，救危邦而除宿憾。况昭献文章可以为世范，德行可以为师，有启、诵之上才，非桓、灵之失道，讵可不思己过，只务面欺。辅弼之宜，安可垂训？若俾韩非之言进矣，子辈安可逃乎？土运之衰，斯为魍魎，悲夫！

赞曰：爱而知恶，憎不忘善。平心救非，可居鼎铉。吠声济恶，结党专朝。谋身坏国。何名雙调？

列传第一百二十四

李德裕

李德裕，字文饶，赵郡人。祖栖筠，御史大夫。父吉甫，赵国忠公，元和初宰相。祖、父自有传。德裕幼有壮志，苦心力学，尤精《西汉书》、《左氏春秋》耻与诸生同乡赋，不喜科试。年才及冠，志业大成。贞元中，以父谴逐蛮方，随侍左右，不求仕进。元和初，以父再秉国钧，避嫌不仕台省，累辟诸府从事。十一年，张弘靖罢相，镇太原，辟为掌书记。由大理评事得殿中侍御史。十四年府罢，从弘靖入朝，真拜监察御史。明年正月，穆宗即位，召入翰林，充学士。帝在东宫，素闻吉甫之名，既见德裕，尤重之。禁中书诏大手笔，多诏德裕草之。是月，召对思政殿，赐金紫之服。逾月，改屯田员外郎。

穆宗不持政道，多所恩贷，戚里诸亲，邪谋请谒；传导中人之旨，与权臣往来，德裕嫉之。长庆元年正月，上疏论之曰：“伏见国朝故事，驸马缘是亲密，不合与朝廷要官往来。玄宗开元中，禁止尤切。访闻近日驸马辄至宰相及要官私第，此辈无他才伎可以延接，唯是泄漏禁密；交通中外，群情所知，以为甚弊。其朝官素是杂流，则不妨来往。若职在清列，岂可知闻？伏乞宣示宰臣，其驸马诸亲，今后公事即于中书见宰相，请不令诣私第。”上然之。寻转考功郎中、知制诰。二年二月，转中书舍人，学士如故。

初，吉甫在相位时，牛僧孺、李宗闵应制举直言极谏科。二人对诏，深诋时政之失，吉甫泣诉于上前。由是，考策官皆

贬，事在《李宗闵传》元和初，用兵伐叛，始于杜黄裳诛蜀。吉甫经画，欲定两河，方欲出师而卒。继之元衡、裴度。而韦贯之、李逢吉沮议，深以用兵为非。而韦、李相次罢相，故逢吉常怒吉甫、裴度。而德裕于元和时，久之不调，而逢吉、僧孺、宗闵以私怨恆排摈之。

时德裕与李绅、元稹俱在翰林，以学识才名相类，情颇款密。而逢吉之党深恶之。其月，罢学士，出为御史中丞。其元稹自禁中出，拜工部侍郎、平章事。三月，裴度自太原复辅政。是月，李逢吉亦自襄阳入朝，乃密赂纤人，构成于方狱。六月，元稹、裴度俱罢相。稹出为同州刺史。逢吉代裴度为门下侍郎、平章事。既得权位，锐意报怨。时德裕与牛僧孺俱有相望，逢吉欲引僧孺，惧绅与德裕禁中沮之；九月，出德裕为浙西观察使，寻引僧孺同平章事。由是交怨愈深。

润州承王国清兵乱之后，前使窦易直倾府藏赏给，军旋浸骄，财用殫竭。德裕俭于自奉，留州所得，尽以贍军，虽施与不丰，将卒无怨。二年之后，赋舆复集。

德裕壮年得位，锐于布政，凡旧俗之害民者，悉革其弊。江、岭之间信巫祝，惑鬼怪，有父母兄弟厉疾者，举室弃之而去。德裕欲变其风，择乡人之有识者，谕之以言，绳之以法，数年之间，弊风顿革。属郡祠庙，按方志，前代名臣贤后则祠之。四郡之内，除淫祠一千一十所。又罢私邑山房一千四百六十，以清寇盗。人乐其政，优诏嘉之。

昭愍皇帝童年缙历，颇事奢靡。即位之年七月，诏浙西造银盃子妆具二十事进内。德裕奏曰：

臣百生多幸，获遇昌期。受寄名藩，常忧旷职，孜孜夙夜，上报国恩。数年已来，灾旱相继，罄竭微虑，粗免流亡，物力之间，尚未完复。臣伏准今年三月三日赦文，常贡之外，不令

进献。此则陛下至圣至明，细微洞照，一恐聚敛之吏缘以成奸，一恐凋瘵之人不胜其弊。上弘俭约之德，下敷怜悯之心。万国群氓，鼓舞未息。昨奉五月二十三日诏书，令访茅山真隐，将欲师处谦守约之道，发务实去华之美。虽无人上塞丹诏，实率土已偃玄风，岂止微臣，独怀抃贺。

况进献之事，臣子常心，虽有敕文不许，亦合竭力上贡。唯臣当道，素号富饶，近年已来，比旧即异。贞元中，李锜任观察使日，职兼盐铁。百姓除随贯出榷酒钱外，更置官酤，一两重纳榷，获利至厚。又访闻当时进奉，亦兼用盐铁羨余，贡献繁多，自后莫及。至薛苹任观察使时，又奏置榷酒。上供之外，颇有余财，军用之间，实为优足。自元和十四年七月三日敕，却停榷酤。又准元和十五年五月七日敕文，诸州羨余，不令送使，唯有留使钱五十万贯。每年支用，犹欠十三万贯不足，常须是事节俭，百计补填，经费之中，未免悬欠。至于綾纱等物，犹是本州所出，易于方圆。金银不出当州，皆须处处回市。

去二月中奉宣令进蠶子，计用银九千四百余两。其时贮备，都无二三百两，乃诸头收市，方获制造上供。昨又奉宣旨，今进妆具二十件，计用银一万三千两，金一百三十两。寻令并合四节进奉金银，造成两具进纳讫。今差人于淮南收买，旋到旋造，星夜不辍；虽力营求，深忧不迨。臣若因循不奏，则负陛下任使之恩；若分外诛求，又累陛下慈俭之德。伏乞陛下览前件榷酤及诸州羨余之目，则知臣军用褊短，本末有由。伏料陛下见臣奏论，必赐详悉，知臣竭爱君守事之节，尽纳忠罄直之心。伏乞圣慈，宣令宰臣商议，何以遣臣上不违宣索，下不阙军储，不困疲人，不敛物怨，前后诏敕，并可遵承。辄冒宸严，不胜战汗之至。

时准敕不许进献。逾月之后，征贡之使，道路相继。故德

裕因诉而讽之。事奏，不报。

又诏进可幅盘条缭绌一千匹，德裕又论曰：

臣昨缘宣索，已具军资岁计及近年物力闻奏，伏料圣慈，必垂省览。又奉诏旨，令织定罗纱袍段及可幅盘条缭绌一千匹。伏读诏书，倍增惶灼。

臣伏见太宗朝，台使至凉州，见名鹰讽李大亮献之。大亮密表陈诚。太宗赐诏云：“使遣献之，遂不曲顺。”再三嘉叹，载在史书。又玄宗命中使于江南采鸚鵡诸鸟，汴州刺史倪若水陈论，玄宗亦赐诏嘉纳，其鸟即时皆放。又令皇甫询于益州织半臂背子、琵琶扞拨、镂牙合子等，苏颋不奉诏书，辄自停织。太宗、玄宗皆不加罪，欣纳所陈。臣窃以鸚鵡、镂牙，至为微细，若水等尚以劳人损德，沥款效忠。当圣祖之朝，有臣如此，岂明王之代，独无其人？盖有位者蔽而不言，必非陛下拒而不纳。

又伏睹四月二十三日德音云：“方、召侯伯有位之士，无或弃吾谓不可教。其有违道伤理，徇欲怀安，面刺廷攻，无有隐讳。”则是陛下纳海从善，道光祖宗，不尽忠规，过在臣下。况玄鹅天马，柎豹盘绌，文彩珍奇，只合圣躬自服。今所织千匹，费用至多，在臣愚诚，亦所未谕。昔汉文帝衣弋绀之衣，元帝罢轻纤之服，仁德慈俭，至今称之。伏乞陛下，近览太宗、玄宗之容纳，远思汉文、孝元之恭己；以臣前表宣示群臣，酌臣当道物力所宜，更赐节减。则海隅苍生，无不受赐。臣不胜恳切兢惶之至。

优诏报之。其缭绌罢进。

元和已来，累敕天下州府，不得私度僧尼。徐州节度使王智兴聚货无厌，以敬宗诞月，请于泗州置僧坛，度人资福，以邀厚利。江、淮之民，皆群党渡淮。德裕奏论曰：

“王智兴于所属泗州置僧尼戒坛，自去冬于江、淮已南，所在悬榜招置。江、淮自元和二年后，不敢私度。自闻泗州有坛，户有三丁，必令一丁落发，意在规避王徭，影庇资产。自正月已来，落发者无算。臣今于蒜山渡点其过者，一日一百余人，勘问唯十四人是旧日沙弥，余是苏、常百姓，亦无本州文凭，寻已勒还本贯。访闻泗州置坛次第，凡僧徒到者，人纳二缗，给牒即回，别无法事。若不特行禁止，比到诞节，计江、淮已南，失却六十万丁壮。此事非细，系于朝廷法度。”状奏，即日诏徐州罢之。

敬宗荒僻日甚，游幸无恆；疏远贤能，昵比群小。坐朝月不二三度，大臣罕得进言。海内忧危，虑移宗社。德裕身居廉镇，倾心王室，遣使献《丹宸箴》六首，曰：“臣闻‘心乎爱矣，遐不谓矣’，此古之贤人所以笃于事君者也。夫迹疏而言亲者危，地远而意忠者忤。然臣窃念拔自先圣，偏荷宠光，若不爱君以忠，则是上负灵鉴。臣顷事先朝，属多阴沴，尝献《大明赋》以讽，颇蒙先朝嘉纳。臣今日尽节明主，亦由是心。昔张敞之守远郡，梅福之在遐徼，尚竭诚尽忠，不避尤悔。况臣尝学旧史，颇知箴讽，虽在疏远，犹思献替。谨献《丹宸箴》六首，仰尘睿鉴，伏积兢惶。”

其《宵衣箴》曰：“先王听政，昧爽以俟。鸡鸣既盈，日出而视。伯禹大圣，寸阴为贵。光武至仁，反支不忌。无俾姜后，独去簪珥。彤管记言，克念前志。”

其《正服箴》曰：“圣人作服，法象可观。虽在宴游，尚不怀安。汲黯庄色，能正不冠。杨阜毅然，亦讥纁纁。四时所御，各有其官。非此勿服，惟辟所难。”

其《罢献箴》曰：“汉文罢献，诏还駉耳。銮辂徐驱，焉用千里？厥后令王，亦能恭己。翟裘既焚，筒布则毁。道德为

丽，慈仁为美。不过天道，斯为至理。”

其《纳诲箴》曰：“惟后纳诲，以求厥中。从善如流，乃能成功。汉鹜流洒，举白浮钟。魏睿侈汰，凌霄作宫。忠虽不忤，善亦不从。以规为瑱，是谓塞聪。”

其《辩邪箴》曰：“居上处深，在察微萌。虽有谗慝，不能蔽明。汉之有昭，德过周成。上书知伪，照奸得情。燕、盖既折，王猷洽平。百代之后，乃流淑声。”

其《防微箴》曰：“天子之孝，敬遵王度。安必思危，乃无遗虑。乱臣猖蹶，非可遽数。玄黄莫辨，触瑟始仆。柏谷微行，豺豕塞路。睹貌献飧，斯可诚惧。”

帝手诏答曰：“卿文雅大臣，方隅重寄。表率诸部，肃清全吴。化洽行春，风澄坐啸，眷言善政，想叹在怀。卿之宗门，累著声绩，冠内廷者两代，袭侯伯者六朝。果能激爱君之诚，喻诗人之旨。在远而不忘忠告，讽上而常深虑微。博我以端躬，约予以循礼。三复规谏，累夕称嗟。置之座隅，用比韦弘之益；铭诸心腑，何啻药石之功？卿既以投诚，朕每怀开谏，苟有过举，无忘密陈。山川既遐，睠属何已，必当克己，以副乃诚。

德裕意在切谏，不欲斥言，托箴以尽意。《宵衣》，讽坐朝稀晚也；《正服》，讽服御乖异也；《罢献》，讽征求玩好也；《纳诲》，讽侮弃说言也；《辨邪》，讽信任群小也；《防微》，讽轻出游幸也。帝虽不能尽用其言，命学士韦处厚殷勤答诏，颇嘉纳其心焉。德裕久留江介，心恋阙廷，因事寄情，望回圣奖。而逢吉当轴，积棘其涂，竟不得内徙。

宝历二年，亳州言出圣水，饮之者愈疾。德裕奏曰：“臣访闻此水，本因妖僧诳惑，狡计丐钱。数月已来，江南之人，奔走塞路。每三二十家，都顾一人取水。拟取之时，疾者断食羶血，既饮之后，又二七日蔬飧，危疾之人，俟之愈病。其水

斗价三贯，而取者益之他水，沿路转以市人，老疾饮之，多至危笃。昨点两浙、福建百姓渡江者，日三五十人。臣于蒜山渡已加捉搦。若不绝其根本，终无益黎氓。昔吴时有圣水，宋、齐有圣火，事皆妖妄，古人所非。乞下本道观察使令狐楚，速令填塞，以绝妖源。”从之。

敬宗为两街道士赵归真说以神仙之术，宜访求异人以师其道。僧惟贞、齐贤、正简说以祠祷修福，以致长年。四人皆出入禁中，日进邪说。山人杜景先进状，请于江南求访异人。至浙西，言有隐士周息元，寿数百岁。帝即令高品、薛季棱往润州迎之。仍诏德裕给公乘遣之。德裕因中使还，献疏曰：

臣闻道之高者，莫如广成、玄元，人之圣者，莫若轩黄、孔子。昔轩黄问广成子：理身之要，何以长久？对曰：“无视无听，抱神以静。形将自正，神必自清。无劳子形，无摇子精，乃可长生。慎守其一，以处其和。故我修身千二百岁矣，吾形未尝衰。”又云：“得吾道者，上为皇而下为王。”玄元语孔子曰：“去子之骄气与多欲，态色与淫志，是皆无益于子之身。吾所告子者是已。”故轩黄发谓天之叹，孔子兴犹龙之感。前圣于道，不其至乎？

伏惟文武大圣广孝皇帝陛下，用玄祖之训，修轩黄之术；凝神闲馆，物色异人；将以觐冰雪之姿，屈顺风之请。恭惟圣感，必降真仙。若使广成、玄元混迹而至，语陛下之道，授陛下之言，以臣度思，无出于此。臣所虑赴召者，必迂怪之士，苟合之徒，使物淖冰，以为小术，炫耀邪僻，蔽欺聪明。如文成、五利，一无可验。臣所以三年之内，四奉诏书，未敢以一人塞诏，实有所惧。

臣又闻前代帝王，虽好方士，未有服其药者。故《汉书》称黄金可成，以为饮食器则益寿。又高宗朝刘道合、玄宗朝孙

甌生，皆成黄金，二祖竟不敢服。岂不以宗庙社稷之重，不可轻易！此事炳然载于国史。以臣微见，倘陛下睿虑精求，必致真隐，唯问保和之术，不求饵药之功，纵使必成黄金，止可充于玩好。则九庙灵鉴，必当慰悦；寰海兆庶，谁不欢心？臣思竭愚衷，以裨玄化，无任兢忧之至。

息元至京，帝馆之于山亭，问以道术。自言识张果、叶静能，诏写真待诏李士昉问其形状，图之以进。息元山野常人，本无道学，言事诞妄，不近人情。及昭愍遇盗而殁，文宗放还江左。德裕深识守正，皆此类也。

文宗即位，就加检校礼部尚书。太和三年八月，召为兵部侍郎，裴度荐以为相。而吏部侍郎李宗闵有中人之助，是月拜平章事，惧德裕大用。九月，检校礼部尚书，出为郑滑节度使。德裕为逢吉所摈，在浙西八年。虽远阙庭，每上章言事。文宗素知忠荇，采朝论征之。到未旬时，又为宗闵所逐，中怀于悒，无以自申。赖郑覃侍讲禁中，时称其善；虽朋党流言，帝乃心未已。宗闵寻引牛僧孺同知政事，二憾相结，凡德裕之善者，皆斥之于外。四年十月，以德裕检校兵部尚书、成都尹、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、知节度事、管内观察处置、西山八国云南招抚等使。裴度于宗闵有恩。度征淮西时，请宗闵为彰义观察判官，自后名位日进。至是恨度援德裕，罢度相位，出为兴元节度使，牛、李权赫于天下。

西川承蛮寇剽虏之后，郭钊抚理无术，人不聊生。德裕乃复葺关防，缮完兵守。又遣人入南诏，求其所俘工匠，得僧道工巧四千余人，复归成都。五年九月，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请以城降。其州南界江阳，岷山连岭而西，不知其极；北望陇山，积雪如玉；东望成都，若在井底。一面孤峰，三面临江，是西蜀控吐蕃之要地。至德后，河、陇陷蕃，唯此州尚存。吐蕃利

险要，将妇人嫁于此州閹者。二十年后，妇人生二子成长。及蕃兵攻城，二子内应，其州遂陷。吐蕃得之，号曰“无忧城”。贞元中，韦皋镇蜀，经略西山八国，万计取之不获，至是悉怛谋遣人送款。德裕疑其诈，遣人送锦袍金带与之，托云候取进止，悉怛谋乃尽率郡人归成都。德裕乃发兵镇守，因陈出攻之利害。时牛僧孺沮议，言新与吐蕃结盟，不宜败约，语在《僧孺传》。乃诏德裕却送悉怛谋一部之人还维州，赞普得之，皆加虐刑。德裕六年复修邛峡关，移嵩州于台登城以扞蛮。

德裕所历征镇，以政绩闻。其在蜀也，西拒吐蕃，南平蛮、蜒。数年之内，夜犬不惊；疮痍之民，粗以完复。会监军王践言入朝知枢密，尝于上前言悉怛谋缚送以快戎心，绝归降之义，上颇尤僧孺。其年冬，召德裕为兵部尚书。僧孺罢相，出为淮南节度使。七年二月，德裕以本官平章事，进封赞皇伯，食邑七百户。六月，宗闵亦罢，德裕代为中书侍郎、集贤大学士。

其年十二月，文宗暴风恙，不能言者月余。八年正月十六日，始力疾御紫宸见百僚。宰臣退问安否，上叹医无名工者久之。由是王守澄进郑注。初，注构宋申锡事，帝深恶之，欲令京兆尹杖杀之。至是以药稍效，始善遇之。守澄复进李训，善《易》。其年秋，上欲授训谏官。德裕奏曰：“李训小人，不可在陛下左右。顷年恶积，天下皆知；无故用之，必骇视听。”上曰：“人谁无过，俟其悔改。朕以逢吉所托，不忍负言。”德裕曰：“圣人有改过之义。训天性奸邪，无悔改之理。”上顾王涯曰：“商量别与一官。”遂授四门助教。制出，给事中郑肃、韩钦封之不下。王涯召肃面喻令下。俄而郑注亦自绛州至。训、注恶德裕排己，九月十日，复召宗闵于兴元，授中书侍郎、平章事，代德裕。出德裕为兴元节度使。德裕中谢曰，自陈恋阙，不愿出籓，追敕守兵部尚书。宗闵奏制命已行，不

宜自便，寻改检校尚书左仆射、润州刺史、镇海军节度、苏常杭润观察等使，代王璠。

德裕至镇，奉诏安排宫人杜仲阳于道观，与之供给。仲阳者，漳王养母，王得罪，放仲阳于润州故也。九年三月，左丞王璠、户部侍郎李汉进状，论德裕在镇，厚赂仲阳，结托漳王，图为不轨。四月，帝于蓬莱殿召王涯、李固言、路随、王璠、李汉、郑注等，面证其事。璠、汉加诬构结，语甚切至。路随奏曰：“德裕实不至此。诚如璠、汉之言，微臣亦合得罪。”群论稍息。寻授德裕太子宾客，分怀东都。其月，又贬袁州长史。路随坐证德裕，罢相，出镇浙西。其年七月，宗闵坐救杨虞卿，贬处州。李汉坐党宗闵，贬汾州。十一月，王璠与李训造乱伏诛，而文宗深悟前事，知德裕为朋党所诬。明年三月，授德裕银青光禄大夫，量移滁州刺史。七月，迁太子宾客。十一月，检校户部尚书，复浙西观察使。德裕凡三镇浙西，前后十余年。

开成二年五月，授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、淮南节度副大使、知节度使事，代牛僧孺。初，僧孺闻德裕代己，乃以军府事交付副使张鹭，即时入朝。时扬州府藏钱帛八十万贯匹，及德裕至镇，奏领得止四十万，半为张鹭支用讫。僧孺上章讼其事，诏德裕重检括，果如僧孺之数。德裕称初到镇疾病，为吏隐欺，请罚。诏释之。补阙王绩、魏谟，崔党韦有翼、拾遗令狐綯书左仆射。五年正月，武宗即位。七月，召德裕于淮南。九月，授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初，德裕父吉甫，年五十一出镇淮南，五十四自淮南复相。今德裕镇淮南，复入相，一如父之年，亦为异事。

会昌元年，兼左仆射。开成末，回纥为黠戛斯所攻。战败，部族离散。乌介可汗奉太和公主南来。会昌二年二月，牙于塞

上，遣使求助兵粮，收复本国，权借天德军以安公主。时天德军使田牟，请以沙陁、退浑诸部落兵击之。上意未决，下百僚商议，议者多云如牟之奏。德裕曰：“顷者国家艰难之际，回纥继立大功。今国破家亡，窜投无所，自居塞上，未至侵淫。以穷来归，遽行杀伐，非汉宣待呼韩邪之道也。不如聊济资粮，徐观其变。”宰相陈夷行曰：“此借寇兵而资盗粮，非计也，不如击之便。”德裕曰：“田牟、韦仲平言沙陀、退浑并愿击贼，此缓急不可恃也。夫见利则进，遇敌则散，是杂虏之常态，必不肯为国家扞御边境。天德一城，戍兵寡弱，而欲与劲虏结讎，陷之必矣。不如以理恤之，俟其越轶，用兵为便。”帝以为然，许借米三万石。

俄而回纥宰相靺没斯杀赤心宰相，以其众来降。赤心部族又投幽州。乌介势孤，而不与之米，其众饥乏，渐近振武保大栅、杷头峰，突入朔州州界。沙陁、退浑皆以其家保山险；云州张献节婴城自固。虏大纵掠，卒无拒者。上忧之，与宰臣计事。德裕曰：“杷头峰北，便是沙碛，彼中野战，须用骑兵。若以步卒敌之，理难必胜。今乌介所恃者公主，如令勇将出奇夺得公主，虏自败矣。”上然之，即令德裕草制处分代北诸军，固关防，以出奇形势授刘沔。沔令大将石雄急击可汗于杀胡山；败之，迎公主还宫，语在《石雄传》。寻进位司空。

三年二月，赵蕃奏黠戛斯攻安西、北庭都护府，宜出师应援。德裕奏曰：

据地志，安西去京七千一百里，北庭去京五千二百里。承平时，向西路自河西、陇右出玉门关，迤邐是国家州县，所在皆有重兵。其安西、北庭要兵，便于侧近征发。自艰难已后，河、陇尽陷吐蕃，若通安西、北庭，须取回纥路去。今回纥破灭，又不知的属黠戛斯否。纵令救得，便须却置都护，须以汉

兵镇守。每处不下万人，万人从何征发？馈运取何道路？今天德、振武去京至近，兵力常苦不足。无事时贮粮不支得三年，朝廷力犹不及，况保七千里安西哉！臣所以谓纵令得之，实昔无用也。昔汉宣帝时，魏相请罢车师之田；汉元帝时，贾捐之请弃珠崖郡；国朝贤相狄仁杰亦请弃四镇，立斛瑟罗为可汗，又请弃安东，却立高氏。盖不欲贪外虚内，耗竭生灵。此三臣者，当自有之时，尚欲弃之，以肥中国，况隔越万里，安能救之哉！臣恐蕃戎多计，知国力不及，伪且许之，邀求中国金帛。陛下不可中悔，此则将实费以换虚事，即是灭一回纥而又生之，恐计非便。

乃止。

德裕又以太和五年，吐蕃维州守将以城降，为牛僧孺所沮，终失维州，奏论之曰：

臣在先朝，出镇西蜀。其时吐蕃维州首领悉怛谋，虽是杂虏，久乐皇风，将彼坚城，降臣本道。臣寻差兵马，入据其城，飞章以闻，先帝惊叹。其时与臣不足者，望风嫉臣，遽献疑言，上罔宸听，以为与吐蕃盟约，不可背之，必恐将此为辞，侵犯郊境。诏臣还却此城，兼执送悉怛谋等，令彼自戮。复降中使，迫促送还。昔白起杀降，终于杜邮致祸；陈汤见徙，是为郅支报讎。感叹前事，愧心终日。今者幸逢英主，忝备台司，辄敢追论，伏希省察。

且维州据高山绝顶，三面临江，在戎虏平川之冲，是汉地入兵之路。初，河、陇尽没，此州独存。吐蕃潜将妇人嫁与此州门子。二十年后，两男长成，窃开垒门，引兵夜入，因兹陷没，号曰“无忧”。因并力于西边，遂无虞于南路，凭凌近甸，宵旰累朝。贞元中，韦皋欲经略河湟，须以此城为始，尽锐万旅，急攻累年。吐蕃爱惜既甚，遂遣舅论莽热来援。雉堞高峻，

临冲难及于层霄；鸟逢屈盘，猛士多糜于礪石。莫展公输之巧，空擒莽热而还。

及南蛮负恩，扫地驱劫。臣初到西蜀，众心未安，外扬国威，中缉边备。其维州执臣信令，乃送款与臣。臣告以须俟奏闻，所冀探其情伪。其悉怛谋寻率一城之兵众，并州印甲仗，塞途相继，空壁归臣。臣大出牙兵，受其降礼。南蛮在列，莫敢仰视。况西山八国，隔在此州，比带使名，都成虚语。诸羌久苦蕃中征役，愿作大国王人。自维州降后，皆云但得臣信牒帽子，便相率内属。其蕃界合水、栖鸡等城，既失险厄，自须抽归，可减八处镇兵，坐收千里旧地。臣见莫大之利，乃为恢复之基。继具奏闻，请以酬赏。臣自与锦袍金带，颀俟诏书。且吐蕃维州未降已前一年，犹围鲁州。以此言之，岂守盟约？况臣未尝用兵攻取，彼自感化来降。又沮议之人，不知事实。犬戎迟钝，土旷人稀，每欲乘秋犯边，皆须数岁就食。臣得维州逾月，未有一使入疆。自此之后，方应破胆，岂有虑其后怨，鼓此游词。

臣受降之时，指天为誓，宁忍将三百余人性命，弃信偷安。累表上陈，乞垂矜赦。答诏严切，竟令执还，加以体披桎梏，舁于竹畚。及将就路，冤叫呼天。将吏对臣，无不流涕。其部送者，使遭蕃帅讥诮，曰：“既已降彼，何须送来？”乃却将此降人，戮于汉界之上，恣行残害，用固携离。乃至掷其婴孩，承以枪槊。臣闻楚灵诱杀蛮子，《春秋》明讥；周文外送邓叔，简册深鄙。况乎大国，负此异类，绝忠款之路，快凶虐之情，从古以来，未有此事。臣实痛悉怛谋举城受酷，由臣陷此无辜，乞慰忠魂，特加褒赠。

帝意伤之，寻赐赠官。

其年，德裕兼守司徒。四月，泽潞节度使刘从谏卒，军人

以其侄稹擅总留后，三军请降旄钺。帝与宰臣议可否，德裕曰：“泽潞国家内地，不同河朔。前后命帅，皆用儒臣。顷者李抱真成立此军，身歿之后，德宗尚不许继袭，令李緘护丧归洛。洎刘悟作镇，长庆中颇亦自专。属敬宗因循，遂许从谏继袭。”

开成初，于长子屯军，欲兴晋阳之甲，以除君侧；与郑注、李训交结至深，外托效忠，实怀窥伺。自疾病之初，便令刘稹管兵马。若不加讨伐，何以号令四方？若因循授之，则藩镇相效，自兹威令去矣！”帝曰：“卿算用兵必克否？”对曰：“刘稹所恃者，河朔三镇耳。但得魏镇不与稹同，破之必矣。请遣重臣一人，传达圣旨，言泽潞命帅，不同三镇。自艰难已来，列圣皆许三镇嗣袭，已成故事。今国家欲加兵诛稹，禁军不欲出山东。其山东三州，委镇魏出兵攻取。”上然之，乃令御史中丞李回使三镇谕旨，赐魏镇诏书云：“卿勿为子孙之谋，欲存辅车之势。”何弘敬、王元逵承诏，耸然从命。初议出兵，朝官上疏相继，请依从谏例，许之继袭，而宰臣四人，亦有以出师非便者。德裕奏曰：“如师出无功，臣请自当罪戾，请不累李绅、让夷等。及弘敬、元逵出兵，德裕又奏曰：“贞元、太和之间，朝廷伐叛，诏诸道会兵，才出界便费度支供饷，迟留逗挠，以困国力。或密与贼商量，取一县一栅以为胜捷，所以师出无功。今请处分元逵、弘敬，只令收州，勿攻县邑。”帝然之。及王宰、石雄进讨，经年未拔泽潞。及弘敬、元逵收邢、洺、磁三州，稹党遂离，以至平殄，皆如其算。

时王师方讨泽潞。三年十二月，太原横水戍兵因移戍榆社。乃倒戈入太原城，逐节度使李石，推其都将杨弁为留后。武宗以贼稹未殄，又起太原之乱，心颇忧之。遣中使马元贯往太原宣谕，覘其所为。元贯受杨弁赂，欲保佑之。四年正月，使还，奏曰：“杨弁兵马极多，自牙门列队至柳子，十五余里，明光

甲曳地。”德裕奏曰：“李石比以城内无兵，抽横水兵一千五百人赴榆社，安能朝夕间便致十五里兵甲耶？”元贯曰：“晋人骁敢，尽可为兵，重赏招致耳。”德裕曰：“招召须财，昨横水兵乱，止为欠绢一匹。李石无处得，杨弁从何致耶？又太原有一联甲，并在行营，安致十五里明光耶？”元贯词屈。德裕奏曰：“杨弁微贼，决不可恕！如国力不及，宁舍刘稹。”即时请降诏，令王逢起榆社军，又令王元逵兵自土门入，会于太原。河东监军吕义忠闻之，即日召榆社本道兵，诛杨弁以闻。

自开成五年冬回纥至天德，至会昌四年八月平泽潞，首尾五年，其筹度机宜，选用将帅，军中书诏，奏请云合，起草指踪，皆独决于德裕，诸相无预焉。以功兼守太尉，进封卫国公，三千户。五年，武宗上徽号后，累表乞骸，不许。德裕病月余，坚请解机务，乃以本官平章事兼江陵尹、荆南节度使。数月追还，复知政事。宣宗即位，罢相，出为东都留守、东畿汝都防御使。

德裕特承武宗恩顾，委以枢衡。决策论兵，举无遗悔，以身扞难，功流社稷。及昭肃弃天下，不逞之伍，咸害其功。白敏中、令狐綯，在会昌中德裕不以朋党疑之，置之台阁，顾待甚优。及德裕失势，抵掌戟手，同谋斥逐，而崔铉亦以会昌末罢相怨德裕。

大中初，敏中复荐铉在中书，乃相与掎摭构致，令其党人李咸者，讼德裕辅政时阴事。乃罢德裕留守，以太子少保分司东都，时大中元年秋。寻再贬潮州司马。敏中等又令前永宁县尉吴汝纳进状，讼李绅镇扬州时谬断刑狱。明年冬，又贬潮州司户。德裕既贬，大中二年，自洛阳水路经江、淮赴潮州。其年冬，至潮阳，又贬崖州司户。至三年正月，方达珠崖郡。十二月卒，时年六十三。

德裕以器业自负，特达不群。好著书为文，奖善嫉恶，虽位极台辅，而读书不辍。有刘三复者，长于章奏，尤奇待之。自德裕始镇浙西，迄于淮甸，皆参佐宾筵。军政之余，与之吟咏终日。在长安私第，别构起草院。院有精思亭；每朝廷用兵，诏令制置，而独处亭中，凝然握管，左右侍者无能预焉。东都于伊阙南置平泉别墅，清流翠，树石幽奇。初未仕时，讲学其中。及从官籓服，出将入相，三十年不复重游，而题寄歌诗，皆铭之于石。今有《花木记》、《歌诗篇录》二石存焉。有文集二十卷。记述旧事，则有《次柳氏旧书》、《御臣要略》、《代叛志》、《献替录》行于世。

初贬潮州，虽苍黄颠沛之中，犹留心著述，杂序数十篇，号曰《穷愁志》。其《论冥数》曰：

仲尼罕言命，不语神，非谓无也。欲人严三纲之道，奉五常之教，修天爵而致人爵，不欲信富贵于天命，委福祿于冥数。昔卫卜协于沙兵，为谥已久；秦塞属于临洮，名子不悟；朝歌未灭，而国流丹乌；白帝尚在，而汉断秦蛇。皆兆发于先，而符应于后，不可以智测也。周、孔与天地合德，与神明合契，将来之数，无所遁情。而狼跋于周，凤衰于楚，岂亲戚之义，不可去也，人伦之教，不可废也。条侯之贵，邓通之富，死于兵革可也，死于女室可也，唯不宜以馁终，此又不可以理得也。命偶时来，盗有名器者，谓祸福出于胸怀，荣枯生于口吻，沛然而安，溘然而笑，曾不知黄雀游于茂树，而挟弹者在其后也。

乙丑岁，予自荆楚，保厘东周，路出方城间，有隐者困于泥涂，不知其所如，谓方城长曰：“此官人居守后二年，南行万里。”则知憾予者必因天谴，谮予者乃自鬼谋。虽抱至冤，不为恨。予尝三遇异人，非卜祝之流，皆遁世者。初掌记北门，管涔隐者谓予曰：“君明年当在人君左右，为文翰之职，须值

少主。”予闻之，愕然变色，隐者亦悔失言，避席求去。予问曰：“何为事少主？”对曰：“君与少主已有宿缘。”其年秋登朝，至明年正月，穆宗缵绪，召入禁苑。及为中丞，闽中隐者叩门请见，予下榻与语，曰：“时事非久，公不早去，冬必作相，祸将至矣。若亟请居外，则代公者受患。公后十年终当作相，自西而入。”是秋，出镇吴门，时年三十六岁。经八稔，寻又仗钺南燕。秋暮，有邑子于生引鄴郡道士至。才升阶，未及命席，谓予曰：“公当为西南节制，孟冬望舒前，符节至矣。”三者皆与之协，不差岁月。自宪阉竟十年居相位，由西蜀而入，代予持宪者，俄亦窜逐。唯再谪南荒，未尝有前知之士为予言之。岂祸患不可移者，神道所秘，莫得预闻。

其自序如此。斯论可以警夫躁竞者，故书于事末。

德裕三子。焯，检校祠部员外郎、汴宋毫观察判官。大中二年，坐父贬象州立山尉。二子幼，从父歿于崖州。焯咸通初量移郴州郴县尉，卒于桂阳。子延古。

史臣曰：臣总角时，亟闻耆德言卫公故事。是时天子神武，明于听断；公亦以身犯难，酬特达之遇。言行计从，功成事遂，君臣之分，千载一时。观其禁掖弥纶，岩廊启奏，料敌制胜，襟灵独断，如由基命中，罔有虚发，实奇才也。语文章，则严、马扶轮；论政事，则萧、曹避席。罪其窃位，即太深文。所可议者，不能释憾解仇，以德报怨，混是非于度外，齐彼我于环中。与夫市井之徒，力战锥刀之末，沦身瘴海，可为伤心。古所谓攫金都下，忽于市人，离娄不见于眉睫。才则才矣，语道则难。

赞曰：公之智决，利若青萍。破虏诛叛，摧枯建瓴。功成北阙，骨葬南溟。呜呼烟阁，谁上丹青？

列传第一百二十五

宪宗二十子 穆宗五子 敬宗五子 文宗二子 武宗五子
宣宗十一子 懿宗八子 僖宗二子 昭宗十子

宪宗二十子：穆宗皇帝、宣宗皇帝、惠昭太子宁、澧王恠、深王惊、洋王忻、绛王悟、建王恪、郾王憬、琼王悦、沔王恂、婺王悛、茂王愔、淄王协、衡王檐、澶王充、棣王棼、彭王愆、信王愐、荣王恠。

惠昭太子宁，宪宗长子也。母曰纪美人。贞元二十一年四月，封平原郡王。元和元年八月，进封邓王。四年闰三月，立为皇太子，改名宙，寻复今名。其年有司将行册礼，以孟夏、孟秋再卜日，临事皆以雨罢，至十月方行册礼。元和六年十二月薨，年十九，废朝十三日。时敕国子司业裴蒞摄太常博士，西内勾当。蒞通习古今礼仪，尝为太常博士。及官至郎中，每兼其职，至改司业，方罢兼领。国典无皇太子薨礼，故又命蒞领之。废朝十三日，盖用期服以日易月之制也。谥曰惠昭。

澧王恠，宪宗第二子也，本名宽。贞元二十一年，封同安郡王。元和元年，进封澧王。七年，改今名。时吐突承璀恩宠特异，惠昭太子薨，议立储副，承璀独排群议，属澧王，欲以威权自树，赖宪宗明断不惑。上将册拜太子，诏翰林学士崔群代澧王作让表一章。群奏曰：“凡事已合当之而不为，则有退让焉。”上深纳之。及宪宗晏驾，承璀死，王亦薨于其夕。以元和十五年四月丁丑发丧，废朝三日。长子汉，东阳郡王。次

子源，安陆郡王。第三子演，临安郡王。

深王惊，本名察，宪宗第四子也。贞元二十一年，封彭城郡王。元和元年，进封深王，改今名。长子潭，河内郡王。次子淑，吴兴郡王。

洋王忻，本名寰，宪宗第五子也。贞元二十一年，封为高密郡王。元和元年，进封洋王。七年，改今名。太和二年薨。长子沛，太和八年，封颍川郡王。

绛王悟，本名寮，宪宗第六子也。贞元二十一年，封文安郡王。元和元年，进封绛王。七年，改今名。宝历二年冬遇害。长子洙，太和八年，封新安郡王。第二子滂，封高平郡王。

建王恪，本名审，宪宗第十子也。元和元年八月，淄青节度李师古卒，其弟师道擅领军务，以邀符节。朝廷方兴讨罚之师，不欲分兵两地，乃封审为建王。间一日，授开府仪同三司、郢州大都督，充平卢军淄青等州节度营田观察处置、陆运海运、押新罗渤海两蕃等使，而以师道为节度留后。不出阁。七年，改今名。长庆元年薨。

鄜王憬，长庆元年封，开成四年七月薨。长子溥，平阳郡王。

琼王悦，长庆元年封。第二子津，河间郡王。

沔王恂，长庆元年封。长子瀛，晋陵郡王。

婺王悛，长庆元年封。长子清，新平郡王。

茂王愔，长庆元年封。长子漙，武功郡王。

淄王协，宪宗第十四子也。长庆元年封，开成元年薨。长子浣，太和八年八月封许昌郡王。第三子涣，冯翊郡王。

衡王憺，长庆元年封。长子涉，晋平郡王。

澶王充，长庆元年封。长子泞，雁门郡王。

棣王棼，大中六年封，咸通三年薨。

彭王惕，大中三年封。

信王懜，大中十四年封，咸通八年薨。

荣王卞贲，咸通三年封，广明元年八月十九日，授开府仪同三司，守司空，其年十月九日薨。其子令平嗣王。

穆宗五子：敬宗皇帝、文宗皇帝、武宗皇帝、怀懿太子湊、安王溶。

怀懿太子湊，穆宗第六子。少宽和温雅，齐庄有度。长庆初，封漳王。文宗以王守澄恃权，深怒阉宦，欲尽诛之，密令宰相宋申锡与外臣谋画其计。守澄门人郑注伺知其事，欲先事诛申锡。以漳王贤而有望，乃令神策虞候豆卢著告变言：“十六宅宫市典宴敬则、硃训与申锡亲吏王师文同谋不轨，硃训与王师文言圣上多病，太子年小，若立兄弟，次是漳王，要先结托，乃于师文处得银五铤、绢八百匹；又晏敬则于十六宅将出漳王吴绫汗衫一领、熟线绫一匹，以答申锡。”其事皆郑注凭虚结构，而擒硃训等于黄门狱，锻炼伪成其款。居三四日，朝臣方悟其诬构。谏官崔玄亮等阁中极谏，叩头出血，请出申锡狱付外勘鞫。郑注辈恐其伪迹败露，乃请行贬黜。制曰：“王者教先入爱，义不遗亲。岂于同气之中，可致异词之间。如或慎修不至，诬误有闻，构为厉阶，犯我邦纪，未加殛窜，尚屈彝章。漳王湊手足之亲，盘石是固，居崇宠秩，列在戚藩。顷多克顺之心，亦有尚贤之志。而满盈生患，败覆是图，奸凶会同，谋议联及。污我皇化，彰于外朝，初骇予衷，再惊群听。尚以未具狱词，犹资审慎，建侯之命，姑务从宽。可降封巢县公。”制下，上令中使赉巢县官告，就十宅赐湊。言国法须此，尔宜宽勉。八年薨，赠封齐王。

郑注伏诛。帝思湊被陷而心伤之，开成三年正月制曰：

褒善饰终，王者常典。况我友于之爱，手足之亲，永言痛

悼之怀，用锡元良之命。故齐王凑孕灵天宇，擢秀本枝，孝敬知于孩提，惠和洽于亲爱。将固磐石，遂分茅社。学探蚁术之精，智有象舟之妙。好书乐善，造次不失其清规；置醴尊师，风雨不忘其至敬。方期台耆，以保怡怡，天胡不仁，歼我同气。念周宣好爱之分，长恸莫追；览魏文荣乐之言，轸怀无已。由是稽诸前典，式殿追荣，特峻彝章，表恩泉坏。虽礼命之仪则尔，而天伦之恨何摅？遐想幽魂，宜膺宠数。可赠怀懿太子，有司择日册命。

安王溶，穆宗第八子。母杨贤妃，长庆元年封。太和八年，授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吏部尚书。开成初，敕安王、颖王，并以百官例，逐月给料钱。武宗即位，李德裕秉政，或告文宗崩时，杨嗣复以与贤妃宗家，欲立安王为嗣，故王受祸，嗣复贬官。

敬宗五子：悼怀太子普、梁王休复、襄王执中、纪王言扬、陈王成美。

悼怀太子普，敬宗长子也。母曰郭妃。实历元年，封晋王。太和二年薨，年五岁。上抚念之甚厚，册赠悼怀太子。

梁王休复。开成二年八月诏曰：“王者胙土画疆，封建子弟，所以承卫帝室，蕃茂本枝，祖宗成式，朕曷敢废？况天付正性，夙奉至训，尊贤好善，体仁由礼，是可举建侯之命，膺分社之荣。亲亲贤贤，于是乎在。敬宗皇帝第二子休复、第三子执中、第四子言扬、第六子成美，皆气蕴中和，行推敬慎，游泳《坟》、《索》佩服师言。宜开土宇之封，用申睦族之典。休复可封梁王，执中可封襄王，言扬可封纪王，成美可封陈王。宜令有司择日备礼册命。”

襄王执中，与梁王同时受封。第三男采，乐平郡王。

纪王，与襄王同时受封。

陈王成美，与纪王言扬同时受封。开成四年十月，诏曰：“古先哲王之有天下也，何尝不正国本而承天序，建储贰而主重离？朕以寡昧，祇荷丕图。虔恭寅畏，思固鸿业，慎择全懿，旷于旬时。而卿士献谋，龟筮告吉，以为少阳虚位，愿举盛仪。列圣垂休，俾合予志，选贤而立，式表无私。敬宗皇帝第六男陈王成美，天假忠孝，日新道德；温文合雅，谦敬保和。裕端明之体度，尚《诗》、《书》之辞训，言皆中礼，行不违仁。是可以训考旧章，钦若成命，授之匕鬯，以奉粢盛。宜回硃邸之荣，俾践青宫之重，可立为皇太子。宜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。”

“自庄恪太子薨，将相大臣洎职言者，拜章面陈凡累月，上遂命立陈王。未行册礼，复降仍旧，其年殁于藩邸。第十九男俨，宣城郡王。

文宗二子：庄恪太子永、蒋王宗俭。

庄恪太子永，文宗长子也。母曰王德妃。太和四年正月，封鲁王。六年，上以王年幼，思得贤傅辅导之。时王傅和元亮，因待制召问。元亮出于卒吏，不知书，一不能对。后宰相延英奏事，上从容曰：“鲁王质性可教，宜择贤士大夫为官属，不可复用和元亮之辈。”因以户部侍郎庾敬休守本官，兼鲁王傅；太常卿郑肃守本官，兼王府长史；户部郎中李践方守本官，兼王府司马。其年十月，降诏册为皇太子。

上自即位，承敬宗盘游荒怠之后，恭俭惕慎，以安天下。以晋王谨愿，且欲建为储贰。未几，晋王薨，上哀悼甚，不复言东宫事久之。今有是命，中外庆悦。后以王起、陈夷行为侍读。

开成三年，上以皇太子宴游败度，不可教导，将议废黜。特开延英，召宰臣及两省御史台五品已上、南班四品已上官对。宰臣及众官以为储后年小，可俟改过，国本至重，愿宽宥。御

史中丞狄兼谟上前雪涕以谏，词理恳切。翌日，翰林学士六人洎神策六军军使十六人又进表陈论，上意稍解。

其日一更，太子归少阳院，以中人张克己、柏常心充少阳院使；如京使王少华、判官袁载和及品官、白身、内园小兒、官人等数十人，连坐至死及剥色、流窜。寻诏侍读窦宗直、周敬慎依前隔日入少阳院。

其年薨，敕兵部尚书王起撰哀册文曰：

维大唐开成三年，岁次戊午，十月乙酉朔，十六日庚子，皇太子薨于少阳院。十七日辛丑，迁座于大吉殿。十一月乙卯朔，二十四日戊寅，命册使太子太师兼右仆射、门下侍郎、国子祭酒、平章事郑覃，副使中书侍郎、平章事杨嗣复，持节册谥曰庄恪。十二月乙酉朔，十二日丙申，葬于骊山之北原庄恪陵，礼也。玉琯岁穷，金壶漏尽，祖奠告彻，哀笳将引。庭灭燎而月寒，路摇旂而风紧。皇帝念主鬯之缺位，悼佩觿之夭年。铜楼已闭，银牒徒悬。方追思于对日，遽冥寞而宾天。典册具举，文物咸备。爰诏侍臣，显扬上嗣，其词曰：

皇矣帝绪，肇基绵古；种德尊道，宗文祖武。上圣开成，天下和平；储祉发祥，是生元良。覃訏之初，岐嶷用彰；蕴才游艺，玉裕金相。既免孩提，是加封殖；俾维城于东鲁，锡介珪于上国。辞荣殊邸，正位青宫；尊师重傅，养德含聪。畏驰道而不绝，问寝门而益恭。招贤警戒，齿胄谦冲；冀日跻于三善，奉天慈于九重。汉庄好学，既显于外；魏丕能文，方循于内。美不二于颜过，嘉得三于鲤退。焜耀甲观，铿锵瑜珮。方积善于为山，何反真而游岱。呜呼哀哉！

忧兢损寿，沉疴始遘；群望并走，百灵宜祐。吴客之问徒为，越人之方靡救。占前星之掩曜，知东朝之降咎；天垂象而则然，人由己而何有？呜呼哀哉！税驾乘华兮即宫夜台，凤笙

长绝兮屢轂徐来。启青宫而右出，历玄灞而左回；度凋林兮魂断，入旷野兮心摧。水助挽而幽咽，云带翼而徘徊；悲佳城之已掩，见新庙之方开。呜呼哀哉！授经兮曷期，执紼兮增歎；九原作兮何嗟及，七日还兮安可希。有少海之波逝，无西园之盖飞；商山之羽翼已散，望苑之宾客咸归。瑟彼玉简，闕于泉扉；用传信于文字，愿不昧于音徽。呜呼哀哉！

初，上以太子稍长，不循法度，昵近小人，欲加废黜。迫于公卿之请，乃止。太子终不悛改，至是暴薨。时传云：太子德妃之出也，晚年宠衰。贤妃杨氏，恩渥方深。惧太子他日不利于己，故日加诬讟，太子终不能自辨明也。太子既薨，上意追悔。四年，因会宁殿宴。小兒缘橦，有一夫在下，忧其墮地，有若狂者。止问之，乃其父也。上因感泣，谓左右曰：“朕富有天下，不能全一子。”遂召乐官刘楚材、宫人张十十等责之，曰：“陷吾太子，皆尔曹也。今已有太子，更欲踵前耶？”立命杀之。

蒋王宗俭，文宗第二子，开成二年封。

武宗五子：杞王峻，开成五年封；益王岷、兗王岐、德王峰、昌王嵯，皆会昌二年封。

宣宗十一子：懿宗皇帝，余并封王。

靖怀太子汉，会昌六年封雍王，大中六年薨，册赠靖怀太子。

雅王泾，宣宗第二子。大中元年封。

卫王灌，大中十一年封，十四年薨。

夔王滋，宣宗第三子也。会昌六年封，咸通四年薨。

庆王沂，第四子也。会昌六年封，大中四十年薨。

濮王泽，第五子也。大中二年封。

鄂王润，第六子也。大中五年封，乾符三年薨。

怀王洽，第七子也。大中八年封。

昭王洎，第八子也。大中八年封，乾符三年薨。

康王汶，大中八年封。

广王灏，大中十一年封。

懿宗八子：僖宗皇帝、昭宗皇帝，余并封王。

魏王侑，咸通三年封。

凉王健，咸通三年封，乾符六年薨。

蜀王佶，咸通三年封。

咸王侃，咸通六年封郢王，十年改封今王。

吉王保，咸通十三年封，文德元年八月九日授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太傅，仍加食邑三百户。

睦王倚，咸通十三年封。

僖宗二子：

建王震，中和元年九月十六日封。

益王升，光启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封。

昭宗十子：哀帝，余并封王。

德王裕，昭宗长子也。大顺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封，乾宁四年二月十四日册为皇太子。时驾在华州，韩建畏诸王主兵，诱防城卒张行思、花重武相次告通王以下欲杀建。建他日又造讹言云：诸王欲劫迁车驾，别幸籓镇。诸王惧，诣建自陈。建乃延入卧内，密遣人奏云：“今日睦王、济王、韶王、通王、彭王、韩王、仪王、陈王等八人到臣理所，不测事由。臣窃量事体，不合与诸王相见，兼恐久在臣所，于事非宜。忽然及门，意不可测。”又上疏抗请归十六宅。如是者数四，帝不允。建惧为诸王所图，乃以精甲数千围行宫，请诛定州护驾军都督李筠。帝惧甚，诏斩筠于大云桥。其三都军士，寻放还本道。殿后都，亦与三都元绕行宫扈跸。至昌，并急诏散之。罢诸王兵

柄。建虑上不悦，乃上表请立德王为皇太子。其年八月，嗣延王戒丕自太原还，诏与通王已下八王并赐死于石堤谷。

光化末，枢密使刘季述、王仲先等幽昭宗于东门，册裕为帝。及天复初诛季述、仲先，与寺人藏于右军。群臣请杀之，昭宗曰：“太子冲幼，为贼辈所立。”依旧令归少阳院。及硃全忠自凤翔迎驾还京，以德王眉目疏秀，春秋渐盛，常恶之。谓崔胤曰：“德王曾窃居宝位，天下知之。大义灭亲，何得久留？是教后代以不孝也。请公密启。”胤然之，昭宗不纳。他日言于全忠，全忠曰：“此国家大事，臣安敢窃议？乃崔胤卖臣也。”寻以哀帝为天下兵马元帅。

后昭宗至洛下，一日幸福先寺，谓枢密使蒋玄晖曰：“德王，朕之爱子，全忠何故须令废之，又欲杀之？”言讫泪下，因啮其中指血流。玄晖具报全忠，由是转恚。昭宗遇弑之日，蒋玄晖于西内置社筵；酒酣，德王已下六王皆为玄晖所杀，投尸九曲池。

棣王栩。乾宁元年十月八日封。

虔王禊、沂王禔、遂王禕，并与棣王同时封册。

景王秘，乾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封。

祁王祺与景王同时封册。

雅王禛、琼王祥，并光化元年十一月九日封。

嗣襄王澹，性柔善，无他能。光启二年春，车驾在宝鸡，西军逼请幸岐陇；帝以数十骑自大散关幸兴元。时澹有疾，不能从，因为硃玫所挟至凤翔。有台省官从行未及者仅百人。四月，玫乃与宰相萧遘、裴澈率群僚册澹为监国。澹以郑昌图判度支，而盐铁、户部各置副使，三司之事，一以委焉，目曰“废置相公”。五月，澹遣伪户部侍郎柳陟等十余人，分谕关东、河北诸道，纳伪命者甚众。十月，硃玫率萧遘等册澹为帝，改

元曰永贞，遥尊僖宗为太上元皇圣帝。

初，河中王重荣表率东诸侯进贡，唯蔡贼与太原不顺。秦宗权自僭号，太原不协于硃玫故也。及王行瑜杀硃玫，禿奔至渭上，王重荣使人迎之，禿与伪百官泣别，谓曰：“朕见重荣，当令与卿等各备所服以接卿。”杀硃玫之翌日，禿为鄜州乱军所杀，行瑜遂函首送行在。禿四月监国，至十二月死，凡在伪位九月矣。

硃玫者，邠州人也。少从边，以功历郡守。乾符末，领邠宁节制。中和中，收复京师，与太原李克用、东方达同制加使相。光启元年冬，受诏招讨河中，军败。以军容使田令孜失策，时诸军皆怒，乃徇人情，表请诛令孜。令孜与杨复恭挟帝西幸，孜又失策。乃虜嗣襄王禿，与萧遘等同立为帝，大行封拜，以啖诸侯；而天下之人，归者十五六焉。与李昌符始谋册立，及后，孜自称大丞相，吐握在己。昌符怒之。乃以表送款行在，复密结枢密使杨复恭，人心乃离。

时行在出令，有能斩硃玫首者，则授以邠帅。贼将王行瑜以大唐峰不利，退保凤州。终虑得罪，与腹心密谋，径入京师。时孜有第在和善里，行瑜率兵仗入见。孜犹责以擅还，行瑜曰：“我要代尔领邠州节制，何复多言？”遂斩之。

王行瑜者，邠州人也。少隶本军，事硃玫为偏将，平巢寇有功。光启二年，孜册嗣襄王禿为伪帝，授天平军节度使。领兵守大散关，攻大唐峰，为李鋌所败，乃送款行在。以部下反攻硃玫于阙下，斩之，因授邠州节度使。后平杨守亮于山南，以功累加至中书令。景福中，逼朝廷加尚书令。宰臣韦昭度密奏不可。会韩建、李茂贞称兵入覲，欲行废立。不果，乃请杀昭度与李璣。是岁，又遣弟行约攻河中；河中引太原军至，由是大败。行约、行实劫驾不获，遂归邠州。行瑜率兵屯梨园，

王师围急。行实、行约先败，次保龙泉。行瑜又遁至邠州，不能守。乾宁二年十一月，挈族至庆州，为部下所杀。

史臣曰：自天宝已降，内官握禁旋，中闱篡继，皆出其心。故手才揽于万机，目已睨于六宅；防闲禁锢，不近人情。文守好古睦亲，至敦友悌。悔前非于齐奏，褒以储闱；付后事于陈王，归其胄席。或降舆硃邸，对食琼筵，怡怡申肺腑之情，穆穆尽棣华之义；近朝盛美，可洽风谣。昭肃惑谗，毒流安邸。虽览大臣之议，欲使磐维；竟无出阁之仪，终身幽枉。《谷风》之怨，可为伤心。大中、咸通已来，宝图世及。犬牙麟趾，虽不迨于姬周；平什布谣，未甚悲于宗籍。于姬不足，比魏有余。

赞曰：周封子弟，运祚绵长。管、蔡剿绝，鲁、魏克昌。诛叛赏顺，王者大纲。法不私亲，棣萼其芳。

列传第一百二十六

李宗闵 杨嗣复 子授 损技 拭搃
杨虞卿 弟汉公 从兄汝士 马植 李让夷 魏鹞 周墀
崔龟从 郑肃 卢商

李宗闵，字损之，宗室郑王元懿之后。祖自仙，楚州别驾。父，宗正卿，出为华州刺史、镇国军潼关防御等使。兄夷简，元和中宰相。宗闵，贞元二十一年进士擢第，元和四年，复登制举贤良方正科。

初，宗闵与牛僧孺同年登进士第，又与僧孺同年登制科。应制之岁，李吉甫为宰相当国，宗闵、僧孺对策，指切时政之失，言甚鲠直，无所回避。考策官杨于陵、韦贯之、李益等又第其策为中等，又为不中第者注解牛、李策语，同为唱讲。又言翰林学士王涯甥皇甫湜中选，考核之际，不先上言。裴垍时为学士，居中覆视，无所异同。吉甫泣诉于上前，宪宗不获已，罢王涯、裴垍学士。垍守户部侍郎，涯守都官员外郎，吏部尚书杨于陵出为岭南节度使，吏部员外郎韦贯之出为果州刺史。王涯再贬虢州司马，贯之再贬巴州刺史；僧孺、宗闵亦久之不调，随牒诸侯府。七年，吉甫卒，方入朝为监察御史，累迁礼部员外郎。

元和十二年，宰相裴度出征吴元济，奏宗闵为彰义军观察判官。贼平，迁驾部郎中，又以本官知制诰。穆宗即位，拜中书舍人。时自宗正卿出刺华州，父子同时承恩制，人士荣之。长庆元年，子婿苏巢于钱徽下进士及第，其年，巢覆落。宗闵

涉请托，贬剑州刺史。时李吉甫子德裕为翰林学士，钱徽榜出，德裕与同职李绅、元稹连衡言于上前，云徽受请托，所试不公，故致重覆。比相嫌恶，因是列为朋党，皆挟邪取权，两相倾轧。自是纷纭排陷，垂四十年。

复入为中书舍人。三年冬，权知礼部侍郎。四年，贡举事毕，权知兵部侍郎。宝历元年，正拜兵部侍郎，父忧免。太和二年，起为吏部侍郎，赐金紫之服。三年八月，以本官同平章事。

时裴度荐李德裕，将大用。德裕自浙西入朝，为中人助宗闵者所沮，复出镇。寻引牛僧孺同知政事，二人唱和，凡德裕之党皆逐之。累转中书侍郎、集贤大学士。七年，德裕作相。六月，罢宗闵知政事，检校礼部尚书、同平章事、兴元尹、山南西道节度使。

宗闵为吏部侍郎时，因驸马都尉沈 结托女学士宋若宪及知枢密杨承和，二人数称之于上前，故获征用。及德裕秉政，群邪不悦，而郑注、李训深恶之。文宗乃复召宗闵于兴元，为中书侍郎、平章事，命德裕代宗闵为兴元尹。既再得权位，辅之以训、注，尤恣所欲，进封襄武侯，食邑千户。

九年六月，京兆尹杨虞卿得罪，宗闵极言救解，文宗怒叱之曰：“尔尝谓郑覃是妖气，今作妖，覃耶、尔耶？”翌日，贬明州刺史，寻再贬处州长史。七月，郑注发沈 、宋若宪事，内官杨承和、韦元素、沈 及若宪姻党坐贬者十余人，又贬宗闵潮州司户。时训、注窃弄威权，凡不附己者，目为宗闵、德裕之党，贬逐无虚日，中外震骇，连月阴晦，人情不安。九月诏曰：

朕承天缙历，烛理不明，劳虚襟以求贤，励宽德以容众。顷者，或台辅乖弼违之道，而具僚扇朋附之风；翕然相从，实

簪彝宪。致使薰莸共器，贤不肖并驰；退迹者成后时之夫，登门者有迎吠之客。缪戾之气，堙郁和平，而望阴阳顺时，疵疠不作；朝廷清肃，班列和安，自古及今，未尝有也。今既再申朝典，一变浇风，扫清朋比之徒，匡饬贞廉之俗。凡百卿士，惟新令猷。如闻周行之中，尚蓄疑惧，或有妄相指目，令不自安，今斯旷然，明喻朕意。应与宗闵、德裕或亲或故及门生旧吏等，除今日已前黜远之外，一切不问。各安职业，勿复为嫌。

文宗以二李朋党，绳之不能去，尝谓侍臣曰：“去河北贼非难，去此朋党实难。”宗闵虽骤放黜，竟免李训之祸。

开成元年，量移衢州司马。三年，杨嗣复辅政，与宗闵厚善，欲拔用之，而畏郑覃沮议，乃托中人密讽于上。上以嗣复故，因紫宸对，谓宰相曰：“宗闵在外四五年，宜别授一官。

“郑覃曰：‘陛下怜其地远，宜移近内地三五百里，不可再用奸邪。陛下若欲用宗闵，臣请先退。’陈夷行曰：‘比者，宗闵得罪，以朋党之故，怨死为幸。宝历初，李续之、张又新、苏景胤等，朋比奸险，几倾朝廷，时号‘八关十六子’。’李珣曰：‘主此事者，罪在逢吉。李续之居丧服阙，不可不与一官，臣恐中外衣冠，交兴议论，非为续之辈也。’夷行曰：‘昔舜逐四凶天下治。朝廷求理，何惜此十数奸人？’嗣复曰：‘事贵得中，不可但徇憎爱。’上曰：‘与一郡可也。’郑覃曰：‘与郡太优，止可洪州司马耳。’夷行曰：‘宗闵养成郑注之恶，几覆邦家，国之巨蠹也。’嗣复曰：‘比者，陛下欲加郑注官，宗闵不肯，陛下亦当记忆。’覃曰：‘嗣复党庇宗闵。臣观宗闵之恶，甚于李林甫。’嗣复曰：‘覃语大过。昔玄宗季年，委用林甫，妒贤害能，破人家族。宗闵在位，固无此事。况太和末，宗闵、德裕同时得罪。二年之间，德裕再领重镇，而宗闵未离贬所。陛下惩恶劝善，进退之理宜均，非臣

独敢党庇。昨殷侑与韩益奏官及章服，臣以益前年犯赃，未可其奏；郑覃托臣云‘幸且勿论。’孰为党庇？”翌日，以宗闵为杭州刺史。四年冬，迁太子宾客，分司东都。时郑覃、陈夷行罢相，嗣复方再拔用宗闵知政事，俄而文宗崩。

会昌初，李德裕秉政，嗣复、李珣皆窜岭表。三年，刘稹据泽潞叛。德裕以宗闵素与刘从谏厚，上党近东都，宗闵分司非便，出为封州刺史。又发其旧事，贬郴州司马，卒于贬所。

子琨、瓚，大中朝皆进士擢第。令狐綯作相，特加奖拔。瓚自员外郎知制诰，历中书舍人、翰林学士。綯罢相，出为桂管观察使。御军无政，为卒所逐，贬死。

自天宝艰难之后，宗室子弟，贤而立功者，唯郑王、曹王子孙耳。夷简再从季父汧国公勉，德宗朝宰相。夷简诸弟夷亮、夷则、夷范，皆登进士第。宗闵弟宗冉。宗冉子深、汤。汤累官至给事中，咸通中践更台阁，知名于时。

杨嗣复，字继之，仆射于陵子也。初，于陵十九登进士第，二十再登博学宏词科，谓补润州句容尉。浙西观察使韩滉有知人之鉴，见之甚悦。滉有爱女，方择佳婿，谓其妻柳氏曰：“吾阅人多矣，无如杨生贵而有寿，生子必为宰相。”于陵秩满，寓居扬州而生嗣复。后滉见之，抚其首曰：“名位果逾于父，杨门之庆也。”因字曰庆门。

嗣复七八岁时已能秉笔为文。年二十，进士擢第。二十一，又登博学宏词科，释褐秘书省校书郎。迁右拾遗，直史馆。以嗣复深于礼学，改太常博士。元和十年，累迁至刑部员外郎。郑余庆为详定礼仪使，奏为判官，改礼部员外郎。时父于陵为户部侍郎，嗣复上言与父同省非便，请换他官。诏曰：“应同司官有大功以下亲者，但非连判及勾检之官并官长，则不在回避之限。如官署同，职司异，虽父子兄弟无所避嫌。”再迁兵

部郎中。长庆元年十月，以库部郎中知制诰，正拜中书舍人。

嗣复与牛僧孺、李宗闵皆权德舆贡举门生，情义相得，进退取舍，多与之同。四年，僧孺作相，欲荐拔大用，又以于陵为东都留守。未历相位，乃令嗣复权知礼部侍郎。宝历年元二月，选贡士六十八人，后多至达官。文宗即位，拜户部侍郎。以父于陵太子少傅致仕，年高多疾，恳辞侍养，不之许。太和四年，丁父忧免。七年三月，起为尚书左丞。其年宗闵罢相，德裕辅政。七月，以嗣复检校礼部尚书、梓州刺史、剑南东川节度观察等使。九年，宗闵复知政事。三月，以嗣复检校户部尚书、成都尹、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、观察处置等使。

开成二年十月，入为户部侍郎，领诸道盐铁转运使。三年正月，与同列李珣并以本官同平章事，领使如故，进阶金紫，弘农伯，食邑七百户。上以币轻钱重，问盐铁使何以去其太甚？嗣复曰：“此事累朝制置未得，但且禁铜，未可变法。法变扰人，终亦未罢去弊。”李珣曰：“禁铜之令，朝廷常典，但行之不严，不如无令。今江淮已南，铜器成肆，市井逐利者，销钱一缗，可为数器，售利三四倍。远民不知法令，率以为常。纵国家加炉铸钱，何以供销铸之弊？所以禁铜之令，不得不严。”

八月，紫宸奏事，曰：“圣人在上，野无遗贤。陆洵上疏论兵，虽不中时事，意亦可奖。闲居苏州累年，宜与一官。”李珣曰：“士子趋竞者多，若奖陆洵，贪夫知劝矣。昨窦洵直论事，陛下赏之以币帛，况与陆洵官耶？”帝曰：“洵直奖其直心，不言事之当否。”郑覃曰：“若苞藏则不可知。”嗣复曰：“臣深知洵直无邪恶，所奏陆洵官，尚未奉圣旨。”郑覃曰：“陛下须防朋党。”嗣复曰：“郑覃疑臣朋党，乞陛下放臣归去。”因拜乞罢免。李珣曰：“比来朋党，近亦稍弭。”覃曰：“近有小朋党生。”帝曰：“此辈凋丧向尽。”覃曰：

“杨汉公、张又新、李续之即今尚在。”珣曰：“今有边事论奏。”覃曰：“论边事安危，臣不如珣；嫉恶则珣不如臣。”嗣复曰：“臣闻左右佩剑，彼此相笑。臣今不知郑覃指谁为朋党。”因当香案前奏曰：“臣待罪宰相，不能申夔、龙之道，唯以朋党见讥，必乞陛下罢臣鼎职。”上慰勉之。文宗方以政事委嗣复，恶覃言切。

帝延英谓宰臣曰：“人传符讖之语，自何而来？”嗣复对曰：“汉光武好以讖书决事，近代隋文帝亦信此言，自是，此说日滋，只如班彪《王命论》所引，盖矫意以止贼乱，非所重也。”李珣曰：“丧乱之时，佐命者务神符命；理平之代，只合推诸人事。”上曰：“卿言是也。”帝又曰：“天后用人，有自布衣至宰相者，当时还得力否？”嗣复曰：“天后重行刑辟，轻用官爵，皆自图之计耳。凡用人之道，历试方见其能否。当艰难之时，或须拔擢，无事之日，不如且循资级。古人拔卒为将，非治平之时，盖不获已而用之也。”上又问新修《开元政要》，叙致何如。嗣复曰：“臣等未见。陛下若欲遗之子孙，则请宣付臣等，参详可否。玄宗或好游畋，或好声色，与贞观之政不同，故取舍须当，方堪流传。”

四年五月，上问延英政事，逐日何人记录监修？李珣曰：“是臣职司。”陈夷行曰：“宰相所录，必当自伐，圣德即将掩之。臣所以频言，不欲威权在下。”珣曰：“夷行此言，是疑宰相中有卖威权、货刑赏者。不然，何自为宰相而出此言？臣累奏求退，若得王傅，臣之幸也。”郑覃曰：“陛下开成元年、二年政事至好，三年、四年渐不如前。”嗣复曰：“元年、二年是郑覃、夷行用事，三年、四年臣与李珣同之。臣蒙圣慈擢处相位，不能悉心奉职。郑覃云‘三年之后，一年不如一年’，臣之罪也。陛下纵不诛夷，臣合自求泯灭。”因叩头曰：

“臣今日便辞玉阶，不敢更入中书。”即趋去。上令中使召还，劳之曰：“郑覃失言，卿何及此？”覃起谢曰：“臣性愚拙，言无顾虑。近日事亦渐好，未免些些不公，亦无甚处。臣亦不独斥嗣复，遽何至此。所为若是，乃嗣复不容臣耳。”嗣复曰：“陛下不以臣微才，用为中书侍郎。时政善否，其责在臣。陛下月费俸钱数十万，时新珍异，必先赐与，盖欲辅佐圣明，臻于至理。既一年不如一年，非惟臣合得罪，亦上累圣德。伏请别命贤能，许臣休退。”上曰：“郑覃之言偶然耳，奚执咎耶？”嗣复数日不入，上表请罢。帝方委用，乃罢郑覃、夷行知政事。自是，政归嗣复，进加门下侍郎。明年正月，文宗崩。

先是，以敬宗子陈王为皇太子。中尉仇士良违遗令立武宗。武宗之立，既非宰相本意，甚薄执政之臣。其年秋，李德裕自淮南入辅政。九月，出嗣复为湖南观察使。明年，诛枢密薛季稜、刘弘逸。中人言：“二人顷附嗣复、李珣，不利于陛下。

“武宗性急，立命中使往湖南、桂管，杀嗣复与珣。宰相崔郾、崔珙等亟请开延英，因极言国朝故事，大臣非恶逆显著，未有诛戮者，愿陛下复思其宜。帝良久改容曰：“朕缙嗣之际，宰相何尝比数。李珣、季稜志在扶册陈王，嗣复、弘逸志在树立安王。立陈王犹是文宗遗旨，嗣复欲立安王，全是希杨妃意旨。嗣复尝与妃书云：‘姑姑何不敦则天临朝？’”珙等曰：“此事暧昧，真虚难辨。”帝曰：“杨妃曾卧疾，妃弟玄思，文宗令入内侍疾月余，此时通导意旨。朕细问内人，情状皎然，我不欲宣出于外。向使安王得志，我岂有今日？然为卿等恕之。

“乃追潭、桂二中使，再贬嗣复潮州刺史。

宣宗即位，征拜吏部尚书。大中二年，自潮阳还，至岳州病，一日而卒，时年六十六。赠左仆射，谥曰孝穆。

子损、授、技、拭、搵，而授最贤。

授，字得符，大中九年进士擢第，释褐从事诸侯府，入为鄆县尉、集贤校理。历监察御史、殿中，分务东台。再迁司勋员外郎、洛阳令、兵部员外郎。李福为东都留守，奏充判官，改兵部郎中，由吏部拜左谏议大夫、给事中，出为河南尹。卢携作相，召拜工部侍郎。黄巢犯京师，僖宗幸蜀，征拜户部侍郎。以母病，求散秩，改秘书监分司。车驾还，拜兵部侍郎。宰相有报怨者，改左散骑常侍、国子祭酒，又转太子宾客。从昭宗在华下，改刑部尚书、太子少保。卒，赠左仆射。

子嘏，字公隐，进士及第，再迁左拾遗。昭宗初即位，喜游宴，不恤时事，嘏上疏极谏，帝面赐绯袍象笏。崔安潜出镇青州，辟为支使。不至镇，改太常博士。历主客、户部二员外郎。关中乱，崔胤引硃全忠入京师，乃挈家避地湖南，官终谏议大夫。

损，字子默，以廕受官，为蓝田尉。三迁京兆府司录参军，入为殿中侍御史。家在新昌里，与宰相路岩第相接。岩以地狭，欲易损马厰广之，遣人致意。时损伯叔昆仲在朝者十余人，相与议曰：“家门损益恃时相，何可拒之？”损曰：“非也。凡尺寸地，非吾等所有。先人旧业，安可以奉权臣？穷达，命也。”岩不悦。会差制使鞠狱黔中，乃遣损使焉。逾年而还，改户部员外郎、洛阳县令。入为吏部员外，出为绛州刺史。路岩罢相，征拜给事中，迁京兆尹。卢携作相，有宿憾，复拜给事中，出为陕虢观察使。时军乱，逐前使崔莛。损至，尽诛其乱首。逾年，改青州刺史、御史大夫、淄青节度使。又检校刑部尚书、郢州刺史、天平军节度使。未赴郢，复留青州，卒于镇。

技进士及第，位至中书舍人。

拭官终考功员外郎。搵终兵部郎中。拭、搵并进士擢第。

杨虞卿，字师皋，虢州弘农人。祖燕客。父宁，贞元中为

长安尉。少有栖遁之志，以处士征入朝。有口辩，优游公卿间。窦参尤重之，会参贬，仕进不达而卒。

虞卿，元和五年进士擢第，又应博学宏辞科。元和末，累官至监察御史。穆宗初即位，不修政道，盘游无节，虞卿上疏谏曰：

臣闻鸢乌遭害则仁鸟逝，诽谤不诛则良言进。况诏旨勉谕，许陈愚诚，故臣不敢避诛，以献狂瞽。

窃闻尧、舜受命，以天下为忧，不闻以位为乐。况北虏犹梗，西戎未宾，两河之疮磐未平，五岭之妖氛未解。生人之疾苦尽在，朝廷之制度莫修，边储屡空，国用犹屈。固未可以高枕无虞也。

陛下初临万宇，有忧天下之志。宜日延辅臣公卿百执事，凝旒而问，造膝以求，使四方内外，有所观焉。自听政已来，六十日矣，八开延英，独三数大臣仰龙颜，承圣问。其余侍从诏诰之臣，偕入而齐出，何足以闻政事哉！谏臣盈廷，忠言未闻于圣听，臣实羞之。盖由主恩尚疏，而众正之路未启也。

夫公卿大臣，宜朝夕接见论道，赐与从容，则君臣之情相接，而理道备闻矣。今自宰相已下四五人，时得顷刻侍坐，天威不远，鞠躬陨越，随旨上下，无能往来。此由君太尊、臣太卑故也。自公卿已下，虽历践清地，曾未祇奉天睭，以承下问，郁塞正路，偷安幸门。况陛下神圣如五帝，臣下莫能望清光。所宜周遍顾问，惠其气色，使支体相辅，君臣喻明。陛下求理于公卿，公卿求理于臣辈，自然上下孜孜相问，使进忠若趋利，论政若诉冤。如此而不闻过失、不致升平者，未之有也。

自古帝王，居危思安之心不相殊，而居安虑危之心不相及，故不得皆为圣帝明王。

小臣疏贱，岂宜及此，独不忍冒荣偷禄，以负圣朝。惟陛

下图之。

帝深奖其言。寻令奉使西北边，犒赏戍卒，迁侍御史，再转礼部员外郎、史馆修撰。长庆四年八月，改吏部员外郎。

太和二年，南曹令史李幹等六人，伪出告身签符，卖凿空伪官，令赴任者六十五人，取受钱一万六千七百三十贯。虞卿按得伪状，捕幹等移御史台鞠劾。幹称六人共率钱二千贯，与虞卿典温亮，求不发举伪滥事迹。乃诏给事中严休复、中书舍人高铨、左丞韦景休充三司推案，而温亮逃窜。幹等既伏诛，虞卿以检下无术，停见任。

及李宗闵、牛僧孺辅政，起为左司郎中。五年六月，拜谏议大夫，充弘文馆学士，判院事。六年，转给事中。七年，宗闵罢相，李德裕知政事，出为常州刺史。

虞卿性柔佞，能阿附权幸以为奸利。每岁铨曹贡部，为举选人驰走取科第，占员阙，无不得其所欲；升沉取舍，出其唇吻。而李宗闵待之如骨肉，以能朋比唱和，故时号党魁。八年，宗闵复入相，寻召为工部侍郎。九年四月，拜京兆尹。其年六月，京师讹言郑注为上合金丹，须小兒心肝，密旨捕小兒无算。民间相告语，扃锁小兒甚密，街肆汹汹。上闻之不悦，郑注颇不自安。御史大夫李固言素嫉虞卿朋党，乃奏曰：“臣昨穷问其由，此语出于京兆尹从人，因此扇于都下。”上怒，即令收虞卿下狱。虞卿弟汉公并男知进等八人自系，挝鼓诉冤，诏虞卿归私第。翌日，贬虔州司马，再贬虔州司户，卒于贬所。

子知进、知退、堪，弟汉公，皆登进士第。知退历都官、户部二郎中；堪库部、吏部二员外郎。

汉公，太和八年擢进士第，又书判拔萃，释褐为李绛兴元从事。绛遇害，汉公遁而获免。累迁户部郎中、史馆修撰。太和七年，迁司封郎中。

汉公子范、筹，皆登进士第，累辟使府。

虞卿从兄汝士。汝士，字慕巢，元和四年进士擢第，又登博学宏词科，累辟使府。长庆元年为右补阙。坐弟殷士贡举覆落，贬开江令。入为户部员外，再迁职方郎中。太和三年七月，以本官知制诰。时李宗闵、牛僧孺辅政，待汝士厚。寻正拜中书舍人，改工部侍郎。八年，出为同州刺史。九年九月，入为户部侍郎。开成元年七月，转兵部侍郎。其年十二月，检校礼部尚书、梓州刺史、剑南东川节度使。时宗人嗣复镇西川，兄弟对居节制，时人荣之。四年九月，入为吏部侍郎，位至尚书，卒。

子知温、知远、知权，皆登进士第。

知温累官至礼部郎中、知制诰，入为翰林学士、户部侍郎，转左丞。出为河南尹、陕虢观察使。迁检校兵部尚书、襄州刺史、山南东道节度使。

知温弟知至，累官至比部郎中、知制诰。坐故府刘瞻罢相，贬官。知至亦贬琼州司马。入为谏议大夫，累迁京兆尹、工部侍郎。知温、知至皆位至列曹尚书。

汝士弟鲁士。鲁士，字宗尹，本名殷士。长庆元年，进士擢第，其年诏翰林覆试。殷士与郑朗等覆落，因改名鲁士。复登制科，位不达而卒。

初汝士中第，有时名，遂历清贯。其年诸子皆至正卿，郁为昌族。所居静恭里，知温兄弟，并列门戟。咸通中，昆仲子孙，在朝行方镇者十余人。

马植，扶风人。父曛。植，元和十四年进士擢第，又登制策科，释褐寿州团练副使。得秘书省校书郎，三迁饶州刺史。开成初，迁安南都护、御史中丞、安南招讨使。

植文雅之余，长于吏术。三年，奏：“当管羁縻州首领，

或居巢穴自固，或为南蛮所诱，不可招谕，事有可虞。臣自到镇，约之以信诚，晓之以逆顺。今诸首领，总发忠言，愿纳赋税。其武陆县请升为州，以首领为刺史。”从之。又奏陆州界废珠池复生珠。以能政，就加检校左散骑常侍，加中散大夫，转黔中观察使。会昌中，入为大理卿。

植以文学政事为时所知。久在边远，及还朝，不获显官，必微有望，李德裕素不重之。宣宗即位，宰相白敏中与德裕有隙，凡德裕所薄者，必不次拔擢之。乃加植金紫光禄大夫，行刑部侍郎，充诸道盐铁转运使。转户部侍郎，领使如故。俄以本官同平章事，迁中书侍郎，兼礼部尚书。敏中罢相，植亦罢为太子宾客，分司东都。数年，出为许州刺史、检校刑部尚书、忠武军节度观察等使。大中末，迁汴州刺史、宣武军节度观察等使。卒于镇。

李让夷，字达心，陇西人。祖悦，父应规。让夷，元和十四年擢进士第，释褐诸侯府。太和初入朝，为右拾遗，召充翰林学士，转左补阙。三年，迁职方员外郎、左司郎中，充职。九年，拜谏议大夫。

开成元年，以本官兼知起居舍人事。时起居舍人李褒有痼疾，请罢官。宰臣李石奏阙官，上曰：“褚遂良为谏议大夫，尝兼此官，卿可尽言今谏议大夫姓名。”石遂奏李让夷、冯定、孙简、萧俶。帝曰：“让夷可也。”李固言欲用崔球、张次宗。郑覃曰：“崔球游宗闵之门，赤墀下秉笔记注，为千古法，不可用朋党。如裴中孺、李让夷，臣不敢有纤芥异论。”其为人主大臣知重如此。二年，拜中书舍人。以郑覃此言，深为李瑀、杨嗣复所恶，终文宗世，官不达。

及德裕秉政，骤加拔擢，历工、户二侍郎，转左丞。累迁检校尚书右仆射，俄拜中书侍郎，同平章事。宣宗即位罢相，

以太子宾客分司卒。

魏抃，字申之，钜鹿人。五代祖文贞公征，贞观朝名相。曾祖殷，汝阳令。祖明，亦为县令。父冯，献陵台令。抃，太和七年登进士第。杨汝士牧同州，辟为防御判官，得秘书省校书郎。汝士入朝，荐为右拾遗。文宗以抃魏徵之裔，颇奇待之。

前邕管经略使董昌龄枉杀录事参军衡方厚，坐贬溱州司户。至是量移硤州刺史，抃上疏论之曰：“王者施涣汗之恩以赦有罪，唯故意杀人无赦。昌龄比者录以微效，授之方隅，不能祇慎宠光，恣其狂暴，无辜专杀，事迹显彰。妻孥衔冤，万里披诉。及按鞠伏罪，贷以微生，中外议论，以为屈法。今若授之牧守，以理疲人，则杀人者拔擢，而冤苦者何伸？交紊宪章，有乖至理。”疏奏，乃改为洪州别驾。

御史中丞李孝本，皇族也，坐李训诛，有女没人掖廷。抃谏曰：

臣闻治国家者，先资于德义；德义不修，家邦必坏。故王者以德服人，以义使人。服使之术，要在修身；修身之道，在于孜孜。夫一失百亏之戒，存乎久要之源。前志曰：“勿以小恶而为之，勿以小善而不为。”斯则惧於渐也！臣又闻，君如日焉，显晦之微，人皆瞻仰；照临之大，何以掩藏？前代设敢谏之鼓，立诽谤之木，贵闻其过也。陛下即位以来，诞敷文德，不悦声色，出后宫之怨妇，配在外之鰥夫。洎今十年，未尝采择。自数月已来，天睭稍回，留神妓乐，教坊百人、二百人，选试未已；庄宅司收市，鬻癖有闻。昨又宣取李孝本之女入内。宗姓不异，宠幸何名？此事深累慎修，有亏一篑。陛下九重之内，不得闻知。凡此之流，大生物议，实伤理道之本，未免尘秽之嫌。夫欲人不知，莫若勿为。谚曰：“止寒莫若重裘，止谤莫若自修。”伏希陛下照鉴不惑；崇千载之盛德，去一旦之

玩好。教坊停息，宗女遣还，则大正人伦之风，深弘王者之体。

疏奏，帝即日出孝本女，迁抃右补阙。诏曰：“昔乃先祖贞观中谏书十上，指事直言，无所避讳。每览国史，未尝不沉吟伸卷，嘉尚久之。尔为拾遗，其风不坠，屡献章疏，必道其所以。至于备洒扫于诸王，非自广其声妓也；恤髻髻之宗女，固无嫌于征取也。虽然，疑似之间，不可家至而户晓。尔能词旨深切，是博我之意多也。噫！人能匪躬謇谏，似其先祖；吾岂不能虚怀延纳，仰希贞观之理欤？而抃居官日浅，未当叙进，吾岂限以常典，以待直臣！可右补阙。”帝谓宰臣曰：“昔太宗皇帝得魏徵，裨补阙失，弼成圣政。我得魏抃，于疑似之间，必能极谏。不敢希贞观之政，庶几处无过之地矣。”

教坊副使云朝霞善吹笛，新声变律，深惬上旨。自左骁卫将军宣授兼扬府司马。宰臣奏曰：“扬府司马品高，郎官刺史迭处，不可授伶官。”上意欲授之，因宰臣对，亟称朝霞之善。抃闻之，累疏陈论，乃改授润州司马。荆南监军使吕令琮从人，擅入江陵县，毁骂县令韩忠，观察使韦长申状与枢密使诉之。抃上疏曰：“伏以州县侵屈，只合上闻。中外关连，须存旧制。韦长任膺廉使，体合精详，公事都不奏闻，私情擅为逾越。况事无巨细，不可将迎。县令官业有乖，便宜理罪；监军职司侵越，即合闻天。或以虑烦圣听，何不但申门下？今则首紊常典，理合纠绳。伏望圣慈，速加惩戒！”疏奏不出，时论惜之。

三年，转起居舍人。紫宸中谢，帝谓之曰：“以卿论事忠切，有文贞之风，故不循月限，授卿此官。”又谓之曰：“卿家有何旧书诏？”对曰：“比多失坠，惟簪笏见存。”上令进来。郑覃曰：“在人不在笏。”上曰：“郑覃不会我意，此即《甘棠》之义，非在笏而已。”抃将退，又召诫之曰：“事有不当，即须奏论。”抃曰：“臣顷为谏官，合伸规讽。今居史

职，职在记言，臣不敢辄逾职分。”帝曰：“凡两省官并合论事，勿拘此言。”寻以本官直弘文馆。

四年，拜谏议大夫，仍兼起居舍人，判弘文馆事。紫宸入阁，遣中使取抃起居注，欲视之。抃执奏曰：“自古置史官，书事以明鉴诫。陛下但为善事，勿畏臣不书。如陛下所行错忤，臣纵不书，天下之人书之。臣以陛下为文皇帝，陛下比臣如褚遂良。”帝又曰：“我尝取观之。”抃曰：“由史官不守职分，臣岂敢陷陛下为非法？陛下一览之后，自此书事须有回避。如此，善恶不直，非史也。遗后代，何以取信？”乃止。

初立朝，为李固言、李珣、杨嗣复所引，数年之内，至谏议大夫。武宗即位，李德裕用事，抃坐杨、李之党，出为汾州刺史。杨、李贬官，抃亦贬信州长史。宣宗即位，白敏中当国，量移郢州刺史，寻换商州。二年，内征为给事中，迁御史中丞。谢日，面赐金紫之服。弹驸马都尉杜中立赃罪，贵戚惮之。兼户部侍郎，判本司事。抃奏曰：“御史台纪纲之地，不宜与泉货吏杂处，乞罢中司，专综户部公事。”从之。

寻以本官同平章事，判使如故。谢日，奏曰：“臣无夔、契之才，骤叨夔、契之任，将何以仰报鸿私？今边戍粗安，海内宁息，臣愚所切者，陛下未立东宫，俾正人传导，以存副贰之重。”因泣下。上感而听之。

先是，累朝人君不欲人言立储贰，若非人主己欲，臣下不敢献言。宣宗春秋高，嫡嗣未辨，抃作相之日，率先启奏，人士重之。寻兼集贤大学士。詹毗国献象，抃以其性不安中土，请还其使，从之。太原节度使李业杀降虏，北边大扰。业有所恃，人不敢非。抃即奏其事，乃移业滑州。加中书侍郎。大理卿马曙从人王庆告曙家藏兵甲。曙坐贬官，而庆无罪。抃引法律论之，竟杖杀庆。

进阶银青光禄大夫，兼礼部尚书、监修国史。修成《文宗实录》四十卷，上之。其修史官给事中卢耽、太常少卿蒋偕、司勋员外郎王諷、右补阙卢告、膳部员外郎牛丛，皆颁赐锦彩、银器，序迁职秩。扞转门下侍郎，兼户部尚书。大中十年，以本官平章事、成都尹、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。十一年，以疾求代，征拜吏部尚书。以疾未痊，乞授散秩，改检校右仆射，守太子少保。十二年十二月卒，时年六十六，赠司徒。

扞仪容魁伟，言论切直，与同列上前言事，他宰相必委曲规讽，唯扞说言无所畏避。宣宗每曰：“魏谟绰有祖风，名公子孙，我心重之。”然竟以语辞太刚，为令狐綯所忌，罢之。

扞尝钞撮子书要言，以类相从，二十卷，号曰《魏氏手略》。有文集十卷。

子潜、滂。潜登进士第。潜子敖，韦琮甥。后琮为相，潜历显官。

周墀，字德升，汝南人。祖颀，父霏。墀，长庆二年擢进士第，太和末，累迁至起居郎。墀能为古文，有史才。文宗重之，补集贤学士，转考功员外郎，仍兼起居舍人事。开成二年冬，以本官知制诰，寻召充翰林学士。三年，迁职方郎中。四年十月，正拜中书舍人，内职如故。武宗即位，出为华州刺史、镇国军潼关防御等使，改鄂州刺史、御史中丞、鄂岳观察使。会昌六年十一月，迁洪州刺史、江南西道观察使。大中初，检校礼部尚书、滑州刺史、义成军节度、郑滑观察等使、上柱国、汝南男，食邑三百户。入朝为兵部侍郎、判度支。寻以本官同平章事，累迁银青光禄大夫、中书侍郎、监修国史，兼刑部尚书。罢相，检校刑部尚书、梓州刺史、御史大夫、剑南东川节度使。未行，追制改检校右仆射，加食邑五百户。历方镇卒。

崔龟从，字玄告，清河人。祖璜，父诚，官微。龟从，元

和十二年擢进士第，又登贤良方正制科，及书判拔萃二科，释褐拜右拾遗。太和二年，改太常博士。

龟从长于礼学，精历代沿革，问无不通。时飨宗庙于敬宗室，祝板称皇帝孝弟。龟从议曰：“臣审祥孝字，载考礼文，义本主於子孙，理难施於兄弟。按《礼记》卜虞之文，子孙曰哀，兄弟曰某。然则虞之称哀，与祭之称孝，其义一也。于祖祫则理宜称孝，於伯仲则止可称名。又东晋温峤议宗庙祝辞，於孝字非子者则不称，傍亲直言敢告。当时朝议，咸以为宜。今臣上考礼经，无兄弟称孝之义；下征晋史，有不称傍亲之文。臣谓飨敬宗庙，宜去孝弟两字。”

又以祀九宫坛，旧是大祠。龟从议曰：“九宫贵神，经典不载。天宝中，术士奏请，遂立祠坛。事出一时，礼同郊祀。臣详其图法，皆主星名，纵司水旱兵荒，品秩不过列宿。今者，五星悉是从祀，日月犹在中祠，岂容九宫独越常礼，备列王事，诚誓百官？尊卑乖仪，莫甚于此。若以尝在祀典，不可废除，臣请降为中祠。”制从之。

龟从又以大臣薨谢，不于闻哀日辍朝，奏议曰：“伏以废朝軫悼，义重君臣，所贵及哀，尤宜示信。自顷已来，辍朝非奏报之时，备礼於数日外。虽遵常制，似不本情。臣不敢远征古书，请引国朝故事：贞观中任瑰卒，有司对仗奏阙闻，太宗责其乖礼；岑文本既歿，其夕为罢警严；张公谨之亡，哭之不避辰日。是知闵悼之意，不宜过时。臣谓大臣薨，礼合辍朝。纵有机务急速，便殿须召宰臣，不临正朝，无爽事体。如此，则由衷之信，载感于幽明；称情之文，无亏于典礼。”又奏：“文武三品官薨卒辍朝。有未经亲重之官，今任又是散列者，为之变礼，诚恐非宜。自今后，文武三品以上官，非曾任将相，及曾在密近，宜加恩礼者，余请不在辍朝之限。”从之。

累转考功郎中、史馆修撰。九年，转司勋郎中、知制诰。十二月，正拜中书舍人。开成初，出为华州刺史。三年三月，人为户部侍郎，判本司事。四年，权判吏部尚书铨事。大中四年，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，兼吏部尚书。五年七月，撰成《续唐历》三十卷，上之。六年，罢相，检校吏部尚书，汴州刺史、宣武军节度观察等使，累历方镇卒。

郑肃，荥阳人。祖烈，父阅，世儒家。肃苦心力学。元和三年，擢进士第，又以书判拔萃，历佐使府。太和初，入朝为尚书郎。六年，转太常少卿。肃能为古文，长于经学，左丘明、《三礼》、仪注疑议，博士以下必就肃决之。

时鲁王永有宠，文宗择名儒为其府属，用户部侍郎庾敬休兼王傅，户部郎中李践方兼司马，以肃本官兼长史，由是知名。明年，鲁王为太子，肃加给事中。九年，改刑部侍郎，寻改尚书右丞，权判吏部西铨事。开成初，出为陕虢都防御观察使、兼御史大夫。二年九月，召拜吏部侍郎。帝以肃尝侍太子，言论典正，复令兼太子宾客，为东宫授经。既而太子失宠，上不悦，有废斥意。肃因召见，深陈邦国大本、君臣父子之义。上改容嘉之。而太子竟以杨妃故得罪。乃以肃检校礼部尚书，兼河中尹、河中节度、晋绛观察等使。会昌初，武宗思太子永之无罪，尽诛陷永之党。朝议称肃忠正，有大臣之节。召拜太常卿，累迁户部、兵部尚书。

五年，以本官同平章事，加中书、门下二侍郎，监修国史，兼尚书右仆射。素与李德裕亲厚。宣宗即位，德裕罢知政事，肃亦罢相，复为河中节度使。以疾辞，拜太子太保，卒。

子洎，咸通中累官尚书郎，出为刺史。洎子仁规、仁表，俱有俊才，文翰高逸。

仁规累迁拾遣、补阙、尚书郎、湖州刺史、尚书郎知制诰，

正拜中书舍人，卒。

仁表擢第后，从杜审权、赵鹭为华州、河中掌书记，入为起居郎。仁表文章尤称俊拔，然恃才傲物，人士薄之。自谓门地、人物、文章具美，尝曰：“天瑞有五色云，人瑞有郑仁表。”刘鄴少时，投文於泊，仁表兄弟嗤鄙之。咸通末，鄴为宰相，仁表竟贬死南荒。

卢商，字为臣，范阳人。祖昂，泮州刺史。父广，河南县尉。商，元和四年擢进士第，又书判拔萃登科。少孤贫力学，释褐秘书省校书郎。范傅式廉察宣歙，辟为从事。王播、段文昌相继镇西蜀，商皆佐职为记室，累改礼部员外郎。入朝为工部员外郎、河南县令，历工部、度支、司封三郎中。太和九年，改京兆少尹，权大理卿事。

开成初，出为苏州刺史。中谢日，赐金紫之服。

初，郡人苦盐法太烦，奸吏侵渔。商至，籍见户，量所要自售，无定额。苏人便之，岁课增倍。宰相领盐铁，以其绩上，迁润州刺史、浙西团练观察使。入为刑部侍郎，转京兆尹。三年，朝廷用兵上党，飞挽越太行者，环地六七镇，以商为户部侍郎，判度支，兼供军使，军用无阙。逆稹荡平，加检校礼部尚书、梓州刺史、剑南东川节度使。

宣宗即位，入为兵部侍郎。寻以本官同平章事、范阳郡开国公，食邑二千户，加兼工部尚书。数年，检校工部尚书，出为鄂岳观察使，就加检校兵部尚书。大中十三年，以疾求代，征拜户部尚书。其年八月，卒于汉阴驿，时年七十一。

子知远、知微、知宗、僧朗、莛。

史臣曰：宗闵、嗣复，承宗室世家之地胄，有文学政事之美名，徊翔清华，出入隆显。苟能义以为上，群而不党，议太平于稷、契之列，致人主于勋、华之盛，遭时得位，谁曰不然？

而舍披鸿猷，狎兹鼠辈，养虞卿而射利，抗德裕以报仇。矛盾相攻，几倾王室，没身蛮瘴，其利伊何？古者，廉、蔺解仇，冀全国体，而邀欢释憾，实乱大伦。世道销刑，一至于此！崔、魏二丞相，嘉言启奏，无忝正人。墀、让史才，肃之礼学，商之长者，或登三事，或践六卿，以道始终，夫何不韪。

赞曰：汉诛钩党，魏破疽囊。何邓之后，二李三杨。偷权报怨，任国存亡。书兹覆辙，敢告岩廊！